
武俠世界
第37年
17
$18.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混沌初開宮」。唐巨綽號「鐵膽金缸」，他懷着從宮中盜出的「五行令牌」，因此被十二星宿追殺。趙渺身體矮小，但武功不弱，正當巨人與十二星宿劇戰垂危之際，驀然從金缸中躍出……欲知巨人與矮子如何拒敵，他們與「混沌初開宮」結怨的原由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本刊調整價格啓事：敬愛的廣大讀者，三十七年來多蒙您們支持與擁護，使本刊得以創刊至今，爲避免成本上漲導致停刊，使您們驟然失去心愛的讀物，本刊由第二十期起（七月十日發行），調整每本售價港幣式拾元正，以維持繼續出版，耑此坦誠相告，望諒宥出版者之苦衷。

* * *

歐陽雲飛先生所著的中篇故事「鬼谷」本期續刊完，請欣賞故事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鳳翔九天」「小豹子」「都市的戰爭」等，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混沌初開宮（新派江湖奇情故事）
「鐵膽金缸」唐巨面對「十二星宿」了無懼意，手揮大缸抗拒天秤宿…… ……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草澤游龍（除奸警惡短篇故事）
數載暗訪 大功告成……鐵馬 5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三▶
絕藝大破羅漢陣 身懷寶劍走天涯……臥龍生 63

金血（六人幫故事）
施計詭奪兄弟財 結黨營私害人幫……溫瑞安 73

俠盜武小郎（新派湖海俠士故事）◀三▶
英雄有緣聚一堂 冤家狹路又相逢……霍去病 81

小子統吃（新派武俠詼諧傳奇）
得罷巨銀離長安 又赴汴梁龍睛莊……辛士 89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坐山觀虎鬥 跟踪爲探秘……申公豹 97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武林瑰寶付火焚 恩怨情仇兩茫茫……歐陽雲飛 10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義海搏命（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反中奸計遭綑綁 咬牙應戰閻王攤……辛棄疾 111

風塵俠侶（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裝瘋賣傻出水牢 賭場籌款建幫會……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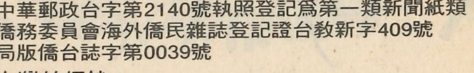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8.9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7期
（總號18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混沌初開宮

新派江湖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巨人迎戰　十二星宿

大雪紛飛，這個人居然可以這麼衣衫單薄，踽踽獨行。這人身體高大，手提一個大缸。

古書喜歡這樣描述身材高大的人：身高丈八，腰大十圍，對他來說，並不算是誇張。

雖然他是個巨人，但身體仍然合乎比例，並沒有所謂巨人的怪異相。

他走路的時候，却是步履輕盈，雖不能說是踏雪無痕，但只見他步長尺七，留在雪上淺淺的足印不及一吋，已被落下的雪花所蓋過，再無痕跡。

最怪異的還是他那個大缸。

這個缸看來足有百斤以上，不知是用甚麼材料所製成，只見這巨人手提這大缸，並不吃力，一晃一晃的向前走去。

這大缸外表看來，似是用陶瓷所做，但外表光滑，完全沒有碰花過的痕跡，看來又不似用陶瓷所做，否則，提着這麼一個大缸，無論你如何保護，一定會有些損壞的地方，但這大缸却是完整無缺。

大雪仍然紛飛，巨人依然踽踽獨行。

他不時撥去了額前一些停留的雪花，也不時發出了一兩聲哼聲。

前面終於出現了一點光。

巨人吁了一口氣，加快了腳步。

走了不久，那點光逐漸擴大，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那是一間有兩層高的建築物。

最令人興奮的，還是這建築物上有一支酒旗，在這風雪之中，仍然飄揚。

這個「酒」字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



巨人的脚步也更加快。

除了那支酒旗之外，他還看見四個大字：「平安客棧」。旅經此地的人，一看到這酒旗與客棧，心裏應該有了平安的感覺。

這客棧不算大，也不算小。

前面的一間是酒樓模樣的屋子，後面是兩層客房，而今雖是有點落拓的感覺，但觀其氣勢，以往一定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

最難得的是，當這巨人走近客棧大門，居然有一個小二跑出來。

那小二看來是替客人拉馬的，但想不到前面出現的客人，並沒有馬車，甚至連馬匹也沒有。

小二吃了一驚；不，應該是吃了兩驚；不，應該是吃了三驚才對。

第一驚是那麼高大的一個人，一個巨人。

第二驚是他衣衫那麼的單薄，但身上却是熱氣騰騰的。

第三驚是那個大缸，在這巨人的手上，前後搖晃着，似乎再用力一點，便會摇碎了似的。

小二退後了一些，然後吶吶道：「客官一個人？」

那巨人停了下來，回過頭來，道：「是一個人。」

出乎意料的，這巨人竟有一把溫柔的聲音。

小二聽了這聲音之後，似乎減少了恐懼，他踏上兩步，本來是習慣性的想替客人提行李，但這個巨人客人並沒有行李，只有那一個大缸。

小二想替他提那個缸，不過，他倒有自知之明，甫一踏步，又再退後，恭敬道：「客官，請！」

巨人隨着小二進內。

客棧內有一個掌櫃，看來他既是這間小酒樓的掌櫃，也是這間小客棧的掌櫃。

這掌櫃五綹長髯，文質彬彬。

他看見巨人進來，開始還有一些愕然的表情，但隨即回復了正常。

也許他在這小客棧之內，人來人往，閱人多了，見此巨人，雖有怪異之感，但這感覺很快便不再有了。

掌櫃上前，站在這巨人面前，他倒有些不知所措，因爲這巨人實在高大，他要仰起頭才可以跟他說話，幸好那巨人也沒有說甚麼，找了個位子，坐了下來。

坐下來後與站着的掌櫃倒才平起。

掌櫃道：「客官……」

只見那巨人小心翼翼地把大缸放在身旁，一時又放在左面，一時又放在右面，似乎不知怎樣放才好。

掌櫃道：「沒有甚麼客人，隨便放可以了！」

巨人道：「對，對，沒有甚麼人，隨便放也可以。」他最後仍把大缸放在身旁，似乎害怕有人偷去似的。

掌櫃道：「客官長途跋涉，一定非常口渴，小二，還不拿酒來？」

小二應命，急忙拿酒去。

他提了一個大罎上來。

小二道：「客官雅量，先來一罎！」

巨人似乎十分滿意，提起了酒埕，仰着脖子，咕嚕咕嚕地喝了一大口。

掌櫃道：「客官要些甚麼送酒？」

那巨人道：「隨便拿些肉來，三斤五斤，不，十斤八斤也可以！」

小二連忙進廚房。

掌櫃道：「客官是路經此地，還是想……」

巨人接口道：「寒夜獨飲，了無趣味，掌櫃先生，你可以陪我喝一杯？」

掌櫃笑道：「一杯當然可以。」

巨人在桌上拿起一個杯子，爲掌櫃滿滿的斟了一杯，端給掌櫃，「乾杯！」

掌櫃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巨人又再提起酒埕，又咕嚕咕嚕喝了一大口。

小二的工作能力也高，很快便捧了一大盤鹵牛肉出來，還有一砵熱湯。

巨人拿起筷子，吃了幾片鹵牛肉。

雖然巨人喝酒之時顯得粗獷，但這時吃牛肉拌以饅頭，却是十分斯文，他一口一口的咬着，與他這個龐大的身軀比較，似乎有些不合比例。

那掌櫃本來想陪巨人多談兩句，但巨人只是慢慢咀嚼，似乎不想再多說話。

掌櫃是個識趣的人，也慢慢的走開。

小二爲巨人添酒添肉，然後進了廚房，也不打擾他。

巨人獨酌了一會，不時看看身邊的大缸，喝完了兩大罈酒之後，竟也醺醺然的伏在桌上，睡着了。

小二不敢再上前，掌櫃也沒有來打擾。

這古道上的客棧，平日客人已是不多，一連下了幾天大雨，更是了無人跡。

巨人伏在桌上過了一晚，他並沒有凍着，因爲他身旁多了兩個火爐，烘烘爐火，使這冷清的小酒樓，橫溢一股暖意，與外面的大雪紛飛，形成了兩個極端的世界。

這時，已是天亮時分，外面仍然飄着飛雪，但天已較爲明朗，一道光正從天窗透下來。

巨人醒了過來。

那小二實在機靈，早已打了一盆熱水，拿到桌上，恭敬地道：「請客官洗洗臉！」

巨人道：「謝謝！」

他洗着臉，暖洋洋的清水，使他完全清醒過來。

小二道：「客官還想吃些甚麼早點？」

巨人臉有點歉意道：「昨晚那餐還沒有算，又要吃另一餐？不，請問掌櫃先生呢？」

掌櫃先生聽了聲音，走過來道：「客官可睡得舒適？昨夜本想請你上房休息，但見你……」

巨人道：「承蒙掌櫃先生關懷，在下實在感激不盡，打擾了你們……」

掌櫃道：「客官客氣，咱們打開門做生意，當然要侍奉客人……」

巨人道：「這一餐是多少錢？」

掌櫃道：「客官，外頭大雪紛飛，你一定要多留幾天，才可以上路，倒不如多住幾天，再……」

巨人道：「不，我想先問這一餐是多少？」

掌櫃道：「這一餐你只不過……」

巨人道：「還應計算我在這渡宿一宵的全部費用！」

掌櫃道：「你只是伏在大堂……」

巨人斬釘截鐵地道：「你一併計算！」

掌櫃道：「一兩可以了。」

巨人從身上掏出了一個金錠，道：「這裏有十兩！」

掌櫃愕然道：「我只是說一兩，一兩白銀就可以了，不是說黃金一兩！」

「我知道。不過，我昨夜大雪紛飛之時來到，你們本已沒有人客，打算關門休息，而我這個不速之客，使你們增多了額外工作！」

「這是應該的。」

巨人道：「如果你認爲這個金錠太多的話，那麼，剩下來的，便是給這位小二哥作爲打賞。」

小二聽了，笑得連嘴也合不攏，道：「多……多謝客官打賞！」

巨人道：「不用多謝，這是你應該得的。」

這小二混沌大半世，而且在這並不興旺的店子工作，根本沒有人作這麼大的打賞，眞是作夢也沒有想到，他非常感動。

巨人道：「小二哥！」

小二連忙應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沒有，我只想問你，你做了小二多少年了？」

「三十年，不，差不多三十五年了！」

「你有家眷嗎？」

「家眷？我在這裏包食包住，孤家寡人一個，有甚麼家眷？」

「啊！你這麼一把年紀，也應該回鄉休養，何必再這麼勞勞碌碌？」

小二笑道：「客官說笑了，我這麼一個堂倌，怎能說告老回鄉？」

巨人道：「你需要多少錢才可以告老回鄉？」

小二想了一想道：「如果有兩個金錠，相信就可以了。」

小二這麼說，其實只是順口開河。

巨人道：「多一個金錠便可以了？」

小二故意認眞地點點了頭。

巨人竟然從懷裏，再拿出了一個金錠，然後又再拿出另外一個金錠，道：「我給你兩個，可以了

嗎？」

小二看着黃澄澄的金錠，已是口呆目瞪，聽到了這兩個金錠是給他的，他更是不知所措。

巨人把金錠推在小二跟前，道：「這是你的。」

「我的？我在做夢？」

「不，你並不是在做夢，這的確是你的。」

「那我眞的可以告老還鄉了！」

「是的，你可以回鄉休養，頤養天年！」巨人索性把黃澄澄的金錠放在小二的手裏。

冰冷的黃金，使這小二知道這並非一個夢，而是眞實，雖然這個眞實連他自己也有些不信。

小二終於歡天喜地的進去了。

掌櫃一直聽着二人的對話，開始的時候，他也以爲這個巨人在開玩笑，不過，當巨人把黃金塞進小二的手內時，他知道這不是一個玩笑。

巨人轉身向掌櫃。

掌櫃每日在這地方招待客人，閱人雖多，但從來沒有見過有如這麼一個如此慷慨的客人。

古怪事年年有，今年似是特別多。

巨人道：「對不起！掌櫃先生。」

掌櫃笑道：「甚麼事？」

「我把你的伙記弄走了。」

「對，這小二與我合作多年，而且一向做事小心謹愼，也很勤勞，對我來說，實在是個損失！」

「而且，肯來這地方工作的人實在不多！」

「我正是爲這個問題而頭痛！」

「你不用操心了！」巨人道。

「爲甚麼？」

「因爲你也可以告老還鄉，不必再在這裏營營役役！」

「我？」掌櫃有點驚訝。

「是的，因爲我想和你做一宗買賣！」

「買賣？甚麼買賣？」

「這一間平安客棧！」

「甚麼？」掌櫃實在摸不着頭腦。

巨人道：「我說得清楚一點，我想把你這間客棧買了下來！」

「這間客棧？不，這是我家傳的生意，我不賣的！」

巨人並沒有因爲掌櫃的拒絕而有所改變，只道：「你認爲這間客棧值多少錢？」

掌櫃道：「我不賣！」

「就算你不賣，也可以作一個估價！」

「估價？我這間小客棧，雖然破舊點，以前是客似雲來，可惜官道建成以後，不再繞經此地……」

「我只想聽一個價錢！」

「一百兩！」

巨人聽了，道：「好極！假如我多給三百兩，如何？」

掌櫃聽了，道：「三百兩白銀是指這邊酒樓，另外那邊客棧，也有十來間客房，也値二百兩白銀！」

「那麼一共是五百兩了！」

掌櫃點了點頭。

巨人道：「那麼我出五百兩。」

「還是不賣！」

「不過，你聽清楚一點，是五百兩黃金，黃金五百兩！」

「甚麼？是黃金五百兩？」

巨人點了點頭。

那掌櫃似乎意動了。

巨人道：「不過，你要快作決定，否則，當我主意一改，那時……」

掌櫃終於下了大決心，道：「我賣！」

巨人笑了。

掌櫃似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巨人說話，道：「五百兩黃金，我要招呼多少個客人，要做多少年生意才可以賺到？」

巨人道：「掌櫃先生，我多謝你昨夜招呼我，爲我打酒添菜，更沒有因我睡在這大堂內而作出任何怨言，因此我決定買了這一間客棧！」

掌櫃道：「但你看來並不是一個經商的人！」

「對，我並不是一個善於經營的人，但我仍然決定把你這間客棧、酒樓全部買了下來。不過，我有條件。」

「甚麼條件？」

「第一個條件，你要盡快離開。」

「這沒有問題，既然我把這地方賣了給你，我也應該盡快離開的。」

「第二個條件，三天之後，你要回來！」

掌櫃聽了，更摸不着頭腦。

「三天之後，回來作甚麼？」

「三天之後，當你回來時，如果發現這客棧、酒樓仍然存在的話，你仍然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掌櫃實在不明白。

「如果到時，你發現有些地方破爛了，需要再裝修的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頓了一頓，又道：「但到時，這客棧仍然屬於你的。」

掌櫃不知說甚麼好，正在滿腹疑惑，却聽巨人說道：

「是的，不過，我不要了！」巨人似乎有些傷感的語調。

「我不明白！」掌櫃道。

巨人道：「你不需要明白，你只要依我吩咐去做便可以了。」

「但以後……」

「以後這客棧仍然屬於你的，

如果我們有緣，有天我再來之時，你大可以免費招呼我吃喝住宿！」

「這個當然！」

巨人道：「好極，就這樣決定！」他從懷裏掏出了一張銀票，上面寫着五百兩黃金。

掌櫃接了過來。

巨人道：「我可以向你保證，這銀票一定兌現！」

忽然，似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一句話：「你憑甚麼保證兌現？」

這話並不是來自掌櫃口中，但他的內心的確有這一個疑問。

巨人道：「就憑我唐巨，『鐵膽金缸』唐巨這個名稱！」

掌櫃道：「原來閣下是江湖上人稱『鐵膽金缸』的唐巨，唐公子？」

唐巨笑道：「難道你看不見我這一個大缸？」

掌櫃還想說話。

不過，唐巨止住了他，道：「我的好朋友大概已經來到了。我想，你還是快快離開！」

掌櫃拿着那張銀票，回心一想，其實自己並沒有甚麼損失，因爲從這地方往最近一個城鎮，騎馬來回也要三天，既然自己也要離開這裏三天，就算銀票不兌現，自己也沒有甚麼損失。

於是，他立刻離去，小二也同時上路。

對於他們兩人來說，那實在是一次奇遇。

* * *

唐巨看着二人離開，然後往後院拿了幾個大罈出來，回到大堂內，把其中一個罈子開了，仰着脖子，大口大口的喝了一頓。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咆哮的聲音，似有一隻獅子在吼叫。

唐巨放下了酒罈，道：「是『白毛獅王』嗎，你先來了？」

「砰」的一聲，客棧的大門開了。

走進來的，是一個長髮披肩的男子，他的長髮是白色的，連眼眉也是白色的。

「獅王，久違了！」

「白毛獅王」道：「不單我來了，我十一個兄弟也來了！」他大踏步地走進了內堂。

接着，後面有十一個人跟進來，其中有三個是女子，每人打扮不同，手持的武器也不同。

唐巨見了衆人，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又拿起酒罈，喝了一大口。

白毛獅王道：「唐巨，如果害怕，就說聲，跟我們回『混沌初開宮』，向我們宮主認罪認錯，那便可以了，何必死撐？」

唐巨放下酒罈，滿臉笑意道：「我的確是害怕，而且有兩大害怕！」

白毛獅王道：「既是害怕……」

唐巨道：「我第一害怕，怕你們不來！」他說完哈哈大笑。

白毛獅王臉上變色，憤怒使他本是蒼白的臉，變得更爲蒼白。

唐巨又道：「第二害怕，害怕你們到得不齊……」他指指點點了一下，續道：「好極，十二星宿都到齊了。」

白毛獅王道：「我們向來知道你唐巨能言善辯，否則當年也不會得到我們宮主的接見！」

唐巨道：「對，想當年與宮主一會，眨眼之間，又是十年了，十年來，宮主貴體可好？」

白毛獅王道：「咱們宮主當然是長命百歲，身壯力健，我們只是奉宮主之命，來討回『五行令牌』！」

「五行令牌？那是當年貴宮宮主賞給我的，爲甚麼又要討回，而且在這十年來，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我不會把令牌交回的！」

白毛獅王怒道：「那麼，恕我們不客氣了！」

唐巨道：「好極，好極了，你們一向都極爲客氣，十年來，只派一兩個人來追討，追討的人又……唉！不說也罷……」

這話充滿了揶揄的語調。

白毛獅王怒極，他旁邊的十一個人也怒極。

唐巨道：「而今十二星宿都來齊了。好極了，一齊上來吧！能打破我這個『鐵膽金缸』，甚麼金牌都願意交回你們！」

白毛獅王道：「唐巨，你身上還有甚麼金牌？」

「我本來是有五個金牌的，你們都早已知道。」

「宮主說過，假若五行令牌齊全，那就賜你一個全屍！」

「五行令牌齊全，反而要死？」

「這個當然！」

「假若少了一個？」

「那便先廢你雙腿！」

「少了兩個又如何？」

「再廢雙手！」

「假若只剩一個，那又如何？」

「那麼我們便要廢你武功，逆轉你經脈，使你生不如死！」

「宮主的心腸眞歹毒！不過，我仍然有點不明白，爲甚麼我有五個令牌在手，反而要死，剩下一個，却又不用死？」

白毛獅王笑道：「當你武功被廢，經脈逆轉，那時，才是對你拿了五行令牌的最大的懲罰，你可知道，當你經脈逆轉之時，你所受痛苦會如何？」

唐巨一臉誠懇地道：「不知道！」

「那時，你定時全身抽搐，生不如死！」

「果眞是最大的懲罰！」

「反而你有五行令牌，只是犯了偷竊一罪，賜你立刻死去，反而是痛快！」

「宮主眞有見地！」

唐巨又大大地喝了一口酒，道：「好了，好了，你們一齊上吧！」

當中一個，手拿着一柄巨秤的漢子，大聲道：「殺鷄焉用牛刀？用我這一把秤就可以了！」

這漢子不單舞着他那把秤，而且舞動那個大秤鉈。

唐巨看了他一眼，又再喝酒。

「在下是『十二星宿』的『天秤宿』，我不客氣了！」那漢子舞動着那個大秤鉈和那柄秤，秤端有一個金鈎，閃閃生光。

唐巨笑道：「你既然有一柄秤，那先秤秤我這一個金缸有多少重？」

他一手便把那個大缸扔上半空，那毫不起眼的大缸在空中轉動，而又向着漢子盤旋而去，並且發出「呼呼」的風聲。

「天秤宿」並不示弱，以秤鉈迎着那個大缸。

「轟」的一聲，大缸與秤鉈碰個正着，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音，衆人都閃了開來。

「天秤宿」立時把秤鉈收回，但大缸依然向他罩來，他把大秤向上劃了一個弧，那大秤的金鈎正要鈎向大缸的缸口。

那知道，當金鈎一鈎着那大缸缸口時，金鈎扣着缸邊，「天秤宿」心中一喜，用力一拉，以爲可以把那大缸鈎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金鈎不及大缸的力度，一拉之下，金鈎竟被拉直，而那大缸因被力拉，改變了方向，直向天秤罩來！

「天秤宿」看來是避無可避，那大缸罩下，他會成爲一灘肉醬！

就在這個時候，有兩人自後面閃身出來，撲向大缸，但他們並非迎着大缸而來，而是順着大缸而去，以力卸力，各自用力把大缸用手扣着。

「天秤宿」本來已閉上眼睛等死，突然勁風一頓，他張開眼睛，才知道有人出手相救。

閃出來的二人，一老一少。

老的是一個瘦削老頭子，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是他頷下那撮山羊鬚。

而那個少的却是一個小子，身上穿着一件毛茸茸的綿羊皮。

兩人本要合力抽着那個大缸。

唐巨看見大缸落入敵人手中，立時一掌打出，這一掌帶起一陣勁風，大缸被勁風吹起，那兩人想再扣着也不能，大缸在空中翻飛，回到唐巨身旁。

唐巨道：「好武功！」

原來看這二人合力用手一抽，抽着唐巨的大缸，看來是輕而易舉之事，但實際上二人所用氣力，並非尋常可比，少一分力量，反會被大缸所傷。

長着山羊鬚的老漢道：「在下山羊宿！」

穿着毛茸茸綿羊皮的小子道：「在下白羊宿！」

唐巨呵呵笑道：「人道雙龍出海，你們却是雙羊出手，勁道也是不弱！」

山羊宿道：「領教過唐先生的金缸，在下佩服！但不知唐先生還能動否？」

唐巨望了那老者一眼，道：「你說的是甚麼意思？」

山羊宿道：「你這一個身子，還可以……」

唐巨當然明白他在嘲笑自己身體胖，不過，唐巨依然滿臉笑容，不愠不火。

白羊宿接口道：「唐先生武功高强，傳聞已久，可否賜教！」

他說話斯文，語氣尊重，其實是骨子裏嘲諷唐巨有名無實，唐巨如何不知。

唐巨立時站了起來。

這一站，實在是人如其名，名副其實是一個巨人。

唐巨道：「單打獨鬥，人們會說我欺負弱小……」他俯瞰兩人，臉露不屑之色。

唐巨的話並沒有誇張，因爲這山羊宿與白羊宿站在他跟前，實有弱小的感覺。

白羊宿道：「老頭，如何？」

山羊宿道：「小子，上！」

唐巨道：「好極，再來一個雙羊出海！」他突然吸了一口氣，這個巨人令人立時改觀，再沒有那種因肥胖而欠靈活的感覺。

白羊宿與山羊宿同時攻上。

他們的攻勢，並非左右而來，而是上下而來。

山羊宿身體瘦削，善於跳躍，輕功了得，一躍而起，雙手直插，便要取唐巨的雙眼。

白羊宿却是攻向唐巨的下盤，他身體向橫，雙脚合併掃出，向着唐巨的小腿，上五寸下五寸的地方掃去。

兩人所出招法，俱是狠毒無比。

唐巨却是從容應付，他右手一揮，把山羊宿來取雙目的手撥開，並且反手爲爪，硬要抓着山羊宿。

而白羊宿也同時攻來，唐巨稍爲一閃，右腿踢出，這一踢，把白羊宿踢個正着，白羊宿竟然被踢向白毛獅王處，白毛獅王不敢正面迎着他，只順勢把白羊宿拉着。

山羊宿是個老江湖，打鬥經驗極其豐富，知道自己若被唐巨抓

着，那是生不如死，他冒險一個大旋身，身如風車轉，暫時使唐巨無法抓住他，然後，他竟然騰身在半空中，以力使力，再翻身而上。

白羊宿去勢被白毛獅王止住，並沒慢下來，又再攻上，他看得清楚，山羊宿正自空中下攻，再攫唐巨雙眼，這一次，他不再猶疑，又聳身一躍，躍向唐巨腰間之處。

白羊宿雙拳一擊！

這一擊若在平時，一片磚牆也會被他摧倒，力量之大，可想而知。

可惜，這雙拳打在唐巨的大腹上，却似打在一大堆棉花之上，並無着力之處，反似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進唐巨的腹內。

白羊宿知道這雙拳一擊，不單沒有把唐巨擊倒，反而被唐巨利用，以力御力，以內勁把他的力量吸去。

唐巨的大腹，似是個無底深潭，他便要葬身於此！白羊宿當然不會這樣被吸，他收勁，雙腿發力一撐，企圖擺脫這一陣無比的吸力。

突然，那股巨大的吸力，却又變成一股反彈之力，登時，白羊宿整個人像斷線的風箏，被彈開去，人撞在那片牆上，嘩啦嘩啦的，那片牆上立時塌了下來。

山羊宿也沒有比他好多少，他整個人被唐巨揮了出去，他急向上閃開，唐巨再向上加一掌，山羊宿避無可避，整個人像個炮彈穿頂而出，不一會，又再從同一個缺口掉了下來。

這一陣子，僅是電光石火之間，在場的人，簡直看得目瞪口呆。

這兩個向來合作無間，殺盡天下不少英雄豪傑的白羊宿與山羊宿，已然倒在地上。

而唐巨依然是從容不迫，坐回他的椅子上。

然後，他看着天花瓦頂，又看看那邊摧倒的牆，似是自言自語道：「幸好我已付了賬！」

原來他早已知道，這裏將有一場大戰，而這一場大戰，有可能會摧毀這整間酒樓與客棧。

這時，一個身穿金甲的漢子，走了出來，這人身體雖不及唐巨那麼巨大，但也到唐巨肩膊那麼高，因此，他可以算是這十二星宿中的巨人了。

金甲漢子道：「在下金牛宿！」

唐巨看了他一眼，道：「老牛可好？」

金牛宿道：「托『鐵膽金缸』之福，倒也無恙！」

唐巨道：「年前一戰，傷勢好否？」

原來唐巨與金牛宿早已打過，而且已是唐巨的手下敗將。唐巨見他有禮回答，仍然向他問安。

金牛宿道：「多謝你年前一掌，手下留情，不過，你這一慈悲之念，却留下一個禍根！」

唐巨笑道：「你？你的大法練成了嗎？」

「你果然好記性，當年我『魔牛大法』未成，吃了你那巨靈一掌，落荒而逃！」

「好極，那麼你使出你的『魔牛大法』吧！」

「那麼你準備吃我這一掌吧！」

金牛宿神情肅穆，他本身已是一個頭角崢嶸之人，再加上這一下子嚴陣以待，雙目炯然。

唐巨站了起來。

兩個巨人相對着。

金牛宿先使出一招，簡簡單單的一招「金牛望月」，唐巨立時知道，金牛宿並非虛言，他的「魔牛大法」眞的練成了，因爲這一出手，便使他感到一陣壓力。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唐巨立時收定心神，悉力以赴。

金牛宿開始之時，還有一些顧忌，但越打越是暢順，越打越起勁，把「魔牛大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唐巨當然也應付裕如。

不過，對付一個武功相當的人，僅是應付裕如並不可以，因爲應付裕如，最多打個平手，實不能勝。

如果要勝對手，一定要比他强。

不過，金牛宿自受唐巨一掌之後，爲了自己，爲了「混沌初開宮」，他決心要再與唐巨一拚。

他這「魔牛大法」足可以使唐巨悉力以赴，不過，唐巨却欠缺他那樣一份復仇之心。

這一份復仇之心，可以補他「魔牛大法」之不足，因爲要復仇，所以要豁命。

豁命打法，是天下最難敵的一種武功。

唐巨還要對付很多人，他不單不能豁命，反而處處以守爲攻，護着元氣。

雙方比對之下，「魔牛大法」似勝一籌！

唐巨再接三十來招，知道當前的金牛宿，實在是一個勁敵，不容自己忽視！

金牛宿越打越見勁道。

突然，金牛宿一招「金牛冲天」，他以頭作武器，衝向唐巨，唐巨知道這一招厲害，不敢直攖其鋒，急忙退後，金牛宿突然伸出雙手。

雙手之上也套了金甲。

在頭上伸出雙手，正是「魔牛大法」之中，最厲害的一招「掛角金牛」。

雙手成了一雙牛角，插向唐巨。

唐巨向右閃，金牛宿右角，正插向唐巨，唐巨避無可避，他只感到左胸一痛，金牛宿那右手金甲已插入了他胸中。

唐巨大叫一聲，上身抖動，金牛宿雖是一招得逞，但不敢怠慢，拔手離開。

唐巨那會讓金牛宿佔此便宜？他左胸雖受傷，右手仍有大作爲，一掌打出。

這一掌力道之大，實令人難想像，只有金牛宿才知得最清楚！

他整個人飛前，落在白毛獅王跟前，他金甲護身，却在落地之時，整個盔甲已被唐巨的掌力震碎，飛脫開來，假若他不是有金甲護體，看來震碎的不是金甲，而是他整個身上的骨骼。

金牛宿已昏倒在地上。

唐巨並沒有乘人之危，只坐回自己的椅子上。

在場的人，都抽了一口凉氣。

「混沌初開宮」有十二星宿，除了白毛獅王以首領身份押陣外，向唐巨挑戰的已有四人，天秤宿被金缸罩下，幾乎成了肉醬，山羊宿與白羊宿撞牆穿頂，而金牛宿全身金甲被碎。

唐巨雖然仍是個勝利者，但他身上已中了金牛宿的牛角一插，血流如注。

他坐回椅子之上，右手拍拍傷處，血便停了，他又再從容的喝了一大口酒。

白毛獅王心下有點急，因爲本是人多勢衆，而今却反被唐巨那種氣勢所懾。

那時，却有一個矮小的漢子出來。

唐巨看了他一眼，心下凉了半截。

這漢子比常人矮，而且身體向橫發展，因此看來像一座山，不是一座高山，而是一個山坡。

唐巨身高十尺，對付一個高大的常人，可以以大壓小，但對付一個矮小的人，却是吃虧，因爲他要俯身而戰，那是最費力的一戰。

那矮漢子道：「在下巨蟹宿，蟹橫行！」

這人居然有個名字，而且清清楚楚的指出自己的優勝之處，他是蟹，而且橫行。

唐巨道：「看你橫行到幾時！」

他話未說完，雙腿踢出，這一踢，令蟹橫行不得橫行，只能退後。

蟹橫行退了兩步，一個翻身，向唐巨攻來，他躍起並不高，只及唐巨的膝蓋之處。

蟹橫行雙肘同出，攻向唐巨膝蓋之處，他的雙肘，就像螃蟹的那兩個鉗撞向唐巨雙膝。

可知道人的膝蓋是人身最脆弱的地方之一，對於一個巨人來說，那也是最重要的部位之一。

巨人身體龐大而重，雙腿支持身體費力，而膝蓋之處也是支撐力之所在，如果這地方一旦被擊中，雙腿無力，也便不能再支撐身體！

唐巨如何不知自己的弱點，他猛然退後，但蟹橫行咄咄逼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攻向唐巨膝蓋之處。

唐巨突然一個翻身。

這一個翻身實在厲害，因爲他這麼一個龐大身軀，這一翻便翻起了一陣大風，吹得衆人衣袂飛揚。

他一翻，蟹橫行自然要退，當唐巨翻了身，落下之時，他再不是站着，而是一屁股的坐在地上。

這一坐，身高與蟹橫行相差無幾！

蟹橫行這時是面對着唐巨，登時，他的優勢，矮小的優勢完全沒有了。

不過，他並不是優勢全失，因爲唐巨是坐在地上，並不靈活，而他仍然可雙腿走動。

蟹橫行立時展開他另一番的攻勢。

唐巨坐着，以不變應萬變。

蟹橫行的武功與人不同，向左右橫行，幅度極大，因此唐巨要向左轉又要向右轉，疲於奔命。不過，唐巨那雙掌，大如蒲扇，左揮右揮，打得蟹橫行全身發熱。

不過，蟹橫行有非常的耐力，左繞右繞，使唐巨不勝其煩。

漸漸，唐巨實在忍耐不住，出招奇快，屢行險着，希望盡快把這隻大蟹解決。

蟹橫行心中歡喜，因爲只要唐巨沉不住氣，他的功夫便會露出破綻，只要覷準一個破綻，便有機會可以把唐巨打下來。

這個大好機會終於來了，唐巨左手揮下，右邊空門大露，蟹橫行不再理會，左肘用力擊出。

這一下果然是非常厲害，唐巨中招，不過，他早已預料有此一着，爲了爭取時間，他決定「棄車保帥」，讓蟹橫行吃一些甜頭。

蟹橫行一招得逞，第二招又再出擊，這一次再沒有那麼便宜，唐巨忍着痛苦，右手揮下。

這一下幾乎是唐巨八成的功力！

只聽見「叭嗒叭嗒」連聲，蟹橫行背部連續中了幾掌，發出骨頭碎裂的聲音。

蟹橫行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只要唐巨再加上一招，蟹橫行再沒有橫行的機會。

唐巨一不作二不休，另一掌又要拍下。

這時有三個人影勁射而來。

這三人並不是男人，而是十分漂亮的姑娘，她們一言不發，向唐巨攻來，唐巨無法，本想擊斃蟹橫行的一招，迫得收住，轉而迎接三人來勢。

這三位漂亮姑娘，體態輕盈，但發出的掌力，殊不易擋，唐巨護着自己，先出右掌，再出左掌，然後狂嘯一聲，站了起來。

三位姑娘也同時跳了開去。

唐巨這一聲狂嘯聲震屋瓦，剛才屋內被撞的地方，更是塵土飛揚，灰飛瀰漫。

唐巨拍拍雙手，笑道：「三位姑娘，經年不見，功力是大有進步！」

「在下雙子，見過唐巨先生！」

「在下貞烈，見過唐先生！」

另一姑娘，手提一個長形東西，似是一個水瓶，又像一個花瓶，也作揖道：「在下瓶兒，見過先生！」

唐巨聽了，雖然身上有痛楚，仍然咧嘴而笑道：「『混沌初開宮』的十二星宿之中，你們三位姑娘，最有人形！也懂禮貌。」

這話是讚三位姑娘，卻也在貶「混沌初開宮」的其他成員。

白毛獅王反應最激烈，發出了一聲吼聲。

雙子姑娘道：「唐巨先生，一別經年，我們不再是當年與先生相見的三位姑娘了！」她語言溫柔，輕輕道來，似有無限唏噓。

唐巨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一切都與當年不同，那實在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頓了一頓，又道：「而今各為其主，你們出手，大可不必因為曾經識過在下，而有所顧忌！」

雙子姑娘道：「唐先生處處為人着想，實在是謙謙君子，絕沒改變！」

唐巨道：「你知我素來不吃這一套，你要說的便說，要進招便進招！」

雙子姑娘道：「當年我見唐先生之前，叫作雙雙，你可記得？」

「記得，當然記得！」

「不過，我而今已叫雙子，因為我已經結婚生子，並且有了一對孖仔。」

「哦，那恭喜雙雙姑娘了！」

雙子姑娘臉露悲愁之色，道：「有甚麼值得恭喜。」

唐巨似乎並不知雙子姑娘的意思。

雙子姑娘續道：「當年我一雙孖仔，身患重病，我曾派人往你唐巨先生的『人間天上』，要求你慷慨贈『五色靈芝』！」

唐巨有點疑惑道：「有這麼的一回事嗎？」

雙子姑娘怒道：「唐巨，你不用惺惺作態，你不施捨『五色靈芝』給我，那也罷了，還打傷我派去的丈夫，最後，他還未到家門，已死在路途之上！」

「竟有這樣的事？」唐巨滿臉納悶。

雙子姑娘道：「後來，『混沌初開宮』給了我『三色靈芝』，那藥力當然不及你的『五色靈芝』，我一雙孖仔結果是魂歸離恨天！」

唐巨道：「可惜！可惜！」

雙子姑娘十分憤怒，一躍而起，怒道：「唐巨，你還為這事而作事不關己之狀，其實一切都是你，你不要怪我投了『混沌初開宮』！」

「啊，原來你投『混沌初開宮』有如此一段淵源，不過，我不是一個擅於解釋的人，當日，我不知道你派你丈夫來向我要『五色靈芝』，也沒有打傷你的丈夫……」

雙子姑娘怒道：「不要再說了……」她一躍而起，雙手拿着兩支古怪的武器。

這雙武器銀光閃閃，看似鐵棒，但雕刻極為精細，整條銀棒，雕成一個孩子模樣。

唐巨道：「好一雙雙子棒！」

雙子姑娘舞動雙子棒，一連出了七八招，唐巨卻無懼，以手接棒，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這本是十分細膩的功夫，但在唐巨的手中，卻又有另有一番氣象。

這時，另外兩位姑娘，貞烈姑娘與瓶兒姑娘亦已加入了戰圈。

貞烈姑娘使的是普通長劍，但瓶兒姑娘卻利用那個長長的瓶子作為武器。

三人圍攻，對唐巨威脅不大，不過，唐巨似乎並不想把這三位姑娘打倒。

不過，三位姑娘招式奇特，而且越攻越是有勁，唐巨本想敷衍一下，卻無法敷衍。

雙子姑娘雙子棒如雨下，道：「唐巨，我自知武功不及你，為孖仔、丈夫報仇無望。不過，而今我有兩位好姐妹，誓要幫我取你性命，你好自為之！」

唐巨道：「原來貞烈姑娘與瓶兒姑娘，都是你的好姐妹，好，你們既然已結盟成一心，來吧，便把雙子的仇，作你們的仇！」

雙子姑娘道：「我這一仗，既報殺夫殺子之仇，也報『混沌初開宮』之恩，恩義情仇，你怪不得我們！」

「怪不得，怪不得！江湖涉險，各為其主，殺，殺，殺！這才痛快淋漓！」

三人圍攻唐巨，一招緊過一招。

雙子姑娘的雙子棒已是厲害，而貞烈姑娘的長劍，也有過人之處。

唐巨緊守，發覺貞烈姑娘所使劍法，極其複雜，初看似是越女劍，繼而是玄女劍，再而是飛星劍法，最後刺出幾招，卻是來路不明。

貞烈姑娘也察覺唐巨為自己劍法而疑惑，她更覺自己已有把握刺傷唐巨，於是驕傲地道：「相信唐巨先生見識廣博，卻也未曾見過我這硃砂守宮劍』！」

「硃砂守宮劍？」

唐巨這時一掌發出，這一掌並非對付任何一人，他只是以掌力震開三人，使他自己有多一些空間。

這一震，掌風過處，衣袂也為之裂開。

貞烈姑娘為避開這一下，橫身一閃，但雙袖之處，也避不開唐巨這一掌的餘力，「嘶」的一聲，右邊衣袖已被掌力撕開，露出她雪白的手臂。

手臂之上，明顯的一點「守宮硃砂」！

唐巨看到，那才恍然而悟。

所謂「硃砂守宮劍」，與男人所練的「童子功」一樣。

貞烈姑娘以處子之身，練此「硃砂守宮劍」，所費心力，實在非一般練劍人所能，她全副精神精力都在此劍之上。

貞烈姑娘但覺臂上一涼，一條雪白藕臂露於人前，心中怒火如潑上滾油。

她一劍抖出。

這一劍實在是她半生功力所聚。

唐巨也感到那一股壓迫之力，他全身退後，避開這一劍，但劍花未散，發出一陣一陣紅色粉末似的東西，向他攻來。

唐巨立時閉氣，一掌打出。

這時他才明白，為甚麼這守宮劍叫作「硃砂守宮劍」，原來這劍法至極處，劍花抖開，一陣硃砂散開，成粉末飛出，因此才有「硃砂守宮劍」的稱號。

貞烈這一劍花，卻未能傷及唐巨，雖然，唐巨的雙袖亦在劍花之中，作片片碎開，她仍不滿意，又再一劍刺出，務要傷及唐巨。

唐巨雖是一個龐然大物，卻有憐香惜玉之心，向來不與女子相鬥，但這一役，三個女子齊攻，而且其中一個視己如大仇人，因此無法不與之週旋。

而貞烈姑娘使出這致命的一擊，他不能再以閃避了事，他一手提起那個大缸，硬碰守宮劍。

「咯喇」一聲，守宮劍已斷！

雙子姑娘的雙子棒又來，唐巨再沒有其他法子，又再提缸，直擊雙子棒。

「啪啪」兩聲，雙子棒已然折斷。不過，唐巨也感到自己虎口處有震動，這兩位姑娘功力，實在不容忽視。

瓶兒姑娘一直在旁，稍為進招，但對唐巨威脅不大，這時，她再不由她獨處一旁。

她提起那個花瓶似的武器，向唐巨揮來。

唐巨使的是個大缸，而瓶兒使的是個花瓶，兩件武器大小不同，卻有同源之感。

兩者都類似陶瓷之器，但不是陶瓷，就是瓶兒姑娘的瓶子，也是精鋼所煉。

唐巨那個大缸，更不用說，唐巨外號「鐵膽金缸」，那個缸是否用金鑄成，不得而知。

瓶子碰着金缸，又發出了一下巨大聲響。

唐巨道：「瓶兒姑娘，我從沒有見過姑娘使這麼笨拙的武器……」

「你自己呢？」瓶兒道。

「我這龐然大物，用個大缸，自然是合情合理，你這嬌小姑娘……」

瓶兒並沒有因為唐巨說話而慢了下來，反而是一招緊似一招，向唐巨身上要害攻來。

唐巨想知道她的武功與自己有否淵源，因此一直不以硬碰硬，只是見招拆招，窺看瓶兒姑娘武功來歷。

瓶兒把那個看似用陶瓷做的水瓶，使得花樣百出，有時在她手中旋轉，有時被拋上半空，有時自行盤旋飛翔，攻得唐巨有點眼花撩亂。

不過，唐巨的「金缸」也沒有吃虧，他這個「金缸」，看來是笨拙的金缸，也是舞得天花亂墜，使人目為之眩。

只見那「金缸」，時而在空中橫滾，時而在空中旋轉，時而忽高忽低，一個笨拙的容器，在唐巨手中，竟成為有生命的工具一般。

在旁看的人，包括白毛獅王在內，心中也暗暗佩服，唐巨之所以在江湖上揚名立萬，並非只倚靠他龐大的身軀，而是他的「金缸」武功，的確是獨樹一幟，非同凡響。

瓶兒在唐巨的金缸下，越來越見捉襟見肘，看來她不得不承認，自己的武功的確是比唐巨何只低了一截，再打下去，那只會自取其辱。

但唐巨一直沒有令瓶兒出醜當場。

原來他實在是一個有憐香惜玉之心的人，他並非對瓶兒有甚麼不

軌的企圖，而是眞不想令她在衆人之前，失去幾經辛苦才得來的威信。

對瓶兒如此，對雙子、貞烈姑娘，也是如此。

一個可以在「混沌初開宮」立足的人已是不簡單，而且是位姑娘，更不簡單，他實在不想令她們在衆人面前被打敗，蒙上羞辱的陰影。

沒有人看出這一個龐然大物的唐巨有如斯的好心腸，但當事人，包括雙子姑娘、貞烈姑娘，而正與唐巨單打獨鬥的瓶兒姑娘全都知道，不過，瓶兒却有另一個想法。

她自忖道：「只要打敗唐巨這傢伙，尤其是在白毛獅王面前打敗他，不，就算不是打敗他，只要使他受傷，受一下辱，自己在這十二星宿的地位，自然而然就會提升，這對自己當然是難得的機會，會帶來難以言喩的好處……」

她想到此處，心念一動。

她把瓶子向上一擲，瓶子受了一股力量控制，不斷旋轉，而且越轉越快，向唐巨迎頭攻下。

唐巨閃身，同樣以「金缸」擲出，本想以「金缸」的體積大而壓向瓶子，使她知難而退。

那知道，空的瓶子並沒有因「金缸」的飛來而有所退縮，反而是速度加快，旋轉加劇。

唐巨自言自語：「着！」

這一聲「着」，內力自他手臂而出，「金缸」立時勁道加强。

只要瓶兒及時收手，她還不會有甚麼損失。

可是，瓶兒不但沒有收手，反而也同時雙手發力，瓶子便要硬碰「金缸」。

這時，瓶子與金缸正在唐巨頭上的半空。

唐巨本以爲一加力量，瓶兒便要退讓，那知道，他發力，瓶兒也發力。

當唐巨正想把力道略爲收回，以免硬碰硬時，但瓶兒却一再加力，很明顯，瓶兒是要一次硬拚。

唐巨依然想再退。

但瓶兒力道加强，看來唐巨再退無可退，唐巨心想：「雖然我暫時在下風，但以妳小小水瓶，怎能敵我金缸，如果硬碰，妳瓶子如何不破？」

唐巨收拾心神，勁力一出。

「噗」一聲，瓶兒那個水瓶，已被唐巨的金缸打中，並且立時裂開，碎片四飛。

衆人都不自禁的退開，避開從半空向四方八面飛射出來的碎片。

唐巨也爲瓶兒惋惜。

他還沒有收回「金缸」，只覺他頭上半空之中，那個瓶子破裂之後，一陣細屑粉末，正向他迎頭降下。

唐巨並不以爲意。

可是，當他感到粉末落在他胸前那個傷口之際，他才恍然而悟！

他上了瓶兒的當！

原來瓶兒力求與「金缸」一拚，目的正是把瓶子在半空裂開，使瓶中粉末得而迎頭向唐巨罩下。

這粉末當然不是好東西！

唐巨只覺傷口疼痛，不過，當他用衣衫稍爲一抹，却又立時覺得冰凉，而且有點痲痺的感覺。

唐巨心內一驚，只有劇毒才能使傷口痲痺。

原來瓶兒是利用這些毒粉來陷害唐巨，唐巨內心有點憤怒，不過，他立刻又收攝心神，因爲憤怒會令血液沸騰，加速運行，那只會自取滅亡，更快的滅亡。

瓶兒已然躍開。

衆人上前，白毛獅王一手扶着瓶兒，問道：「妳怎麼了？」

瓶兒道：「沒有甚麼。」

衆人回首看唐巨。

唐巨一手提起身邊一個酒罎，並不是把酒倒向口中，而先把酒淋在胸前傷口之處。

沒有人知道唐巨中了毒，當然，瓶兒是例外。

瓶兒見他用酒澆向傷口，便道：「唐大俠果然武功高强，在下瓶兒，實在佩服！」

唐巨本想直斥其非，但回心一想，何必讓她再利用自己，在她同伴面前得以逞威風。

他隨即微笑道：「瓶兒姑娘武功不凡，心思更是不凡，佩服佩服！」

好一個謙謙君子！

唐巨並沒有拆穿瓶兒所用這個破瓶下毒的卑鄙手法，只是微笑敷衍。

他用酒澆了傷口之後，再用右指，一連點了傷口附近多個穴道，一時之間，毒粉不能再蔓延。

不過，傷口之處，一再受傷，痛楚加劇，唐巨當然沒有把痛苦表現在臉上。

他仍然是一臉笑容，他臉上的表情，使他看來仍然是那麼身心舒泰。

白毛獅王朗聲道：「唐巨，我們十二星宿，向來是共同進退，你頂得住嗎？」

唐巨道：「好一句共同進退！還有誰要上？」

有兩個人同時叫道：「讓我來！」

唐巨看去，兩個漢子是截然不同。

從左邊閃竄而出的一個，手中持有兩條長長的布帶，布上繪有一條大大的鯉魚。

這漢子正是十二星宿中的「雙魚捕手」。

另一個從右邊竄上來的，却是一個猥瑣漢子，只見他身形高瘦，走路之時，脚踭不着地。

唐巨知道，不要小覷這人，這人正是以毒聞名天下的「蠍子散人」。

兩人同時竄上。

唐巨依然坐在椅子之上。

「雙魚捕手」笑道：「蠍兄，你先！」

「蠍子散人」却又拱手道：「雙魚兄，你先！」

白毛獅王有點動怒，道：「你兩個在這時刻，還作甚麼相讓？」

「雙魚捕手」道：「好極，蠍兄，先讓愚弟先上，讓我這雙雙游魚，把這龐然巨物網上，然後再讓兄台，一針刺之，豈不痛快哉？」

「蠍子散人」聽了，有些動怒，不過，在此時此刻，在敵人面前動怒，豈不是自取其辱，他也笑了一笑，道：「好極，雙魚兄，你先上，假若有甚差池，我會上來，補上一針！」

兩人的話，是針鋒相對。

不過，雙魚與蠍子之間，早有心病，十二星宿之間，衆人早知，也不以爲意。

「雙魚捕手」把手中那布帶耍開來，在唐巨之前，算是耀武揚威。

只見那兩條長布帶之上，各繪了一條長魚，那條魚足有布帶那麼長，在「雙魚捕手」的手中，眞像兩條大魚，在海中游弋。

唐巨看着他，不慌不忙的站了起來。

「雙魚捕手」雙手一揚，兩條大魚便攻向唐巨，但並不是直接的攻來。

雙魚有如龍魚左右游來，要猛纏唐巨這巨大的身軀。

唐巨身體巨大，自然不能躲避，他以不變應萬變，有如一座銅山般屹立。

兩條巨魚布帶，立時便要纏着唐巨。

唐巨不懼，身體突然旋轉，他那旋身之處，立時起了一個氣流漩渦，那雙魚布帶只能跟着氣流旋轉，完全不能接近唐巨身軀。

「雙魚捕手」知道厲害，立刻把雙布帶抽出，使布帶抖直，像兩支長矛攻向唐巨。

唐巨旋身一停，雙臂擋出。

兩條本是柔軟的布帶，這時已變成筆直，刺向唐巨，唐巨左右一格。

「蓬」「格」兩聲。

布帶打在唐巨的雙臂之上，居然像木棒，甚至是鐵棒打在地板上，格格有聲。

唐巨不能不佩服這「雙魚捕手」，他把這兩條布帶，已使得出神入化！

布帶貫滿了他的內力，比木棒鐵棒更强。

唐巨再雙手猛揮，「雙魚捕手」也不畏懼，那雙布帶，忽剛忽柔，攻向唐巨。

唐巨身軀龐大，使出招式，招招虎虎生風，一時之間，到處塵埃，緩緩而下。

這一下招式互拚，實在是世間難得一見。

「蠍子散人」一直在旁，虎視眈眈。

唐巨雙掌忽然遽出。

「雙魚捕手」也同時把兩條布條抽回，却又立時彈出，直攻唐巨雙掌。

「雙魚捕手」這一招，以收縮的布條，反彈而出，力量之大，實在匪夷所思。

他預料布帶會貫掌而出。

那知道，唐巨這葵扇般的雙掌，蓄力待發，力量又何止巨大無比？

這雙掌蘊含了唐巨半生武功精華所在。

在這電光石火一刻，整個大廳之內，突然滿是飛花蝴蝶！

不是從外面飛進來的蝴蝶，而是那雙布帶，被唐巨的掌力擊破，變成碎布，飛散在半空，看來像是一隻隻忽高忽低的蝴蝶。

這一掌實在精采之極！

衆人都呆了，「雙魚捕手」自然沒有例外。

只有一人是例外——「蠍子散人」！

「蠍子散人」竟然在那些布碎似的穿花蝴蝶還未完全散了下來之時，便立時出擊。

他並不是正面的出擊，而是游身而走，兩手的食指與中指合併，成了他成名的「蠍子針」。

他猛力刺向唐巨。

唐巨雙掌使出，已用去了大半力量。這時，發現有人來襲，心神並未完全集中。

不過，他久歷搏命的場合，身體有自然的反應。

「蠍子散人」的「蠍子針」向他右面腰脅之處一刺，他只覺內力自然反彈，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傷害。

他想往後避，但不及「蠍子散人」那麼快，龐大的身軀令他欠靈活，這一點無可否認。

「蠍子散人」的另一「蠍子針」已在他的左面腰脅刺下，這一下，唐巨再沒有自然的力量防禦，因爲第一刺已使他洩了氣。

第二刺，在普通人來說，應是致命的一刺。

對唐巨來說，也是相當厲害，但當然不是致命，唐巨立時還以一掌。

這一掌可以說是無情之力！

唐巨向來光明磊落，當然是非常討厭人用卑鄙無恥的手法傷人。

「蠍子散人」是乘人之危，攻人不備，用這卑鄙的手法攻人，唐巨如何不怒。

這一怒是眞氣盡出，而眞氣納在他這一掌，這一下是無情力透出。

「蠍子散人」萬萬也料不到，唐巨受了刺傷之後，尤有爆炸力！

這一掌把「蠍子散人」推向一條大柱之上。

大柱非常堅穩，沒有像牆壁般毀了，硬硬的接着了「蠍子散人」，而「散人」眞的也散了。

在場的人都涼了一口氣。

雖然，十二星宿都爲自己的同僚被擊斃而感到有些不安，但絕對沒有仇恨唐巨。

因爲「蠍子散人」是乘人之危，乘着唐巨必死之危，加以偸襲，幸好唐巨臨危不亂，發出了這一掌，這狂飆一般的巨靈掌，把「蠍子散人」打散了。

這小小酒樓大堂之內，鴉雀無聲，只有「蠍子散人」黏在木柱之上，還有一滴一滴鮮血滴下的聲音。

白毛獅王當然覺得這一仗極不光采。

唐巨也感有點筋疲力盡，他坐下慢慢的提起了一個酒罎，仰着脖子，再大口喝了一口酒。

他在喝酒的當兒，頭腦依然十分清醒。

白毛獅王、山羊、白羊、雙子姑娘、貞烈姑娘、瓶兒、還有金牛、巨蟹、雙魚捕手，最後應該是「蠍子散人」一共是十一人。

不，十二星宿應該是十二個人，但向自己圍攻的只有十一個人。

唐巨立時感到不對勁，可惜已經太遲。

他提起在口邊的酒罎，突然「喀喇」一聲，一支金箭已貫穿了酒罎！

唐巨以手一撥，這一撥把金箭方向改變了少許，竟然是插在他左胸受了重傷的傷口！

唐巨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痛楚，他幾乎叫了出來，不過，最後他仍能忍受。

他在計算當兒已知遺漏了一人，而發箭的人正是「天箭馬首」。

這人比「蠍子散人」還要陰險，比瓶兒姑娘下毒的手法更爲惡毒。

唐巨按着金箭，蒲台之瓜，豈堪再摘？

他那個傷口，先後被人攻擊，甚至下了毒藥，幾乎被蠍子毒入侵，都不能取唐巨的性命。

不過，這金箭却似是給唐巨一支奪命幡！

唐巨也自知這一個大劫並不易過。因此，他才向店主買了這一間小酒樓小客棧，作爲自己日後的墳墓。

本來已可以逃過，但最後這一箭，想不到才是他致命之劫！

他漏了「天箭馬首」，看來要被「天箭馬首」這一金箭所殺。

人算不如天算。

「天箭馬首」是個魁梧的男人，他的臉極長，是張相當令人厭惡的馬臉，他射得一手好箭，據說他向箭靶射出十支箭，紅心之處，只有一個箭洞，因爲他第一支箭射中紅心之後，以後九支箭，也沿紅心而出！

他爲人極陰險，這一點不用描述。

不過，他還有一點最值得人佩服，便是那種冷眼旁觀的忍耐力。

他一直看着十一位同僚向唐巨挑戰，每一個人，都使出自己的渾身解數，結果是看似要勝的時候，却又敗了下來，他知道唐巨並不是一個平常人。

對付非比尋常的人，當然要用非比尋常的方法。

這張馬臉，看着人們挑戰唐巨的當兒，面無表情，冷酷異常，但他的腦袋內却不斷的轉動着。

論武功，不要說是單打獨鬥，這裏十二星宿，沒有人有把握打敗唐巨。

論內力，唐巨更是深不可測。

論詭計與智力，唐巨雖是四肢特別發達之人，但絕不是頭腦簡單之人。

難道十二星宿，十二個人，幾經辛苦才進迫唐巨至此，又讓他逃離此地？

以後，「混沌初開宮」如何再在江湖立足？「十二星宿」如何在其他江湖各派中自圓其說？

這一仗當然不能敗。

而且要勝，也要勝得徹徹底底，絕對不能讓唐巨再有翻身的一天。

因此，一定要覷準一個機會，一個萬無一失的機會，致命的機會。

其實其他十二星宿的人，也有同樣的想法，不過，他們所把握的機會，並不是致命的機會。

但「天箭馬首」最爲忍耐，在瓶兒姑娘碎瓶之後，他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好機會。

直至「蠍子散人」再攻唐巨傷口，並想以蠍子之毒，毒死唐巨之時，他才把握這時機。

一箭中的！

射中唐巨的傷口，已是「天箭馬首」的意料中事，他計算得極爲準確。

他先射那個酒罎，讓酒罎碎

後，唐巨自然去擋格，金箭去勢稍爲改變，便中正那個傷口。

這個計算，多一分力不可，少一分也不可！

還有，金箭帶有劇毒！

「天箭馬首」爲了苦練這一招，曾經利用兩頭水牛作爲試驗。

兩頭水牛，每頭足有三百斤，一共是六百多斤，「天箭馬首」一箭射出，貫穿了兩隻水牛的牛頭，可算是「一矢雙牛」！

而金箭所帶的毒，足以使兩頭水牛，在十步之內，完完全全的倒下去，再無聲息！

這時，「天箭馬首」正一步一步的步出衆人之前。

五步，六步，七步，八步。

唐巨已然倒下。

「天箭馬首」停下了脚，仰天長笑，道：「唐巨，唐巨，想不到死在我的箭下了！」他强調「我」！

衆人對這一冷箭並不恭維，但畢竟，最後的一個關頭，唐巨仍然是由他們殺死的。

雖然，他是收取了衆人的成果，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可是，他如此說，也沒有人敢加以更正。

爲首的白毛獅王，一抖長長而聳起的白髮，叫道：「『天箭馬首』，你應該記第一功！」

「天箭馬首」仰着馬臉，狂笑道：「老白毛，這次回到混沌初開宮，你應該懂得如何向宮主交代了！」

白毛獅王聽了他的話，尤其是稱他爲「老白毛」，心下大爲不悅。

可是，這不是發作的時候。

而在旁的十位同僚，也覺得這「天箭馬首」實在太過狂妄，這一箭雖是奪得唐巨之命，但絕對不是他一人的功勞。他平日冷面待人，並沒有甚麼人緣，如今對他們老大，也這麼不敬，那自然是更不得人心。

「天箭馬首」又再狂笑，然後對衆人道：「我知你們心裏在想些甚麼，事實擺在眼前，是我這最後一箭取去唐巨的性命，這一點沒有人可以否認！」

他頓了一頓，才得意地大聲道：「對嗎？」

大堂之內，又再一次鴉雀無聲，幾乎連一支鵝毛花針掉在地上，也可以聽到。

萍水相逢　生死兄弟

不過，在這寂靜當兒，却出現了一把溫柔的聲音：「並不一定對！」

衆人愕然。

「天箭馬首」更是愕然，因爲他是看着十個同僚，並沒有人膽敢在此刻開口。

很明顯，這五個字並非同僚們所發出來的。

唐巨已像一個大肉山般倒下，生死未卜，他當然不會說話，就算他會說話，也發不出這麼溫柔的聲音來。

聲音竟是來自唐巨的獨門武器——大金缸。

這金缸比一個皮蛋缸還要大，足有三尺高。

這時，金缸之內，一人冒起。

衆人被這人吸引着。

他在唐巨面前，可以算是一個「小人」。

原來他一直在唐巨這個「金缸」內。不過，他一直是坐在缸內，沒有人看見他的模樣。

至於甚麼時候，這人躲進「金缸」之內，則沒有人知道，其實，唐巨在獨鬥十二星宿時，在前一段時間中，尤其是與三位姑娘相鬥之時，也用過此金缸。

瓶兒姑娘的水瓶，被金缸所碎之時，唐巨也曾用此金缸揮灑自如，那個時候，這個人應該並不在金缸之內，那究竟甚麼時候，他才坐在金缸之內，沒有人知道。

這「小人」坐在金缸之內，沒有人可以看到他，他站了起來，也只是露出頭至胸部。

因此，這人身高僅是四尺左右。不過，他雖然矮小，他臉白唇紅，八字英眉，不減他一臉秀氣。

這人一躍而出，身手與身形絕對好看。

他站在唐巨身旁，更覺他細小。

不過，他身穿一襲淺綠色長袍，身段均勻，完全沒有甚麼異相。

白毛獅王道：「你是誰？」

「天箭馬首」也道：「你甚麼時候來，這裏的事關你甚麼事？」

那人十分斯文，回首笑對兩人，非常溫文有禮的道：「我是江湖人，來自江湖！」

他頓了一頓，又道：「唐巨也是個江湖人，既是江湖事，當然與我有關！」

一連串的江湖恩怨，弄得衆人有點混亂，但他每一句話，却是清晰入耳，字字清楚。

很簡單，這人要管這一件事。

「你是……」

「我姓趙，單名一個渺字。」

「趙渺？」衆人都起了一陣哄笑，因爲他們都是久歷江湖之人，却未曾聽過有一個叫趙渺的人。

趙渺看來只有二十出頭，他既說自己是江湖人，但看來在江湖的日子並不多。

趙渺笑道：「你們都沒有聽過我的名字？」

眾人點頭。

本來這是一個劍拔弩張的場面，但趙渺說話溫文，使這些赳赳武夫也沒有想過要與他爲敵。

另一個原因是，趙渺身材矮小，打扮斯文，絕不是威脅他們之人。

趙渺又道：「不過，從今天開始，如果你們仍可以逃離的話，那麼，江湖之上，我趙渺這個名字，立即傳得沸沸揚揚！」

趙渺說這話時，是輕描淡寫。可是，這一番話對「十二星宿」來說，却是極爲震撼。因爲「如果你們可以逃離的話……」

白毛獅王怒道：「我們爲甚麼不可以離開？憑你？」

「天箭馬首」也道：「你好大言不慚！」

「我大言不慚？不，我只是把事實說了出來！」趙渺依然是氣定神閒

他沒有再理會這十一人，回身去看唐巨，趙渺這一舉動，非常溫文，但對十一星宿來說，那簡直是一個重大的侮辱。

最憤怒的便是「天箭馬首」。

他本來是這一個場面裏，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主角，但這小人物趙渺一出現，他似乎變得不足輕重的了。

「天箭馬首」便要衝上前去。

那知道，趙渺同時回身，手上已多了一支金箭，這金箭是由唐巨那個傷口拔出來的。

趙渺回身，也同時把手中金箭擲出，直向「天箭馬首」而來。

對於「箭」，「天箭馬首」當然是個大行家，箭未至，他已感到箭的來勢，箭的力量，箭的殺傷力！

他立時側身，閃過了這一金箭。

但金箭仍向前射，眾人也立時閃開，箭一直往前，直插入一塊牆上的花崗石，幾乎沒入至箭羽之處。

這實在是石破天驚的一擲！

如果趙渺是用弓，或者强弩怒射這一金箭，倒也不算驚世駭俗，但他是用手擲出，這一種力道，實在難以形容！人人臉上驚愕，心中讚歎！

但趙渺對此，似乎漫不經心，他又再回身，看看唐巨，箭已拔出，但並沒有噴血。

趙渺突然拱手道：「各位，唐先生並沒有死去，只是昏倒過去，我想，我要先救唐先生，你們可以請便了！」

他說話平淡，像是要送客似的。

眾人得知唐巨並沒有死去，那會肯走？

趙渺道：「我今天不想動手！」

這話又是平淡而出，但威力却十足。

白毛獅王怒道：「你把咱們十二星宿看作甚麼？」

趙渺不言。

「天箭馬首」也憤怒道：「你把咱們『混沌初開宮』當作甚麼？」

眾人已一圍而上。

趙渺仍然是那麼氣定神閒，看了眾人一眼，道：「今天我出門之時，看過通勝，說今天是個破日。」

白毛獅王好不氣憤道：「破日又如何？」

趙渺道：「破日，萬事不宜。」

眾人皆不明白。

「天箭馬首」道：「連殺人也不宜？」

「對！」趙渺斬釘截鐵道。

白毛獅王道：「殺你却是相宜！」

趙渺道：「不！」他轉過身來。

眾人見他一動，却不期然的往後一退，因爲這小個子，只露了手甩一箭這一手，已使眾人心存顧忌。

趙渺並不是攻擊眾人，他只是向金缸處躍了過去，站在缸緣，俯身往缸內探手。

十一個人圍着他，但他並不害怕任何人的偷襲，趙渺實在有過人的自信。

他竟然從金缸內，拿了一管東西出來。

然後，他坐在金缸的邊緣上，對眾人道：「你們愛聽簫聲，還是愛聽『單絃』？」

眾人實在不知他在說甚麼，本是一觸即發的劇鬥場面，竟然是這九不搭八的問話。

趙渺見眾人並沒有回答，便自言自語道：「簫聲會引來鬼魅，還是『單絃』好！」

他本坐在缸邊，立時改變了姿勢，左腿搭在右腿之上，把那管東西放在腿上，不知他如何一拉一抽，這管東西竟然變成了一個「二胡」似的樂器！

並且在他手上，竟然有一把「弓」，這弓並不是射箭的弓，而是拉二胡的弓。

趙渺道：「這單絃，似二胡，並不是二胡，因爲只有一條絃線，所以叫『單絃』。」

他用弓拉了一兩下，發出了一些聲響，並不刺耳，也不好聽，原來他在調較絃線。

眾人實在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天箭馬首」本是最忍耐的人，但此時被趙渺一連串不知就裏的動作，激得動了眞火。

一動眞火，再無理性。

但趙渺一手用弓指着他，道

：「且慢！」

「天箭馬首」停了下來。

趙渺開始以弓拉單絃，並道：「唐先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柔和溫婉的小曲，有助他心平氣和！」

於是，一首小曲，自單絃輕柔拉出。

十一星宿實在奇怪這小個子的趙渺，在弄一些甚麼玄虛。

趙渺手上，只有一弓一絃，但漸漸他的小曲似乎有了些變化，聲音開始刺耳。

那刺耳的聲音並非因爲趙渺拉絃的手法欠佳，而是他在拉絃之中，加入了一些力量，那力量開始之時，似是似有似無，但漸漸眾人也察覺得到。

白毛獅王看着眾人，那三個女子，反應似乎最爲强烈，首先掩住了耳朵。

其餘眾人，也開始後退。

而趙渺拉絃的手法更加奇特，那溫婉的聲音，突然加劇，似有千軍萬馬，快要殺到！

那三個女子，雙子姑娘、貞烈姑娘以及瓶兒姑娘，已是忍耐不住，躍了開去。

瓶兒叫道：「白毛獅王，我們先走，混沌初開宮見！」她說罷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小酒家。

跟着她的，自然是雙子姑娘和貞烈姑娘。

三位姑娘也許是功力未夠深厚，因而先行引退，但在場的其他星宿，似乎也快忍耐不住。

趙渺依然是那麼氣定神閒的拉着小弓，不過，他拉出來的音樂，再不是氣定神閒，而是萬丈瀑布，自天降下，一瀉千里，一發而不可收拾。

白毛獅王久歷江湖，心知有異，但憑自己的功力，也可以忍受多一刻，但再耽下去，則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將會有甚麼後果。

白毛獅王叫道：「我們先退！」

眾人聽了此話，如獲大赦般，紛紛跳出了小酒家，一出門外，便有如豕突狼奔各自散去。

澎湃的曲調漸漸又變成了溫婉的小曲。

趙渺坐在金缸邊緣，再多拉了一個音調。

「崩」的一聲，單絃已斷。

趙渺噓了一口氣，自言自語道：「幸好他們走得快，否則……」

忽然，躺在地上的唐巨突然開了口，並微睜眼睛，道：「小朋友，謝謝你！」

趙渺聽了趙渺這稱呼，只微微一笑，道：「大朋友，好好休息一下吧！」

唐巨本想再說，但身體似乎支持不了，口唇依然嗡動，不過，他又再睡了。

＊　＊　＊

當唐巨醒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在一個搖搖晃晃的大床上似的。

不過，當他掙扎起來，發覺周圍是溫軟的被褥，但這並不是一張床，而是一個相當華麗的車廂。

而最令他感到安心的，便是那個日夕隨他身畔的大金缸，仍然在他身邊不遠之處。

他把金缸拉近。

外面立時傳來了聲音，道：「唐先生，你醒來了？」

唐巨依稀記起那個小朋友，道：「小朋友，我在那裏？我還沒有死去？」

趙渺道：「你坐在一個豪華的車廂之內，這車廂被四匹高頭大馬拉着！」

唐巨道：「你……你在那裏？」

「我正在駕御那四匹馬！」

唐巨慢慢起來，發覺那中箭的傷口，雖仍有痛楚，但看來傷口已經收斂了不少，他實在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這個重大的傷口，竟然可以痊癒。

車廂前面有一個用紗幔遮蓋着的窗口。

唐巨慢慢上前，揭開了那個窗口，往外一望，只見四匹駿馬正在狂奔，馬鬃迎風招展，十分好看。

獨是不見那個駕着馬匹的小朋友。

「小朋友，你在那裏？」

並沒有人回答他。

那實在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因爲馬匹狂奔，却不見有駕御馬匹的人，看來好像是四匹馬自動拉車，全不受控制似的。

不過，唐巨明明聽過趙渺的聲音，怎麼又看不見他在前面御馬？

他正在狐疑，百思不得其解，突然，四匹馬的中央，却突出了趙渺的小頭顱。

原來趙渺身材細小，而駕駛座是在四匹馬的中間，他坐在中央，凹了下去，因此見不到他整個人，這不單令唐巨愕然，而事實在沿途上，也令很多人覺得奇怪：爲甚麼這四匹馬有如着魔，不用人駕御，也可以跑得有板有眼，而且向着一定目標而去？

趙渺微笑，道：「唐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們快到了！」

「快到？我們快到甚麼地方？」

「那是離開那間小酒家小客棧足有五百里，那是一間大酒家大客棧！」

「而今我們朝北而去？」

「是的。」

「那麼，那間大酒家大客棧一定是黃鶴樓。」

「對，我的確是想送你往黃鶴樓。」

「為甚麼？」

「黃鶴樓是個名勝古跡，人來人往，那些『混沌初開宮』的羣魔妖孽，不敢再跟來！」

「你的想法不錯，可是，嚇怕了這些魔頭，也會引來另一些牛鬼蛇神！」

「對，為甚麼我只想到他們，沒有想到其他呢？」

「不過，無論如何，我也要感謝閣下，小朋友，我應該怎樣稱呼閣下？」唐巨道。

趙渺從駕駛座，攀上了那個窗口處，然後一個晃身，居然可以從那窗口，進了車廂內。

唐巨看着這個身手靈活的小朋友，笑道：「佩服佩服！在你跟前，我只是一個大而無當！」

趙渺道：「唐先生誇獎，江湖之上，有誰不知『鐵膽金缸』，大而有當！」

唐巨笑道：「你口口聲聲稱我為唐先生，你早已認識我？」

「當然認識，其實只要一踏足江湖，那一個人會不認識唐先生？」

「認識這一個人如其名的巨人？」

「還有這個大缸。」

唐巨道：「你還沒有介紹自己！」

趙渺道：「在下趙渺。」

「趙先生……」

趙渺道：「在下實在不配稱為先生，唐先生，你還是叫我一聲小朋友為妙！」

唐巨道：「對，大朋友對小朋友，我們都是好朋友，既是朋友，那麼，大恩不言謝！」

趙渺當然明白唐巨所說，不過，他並不以為自己救了唐巨，道：「唐先生，救你並不是我！」

「不是你，還有誰？」

「是你自己。」

唐巨實在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你胸口傷處，曾三度受創。」

「對，第一次是那個金牛；第二次却被那個瓶兒姑娘破瓶撒下毒粉，那時我已自忖必死無疑！」

「是的，不過，唐先生福大命大，第三次却被那個馬臉人，用金箭射中了！」

「三度受傷，這還不死，實是奇蹟！」唐巨也在自歎，自歎命大！

趙渺道：「那是因為那個馬臉人救了你！」

「那毒箭？」

「就是因為這金箭上有劇毒，才救了你！」

唐巨實在不明所以。

趙渺道：「你聽過以毒攻毒嗎？」

唐巨點了點頭，隨即哈哈大笑。

趙渺道：「唐先生眞是才智過人，有道是一點即明，唐先生不用指點，已就明白。」

唐巨道：「不，我也只是猜猜而已。」

趙渺道：「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水瓶撒下的毒，已足以令你入十八層地獄，我的意思是令你死得很苦……」

「我明白！」

「可是，那支黃金箭上又是另一種毒藥，而那種毒藥竟然是與瓶兒姑娘所撒下的毒藥相生相剋，在你傷口之內中和了，令你好像沒有中任何毒，相反的，兩毒溝和，使你更快收口生肌！」

唐巨道：「天，竟有這種事情！」他頓了一頓，道：「好了，我的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你的呢？」

「我？」趙渺道：「我沒有甚麼好說。」

「我走江湖幾十年，沒有聽過你，也沒有見過你！」

「這個當然，我剛踏足江湖，你是個老江湖，因此我一直尊稱你為唐先生！」

「不過，你武功了得！」

「在你面前，那只是猴戲而已！」

「你謙虛，但你却能力敵羣雄，那羣十二星宿，並不好惹，我未遇他們之前，早已買下那間小客棧小酒樓，作為我身後之地！」

「我只是幸運，正如我一出道，便遇到你這麼一個有份量朋友！」

「不，我記得那時我昏昏迷迷，但你把我身上金箭抽出，那痛楚足以令我神智清醒！」

「那是我在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你甩手一箭，把天箭人馬嚇楞在當堂！」

趙渺道：「那是豁命的一擲，這一擲不能不出，若是不中，怎能懾服羣雄？」

他並沒有解釋他武功的來源。

唐巨也不再追問。

不過，他想起再度昏迷之前，那溫婉小調。

「你懂音律？」

「略知一二！」

唐巨道：「過份的謙虛，會使人……」

趙渺立時道：「對，唐先生，我懂音律，並且懂得玩一些樂器。」

「單絃我聽過，你可以以單絃之力，把他們趕走，在下佩服！」

趙渺道：「音律本是一種虛無飄渺的東西，可是，你懂得運用，加上內力，只針對他們耳膜，那足以使他們心神不安，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那種以音律攻人的武功，早已鮮見於江湖，今日由一個小子使出，當中自然有一番故事，不過，唐巨見他沒有解釋，就算解釋，也只是顧左右而言他。

他不再追問，因為他知道，只要在適當的時候，他自然會說出來。

趙渺忽道：「你既然不想上黃鶴樓，那麼，我們也該停車了！」

他又再從那個小窗口，一縮而出。

不一會，馬車停了。

唐巨只覺腹如鼓鳴，他身體龐然，因此吃的一定不少，尤其是他剛傷癒。

車廂的門打開了。

趙渺站在外面，問道：「唐先生，能否下車？」

唐巨一伸懶腰，慢慢移動，來到車門處，道：「還勉强可以！」

唐巨下了車，雙腿似乎有些發軟。

趙渺道：「前面有一間大宅，原來是大戶人家，我們去討些食物，也不是難事！」

果然，前面是一間大宅，不過，這大宅似是日久失修，紅牆綠瓦，已失去了顏色。

唐巨道：「以我與你的體態，無論在甚麼地方出現，一定會引來不少麻煩的人！」

趙渺道：「對，單是先生一人，已經成為江湖焦點，再加上我，體態與先生又截然相反，那更加令人注意。」

唐巨道：「況且我們剛才與『混沌初開宮』十二星宿一戰，相信在江湖上，已是沸沸揚揚的傳着，我們一出現，那一定……」

趙渺道：「因此，我選了這一個大戶人家！」

唐巨提着金缸與趙渺同行，往那間大宅門口而去。

他們遠遠便見到兩個大字：「飛陽」。

「飛陽是甚麼意思？」唐巨問。

趙渺一時也摸不着頭腦，道：「大概是一些詩人墨客，附庸風雅，隨便題字！」

來到大門，只見到處蛛網塵封，這大宅不只是個破落門戶，而且人跡罕至。

趙渺上前，更發現大門之上，竟有封條，便道：「唐先生，這屋早已被官府所封。」

唐巨道：「好極，既是被封，便沒有人會來，我們可以好好的睡一覺！」

趙渺看看那些封條，覺得有些古怪，上面好像寫着甚麼「閻王令」，甚麼「陰府命」，但字條已是非常古舊，又已褪色，他也不以為意。

唐巨上前，正想開門。

突然，有一陣沙啞的聲音，道：「兩位相公，你們想怎樣？」

二人幾乎被這聲音嚇了一跳。

他們定了神，才看到這大門口的旁邊，竟有一個小門，那門處正站着一個老僕人。

那老僕人聲音沙啞低沉，人也憔悴，一臉病容，看去好像一個長期患着病的病鬼。

趙渺上前道：「打擾貴府！」

那老僕人道：「前面那輛大馬車，是你們的嗎？」

原來他早已知道兩人前來。

趙渺道：「是的，請問……」

那老僕人道：「這地方離開市鎮，最快也要十二個時辰的快馬車程。」

趙渺立時接口道：「對，因此我們想打擾貴府，借宿一宵！」

老僕人走出一些，打量着二人。

一個巨人、一個雖不算侏儒，但二人一併看來，倒有些異樣。

當老僕人走出了陰暗處，只見他臉如金紙，也是一副嚇人的相貌。

趙渺覺得有些不安。

不過，唐巨向來無懼，道：「借宿一宵，或者，為我們預備一些吃的東西，可以嗎？」

「不是不可以，而是……」那老僕人道。

「有甚麼問題，不妨直說！」趙渺道。

那老僕人道：「我家主人已出外多時，不知甚麼時候才回來，大宅之中，只有我和一些傭僕……其實借宿一宵也不是甚麼問題，只不過……」

唐巨一聽他的口氣，已是心知肚明，這個老僕人，大概想趁主人外出，找些外快。

唐巨從懷中掏出了一錠黃金，道：「這大宅非常陰暗，有了金光，相信一定會非常明亮！」

那老僕人看看黃金，登時滿臉笑意，道：「是的，是的，兩位相公光臨，眞是蓬蓽生輝，光亮光亮！」

唐巨把黃金給了那老僕人，又再多掏一錠黃金出來，道：「我吃得不多，大概半隻豬半隻牛，一罎酒也可以了。」

僕人又再收了黃金，道：「不只半隻豬半隻牛，就算十隻豬十隻牛也可以了。請！請！」

唐巨望了趙渺一眼，趙渺聳聳肩。

唐巨輕聲道：「在江湖行走，其實不理會你有甚麼武功，不理會你是甚麼長相，只要有黃金，萬事

也成！」

好一句萬事也成！

老僕人引領着他們入內，當他們一踏進屋，只覺一陣陰涼之意，兩人也沒有理會，大概這大屋人氣少，面積大，因此陰風陣陣，寒意逼人。

大宅外面，有衰落的感覺，但裏面却出乎意料之外，打理得不錯。

老僕人領着二人，經過一條長廊，來到一個客廳。客廳不大，却是一塵不染，十分整潔。

客廳只是平常普通大宅佈置，說不上有甚麼特別品味。

老僕人道：「請兩位相公先坐一會，待我命人打點客房，預備食物！」

唐巨道：「且慢！貴宅主人是……」

老僕人道：「我想只招待兩位相公一宵，而我家主人又不在，你們也不用理會他姓甚名誰！」

趙渺道：「既然不便相告，我們也不勉强。不過，閣下高姓大名，我們也應得知。」

「小人叫亞丙！」

趙渺道：「原來是丙哥！」

亞丙道：「不用客氣，只要叫聲亞丙便可以了。」

亞丙退了出去，不一會，又再回來，捧了兩杯香茗，還有一個茶壺。

亞丙道：「宅中人手少，兩位要久候一會。」

唐巨道：「沒關係，打擾各位了！」

亞丙又再退出去。

兩人經過幾日的馬車勞累，而今可以在這大宅中盤桓，倒也算是一場意外。

坐了不久，他們都覺得有些凉意，趙渺還打了一個噴嚏，滿身起疙瘩。

唐巨道：「老弟，小心着凉！」

趙渺道：「一進這宅，便覺陰風陣陣，你可有同樣感覺？」

唐巨笑道：「我血氣旺盛，人也充滿陽剛之氣，就算有陰風，也變成和風。」

唐巨啜了一口香茗，道：「這茶不錯！」

趙渺也喝了一口，道：「這茶並非常見，既非甚麼龍井六安，亦不是普洱壽眉，究竟是甚麼茶呢？」

唐巨道：「我對茶向來並無研究，茶味雖好，但總不及酒味！」

「酒味？你嗅一嗅。」

唐巨用力地吸了一口氣，立時咽吞了一口，道：「好香，好香！」

他一邊說一邊不期然的站了起來，並且跟着那道香氣前去。

趙渺也嗅到一陣非常濃烈的酒味，他雖然不是一個酒客，但也忍不住跟着他走。

兩人循着香氣，走出了客廳，前面是一條長廊，氣味來自長廊盡頭之處。

走盡長廊，不單有濃烈的酒味，還有烤肉的香氣，兩種氣味混在一起，實在使人無法抗拒。

香味正來自前面的一間房間，房門緊閉着。

唐巨上前，正想推開門，門却自動開了。

當中站着亞丙。

「丙哥……」

亞丙笑道：「兩位相公已來，不用客氣，請……」

兩人進內，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房間，當中一個大烤爐，烘烘烈火之上，架着一隻牛腿和一隻豬腿，香氣四溢，使人垂涎欲滴。

大烤爐的四周，一共有七張椅子，那些椅子並非一般的太師椅，而是奇形怪狀，有的像一張卧塌，有的像一張煙床，有的高背，有的又很矮。

亞丙道：「兩位請便！」

兩人隨便坐在一張椅子上。

亞丙又道：「這裏一共有十罎美酒，都是我家主人珍藏，兩位好好慢用！」

趙渺道：「多謝丙哥安排！」

唐巨已急不及待，打開其中一個酒罎，仰着脖子，便一口氣喝了半罎，道：「好酒，好酒！」

亞丙道：「爲了不騷擾兩位，我們也不會有人來，你們請便了！」

「好極！好極了！」

趙渺喝了一口酒，也覺得香醇馥郁，非常美味，他用刀切了一塊肉，遞與唐巨，但回心一想，唐巨並非這麼斯文的人。

他另外連骨帶肉，切了一大塊，遞與唐巨。

唐巨接過，笑道：「這才合我心意！」

那一小塊，趙渺自己享用。

酒香、肉香，把他們多天以來的勞累，都一掃而光，唐巨身體受過傷，流過一些血，而今有大塊肉來補充，對他來說，實在是心滿意足的了。

唐巨喝酒，一罎接着一罎，非常痛快。

但趙渺一直只是淺嚼低嚐。

忽然，唐巨道：「渺弟，我們兩人的長相，沒有一樣相像，但很多東西都極爲投緣，這眞是奇怪！」

趙渺道：「唐先生……」

唐巨道：「你還叫我甚麼？」

「唐……」

「你再這樣稱呼我，我便不理睬你……」

趙渺不想缸中的唐巨受到傷害，與賭鬼……

「我……我應該叫……巨哥！」

「對，我是一個巨人，你叫我巨哥，那才像個樣子！」

趙渺道：「我……我其實一直渴望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哥哥，既可以保護我，又可以聽我說笑談天，不過，我實在害怕高攀不起……」

「你又在說些甚麼閒話，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我恩公，我也要改口叫你大恩公……」

「不，不，我有機會助你一臂之力，也是因緣際會，不足掛齒！」

唐巨舉起一個酒罎，道：「渺弟，我們不需再說客套話，來，喝了這一口，我們便是兄弟。」

「好極！」趙渺喝了一口。

唐巨更是鯨吞狠飲，然後，唐巨又道：「是甚麼兄弟？」

「當然是生死與共，禍福同當！」

「好極，好極！」唐巨又再大口大口的喝酒，道：「我生平爲人豪放，一向不拘小節，更不理會人間繁文縟節，想不到我却收到了一個拜把弟弟，那實在是痛快！痛快！」

趙渺也極爲高興地道：「我也想不到，一出江湖，便可以與一位名震武林的巨人，結爲拜把兄弟，人說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唐巨接口道：「不，而今我却認爲死而有憾！」

「爲甚麼？」

「因爲還有那麼多好酒，那麼多香肉！」

兩人相視而笑。

這兩個萍水相逢的漢子，一大一小，外形雖然極不相襯，性格却是極爲投緣融洽。

兩人又吃又喝，過了一會，唐巨突然靜了下來，滿臉冒汗。

唐巨問道：「巨哥，你怎麼了？」

唐巨一手抹汗，一邊把他視爲至寶的金缸拉近身邊，道：「渺弟，我有一個要求！」

「甚麼？巨哥，請隨便說！」

「你……你可以把我這個缸……這個缸，載滿水……載滿冰凉的水……可以嗎？」

「可以，當然可以。」

「那你快去！」

趙渺見他臉上額上仍冒汗，以爲他喝酒過多，想爲他揩抹一下。

唐巨道：「快把缸載滿冷水！」他的聲音有些柔弱，甚至有些顫抖。

趙渺一看，知道這事並不尋常，便不再多問，一手托起這個大金缸。

這大金缸當然並不是用金打成，不過，也是用金屬打成，雖是

中空，但重量也非尋常。

趙渺雖然個子矮小，但臂力也是驚人，他一手舉起那大金缸，便走出門外。

這大金缸體積非常巨大，對趙渺來說，可以說是碩大異常，因爲他出現之時，也是躲在這金缸之內，但對唐巨來說，這金缸並不太大，如果太大，他也不會以此作爲武器。

趙渺出了門，便見前面有一口井，走近井口，可以見到下面一泓清水。

他放下了木桶，從井中汲水上來，一共汲了六桶，才滿了金缸。

剛才趙渺把這金缸從屋內拿出來，已是不易，而今滿載清水，更是艱難。

趙渺却一鼓作氣，雙手把金缸托了起來，就像霸王舉鼎，不過，他只是一個小霸王。

「快，快！」唐巨叫道。

趙渺放下了金缸，喘着氣，正想說話。

只見唐巨站了起來，三手兩脚，把自己的衣服都扯了下來，然後跨入了這大水缸之內。

這大金缸剛好容納得唐巨這巨大的身體，不過，當他坐穩，只露出了頭顱，大金缸再沒有多餘空隙。

他坐下之時，把很多水也擠了出來，弄得一地都濕了，趙渺實在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唐巨坐在那個裝滿冷水的大缸後，整個人才安定下來，臉上額上仍然有水滴，但那不再是汗水。

唐巨舒了口氣道：「渺弟，這個多月來，我沒有洗過澡，而今多得你替我裝滿這一缸水……」

趙渺道：「只要兄長喜歡甚麼，小弟只要能力辦得到，一定可以……」

唐巨實在感動，道：「你當然明白，我並不是坐在缸內洗澡那麼簡單。」

趙渺並沒有說話。

唐巨笑了起來，道：「江湖上人人稱我爲巨無霸，『鐵膽金缸』，我好像是天下最强的人，但事實上我並不是……每年最冷的月份……以及最熱的月份，都是我最脆弱的時候，這是我一生人之中，最大的秘密！」

趙渺道：「甚麼？而今是最冷的月份！」

「正是，每年最冷的月份，我身體會發熱冒汗，如果沒有冷水讓我浸泡，我便會一直冒汗而死。」

「甚麼？是一種病？」

唐巨並沒有直接回答，只道：「若是在最熱的月份，我却會發冷，我要用熱水浸着全身，才可以渡過這個難關……謝謝你，渺弟，你又救我一次！」

「啊！那麼奇怪，你要用甚麼藥嗎？」

「不用，我只要用水浸着，一直浸十個時辰，過了這十個時辰，我便安然無恙。」

「在這十個時辰之內，你會怎樣？」

「我會在水中，但內力全失，假若有人在這個時候，用手指戳我一下，我也有可能當場斃命！」

「那麼嚴重！可是完全沒有知覺？」

「不，我內力雖盡失，但內心澄明，我會知道外間正在發生甚麼事，也可以睜開眼睛說話。」

「啊，原來如此，巨兄，我想這一定是一種病，他日我們再上路，我一定要找一個名醫，醫治一下你這個怪病，免得……」

唐巨道：「我已開始軟弱無力，渺弟，你在這十個時辰之間，好好護着我！」

趙渺道：「這個當然。」

唐巨已閉上了眼睛，而那本是冰冷的井水，似乎正開始冒煙。

趙渺心想：「巨兄這一趟也算是幸運，若他病發於途中，如何找個地方讓他安全渡過這十個時辰？如果有人來犯，那又如何應付？」

在這屋內，要渡過安全的十個時辰，看來也沒有問題，那個僕人亞丙願意接受黃金，那麼多留兩天，多給他一兩錠黃金，看來也不是甚麼問題。

趙渺再喝了一兩口酒，也覺得有點疲倦，他把其中一張像臥榻的椅子，搬近唐巨的大金缸旁，這樣，一旦睡去，也可以隨時保護唐巨。

他一躺下，睡意已然襲來。

忽然，不知是做夢，還是幻覺，他似乎聽到了一些聲音，這聲音好古怪，使趙渺朦朧欲醒。

「好香，好香！」

趙渺用力扭了自己一下，整個人立時完全醒了過來。

「好香！」

的確有人在說話，不過，聲音似乎仍在屋外。

趙渺已完全清醒，不過，他仍然躺着，閉着眼睛。

忽然，出現了一個黑影，這黑影越來越向他移近。

這人也是個大個子，披頭散髮。

忽然，他猛地吸了一口氣，又道：「好香！好香！」這人又再大力吸索，終於站在那些酒罎處。

那大個子走近酒罎，一手提起了其中一個，仰着脖子，把酒傾下。

他這種鯨吞狠飲的喝法，與唐巨不遑多讓。

趙渺看得清楚，心想：「大概是這大宅中另一個僕人，趁機來偷些酒喝！」

突然，這人放下酒罎，轉過頭來，看着趙渺。

陰宅鬼屋　挑戰七鬼

趙渺雖然閉着眼，不過，他仍可以感覺得到，他是盯着他。

忽然，唐巨所坐的水缸，有水濺出。

趙渺不能不睜開眼睛。

一睜眼睛，他幾乎整個人被嚇得彈了起來，因爲一雙銅鈴般大眼，離他不遠。

那雙銅鈴大眼，發出淡綠光芒。

趙渺叫了一聲。

那人立時移開，道：「小朋友，嚇怕了你？」

趙渺道：「你是誰？」

那人道：「這話應該是我問你，你是誰？誰叫你偷了我這些酒來喝？」

「我……我們是……」趙渺不想說下去，因爲這時仍不知這人是何身份。

「還有這巨人？怎麼，巨人還要浸在水缸之內，這巨人倒懂得享受！」

眼看此人要騷擾唐巨，趙渺當然不能袖手旁觀，道：「請你不要騷擾他！」

那人也不以爲意，又拿起另一罎酒，猛地喝了一大口，道：「小朋友，你喝酒嗎？」

「我並不是小朋友，當然喝酒！」趙渺站了起來，不過，他身材矮小，站起來也不能使人信服他不是個小朋友，那人看了他一眼。

他又喝了一口酒，才道：「天下巨人不多。」

趙渺並沒有回答，因爲這話有些奇怪。

那人又道：「不多，不多，有一隻大缸伴着的，更不多！」

此話好明顯，是指「鐵膽金缸」唐巨。

趙渺道：「你想怎樣？」

那人笑道：「據說有人想找個巨人，如果活生生的抓回去，報酬是像他那麼重的黃金！」

「甚麼？」

「你再聽清楚，只要拿個頭顱回去，也可以有百斤黃金，一百斤黃金，你有沒有想過？」

趙渺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那人又道：「不，不，只要拿四肢中的一肢，一隻巨手也可以，也可以一生衣食無憂！」

趙渺再也忍耐不住，道：「兄台，你想怎樣？」

「人生在世，爲的是甚麼？」

他頓了一頓，不待趙渺回答，便自言自語，道：「豐衣足食，如此而已！」

一頓，又道：「當然，很多人把人生說成甚麼嚴重大事，在我看來，只要『豐衣足食』四字，便是這麼簡單，不過……」

「不過甚麼？」

「爲了這四個字，其實也不簡單，很多人因而勞役一生，也有人因此而白活一輩，我有些不同！」

「你有甚麼不同？」

「我多一個要求！」

「甚麼要求？」

「我要豐衣足食之外，還要多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美酒！」

趙渺漫不經心地道：「原來是個酒鬼！」

「咦！你怎知我的名字？」

「你叫酒鬼？」

「對，我便是酒鬼！」

趙渺覺得詫異，本來「酒鬼」一詞，只是罵人之詞，就算不罵人，也算是貶詞，但這人却直認不諱，而且說這是自己的名字。

「你是酒鬼？」趙渺又再多問一次。

「是的。你可知道江南有『七鬼』？」

「甚麼？『江南七鬼』？」

「我便是其中一鬼——酒鬼！」

「你是『酒鬼』，你來這裏做甚麼？」

「我來這裏做甚麼？這話虧你問得出口，我回來這『飛陽大宅』，當然是回家。」

「回家？」

「你應該一進門便知道。」

「是的，我一進門時，已看見這飛陽二字！」

「非陽，豈非正是陰，這是我們『江南七鬼』之家，江南七鬼不住在陰宅，住在哪裏？」

趙渺心中大呼不妙，以爲入了一處偏僻地方借宿，想不到却是陰差陽錯進了「陰宅」。

趙渺道：「我們是路過此地，借宿一宵，明天便要走了，請酒……酒大哥包涵包涵！」

「你叫我『酒鬼』，沒關係！」

「酒大哥！」趙渺明白自己與唐巨當前處境，當然不想得罪這位「酒鬼」。

「你們不是早見過了『病鬼』嗎？」

「『病鬼』？」趙渺開始還摸不着頭腦，隨即想起那個僕人叫亞丙，丙者，與病同音！

「他雖不知這個巨人身價那麼高，因此……他也沒有錯，留下了你們，讓我們不用再踏破『鬼鞋』！」「病鬼」大聲地笑了起來。

趙渺瞥眼看去，看見唐巨雖然緊閉着眼，但臉上肌肉有些抽搐，很明顯，他是聽到所有對話。

「你說這個巨人值多少？」

「江湖上，早已傳遍，難道只有你們不知？」

趙渺搖了搖頭。

「『混沌初開宮』早已發出賞金，只要拿到這個巨人，一隻手或一隻脚，便足以一生衣食無憂！」

「你們正想領這賞金？」

「病鬼」道：「當然，有誰不想？」他也瞥眼看着大缸中的巨人，似乎十分安心，因爲這巨人似乎足是他的囊中物，他又提了一罈酒，猛地喝一口。

「病鬼」又道：「小朋友，你喝酒嗎？」

「我不是小朋友！」趙渺有些怒意。

「對，對，小朋友當然不喝酒，你懂喝酒，當然不是小朋友。好極，好極了！你既然喝酒，那麼，我們對飲，這樣比單飲獨酌，有趣味得多！」

「爲甚麼我要與你共飲？」當然，趙渺覺得這個人非常討厭。

「因爲你也值錢！」

「我？」

「『混沌初開宮』除了頒下一萬兩賞金外，也頒了另一個賞令，據說找一個巨人，及與他同行的小朋友，那當然是你！」

「是又如何？」

「你救了這巨人，身價也高。」

「不過，『混沌初開宮』也算上你，而且是一口價，一千兩。」

「一千兩，這麼便宜？」

「是，既然抓了這個巨人，已可以一生豐衣足食，那多一千兩，少一千兩，也沒有甚麼關係！」

「你想放我走？」

「是的，但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跟我好好大喝一頓，有人說，醉翁之意不在酒，那是大錯特錯，那個醉翁，怎會不在酒？人生大醉，可有幾回？」

趙渺搖了搖頭。

「你同意？好極，我們大喝一頓，不醉無歸，然後，你酒醒之後，可以離去！」

「如果我不喝？」

「酒鬼」嘆了口氣。

「如果我喝呢？」趙渺道。

酒鬼忽然而喜，道：「這才像個樣子。」

「酒鬼」可算是不愧酒鬼本色，只要有人陪他飲酒，似是甚麼也不計較。

於是，「酒鬼」拿起了其中一罈酒，又看着趙渺拿起了另一罈，對於「酒鬼」來說，他拿着酒罈的樣子，看來自然，可是，趙渺拿着那個大酒罈，樣子却是相當滑稽可笑，因爲他人小罈大！

「酒鬼」飲了一大口，趙渺也飲了一大口，「酒鬼」看着，非常滿意，又再喝一大口，趙渺也沒有退縮，也是喝了一大口，表情還裝作十分滿足。

於是，「酒鬼」大樂，似乎忘記了天下間所有事情，他如今唯一可做的，只是拚命去喝，盡情去喝。

浸在金缸內的唐巨，一直是神智清醒，雖然他動彈不得，却清楚趙渺與「酒鬼」二人的對話。

他知道趙渺並不是一個喝酒的人，而且他身體與常人比較，矮小了一截，單是以容量來計算，也不及人，如何能以酒與人較量？何況面對的還是個酒鬼！

不過，他看着酒鬼一罈一罈的喝下去，而趙渺也是一罈一罈的喝下去，毫不遜色。

唐巨內心實在感激這位小朋友，甘冒生命危險來陪這酒鬼喝酒。

他們一直在喝，酒鬼越喝越高興，竟然一邊喝，一邊哼起一些曲調來，不過，他人已半醉，不知在哼些甚麼，再過半個時辰，屋內的酒，已被他們喝得七七八八了。

「乾杯！」「酒鬼」高舉一個酒罈。

趙渺也不示弱，也捧起他的酒罈，叫道：「乾杯！」

「酒鬼」終於倒了下來。

趙渺也倒了下來。

如果單以喝酒的容量來說，這一場還是應該以趙渺作爲勝利者，雖然最後他也醉薰薰的倒了下來。

唐巨呼了口氣。

可是，這口氣還未呼完，却見趙渺又再起來！他應是沉沉大醉，怎會在這時刻醒來？

趙渺起來，先看看那個酒鬼，看來他已是眞的沉沉大睡，然後，他走近唐巨。

唐巨不能說話，不過，他的眼神充滿了疑惑。

趙渺望着他，笑了起來，道：「你覺得奇怪嗎？」

唐巨點了點頭。

趙渺突然從背後拿了一個滿漲漲的牛皮水袋出來。

唐巨一看，似還有些不明白。

趙渺道：「鬥喝酒，我當然不及這個酒鬼厲害，若論到內功，我也沒有辦法把酒逼出體外，但玩古靈精怪之法，我倒有些。」原來那牛皮水袋的袋口，還接着一條管子，管子一直透過趙渺的衣衫。

唐巨看了，立時恍然大悟。原來趙渺身上管子，還接着一個小小漏斗，他以掩眼法，喝酒之時，並不是倒入口之內，而是倒進了這個漏斗，酒沿着漏斗流下，全部貯入了那個牛皮水袋之內，這法子實在巧妙之極！

唐巨微笑，表示讚許！

趙渺道：「酒鬼喝盡了所有酒，你身體復原之時，豈不是沒有酒喝？我當然要爲你儲備一些！」

唐巨又笑。

忽然，外面傳來步履之聲。

趙渺急忙躺下，難道又有甚麼「鬼怪」回來？

推門而進的，却是那個自稱亞丙的病鬼，而今他們都知道，這人其實也是「江南七鬼」之中的病鬼。

「病鬼」亞丙進來，見「酒鬼」躺在地上，到處滿是酒的氣味，自言自語地道：「這酒鬼一回來，便與人喝酒，剛才他說過甚麼……甚麼『混沌初開宮』，甚麼五個兄弟都回來了，還沒有說清楚便醉了，這個小兄弟也醉了？當然，你怎能跟我們這個酒鬼較量！」

看來，「病鬼」進來，是要找「酒鬼」問清楚他們兄弟之間的事，怎知「酒鬼」早已醉了。

他似乎也看慣「酒鬼」大醉的模樣，也不理會他躺在地上，便轉身離去。

等了一會，趙渺才再起來。

趙渺也聽到「病鬼」自語的話，他明白「江南七鬼」其他五鬼，快要回來。而且大有可能是爲了他們兩人而趕回，這地方不宜再久留。

趙渺向唐巨道：「你聽到沒有？」

唐巨微微的點了點頭。

「我們立即走？」

唐巨搖了搖頭。

趙渺立時想起，唐巨說過他要浸在水中十個時辰，才可以起來，而今只過了四個時辰左右，還要等到明天日落才可以離開。

趙渺道：「不用擔心！」他口中雖是如此說，但心中却是滿懷憂慮。因爲「江南七鬼」並非個個都是酒鬼，也不是這麼容易應付。

如果五鬼一齊回來，那更不是鬧着玩的。

那天晚上，總算平安渡過。

趙渺在天剛亮的時候被一陣馬蹄聲所驚醒，接着便有人進來。

趙渺雖已醒，仍睡在唐巨大缸的旁邊，保護唐巨。

進來那人，一臉憔悴，好像從好遠的地方趕回來似的，他一進門，便見到酒鬼。

那人自言自語道：「又是大醉！」

那人把酒鬼推了一下，酒鬼發出了一些聲音，但隨即一個轉身，又睡着了。

那人道：「說甚麼回來齊集捉人，怎麼一回來便醉，捉甚麼人？」

他打了一個呵欠，也伸了一個懶腰。

忽然，他的目光落在唐巨的身上，他一步一步的接近，道：「啊，原來早已捉到了。」

他又再一步一步走近。

這時，趙渺突然「霍」的一聲，站了起來。

那人打了一個突，但看到只是一個小朋友模樣的人，似乎並不把他放在眼內。

「你是誰？是這巨人的隨從？」

趙渺道：「不是隨從，是兄弟！」

「想不到這個巨人，却有一個侏儒的兄弟！」

趙渺聽了這話，怒在心頭，因爲他最不喜歡人家說他是侏儒，因爲事實上他並不是侏儒，只不過是生得矮小一些而已，身體也勻稱，根本不是侏儒。

不過，站在這巨人唐巨旁邊，本已矮小的趙渺，當然顯得更加渺小了，人們稱他爲侏儒，也不爲過。

那人看着趙渺，似是甚爲不屑。

那人又再上前，趙渺擺出一個姿勢，那人開始是一怔，然後道：「你想打架？」

趙渺道：「快離開我兄長！」

「如果不離開？」他反而踏上一步。

趙渺道：「你再走近一步……」

那人又再踏上一步。

趙渺突然一個閃身，雙腿往上一掃，這人完全沒有防備，竟然被他這一脚，掃出了牆壁處。

這時，輪到這人怒極，一撲上前，雙手便抓，他似乎要抓起趙渺，把他撕成碎片似的。

趙渺當然不會讓他抓到，左閃右避，然後在房中游走，這人更怒，施展出他的武功。

不要看這人一臉憔悴，好像沒有精神，但他出手相當强勁，拳風虎虎。

這裏並不太大，趙渺終於無法再避，於是，兩人拳來脚往，打了起來。

那人本是瞧不起趙渺，但一經交手，只覺趙渺不單有板有眼，而且內力深厚，並非一般庸手。

那人提起了精神，一再出招。可是，他招式厲害，趙渺閃避的方法也多，而且，趙渺人矮小，十分懂得利用機會，一有空隙，便竄上來。

這時，趙渺又再覷準，那人空門大露，他重拳一擊，打在那人鼻樑之上，登時，那人血流披面。

那人更怒，他一手抹血，一手虛晃，然後一招「紫氣東來」，猛地打中了趙渺。

趙渺也感到右肩有火辣辣的感

覺，那人又立時再進招，趙渺突然一竄，竄到那人袴下，向上一脚，好一招「撩陰腿」，那人中個正着，痛得死去活來。

那人實在想不到，自己的拳脚功夫，竟會敗在這個侏儒手上。

他痛極，一滾便滾近唐巨大金缸的旁邊，他扶着缸邊站起。

趙渺心急，因爲他害怕那人下手加害唐巨。這時，唐巨完全沒有抵抗能力，只要普通一拳打下，也可以奪去他的性命。

趙渺道：「老兄，慢來！」

這人立時明白，趙渺是非常緊張這個浸在水中的巨人，他一掌舉起，向着唐巨的天靈蓋。

趙渺叫道：「不，你打我！」

那人聽了，十分奇怪，那掌凝在半空。

趙渺道：「我打賭，你不敢！」

「我不敢？」

「當然不敢！」

「賭甚麼？」那人道。

「賭甚麼？」趙渺一聽到這個「賭」字，心裏突然想起，聞說「江南七鬼」中有一個叫「賭鬼」。

難道這個便是賭鬼？

趙渺爲了證實自己的想法，道：「賭甚麼都可以！」

這人又再一次聽到那個「賭」字，他似乎每聽一次，他的精神便振一振。

「賭甚麼也可以！」他已放下了手掌。

趙渺這時才舒了一口氣，因爲只要他輕輕拍下唐巨的天靈蓋，立刻就會命喪當場。

幸好那人聽了「賭」字，像是甚麼也渾然忘記似的。

趙渺道：「來，來，我們來賭一鋪！」

「一鋪這麼少，怎麼行？」

「來賭過通宵達旦，如何？」

「好極了！」

趙渺心想，「果然是個賭鬼！」然後他又道：「賭甚麼？」

「賭鬼」道：「賭甚麼也可以，爲了讓步，你可以提出你最擅長的。」

趙渺一看四周，只見火爐旁邊，竟有一些竹簽，這些竹簽是用來刺肉，看看肉是否全熟。

趙渺上前，抓了一把。

「番攤？」賭鬼果然對賭極爲精靈。

「你買吧！」趙渺道。

「好極，有道是入門買二三！」

「就二三！」他本想把竹簽撒在地上。不過，他立時想起，沒有賭注。

賭鬼也立時想起，便從身上掏出兩錠黃金。

趙渺看着，皺皺眉頭。

「賭鬼」道：「嫌少？」

趙渺點了點頭。

賭鬼又多拿了兩錠黃金出來。

趙渺依然作了一個看不上眼的表情。

「甚麼？這還嫌少？」

「當然，你身上有多少，拿多少出來。」

「你想一鋪便贏我？」

「當然，我這個人的性格，要賭便得痛痛快快！」

賭鬼聽了，欣然道：「對，我也是這樣的性格。」他再往衫內掏，居然再掏出了六錠黃金，這時，枱上共有十錠黃金。

趙渺想把簽撒開。

賭鬼道：「慢着！」

「還有甚麼花樣？」

「不是花樣，而是你有本錢賠嗎？」

「當然有！」趙渺從身上掏出了一張銀票。

賭鬼道：「你沒有黃金？」

趙渺搖了搖頭，道：「這張銀票，足足五百兩，你這裏也不過是一百兩！」

「五百兩？」

「是亨隆銀號的銀票，你害怕不兌現？」

「不，我量你也不敢開出假銀票。不過，你不明白我的心理，賭錢，總是眞金白銀好！」

「那你不賭了？」

「不，有得賭豈能不賭？沒有眞金白銀，銀票也是不錯！」

「好極，開了。」

「好！」賭鬼豪氣地叫：「開！」

趙渺把手一鬆，立時便要撒下那些竹簽。可是，他又一手把竹簽握緊。

賭鬼皺着眉，道：「你又弄甚麼花樣？」

趙渺道：「我一時忘記了，你買甚麼？」

賭鬼道：「我早說過，入門買二三。」

「你買二三？是二還是三？」

「還可以選擇？」

「可以。」

賭鬼聽了，實在忍不住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那麼……那麼……我還是買三。」

「三？肯定是三？」

「是的。」賭鬼斬釘截鐵地道。

而事實上，他早已看到趙渺手中的簽數，賭鬼是個賭錢的大行家，一看過去，其實早已大概知道簽的數目，而今趙渺已把簽撒在半空，他已心中有數！

趙渺道：「好極！」簽已撒了在地上。

賭鬼蹲了下來，想動手數簽，但趙渺叫道：「不，不！你千萬不能用手！」

賭鬼也沒有甚麼反應，因爲這

一局他根本上是實贏的，何必跟他磨菇！

於是，趙渺開始數簽，每四支一組。

「一四、二四、三四、四四……」

一直數到最後——是三支竹簽並排。

賭鬼一見，已笑到見牙不見眼道：「三、三……」

趙渺道：「三？」

「怎麼不是三？」

「你看！」趙渺用一指。

地上的簽仍是三支，並沒有任何改變。

賭鬼已不再與他說話，只道：「賠錢，賠錢，快將那張銀票拿來！」

趙渺道：「賠錢？你沒有看清楚嗎？」

「看甚麼？」

「開四。」

「怎會開四？」賭鬼咆哮。

「你看清楚些。」

三支竹簽仍然整齊的排列着。

「三，明明是三。」賭鬼用手撥出，以便驗證三支並排的竹簽，那知道一撥，其中一支竹簽竟斷開兩截，本來是三支，而今變成四支，其中兩支，實在是兩個半截。

賭鬼道：「是三，不過這竹簽斷了。」

「那麼是四，一、二、三、四。」

「不，是三！」

趙渺道：「你自己數給我看。」

賭鬼數着道：「一、二、三……」

「這一支呢？」

「是半截。」

「我並不是與你賭全支或是半截，我只是與你賭餘下的支數是多少。」

「四。」

「好了。」趙渺連謝謝也沒有說，便用手把賭鬼前面的黃金撥過來。

賭鬼怒道：「你抵賴！」

「我抵賴甚麼？」

「明明是三支，你却……」

「你還說我抵賴，你再數一下，有多少支？」

一時之間，賭鬼又爲之語塞。

趙渺道：「我生平賭錢最公道，是三便是三，是四便是四。」

這話更氣得賭鬼七竅生煙。不過，他說話並沒有趙渺那麼靈光，更沒有那份滔滔雄辯之才。

他看着趙渺拿走黃金，只氣得喉間格格作響。

趙渺見他這個模樣，道：「來，來，你不服氣，可以用武力解決這問題。」

「用武力？」

「你打我，打勝了我，搶回黃金，那麼，你便不會輸了！」

「不，我不會這樣做，賭錢是賭錢，打架是打架，我打勝了你，拿回黃金，若搶了你的銀票，也是勝之不武！」

「對，你賭得好有風度！」

賭鬼被趙渺這一讚，氣反而下了一些，他內心嘀咕：「明明是三支，怎麼會斷了其中一支？」

當然，這是趙渺施的詭計，他用的是欲擒先縱的計謀，故意先讓賭鬼看清楚自己手上的簽數，那是當他一撒而又收回之時，賭鬼早已一清二楚。

他還故意讓他有一個再下注的決定，這才可以引他入彀。而竹簽變成兩截，更是非常容易的伎倆，只要他一用力，他手上的竹簽，要斷多少截還不可以？

賭鬼明知是着了趙渺的道兒，可是，一時之間，却又無法駁斥他。

趙渺收了黃金之後，好像自言自語道：「其實有賭未爲輸！」

這話又說中賭鬼的心底話，他立時接口道：「對，對，我們再來賭。」

趙渺不答腔。

「你不敢？」賭鬼也懂用激將之法。

趙渺也不甘示弱，道：「怎麼不敢！」其實他並不想賭，只不過是希望拖延時間，可以找個辦法制服或者趕走這個賭鬼。

「這一次由我選擇賭具！」

「可以！」

賭鬼從自己身上掏出了三顆骰子出來。

趙渺裝傻道：「怎麼你身上有這東西？」

「這是謀生法寶，怎會沒有？」

「那麼怎賭法？」

「最根本的賭法。」

「擲牛一、牛二，那種？」

賭鬼道：「不，我不與你賭那些，你口才好，可以把牛一說成最小，也可以把一二三說成最小，我不想與你爭辯，我只想贏你，乾乾脆脆的贏你，贏得你口服心服！」

趙渺道：「我也是如此想！」

賭鬼白了他一眼，道：「最簡單的賭法，每一擲一次，最大的便贏，沒有其他！」

「好極，這辦法最公平！」

「你先擲！」賭鬼道。

「不，你還沒有說出賭多少！」

「對，」賭鬼想了一下，道：「我便賭你手上的黃金與銀票。」

「那即是說，一鋪清我的袋子？」

「當然，而且絕對有把握。」

「好極！」趙渺一手把黃金與銀票推開去，又道：「你的黃金與銀

票呢？」

賭鬼摸摸身上，再沒有值錢的東西，摸了幾下，只拿出了一柄小匕首出來。

「我賭我的右手！」

「甚麼？」

「非常簡單，我輸了，你用這匕首割下我的右手，我這右手最值錢，不知贏盡天下多少豪傑！」

趙渺皺了一下眉，心想：「你這臭手，會值甚麼錢？不過……」

「怎麼？不敢？」

趙渺道：「好吧！」

「你先擲！」

趙渺道：「不，還是你先擲，免得你又不服輸。」其實他不想先擲，因爲他要先看看他擲骰子究竟有些甚麼驚人絕技。

這一次，賭鬼也不推搪。不過，他在擲出骰子之前，又再重複一次：「最大的便贏。」

他一手擲出，三顆骰子在地上團團的轉着。

賭鬼大叫：「六、六、六……」

骰子越轉越慢，突然，賭鬼在地上輕輕一拍，骰子又轉得快起來。

趙渺如何不知，他用內力控制骰子。

賭鬼又叫：「六、六、六……十八點大！」

突然，三顆骰子彈了起來，然後立時停頓，三顆骰子疊在一起。

最頂的一顆，是六。

賭鬼笑道：「是六。」然後他拿下最上面的一顆，下面的一顆骰子也是六。

賭鬼道：「又是六。」他又再拿起那第二顆，再後的一顆也是六。

「一共是十八！」

趙渺口唇噏動，似想說些甚麼。

賭鬼立時道：「你不用再說甚麼鬼話，任你如何說，你也說不過我，如果你說賭大，我一共十八點，那是最大，如果你又强辯，要賭最小，我單一顆朝天，是六點，也是最小。」

原來賭鬼早已有了計謀，這一擲三顆骰子疊在一起，原來是有此玄機。

趙渺其實本來想來個鬼辯，但賭鬼開口在先，而且把一切後門早已關掉，無法再多辯。

趙渺道：「到我了。」

賭鬼臉上露出一派「贏定」的笑容。

趙渺一時之間，也實在是無法可想。

「快擲！」

趙渺只好把骰子往地上一擲，他立時運內力控制骰子，他並不是賭錢行家，但用內力控制倒也能使出。

那知道，他內力一出，便感到另一股內力逼向他，而且力道比他爲大，他發力，對方的力道也加强，而且加强在他一倍之上。

很明顯，賭鬼在杜絕他一切的詭計。

賭鬼一臉笑容。

趙渺自忖：內力不及他，詭辯也無機會，「停……」他大聲一喝。

立時，骰子停了。

三顆骰子，都是六點朝天。

「好手法，好手法！」賭鬼竟然讚他。

趙渺也微笑，道：「當然是好手法！」

賭鬼却不與他多說，只是一手撥黃金，一手拿銀票。

趙渺道：「你做甚麼？」

「我贏了，當然是收錢！」

「你怎麼贏了？」

「爲甚麼我沒有贏？」

「你擲了十八點，我也擲了十八點，怎會是你贏？」

「怎麼不是我贏？」

「你無賴！」

「不，你懂得賭錢的規矩嗎？」賭鬼問。

「當然懂！」

「好了，我問你，這一鋪，是誰先擲？」

「你！」趙渺道。

「對，那我便是莊家！」

「莊家又如何？」

「我是莊家，與你所擲同點數，我便可吃『夾棍』！」

「夾棍？」

「當然，這是賭行中最簡單一條規矩，莊家有權吃夾棍的！」他頓了一頓，又道：「沒有人教過你？」

趙渺當然知道有這一條規矩，所謂「夾棍」，亦即是莊家與閒家二人對賭，遇到了和牌或者和局，莊家是先勝，可以收錢，在很多賭博之中，這規例都通行。

賭鬼早有此着，他不但贏回剛才輸了的，還可以贏回剛才趙渺的鬼辯。他看看趙渺，一派非常得意的神采，彷彿在說：「你有才智，我怎會沒有？」

趙渺這一次無從爭辯。

賭鬼收了錢，道：「不過，有賭未爲輸！」他又回敬這一句話給趙渺。

趙渺氣極。

賭鬼道：「還想賭？」他說完望了望坐在大缸內的唐巨，似乎要對付唐巨。

如果不賭，唐巨便要遭殃。

趙渺道：「我袋子裏多的是銀票，怎不敢賭，再賭骰子。」

「啊，你又想試探我的神技？」

「神技？」趙渺擺出一副嗤之以鼻的神色。

賭鬼集中精神與趙渺對賭，趙渺雖不精於此道，但有道是行家怕外行，趙渺亂賭一通，賭鬼反倒沒辦法，兩人賭了一段時間，有贏有輸，趙渺只是希望，可以這樣拖延下去，使唐巨可以平安的坐在他自己的金缸之內。

轉眼又過了兩個時辰。

賭鬼越賭越有興緻，但趙渺却越賭越氣，被這賭鬼再纏下去，終有一次，若給他贏盡，很難脫身。

賭鬼這一次却是過足了賭癮，因爲沒有多少人願意這樣長時間與他對賭下去，遺憾的是，暫時沒有法子贏盡對方，使他求饒，這才算賭的最高境界！

賭鬼忽然拿着骰子，一動也不動。

趙渺道：「怎麼？不願再賭？」

賭鬼道：「怎會？我只覺得……」

「覺得甚麼？」

「我們的注碼，只是來來去去這十錠黃金與銀票，似乎太少了！」

「你想賭大注？」

「只是大一點點！」賭鬼這樣說，只是不想嚇怕了趙渺，有藉口不賭下去，但內心却想：「你這小子，膽敢向本賭王挑戰，買多少也贏你！」

趙渺道：「我也認爲賭大一點，有些刺激！」

賭鬼喜道：「對，對，你說得非常有道理。來，來！我們賭……」一時之間，他似乎不知怎樣把注碼加大，在房中踱來踱去。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唐巨的身上。

賭鬼道：「來，我們賭這個巨人！」

「賭他？」趙渺心中一跳，道：「怎麼賭？」

「這傢伙已成爲『混沌初開宮』的頭號通緝犯，身價非凡，聽說只要拿他一隻手，或者一隻脚回去，也可以領到大筆酬金！」

「是嗎？」趙渺說話似是漫不經心，但內心却是非常惶恐。如果不敢以他作賭注，賭鬼心有所疑，直撲唐巨，此時的唐巨，弱如一個小嬰孩，只要他出一掌或一脚，唐巨便命喪當場。

「你不想賭他？」賭鬼道。

趙渺道：「不，他是我的朋友，我不想拿他去『混沌初開宮』拿酬金，不過……」

賭鬼道：「你不想，我却想，除非……」

「除非甚麼？」

「你贏了我！」賭鬼找到個最佳藉口。

「怎麼賭法？」

「怎麼賭也可以，便用他來作賭注！」

「甚麼？」趙渺內心忐忑，用唐巨來作賭注，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情。

賭鬼道：「如果你贏了我，那麼，這個巨人便完全屬於你，我也不插手！」

「若我輸了？」

「那麼，我便可以拿他去『混沌初開宮』兌現。」賭鬼簡直把唐巨當他一個大籌碼。

唐巨坐在大金缸內，本是屏息靜氣，運功護體，但當他聽到二人論及自己，也忍不住聽着二人所說，而今聽到賭鬼的口氣，當自己是一個大籌碼，心中有氣。

趙渺心想：「這倒是一個大好機會，把這個賭鬼贏了，可以削弱這班『江南七鬼』的力量……不過，怎樣贏他？這個……」

「怎麼？眞不敢的話，也不要勉强，你拱手把這個巨人讓給我便可以了。」

他站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要走近唐巨。

趙渺立時道：「怎會不敢！我只是不忍心贏了你！」

「你會贏我？」

「當然，而且我再贏了這個大賭注，你還可用甚麼跟我賭？」

「你怎能這麼輕易贏我，若我輸了這大傢伙，我還可以賭自己的性命！」

這話正中了趙渺的詭計。

趙渺道：「好，一言爲定，你還可以用你自己的性命作賭注與我賭！」

「你輸了又如何？」

「既然你以命作賭注，我何妨也捨命陪君子！」

「好極，好極！怎麼賭？」這大賭注使賭鬼極爲興奮，精神大振。

趙渺在這番拖延賭鬼的說話當中，早已有了一套計謀策略，道：「仍然賭骰子！」

「好極，一擲定輸贏。」

「不，一擲便定勝負，太過沒有趣味。」

「是的，一擲太不過癮。」

「我們各來三次，但如果有了結果，就不用三次定輸贏。現在我們各一擲，以巨人爲賭注，贏了的便得了巨人……」

「好極，好極！開始了！」賭鬼似乎是急不及待，便想把骰子擲出。

趙渺想再加以解釋。

突然，賭鬼又停了下來，道：「你還是先說規矩！」

「有甚麼規矩？鬥點數，四五六最大，一二三最小！」賭鬼有些不耐煩。

「好極，好極！你先擲。」

賭鬼已不再說話，把骰子一擲

而出。這時，他們已不再是擲在地上，而是擲在一個碗內。

骰子在碗中旋轉。

賭鬼叫道：「大，大，大，老虎都要大。」他神情緊張，叫破嗓子。

骰子終於慢慢停了下來，最先是一顆四，然後是一顆五，最後一顆……

「六、六、六，老虎都要六！」

賭鬼大聲叫喊，想不到他這麼一叫，竟然眞的可以把骰子停在六那一面！

趙涉見了，臉色頓然一變，因爲「四五六」已是最大，自己再擲，也無法贏過他。

不過，他並不氣餒，道：「今次大家都不是莊家，因此，我可以再擲，如果我擲出四五六，那麼，我們是和了，可以再比一次！」

賭鬼道：「我已佔盡優勢，你要怎麼說便怎麼說！」賭鬼是意氣風發，因爲他以爲一定贏定的。

趙涉望望唐巨，心想：「你要幫我一把，若是擲不出四五六，便要輸了你！」

要擲出四五六，並不是一件易事，因此，他實在有點猶豫。

想不到這時賭鬼也不急，他見趙涉還不把骰子擲出，他却站了起來，走近唐巨，用手輕輕摸摸唐巨的頭和臉，他並不是喜歡唐巨的模樣，而是在欣賞自己一件大大的戰利品似的。

賭鬼道：「你看，這巨人像甚麼？」

趙涉不知如何作答。

賭鬼却自己回答，道：「在我眼中，他便是一個大金錠！」他得意地笑了，笑得震天價響。

唐巨被他摸得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趙涉心中當然不是味兒。

賭鬼又再回到趙涉跟前，道：「擲吧！」

趙涉無可奈何，心想：「難道賭了這麼多鋪，到最大這一鋪，噩運才來？」

他用力把骰子一擲。

骰子在碗中旋轉，這次，輪到趙涉大叫：「大，大，大老虎獅子也要大！」

賭鬼看着骰子旋轉，這一次，他學精了，非常小心提防趙涉可能用內力影響骰子。

當他一發現趙涉有動靜，賭鬼已先發制人，一手搭在他的肩膊，使他無法發內力。

趙涉想摔開他，可是，賭鬼這一搭手，似有千斤力，無從揮走。

直到第一顆骰子停下來個六！

居然是個六。

趙涉心中盼道：「再來個五！」那知道，第二顆停下，却又是個六。

賭鬼見了，道：「我眞不信，還會再來個六！」

如果是三個六的話，那麼，可算是和。

趙涉狂叫：「六，六，六……」

唐巨當然也看得清楚，他知道這一刻可能決定他的生命，他竟然靈機一觸，喝了一口水，然後一噴。

賭鬼只覺眼前一花，額上一涼，他摸摸額頭，只覺滿是水。

可是，這時，骰子已停了。

趙涉狂喜道：「果然是六！」

三顆六！四五六對三顆六，算和了。

趙涉道：「我的運氣也不弱！」

賭鬼知道，其中可能有詐，可是，一時之間，又不能指出有詐的地方，他看了唐巨一眼，唐巨却已閉上了眼睛，似乎甚麼也不知道。

賭鬼道：「好極，再來，這一次，我讓你先擲！」

趙涉心想：「既有唐巨相助，怕你甚麼？」

他把骰子一擲而出。

賭鬼叫道：「小，小，小，老虎魚蝦蟹也要小！」

趙涉覺得他說得好笑。

可是，却不由你不信，骰子停了下來，是個「一二三」——最小！

賭鬼見了，非常高興，道：「一二三最小，我不用擲了。」

趙涉道：「不，難道我不會擲出一二三？」

「歷史怎會重演，就算重演，也不會這麼快！」他站了起來，轉身走向唐巨。

趙涉以爲他對唐巨不利，也站了起來，一竄而去，在金缸之前，護着唐巨。

賭鬼道：「你做甚麼？」

趙涉道：「願賭服輸，你不能傷害他！」

「我怎會傷害他？我當他菩薩那麼拜！因爲我已贏了一大半，你先走開。」

趙涉並沒有走開。

賭鬼雙手一出，一股力量壓向趙涉，使他不由自主的向後退，而他一退，賭鬼順手把唐巨的大金缸也拉退，一直到了另一邊。

趙涉道：「好了，好了，你看我擲！」

原來賭鬼知道，唐巨在旁，可能影響骰子的力量，推開他遠去，可以擔保不受影響。

趙涉心想：「他這賭鬼也不糊塗！」

賭鬼回到趙涉跟前，趙涉紮好了一個馬步，大叫一聲：「殺！」便把骰子擲出。

這一次，賭鬼沒有出手搭着趙涉肩膀，只用目光注視趙涉，使他

無法出蠱惑。

第一顆骰子很快便停了下來——是個一！

第二顆轉眼又停下來，想不到又是個一！

趙涉心想：想不到會這麼湊巧，如果又是個一的話，那麼，三條一，又是最小，可以算和！」

他看着骰子旋轉，忍不住叫道：「一、一、一……」

可是，骰子停了，趙涉像個洩了氣的皮球，因爲骰子停在二那一面。

賭鬼道：「牛二，一一二，我贏了，贏得乾脆。」

趙涉無話可說，因爲雖是大一級，但他也是贏了。

賭鬼望望唐巨，笑道：「那個巨人是我的了！」他又轉身走向唐巨。

趙涉道：「不，再賭一鋪！」

賭鬼轉回來，道：「剛才不是說清楚了嗎，有了結果不用賭第三次，難道你抗議，又賭甚麼？」

「仍然賭這個巨人！」

「怎麼賭？」

「而今這個巨人是你的了，如果你輸了，你要把這個巨人歸還我！」

「你輸了呢？」

「我……我把我的性命也交給了你！」

「啊？」賭鬼看看趙涉，道：「你臉無四兩肉，而且整個人也不夠一擔，不值錢的！」

趙涉聽了，十分憤怒。

賭鬼道：「不過，如果把這個巨人，再加上你這個小人，一起送去『混沌初開宮』，也不錯！」

趙涉道：「當然。」

「好極，我既然已贏了你，手風正順，再賭一鋪也無妨！」這正是賭鬼本色。

「來，快來！」

「這一次又賭甚麼？」

「仍然是骰子。」

「仍是鬥大！」

「好極！」賭鬼這一次，似乎不再讓趙涉再說甚麼，就把骰子擲出。

骰子很快停下，是三條六！

趙涉看了，道：「又是三條六？」

「你還有甚麼可以勝我？」

「當然有！」趙涉拿起了骰子，在手中一搓，又再用口氣一吹，然後把骰子擲出。

骰子很快也停了，也是三個六。

賭鬼道：「這一次沒有和的了，你要求我再賭一鋪，你是閒家我是莊，我勝了！」

趙涉道：「不，你不單沒有勝，也沒有和！」

「那是甚麼？」

「是我贏了。」

「爲甚麼？」

趙涉道：「你自己細看！」

賭鬼看看那骰子——第一顆是六，第二顆也是六，第三顆也是六。

「看清楚了沒有？」

「三顆都是六！」

「不，第三顆，你看清楚！」

賭鬼再看，只見第三顆骰子當中，竟然是多了一點。

趙涉道：「是十九點，我贏！」

「甚麼？怎會有十九點？」

「你自己看！」

賭鬼拿起了那顆骰子，果然，六點之中，多了一點，那麼，這顆骰子上共有七點，兩個六加一個七，豈不是十九點。

賭鬼正要反駁，詐賭不算數。

趙涉已道：「事先你並沒有說明，我勝了你，巨人也再度物歸原主。」當然，這一顆骰子當中那一點，是趙涉一搓一吹之時，已做了手脚。

賭鬼當然不忿，正想說話。

趙涉又已搖首道：「這樣賭下去也不是辦法，總要賭個你勝或是我贏，那才算數！」

「這個當然！」

「那麼我們再賭一鋪，這是最後一鋪，我以後也不再賭的了！」

賭鬼聽了，反覺刺激。

「又有甚麼花樣？」

「仍然賭我與巨人，而你却賭你自己這條命！」

賭鬼心想：「這賭注不錯，我輸了只是一條命，而你們輸了，却是兩條命！」

「賭甚麼？」

「最小，以小爲勝！」

賭鬼道：「你又想弄些甚麼？」

他從懷裏拿出了幾顆骰子來，又道：「這一次，我們同時擲，當骰子一停下來，立時有分曉！」

「好極，好極！」

趙涉在那些骰子當中，選了三顆。

賭鬼也選了三顆，道：「我們一齊擲！」

於是，兩人一齊擲下。

兩個碗內，骰子一起旋轉不停，當骰子稍爲慢下來。賭鬼在旁一按，骰子似又有力量，又再快轉。

趙涉如何不知，他也照辦煮碗，也在旁以內力一按，他那三顆骰子，又再狂轉。

這樣下去，兩人都覺得不是味兒，但又不能出聲。

突然，有人推門而進。

是亞丙，「病鬼」亞丙他咳嗽着，「咳咳咳……」

趙涉道：「好了，丙哥，你來

作證！」

「作甚麼證？」亞丙道。

賭鬼道：「你來看，我們鬥小！」

亞丙看看六顆骰子在兩個碗內轉，也覺好玩，道：「好極，我來作個公證！」

但兩個碗內骰子仍然不停的轉。

亞丙也大概知道其中原因，道：「你們兩人，手分別離開一些，我是公證人，絕不偏幫誰！」

兩人無奈離開了一些。

立時，骰子轉動慢了一些，不一會，六顆骰子也停了下來。

說來也湊巧，大家都是一、一、一！

「病鬼」道：「兩邊都是三，打和。」

「賭鬼」道：「打和再來！」

趙渺道：「不，是我勝了。」

「病鬼」道：「不，是打和了！」

賭鬼道：「爲甚麼？」

「你問公證人！」

趙渺道：「你再看清楚！」

「病鬼」果然又再看，指着「賭鬼」所擲的三顆骰子，道：「一、一、一，是三。沒有錯！」

趙渺道：「你再看我的！」他說話之時，有意無意，揚起了一些塵埃。

這一揚，使「病鬼」無法不咳起來，這一咳剛巧對着趙渺那一個碗子。

那知道，「病鬼」這一咳，却咳亂了當中的骰子，其中一顆，竟然像塵埃般被咳走了。

賭鬼依然沒好氣，因爲他認爲無論用甚麼辦法，也是打和，也不用與趙渺爭辯。

那知道，「病鬼」咳完，道：「是一、一，只有二點！」

趙渺立時道：「是二點，你說句公道話，我們是鬥小，二點贏還是三點贏？」

「病鬼」道：「當然是二點贏了。」

賭鬼道：「怎會是二點？」

他往那個碗內一看，果然只得兩顆骰子。原來第三顆骰子，早已被趙渺用內力迫碎，但停了下來之時，仍沒有異樣，後經「病鬼」一咳，却成了灰塵，已不見了，碗內只留下一些碎屑。

賭鬼叫道：「你又出……」

他話未說完，趙渺已道：「公證人，你再說一遍，是二點勝還是三點勝！」

「當然是二點勝。」

趙渺立時道：「賭鬼，你不要再說了，公證人也是你方的人，他也說我勝了，那便是我勝。」

賭鬼十分憤怒，紅着臉，脖子也漲粗了。

「病鬼」道：「賭鬼，你願賭就要服輸！」

「賭鬼」道：「我……我……」他氣極，竟說不出話來。

「病鬼」又道：「賭不起不要與人賭！」

這話更似火上加油，激得「賭鬼」跳了起來，向上一彈，竟然沖出了屋頂之外，却沒有再回來。

趙渺這才舒了一口氣。

「病鬼」看看趙渺，道：「小朋友，你不要得意，我們的兄弟都快回來了，你贏了『賭鬼』，贏不了我們，我幫你，只不過是懲戒一下賭鬼！」

「懲戒他甚麼？」趙渺問。

「懲戒一下他未得我們『江南六鬼』同意，便把這寶貴的巨人作賭注！」

「甚麼？」

「這巨人屬於我們『江南七鬼』的，你，當然也不例外——你以爲我不知？」

「知甚麼？」

「你們取了『混沌初開宮』的五個令牌！」

「你怎麼知道？」

「當你們一走進門來，我就已知道！」

「你說謊！」

「不，我早已收到我們『江南七鬼』大哥索命鬼的飛鴿傳書，依他估計，你們一大一小，大有可能來到我們這『鬼居』，他的估計果然沒錯！」

「爲甚麼你不立刻捉住我們？」

「我身體多病，故意讓『酒鬼』與『賭鬼』與你週旋，拖延一下時間！」

趙渺心中想：自以爲聰明，想不到這「病鬼」還比我更聰明！

「爲甚麼你而今又告訴我這些？」

「因爲他們都回來了。」

這時，外面傳來一些古怪的聲音，雖在日間，那些聲音仍然使人毛骨聳然，眞是鬼聲鬼氣。

當聲音一停，「病鬼」道：「四位大哥回來了？」

黑暗之中，突然有四個影子動，當中一個，高而且瘦，尖聲道：「『病鬼』，你好聰明！」

「索命大哥，這裏交回給你了！」

這索命大哥，大概是他口中的大哥「索命鬼」。

「索命鬼」道：「好極，不過，『酒鬼』與『賭鬼』呢？」

「病鬼」道：「一個好酒，一個好賭，都敵不過這小子！」

「索命鬼」道：「我早說過，好酒好賭，也沒有好下場，小兄弟，你倒有本領！」

趙渺道：「你們想怎樣？」

「非常簡單，跟我們上『混沌初開宮』。」

趙渺似乎想說甚麼。

但「索命鬼」却不讓他說，大聲道：「我一不喝酒，二不賭錢，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樣！」

趙渺本有七寸不爛之舌，在這時刻，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索命鬼」道：「病鬼、財鬼、色鬼、小器鬼，快上前去，縛着二人！」

四個鬼怪上前，便要下手。

就在這時，唐巨突然從金缸內跳了出來，雙掌遞出，把兩隻鬼打得飛了出去。

另外兩鬼，立時攻上，唐巨雙腿一蹬，兩鬼又再被踢開。

「索命鬼」怒道：「我早聽過你這唐巨，果然是個武藝超羣的人，但看你又怎能逃過我索命鬼？」

他飛身而上，快如幽靈。

唐巨雙掌齊揮，但因功力尚沒恢復，却完全打不着「索命鬼」。不過，當他把雙掌收回的時候，那「索命鬼」却又如影隨形似的，攻向唐巨，唐巨在招式未老之前，又再發招！

可是，他招式出，勁力貫注，却又打不到「索命鬼」的身體任何一個部位。

「索命鬼」果然名不虛傳！

唐巨被他這種虛虛實實的打法，弄得疲於奔命，這「索命鬼」也自知佔了上風，得意地道：「我『索命鬼』要你三更死，看你如何可以留到五更天！」

趙渺在旁，內心着急。

此時，他聽到「索命鬼」開腔，便插口道：「你這索命之鬼，佔盡『江南七鬼』的威風！」

這話本來是非常普通，也是依當時情況的描述，可是，這話無心，却聽在有心人的耳裏。

反應最大的却是「小器鬼」！

「小器鬼」叫道：「難道你沒有把我們『江南七鬼』其他人放在眼內？」

說時遲，那時快，小器鬼已一縱身而上。

本來「索命鬼」早已把唐巨弄得一籌莫展，他這一個巨大的身體，被「索命鬼」弄得氣喘如牛，汗如雨下，那知「小器鬼」一加入，「索命鬼」似有顧忌，招式慢了半拍！

這半拍却給唐巨一個大好機會，他改攻「小器鬼」。

「小器鬼」武功比不上「索命鬼」，被唐巨猛勁的招式攻來，本想力拒，但力不從心，眼看要被唐巨狠狠的打一掌，但「索命鬼」仍念兄弟之情，不忍讓他受傷，便改攻爲守。

唐巨一掌雖未得逞，但暫時可以脫身。

「索命鬼」怒道：「『小器鬼』，又給你壞了事！」

「小器鬼」雖然明知自己因小器而給唐巨脫離「索命鬼」的羈絆，但天生小器，仍然還之以顏色道：「『江南七鬼』的威風給你佔盡了！」

「我佔甚麼威風？大敵當前，你仍這麼小器？」

「小器鬼」最不喜歡別人說他小器。因此，他明知自己不對，却又不理一切，怒道：「我小器又怎麼樣，我天生如此，你奈我甚麼何？」

「小器鬼」果然有小器鬼的本色。

「索命鬼」當然知道他這位兄弟的脾性，但在這時候，他竟然發起脾氣來，實在使「索命鬼」哭笑不得。

趙渺在旁，已看見他們之間的矛盾所在。

「索命鬼」雖然不喜歡「小器鬼」這般小器，但念在兄弟之情，竟也無奈。

趙渺心想：「他們之間有矛盾，其他鬼怪之間，當然也有！」有矛盾則可以加以利用。

趙渺立時道：「唐巨，你與『索命鬼』對打之時，有沒有讓他奪走你身上的金銀元寶？」

這話一出，唐巨感到非常詫異，唯唯諾諾，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他知道這位小兄弟，頭腦非常靈活，在此時此刻，說出這一句話，看似九不搭八，但其中當然另有玄機。

趙渺又道：「你身上這麼多元寶，還是……」

他話未說完，那幾個鬼怪當中，有人挺身而出，「索命鬼」本想再攻唐巨，却沒有機會。

「索命鬼」道：「『財鬼』，你退下，讓我！」

「財鬼」道：「讓你？他身上有元寶，我怎能讓你一人奪去？」

「索命鬼」怒道：「我怎會一人奪他元寶！讓我打死他，送上『混沌初開宮』，你要多少金銀元寶也有！」

「財鬼」道：「不過，他身上有元寶！」

原來這人貪財，一見別人有元寶，便渾身不自在，一定要自己去搶去奪，才覺過癮。

「索命鬼」道：「我把他打死，身上元寶全歸你！」

趙渺却插嘴道：「打死了這巨人，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上，到時，他身上有多少元寶，也沒有你的份兒了！」

「財鬼」聽了，又覺得有道理，道：「索命大哥，我們哥兒倆一起攻上，那豈不是更好！」

看來他並不十分相信「索命鬼」。「索命鬼」被他氣得七竅生煙，不過，他也明白，「財鬼」之所以被稱爲財鬼，那是因爲好財如命。

本來，兩人夾攻唐巨也可，但「索命鬼」武功獨特，他一定要以個人力量，以如影隨形的方法，如附骨之蛆那樣，才可以對付唐巨。但多了一人，反而是碍手碍脚。

唐巨此時，聽了二人對話，也便明白趙渺之用意，他也懂得利用他們之間矛盾。

唐巨道：「來，來，你們兩個齊來，最好是『小器鬼』也同來，否則他一個殺了我，你們有何功勞？」他頓了一頓，見「小器鬼」與「財鬼」皆躍躍欲試之意，又再加一把火，道：「你們不來，就算上到『混沌初開宮』，你們也沒有甚麼便宜可佔……那裏有很多美女宮女……」

「你說甚麼？」另一鬼怪一直在旁，這時却忍不住的加了一句。

「我說『混沌初開宮』內美女如雲……」

「是嗎？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那麼？我也要打了！」

「『色鬼』，你甚麼也愛理不理，而今聽到了有女人，你却又……」

「色鬼」道：「不，我怎麼會是這樣的一種人？只不過殺這巨人，凡是我們『江南七鬼』，都有責任，那是責無旁貸，我怎能袖手！」

他說得大義凜然，但個個兄弟，當然明白他是爲了「混沌初開宮」內有美女！

色中餓鬼，果是色中餓鬼！

本來聯手之戰，是可以使敵人疲於奔命，但無奈其他三鬼，與「索命鬼」武功大有差異，加上唐巨那麼大個子的對手，只有「索命鬼」一人，以死纏爛打，耗盡唐巨精力，這樣才可以把他細了下來。

唐巨叫道：「你們快快商量，多少人上？」

他們互望一眼。

「索命鬼」道：「你們休息一下，讓我纏死這巨人，我說過，他被我打得筋疲力盡，你們才……」

趙渺道：「那時你們才上，太遲了！」

其他鬼，本來也有些意動，但被趙渺這一句話，却又弄得疑神疑鬼。

「小器鬼」道：「我上！」

「財鬼」也道：「我也上！」

「色鬼」聽了，似是義不容辭道：「我當然也上！」

趙渺心內暗笑，輕聲對唐巨道：「你攻那三鬼，避重就輕！」

唐巨當然明白，立時道：「好了，你們商量妥當，來吧，快來！」

那三鬼已撲出，不理「索命鬼」。

三鬼武功平凡，怎及唐巨？

唐巨一掌一脚，已把「財鬼」打得像餓狗搶屎，倒在地上。

「索命鬼」見他受創，一衝上前，一掌揮向唐巨。

唐巨見他又插手，不再攻「財鬼」，改攻「色鬼」。

「色鬼」招式威武，但與唐巨一接觸，便知是銀樣蠟槍頭，三兩下手脚，又被唐巨打得喘不過氣來。

這時，「索命鬼」見他如此，當然也不能袖手。

「索命鬼」一上，唐巨又改攻「財鬼」。

「財鬼」比「色鬼」有些氣力，與唐巨過招，也可以抵擋一陣，但未幾又露敗機。

「索命鬼」上前。

唐巨又不再攻「財鬼」，一見「索命鬼」上，又改攻其他二個鬼怪，這樣來來回回，使「索命鬼」疲於奔命！

唐巨經過十個時辰浸在水中，本身元氣已大爲恢復，加上這一場你追我逐之戰，使他身體血氣更加運行，勇猛如虎。

「索命鬼」本來大有能力可與唐巨打個平手，甚至趁他元氣未復之時，痛下殺手，但到了如今，唐巨武功已回復了八九成，加上他爲了救其他鬼怪，已沒有機會下手殺唐巨。

反過來說，唐巨已控制了大局。

這幾個小鬼，「財鬼」、「色鬼」、「小器鬼」，各爲了自己心頭所好，成了「索命鬼」的絆脚石。

唐巨已打定了主意。

幾個小鬼又上。

唐巨已蓄勢待發，雙掌齊出，三鬼不知就裏，想拚力抵這雙掌。

「索命鬼」已看到了唐巨露殺機，叫道：「快退！」

三鬼知機，猛退，而「索命鬼」也在這空門之處補上，他想以己之力，硬拚唐巨一掌，最多是兩敗俱傷。

可是，他估計錯誤了。

唐巨這雙掌，已蘊含了本身八九成功力，「索命鬼」武功本以飄柔見稱，怎能硬接這掌？

登時，「索命鬼」被這雙掌擊中，整個人如斷了線的風箏，撞向牆上，整個人竟嵌入了磚牆之內！

一時之間，血肉模糊！

其他小鬼散開，但那能逃過唐巨巨大之掌？

雙掌一揮，「色鬼」、「財鬼」、「小器鬼」全在掌下消失矣！

此時，「病鬼」喚醒了「酒鬼」，剛好「賭鬼」也回來了，三人聯手大戰唐巨與趙渺，也逃不過死亡的命運。

唐巨舒了口氣。

趙渺道：「巨兄，七鬼都完蛋了，我們走吧！」

唐巨道：「讓我拿了金缸才走！」

趙渺道：「好極，我在外面等你！」

唐巨倒去了金缸內的水，才施施然走到外面。

這時，外面已是天亮。

不一會，火光熊熊，一大一小，站在火堆當中，回想昨夜一戰，實在是猶有餘悸。

唐巨道：「謝謝你！」

「謝我甚麼？」

「不是你好好保護我，我沒有時間浸在金缸之內，我早已死了！」

「我們是兄弟，你怎能如此說？」

唐巨道：「好兄弟！」

趙渺道：「好哥哥，我有一個小小要求！」

「甚麼要求？」

「我很累，只想睡！」

「好極，你曾用馬車載我，我而今用這個金缸載你！」

趙渺一躍而入了金缸之內，唐巨手持金缸，大踏步的上路而去。

自種禍根　同歸於盡

趙渺在唐巨的金缸之內，不知睡了多久，突然，「啪啪」聲響，震醒了趙渺。

趙渺從金缸中伸頭出外，只見幾個江湖人物，正在圍攻唐巨。

唐巨爲了使趙渺醒來，才拍拍金缸，而他其實一人可以從容應付那些江湖人物。

趙渺正想出缸，唐巨已三掌兩脚，把那幾個江湖人物打得落荒而逃。

唐巨拍拍手掌，也拍拍身上所染塵埃，道：「小兄弟，吵醒了你！」

「沒有關係，我可以再睡！」

趙渺聽了，果然又再在缸裏睡。

不過，過了不知多少時間，又給弄醒，他又再伸頭出外，又是一些黑衣勁裝的人圍攻唐巨，唐巨似是煩不勝煩，一個飛身，便把多人震出圍外。

唐巨欲再多耍幾招，那些人早已望風而逃。

一路上，唐巨多次被人襲擊。當然，那些人武功都不及唐巨。不過，這樣上路也令人厭煩。

趙渺終於養足了精神，從缸內起來，問道：「巨兄，我們在甚麼地方？」

「深山野嶺！」

趙渺道：「你想去哪裏？」

唐巨道：「我也不知道！」

趙渺跳了出來，問道：「你有甚麼目的地？」

「沒有……其實也沒有，一出江湖，稍爲有人煙的地方，就有人圍攻我們！」

「也許你太值錢！」

「我？」

「你忘了『江南七鬼』說過，你值一萬兩？」

「當然記得，還有人說過，我是一小塊肥肉，也值一千兩！」

「那是『混沌初開宮』的追殺令！」

唐巨點了點頭，嘆了口氣。

趙渺道：「看來『混沌初開宮』，一定要得到你才罷手！」

唐巨點了點頭。

趙渺道：「本來我們萍水相逢，我不敢問！」

「你想問甚麼？」

「你與『混沌初開宮』，大有關連？」

唐巨並沒有立時回答。

「你拿走他們的五令牌？」

「你怎麼知道？」

「『混沌初開宮』十二星宿說過，那『江南七鬼』也說過。」

「是的。」

唐巨並沒有任何解釋。

趙渺道：「『混沌初開宮』是個神秘的教派……」

「不是教派，而是武林至尊之地。」

「爲甚麼這麼說？你怎麼知道？」

唐巨道：「我便是從『混沌初開宮』出來的！」

「你是宮中人？而且是重要人物？」

唐巨沒回答，但眼中流露的神采，早已答了這個問題，他等着趙渺的另一個問題。

但趙渺却沒有追問下去。

「爲甚麼不問下去？」唐巨道。

趙渺道：「你不說自然有不說的道理，我追問下去也沒結果，這個神秘的教派……不，我還是不理爲妙！」

唐巨道：「渺弟，你好聰明！」

趙渺道：「也不是聰明，一個江湖人，一入江湖，便要懂江湖規矩！」

「是的，不過，我們是生死之交！」

「巨哥抬舉，我有緣跟巨哥一起，略加援手，濟人之急，也是江湖規矩！」

「好兄弟，我告訴你，我從『混沌初開宮』出來之時，我身體也只

像兄弟一樣大小！」

「那麼渺小？」

「不，但身體當然沒有這麼巨大！」

「你中了毒？」

「你實在聰明，是『混沌初開宮』的毒！」

「你不會死？」

「會，直至我身體大至無可再大之時！」

「沒有解藥？」

「有，不過並不完全。」

趙渺不明所以。

唐巨解釋道：「事情說來，比一匹布還長！」

「我洗耳恭聽。」

唐巨道：「我是『混沌初開宮』的兩個宮神之一。」

「青龍宮？白虎宮？」

唐巨有些愕然，道：「你也知道？」

趙渺道：「是江湖傳聞！」

唐巨道：「是白虎宮的虎膽金缸！」

「是虎膽，不是鐵膽？」

唐巨點了點頭。

趙渺問道：「有人說你是來自『人間天上』？」

「那是江湖傳言而已，我與『混沌初開宮』對立，而『人間天上』也與『混沌初開宮』對立，因此，人們以爲我來自『人間天上』，其實我也不知甚麼是『人間天上』。」

趙渺道：「眞的不知道？」

「不知道，我本是『混沌初開宮』白虎宮的守護宮神，我的工作只是守護『混沌初開宮』！」

「爲甚麼又會與主子對立？」

「那是因爲前任宮主。」

「據說前任宮主是個神人！」

「神人？瘋人才對！」

「爲甚麼這麼說？」

「其實我不應該詆譭宮主，不過，他是練功走火入魔，以至神志不清！」

「他對你不滿？」

「我是守護宮神，當然有責任上諫！」

「宮主責怪了你？」

「他不單怪責我，而且恨我入骨。」

「爲何不殺你？」

「那是他心腸狠毒——他知道死可以免去一切痛苦，但痛不欲生卻是人間最大酷刑！」

「他如何令你痛不欲生？」

「毒藥！」

「令你身體變大的毒藥？」

「你眞聰明。」

「不過，你卻又沒有解毒之藥？」

「我臨走之時，只偷走了一部份！」

「我明白。」

「你怎會明白？」

「你用水浸身體，目的在停止身體再變大？」

「是的，我身體再不能這樣膨脹下去，再膨脹下去，我會自我爆炸而死！」

「太可怕了。」

「所以爲了解藥，我將五令牌盜出。」

「也是你在宮內拿走的？」

「是的，宮主沒有那五令牌，是徒有宮主之名，無宮主之實！」

「怪不得他要下令追殺你！」趙渺想了一下，道：「其實你可以與宮主交涉！」

「交涉？」

「你把令牌交回，他又將解藥給你！」

「我當然想，但據說宮主已走火入魔，不是個正常清醒的人，我怎能與他交涉？」

「不過，他下令追殺你，也不見得完全沒有了理智，他最低限度知道，他一定要得回五令牌！」

唐巨不言。

趙渺道：「如果我們再上路，天下間再沒有一處是平安樂土！」

「一定有人來找我！」

「是的，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是一塊大肥肉，巨兄，原諒我如此說！」

「我明白。那麼，我應該往哪裏走才對？」

「只有一條路！」

「哪裏？」

「回『混沌初開宮』！」

「甚麼？」

「那是唯一可以使你再生的地方！」

唐巨無言，其實他也有如此想過。不過，再想起那個宮主，他不敢再想像下去。

「你還有所害怕？」

唐巨點了點頭。

「誰？」

「青龍宮的『龍頭鳳尾』！」

「他與你同是『混沌初開宮』的守護宮神？」

「是的，本是好兄弟，但卻因勸宮主之事，變成了仇人。」

「他怎樣？」

「我力諫宮主不要再練他那所謂的神功，以免走火入魔，而他竟不同意我的提議，反要支持宮主，其實……」

「他有野心？」

「是的，我懷疑而今下追殺令的是他所爲，而不是宮主！」

「那麼，你更要回『混沌初開宮』！」

「爲甚麼？」

「這人有野心，當然是想奪取宮主的地位，如果你也不回去阻止，誰人可以？」

唐巨點了點頭，似是自言自語，道：「是的，如果我不回去，誰人可以？那麼，『混沌初開宮』便要落入這個『龍頭鳳尾』的人手上了！」

「他是個怎樣的人？」

「他？龍頭鳳尾，武功蓋世，謀勇過人！」

「連你也這樣稱讚你的敵人？」

「事實是如此。」

「其實你非常有面對現實的勇氣。」

「所以，我才不想再上『混沌初開宮』，因爲我這一行，必敗無疑！」

「你一個人回去，必敗！但是……」

「還有甚麼轉機？」

「而今多了一個人去……」

「你？」

「你不把我當作一個眞正的兄弟嗎？」

「我不想連累你！」

「巨兄，怎麼如此說？那你眞是不認我作弟弟了！」

「不，我知道你生得雖矮小，但腦袋極爲精靈。」

「有我的腦袋，你的武功，如何？」

「那應該不比那個不男不女的人弱！」

「不男不女？『龍頭鳳尾』？」

唐巨點了點頭。

趙渺道：「天下無奇不有，我更加要與巨兄你齊上『混沌初開宮』，開開眼界！」

他說得輕鬆，但唐巨的內心卻很沉重。不過，他知道，自己再無選擇，若再不回去，討回解藥，自己身體還可以不理，但整個『混沌初開宮』，便要落在這個邪惡的人手中，從此江湖又多一個邪惡組織！

「那我回去。」

「好極。不過，我們要先部署妥當！」

「如何部署？」

「我們要堂堂正正的回去！」

「爲甚麼？」

「這樣不再有人在路上找我們麻煩。因爲宮主目的要我們回去，我們既已表明要回去，那追殺令自然無效，那麼我們上路，暫時不會受江湖人騷擾！」

「對，否則這樣天天與那些人糾纏，不煩死也累死，而且，我還須要浸水……」

「這點我可以保護你，我們計好時間。」

「當我浸完水，就像上次與『江南七鬼』糾纏一樣，可以精神百倍，而今，我又開始精神煩燥不安！」

「那快些浸水！」

「不過，我也絕不能一天到晚浸在水內！」

「有沒有其他辦法？」

「有。」

「快說出來。」

「要找一些上等名貴中藥，熬成濃汁，讓我浸在其中。」

「多少？」

「我也不敢肯定。」

「爲甚麼？」

「找那些名貴藥材並不容易，熬成汁液，那更不容易，一旦有人來襲……」

「你不用擔心，你把藥方給我，我爲你配藥，更可以爲你守衛。」

唐巨拿出了藥方，那藥方有百多種藥材，除了名貴的藥材外，也有生草藥材。

趙渺道：「我將出城，散播你要回『混沌初開宮』消息，另外採買這些藥回來，讓你浸浴。那麼，我們會有二十日時間上『混沌初開宮』！」

「那要拜託你了！」

「兄弟之情，不必再如此說！」趙渺道。

兩人先在一個市鎮的近郊處，找了一個人跡罕至的洞穴歇下，然後趙渺入城，找藥材，散播消息。

經過三日，藥材找齊，消息也應該傳到「混沌初開宮」，但他們並沒有起程。

趙渺熬好了藥，讓唐巨浸了一夜一天。

期間總算平靜，沒有人來騷擾。

第二天，唐巨從金缸出來，混身是勁，對趙渺道：「好了，我們回宮去！」

＊　＊　＊

「混沌初開宮」所處之地，也是混沌未開之地。

兩人來到山上，到處是迷霧。不過，這一切都難不倒唐巨，因爲他根本是屬於這地方的，他知道這裏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根草木。

不過，他的步伐慢了。

趙渺道：「巨兄，既來到山上，爲何……」

「感觸！」唐巨接口道。

「甚麼感觸？」

「當我離開這地方的時候，那年也是一片雲霧……而今我回來了，迷霧仍是迷霧，一切都好像沒有改變過！」

「改變，當然一切都已改變了！」接口的並不是趙渺，而是另一個好像在很遠很遠的聲音。

兩人都呆在那裏。

雲霧突然散開……

站在對面山上的，赫然是「十二星宿」爲首的「白毛獅王」，他身邊還有幾個星宿。

唐巨道：「『白毛獅王』，你早已成為我的手下敗將，還敢來見我？」

「白毛獅王」狂笑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奇怪的是，你為何膽敢回來『混沌初開宮』？」

「為甚麼不敢？」唐巨道。

「你當然不敢，否則也不會到現在才回來。」

唐巨當然明白他語帶嘲諷，道：「我當然知道我甚麼時候該回來！」

「白毛獅王」一躍，幾個星宿也同時一躍，來到唐巨與趙渺不遠的前面。

「白毛獅王」又狂笑一番，道：「我當然也知道，你走投無路，當然要回來！」

「我走投無路？」

「當然，『混沌初開宮』宮主已下了完全追殺令，在江湖之上你根本再無立足之地，你不回來，除非是躲到地府去了！」

唐巨怒道：「我走投無路才回來，你未免太小看了我，其實，你根本不配與我說這種話……」

「我不配？」

「當然，當日我唐巨一人，猛敵你們十二星宿，游刃有餘，今日，你星宿不全，你膽敢……」

「唐巨，你沒有想過，而今你在甚麼地方？」

顯然，「白毛獅王」一直認為自已雖曾敗在唐巨手上，十二星宿亦損兵折將，但罪不在他們的武功實力，而是在不適合的地方。

唐巨道：「好極，我當然知道我在甚麼地方，你叫齊你十一星宿，快叫他們齊齊到來，好叫已在黃泉路上的人不再寂寞！」

這話反倒刺激得「白毛獅王」動了眞火，他頭上白髮聳起，眞像一隻發怒的獅子一般。

五個十二星宿齊道：「好，我們一起為天箭馬首報仇雪恨，好叫這亘人，知道甚麼是十二星宿！」

唐巨聽了這話，「嘿嘿」連聲，充滿了嘲弄的笑聲。

「白毛獅王」怒極，他騰身躍起，但並不是躍向唐巨，而是躍向另外一邊的山崗。

唐巨道：「以你一人敵我？」

「白毛獅王」道：「那日我身上有傷，未能單手挫敵，今日我傷癒，自然可以把這個巨人，搗成肉醬！」

唐巨道：「啊，那天你有傷，怪不得，我還以為你貪生怕死，只是推了你的手下出來，與我為難，叫他們送死！」

「白毛獅王」道：「你膽敢過來，與我決一死戰？」

唐巨道：「我當然會！」

趙渺似乎想與唐巨一起躍過去。

唐巨道：「好弟弟，就讓為兄把這頭白豬宰了！」

「白毛獅王」聽他把自己喚作白豬，更加憤怒。

趙渺低聲道：「小心，看來他有所企圖！」

唐巨笑了一笑，飛身過去那邊。

他巨大的身體，在騰空飛躍中，並沒有顯得有任何破綻的地方，趙渺看了，也大為放心，因為唐巨在翻騰飛躍當中，本是最弱的一環，而今却也無懈可擊，這證明了他正在巔峯的狀態。

當唐巨一動身，「白毛獅王」也同時動身，但他並不是攻向唐巨，反而是向後一躍。

這一躍又退了足足有八丈之遠。

唐巨身猶未着地，竟然又可在半空發力，又再一個翻滾，猛追「白毛獅王」而去。

這邊山崗滿是佈滿青苔的渾圓大石。

渾圓的大石已是難於立足，何況是滿佈青苔，況且其中還有細水潺潺。

唐巨縱身一下，當脚一踏到那塊圓石之時，他早已把功力集中在這右腿之上。

「颯」的一聲，唐巨並不是站在圓石之上，而是一脚插進了那圓石之內。

這一下功夫，實在叫人感到意外。

不過，接着的還叫人大大的意外，唐巨定在石上，而就在這一瞬，旁邊的石塊突然受了巨大的力量，被迫向上飛去。

並不是漫無目的的飛去，而是飛向「白毛獅王」！

「白毛獅王」實在意料不到，唐巨不單可以在這些青苔上穩定身體，還可以以內力震起這些石塊向自已攻來，他急忙以掌護身，並且一連擊了幾掌，把飛來的大石，一一擊碎。

石塊飛來不斷，而且每塊都含有勁力。

「白毛獅王」已無法站牢，因為連他本來站着的大石已移動起來。

他忙於穩身，不過，一切似乎太遲了，他被一股極大的力量自橫而來！

他再沒有辦法把持住自已的身體。

這時，整個山崗已大為改變！

原來，這個滿佈青苔的巨大圓石的地方，竟是個大陷阱，連在那邊觀看的趙渺，也大為吃驚！

這大陷阱佈置得極好，上面滿鋪着青苔大石，如果不是唐巨早有準備，亦應早已跌入了這陷阱之

中，但他以巨大的力量下降於石塊之上，以力震開石塊，石塊改向「白毛獅王」，露出了石下面一個非常巨大的繩網，本來，在「白毛獅王」設想之中，陷入這個巨網之中，應該是唐巨這個巨人！

可是，而今陷入網中的却是這個大陷阱的設計人——「白毛獅王」自己！

唐巨仍然一脚插在一塊渾圓的石上。

「白毛獅王」便迫得後退，一失重心，落在繩網之上，他似乎十分驚慌，叫道：「救我！」

但沒有一個人敢飛身過來救他。

這幾個星宿當然知道這個陷阱的厲害。

唐巨笑道：「『白毛獅王』，你一世英名，竟然會喪失在自己的手上！」

「白毛獅王」就像一個陷於一個蜘蛛網內一隻小昆蟲的模樣，叫道：「救我！快救我！」

唐巨道：「自作孽不可活！『白毛獅王』，你的設計本是天衣無縫，可惜，你忘記了一點！」

「白毛獅王」用哀求的聲音，叫道：「我忘了甚麼也好，請你先救我上來！」

唐巨並沒有救他，只道：「『白毛獅王』，你忘記了一點，我唐巨根本是生於『混沌初開宮』，這山上每一處地方，我都熟悉，何況這個青苔石崗？」

「這青苔石崗有甚麼不對？」趙渺問。

「這天然青苔石坡，平日無人敢到，你要引我來，『白毛獅王』，你雖然武功高强，但在普通的大地上，尤不是我的敵手，引我來這青苔石崗，你怎能勝我，很明顯，說明這裏有陷阱，這是你的第一錯！」

趙渺道：「對，這是第一錯，還有第二錯？」

「當然有。第二錯是這些渾圓石塊太過鋪排有序——當你一飛身過來，我已看見，這些石塊，早已經過佈置，一大片石坡，經鋪排過的，說明甚麼？當然是陷阱，這是第二錯！」

「白毛獅王」仍是伏在繩網之上，不能起來。

唐巨道：「『白毛獅王』，你這個精心設計的陷阱，還是讓你自己來嘗吧！」

唐巨用力把脚一伸，本是插在石內的脚，已拔了出來，而那大石滾向伏在繩索上的「白毛獅王」。

「白毛獅王」發出了慘叫，並且跌下了繩網之下。

唐巨飛身回到趙渺身旁，但其他星宿早已不見了。

趙渺道：「『白毛獅王』早已不得人心，他跌了下去，竟然沒有一個星宿想辦法救他！」

繩網之下傳來慘叫之聲，並且附着一些野獸的號叫聲音，十分恐怖。

唐巨道：「甚麼聲音？」

「難道是獅子？」趙渺不敢肯定。

「是，是獅子的聲音。」

「不夠，不是獅子的叫聲，而是十多頭多天沒有吃過肉的餓獅的叫聲！」傳來一個冷冷的聲音。

「白毛獅王」竟然死於餓獅之口，倒也是命運的安排。

唐巨想起來，倒也抽了一身冷汗。

如果當時稍一不愼，而今在餓獅口腹內的，並不是「白毛獅王」，而是自己這一塊肥肉。

趙渺也伸伸舌頭道：「巨兄，幸好你對這山上一草一木早有認識！」

唐巨嘆了口氣，道：「我根本是屬於這個地方的！」

忽然，唐巨問道：「剛才誰說過話？」

「誰？」

「誰說那是多天沒有肉吃的餓獅的聲音……」

唐巨與趙渺竟然感到一陣寒意！

說這話的人是誰？竟可以在他們兩人之間，不經意的說話，而且叫他們在當時並沒察覺人在何處！

這人武功實在高强，應該在二人之上。

唐巨道：「龍……」

突然又傳來一陣笑聲，這笑聲爽朗，充滿中氣，彷彿來自遙遠的地方。可是，却又似近在咫尺！

「當然是你的好兄弟！」

「龍角公？」

趙渺也道：「『龍頭鳳尾』的龍角公？」

雲霧之處，已出現了一個白衣白髮的人，他仿似從天而降，從白雲間飄下來的人。

唐巨望着這人，道：「龍兄，不見十年，越來越年輕俊朗！」

龍角公道：「彼此，彼此！」

唐巨道：「我怎能與龍兄相比？我這賤肉橫生的人，一年比一年更胖大，更可怕！」

龍角公道：「為甚麼你總是那麼固執，不回來『混沌初開宮』找我？」

「找你？」

「宮主早已將解藥交給我，你知我平生為人，最為心軟，只要你回來，向我懇求一下，我便……」

唐巨心內像中了重重一鍾似的，道：「解藥在你處？眞的嗎？」

「我雖不是出家人，但從來不

打誑語。不過，我剛才說過的話，仍有效！」

唐巨道：「你叫我懇求你？」

龍角公微微一笑。

唐巨道：「如果我在十年之前，肯忍這一口氣，我也不會弄到現在這樣田地了！」

「是的，不過，而今後悔仍未遲！」

唐巨道：「你休想！」

龍角公依然微微一笑，然後道：「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的，怨不得人！」

他話未說完，人已飛身而來。

唐巨其實早已也有了準備，只見他一動，自己也絕不會閒下來。

龍角公衣袂翻飛，撲向唐巨。

唐巨自知武功不及他，而且分別了這一段時期，他的武功精進到甚麼地步，實不可知，而且他也不敢輕敵，便以他手持的「金缸」相迎。

龍角公掌下。

「金缸」以雷霆之勢迎上，「轟」的一聲，那個「金缸」立時碎成片片，而唐巨感到虎口震裂。

龍角公並不因爲打碎了唐巨的金缸而停了下來，反而一連發出凌厲的招數，向唐巨進攻。

龍角公每進一招，唐巨便退後一步。

趙渺看得清楚，這根本是強弱懸殊之一戰，怪不得唐巨一直沒有信心回「混沌初開宮」。

趙渺心下也十分着急，眼看唐巨再被龍角公迫下去，避無可避之時，他命不長矣。

趙渺一時心急，却也想不到甚麼計謀，他只好乾着急。而龍角公一步一進逼，眼看便要逼死唐巨。

唐巨也自知，如此下去，只是死路一條。

突然，他似是拚死的一擊。

龍角公見他豁出了性命，反而後退，避開其猛力的反擊。

唐巨這一招，其實是虛招，他見龍角公稍爲退避，心下大喜，大叫一聲：「走！」

趙渺聽了，立即明白，他立時隨着唐巨往山坡的另一邊，慌忙逃走。

龍角公被唐巨騙了，但心下並不急，叫道：「看你這一雙大小不良，逃往哪裏！」

唐巨與趙渺已不理會龍角公說些甚麼，只要有路便逃，只要暫時避開了龍角公，還有反擊的一天。

突然，一個白衣身影，在草叢之上出現。

趙渺見了，滿心歡喜，叫道：「小公主！」

「趙渺，你回來了？」

唐巨看看這小公主，只覺她有點面善，却又似從來沒有見過她。

小公主道：「隨我來！」

只見她一躍，飛上了草叢，竟可以踏着草浪，揚長而去。

唐巨問趙渺道：「她是誰？」

「是『混沌初開宮』的小公主。」

「有這麼一個人嗎？我怎麼不知道？」他頓了一頓，又覺十分奇怪，道：「你也認識『混沌初開宮』的人？」

趙渺道：「快走，否則龍角公追來，就算你明白了原委，再也沒用！」

唐巨與趙渺，看着小公主在草叢上面飛掠，而他兩人也在草叢之中，左插右穿。

不一會，他們走進草叢，見一石洞，看見小公主進了石洞。

兩人也不考慮，一齊躍進了石洞。

那石洞其實並非石洞，只是一道門，過了這道門，却到處是石壁，而且滿佈通道。

趙渺道：「快追及公主！」

他們見路便跑，可是，走了不久，却越來越多通道，一時似回到原來的地方，一時却又似迷失了方向。

唐巨道：「這是個迷宮！」

趙渺道：「對，我們迷失了！」

唐巨道：「小公主是甚麼人？她是龍角公的人？」

趙渺道：「不，她不是！」

「你怎知道，你又怎會認識這小公主？」

趙渺不言。

唐巨覺得十分奇怪，他雖然是個巨人，不但手腳靈活，而且頭腦也是非常靈光的。

漸漸，他對整件事情似乎有所領悟，怒道：「趙渺，我視你爲兄弟，你竟也出賣我？」

趙渺道：「不！我絕不會出賣巨兄。不過，我承認，我開始來這『混沌初開宮』之時，的確是立心不良！」

「而今你也是！」

「不，當我見了小公主之後……」

唐巨坐了下來，道：「你從頭告訴我吧！」

趙渺也坐了下來，道：「當時，應該是三年之前，我來到『混沌初開宮』，目的是揚名立萬！」

「甚麼？以你的武功？」

「揚名立萬，武功既然重要，頭腦也不可少，我自知武功並不十分出色，但對自己的頭腦，却非常有信心。」

「你上『混沌初開宮』，就證明你沒有頭腦。」

「怎會，當時，龍角公廣告天下，若有人可以把活生生的唐巨帶回宮中，便可以成爲新的白虎宮宮主！」

「那即是代替我在『混沌初開宮』的地位！」

「正是。」

唐巨嘆了口氣，道：「你豈不是早已騙了我回來？爲甚麼你見了龍角公，又不把我獻上……」

趙渺道：「我不把你獻上，足以證明我絕非陷害大哥之人！」

唐巨道：「爲甚麼？」

「當我知道龍角公的陰謀之後，我已決定用我的頭腦帶你回宮。不過，在我下這山之前，我又再因緣際會的遇見了兩個人……」

「誰？」

「第一個便是你剛才也見到的小公主！」

「小公主？她是誰？」

「是宮主從一隻巨鷹口中搶救回來的小女孩！」

「從巨鷹口中搶回，是怎麼一回事？」

「據宮主所言，那日他在黑崖峯上練劍之時，看見一隻大黑鷹，口啣着一個小包袱，包袱之內，似有人的哭聲，他覺得奇怪，以劍射鷹，黑鷹跌了下來，而那包袱之內，果然有個女孩。」

「那便是小公主？」

「正是。不過，那時的小公主，並不似人形，只像一堆仍有呼吸的骸骨而已！」

「爲甚麼？」

「原來這小公主是個被遺棄的女孩，那時已有十歲，不過，瘦弱的身軀，看來只不過像五六歲而已。因此黑鷹以她爲點心，啣了她回去，恰巧在半途之中，被宮主看見了，救回她一命！」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據宮主說，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唐巨道：「怪不得我不知宮主有了一個小公主！」

「宮主救了小公主之後，悉心治好她的病，使她恢復了人形，那知道，這件事給龍角公知道了……」

「知道又如何？」

「他當然不想多一個對手！」

「對手，當然，他早已有野心，要成爲『混沌初開宮』的宮主！」

「是的，不過，他表面對宮主十分尊敬，在未有完全把握之前，他不會在宮主面前，露出一些野心！」

「當年，他用盡方法，要殺死我，要趕我離去，目的也是如此……可恨的是……」

「是甚麼？」

「是宮主也受他唆擺，逼我吃下了那些藥……」

「使你體形變得越來越大的藥？」

「正是。」

「小公主是個十分聰明的人，自從她身體回復了健康之後，又得宮主指點，也學了一點武藝，她天生是個嬌小玲瓏的人，對輕功的領會，實有過人之處。」

「怪不得剛才我們見她，她可以在草上飛行。」

「不過，其他武藝，與龍角公比較，那是……」

「當然，龍角公幾十年的武藝修爲，連我這個巨人，和他過招也不一定能超過十招！」

「龍角公的武功，竟到了如此地步？剛才他爲甚麼不一掌的擊斃你？」

「我看其中還有些問題，也許因我還有利用價值！」唐巨頓了一頓，問道：「你又怎會遇到宮主？」

「我見了龍角公，自詡有能力騙你回宮，他當然不信，不過，在我與他下了三盤圍棋之下，他竟然相信我。」

「圍棋？他一向認爲自己是個中高手！」

「但我與他和了三盤！」

「和了？」

「是的。不過，他明白我與他打和，目的是爲他保存面子，而非我沒有能力贏他！」

「啊，怪不得他相信你！」

「龍角公認爲我下棋佈局的思路奇巧，因此，他相信我，並把你的身世資料，一一告訴了我，這樣，我才可以騙你回山！」

「啊，怪不得在路途之上，你對我的一切似是瞭如指掌。」

「是的，騙你回宮，並不是一件易事，而且，我武功根本在你之下，稍有差池，我便沒命，因此，對你越是認識清楚，越是有利，越有把握。」

「對，既然你大有機會……尤其是在我浸身的時候，你已有把握把我帶回山上！」

「不過，在我出發之前，我遇到了小公主！」

「怎會的？」

「我不知道，不知是有緣，還是小公主知我下山找你，故意與我見面！」

「目的是……」

「目的也是一樣，騙你回山！」

「爲了甚麼？」

「爲與龍角公對抗！」

唐巨聽了，似更加不明所以。

趙渺道：「宮主早已洞悉龍角公有奪『混沌初開宮』的野心。因此，他要剷除龍角公！」

「他既然知道，便動手好了！」

「可惜他已無能爲力！」

「他無能爲力？爲甚麼？」

「因爲他自你離開之後，潛心修練『混沌初開』之功，而且一直練

到了第八層！」

「宮主修練『混沌初開』功之事，我離開之前，他其實已開始了。」

「是的，不過，那時還未到第八層……」

「到了第八層又如何？」

「走火入魔！」

唐巨並不覺得奇怪，只道：「他應該有所準備，在練功之前，經書上早已說過，如果並非慧根過人，到了走火入魔之前，便應停止，他走火入魔，到了甚麼程度？」

「到了一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

「怎會如此？」

「我不知道，不過，幸好他還清醒，腦筋依然靈光，宮主知道，只有一個人還可以救他！」

「我？」

「正是。」

「爲甚麼是我？我武功不及龍角公，而且自已也身罹重疾，怎能與龍角公相抗衡？」

「你身上有病，其實並不是病，只要你吃了解藥，你自然不必再用水浸身，便可以逼出內毒！」

「宮主會把解藥給我？」

「在這時刻，他還有甚麼選擇？」

唐巨聽了這話，倒是百感交集。當年宮主逼他服這毒藥，而今却想盡辦法，叫他回來服解藥，人生在世，千變萬化，那實在奇妙！

唐巨道：「我回復了原來模樣，也並不一定能與龍角公對抗——也許會好一點，但要打敗他，並無把握。」

「不過，你是唯一人選，龍角公也知道。」

「怪不得十二星宿圍攻我，也一定是他下的令。」

「據說『江南七鬼』也是龍角公收買的。」

「眞的？」

「當然，他想殺死你，那麼，他便再無後顧之憂！」

唐巨想了一想，道：「看來却又不像，他一見我，根本就可以殺我，爲甚麼又不下手？」

「我不知道！」

說到這裏，一陣風吹來，隨着便見一個白衣人。

「小公主！」趙渺道，臉上喜形於色。

小公主道：「唐先生，你沒有事？」

「回稟公主，托公主洪福，我暫時沒事。」唐巨打量着公主，使她有點尷尬。

這小公主，名副其實，身體與一般人比較，的確是比較細小一些，但與趙渺比較，却是相襯極了！

雖然她身體細小，但五官非常細緻，也是一個美人兒！怪不得趙渺一直想趕回山來，却原來他是日夕掛念着這位小公主。

小公主道：「宮主想立刻見你！」

「好極，其實我一旦到『混沌初開宮』，便應該立刻見宮主，無奈……」

「宮主早已明白，請你跟我來！」

趙渺本來想與小公主說一兩句話，但小公主似乎不想多言，轉身便走。

唐巨與趙渺只好跟着。

這地方本來是個迷宮，可是在小公主帶領之下，倒是走得從容，不及一盞茶的工夫，他們已走出這個迷宮。

迷宮前面，是一個高聳的山，山上是一座巍峨的宮殿，唐巨一見了這宮殿，臉上立時充滿了恭敬的神色，而且想跪下來。

小公主道：「快走，宮主非常心急想見兩位！」她說完這話，也更加加快了脚步。

他們跟着小公主上山。

唐巨覺得奇怪，忍不住的問道：「小公主，我記得我在山上的時候，這『混沌初開宮』佈滿了守衛，爲甚麼現在似乎一個守衛也沒有？」

小公主回過頭來，道：「有，當然有！」

趙渺聽了這話，也覺得奇怪，因爲附近實在一個人影也沒有，難道那些守衛都隱了形？

他忍不住的問道：「他們在那裏？」

小公主嘆了口氣道：「整個『混沌初開宮』都被人守衛着，可惜，那並不是我們的守衛！」

「那是誰？」

「是龍角公的！」

「甚麼？」唐巨與趙渺都不十分明白。

「他早已把這混沌初開山附近，完完全全的封鎖着，除了在迷宮那部份之外，距離這周圍一里以內，都是他的心腹手下！」

「龍角公雖然有背叛之心，但一直掩飾得很好！」唐巨道。

「是的，那是你仍在的時候，但過去那五年，自從宮主……」小公主似乎不忍說下去。

「宮主怎麼了？」唐巨問。

「還是讓宮主親自告訴你吧！」小公主道，話未說完，又再加快了脚步。

「混沌初開宮」在唐巨心目中，是一座金碧輝煌，巍峨聳立的宮殿，象徵着整個組織的顯赫江湖地位，但而今十年之後，回到這宮殿，却見到這宮殿已有的剝落，日久失修的感覺。

唐巨忍不住道：「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趙渺道：「變了甚麼？」

唐巨道：「我相信你到這宮殿時，這裏依然是氣派不凡……」

趙渺道：「當時比現在好一點。不過，也有很多地方開始失修的了！」

小公主道：「你們放輕脚步，跟我來！」

他們進入了「混沌初開宮」。

這宮殿是經過三代前的「混沌初開宮」宮主所設計修改，一直保留至現在，而現任的宮主大事改革裝修，這一任宮主，會叱咤江湖，因此，這宮殿在這十年來，是一年比一年的宏偉。

步入宮殿，他們只感到淒淸！沒有守衛，沒有丫鬟，也沒有甚麼傭僕。

想當年唐巨在這宮殿之內，未見宮主之前，總是見到宮殿之內幾排守衛，他們衣飾鮮明，陣容鼎盛。

而今，他們放輕了脚步，仍然可以聽到三人步履的聲音，那種孤淸淒楚的感覺，令唐巨份外震驚。

趙渺反而沒有甚麼感覺，因爲他來之時，早已沒有甚麼龐大的陣容。

小公主領着他們，經過三個小廳，兩條長廊，才來到一間緊閉的房間。

小公主道：「你們在這裏等一下！」

她走進了那小房間，過了一炷香的時間才再出現，等得兩人有點焦急。

門忽然開了，小公主道：「宮主有請！」

兩人進內。

這只是一個小房間，房間內擺着一張大床，床的四周垂下了薄薄的輕紗。

唐巨只見到床上有人睡着，他已忍不住的叫道：「宮主，是我！」

輕紗帳內那躺着的人，動也不動，只發出了蚊子一樣的聲音，道：「唐巨，你回來了……」

「宮主！」唐巨想走近一步。

小公主立時用身體阻住他，道：「唐先生，宮主身有重疾，請你……」

「甚麼？宮主身有重疾，爲甚麼你們不請大夫來看他？爲甚麼他的聲音如此弱，爲甚麼他要見我們，却仍躺在床上……」

唐巨有太多的問題，但躺在床上的宮主，並沒有回答，唐巨又想再走上一步，但小公主又再阻止了他。

忽然，宮主提高了聲音，道：「柔兒，你讓開！」

趙渺至此，才知道小公主叫作柔兒。

「爹爹，你……」

「讓開！」

輕紗帳內那躺着的人已坐了起來，小公主慢慢的退了開來。

唐巨立時覺得不對，叫道：「你不是宮主！」

他爲甚麼會如此說？因爲他與舊宮主非常熟悉，宮主怎會是一個如此細小的人？

趙渺也道：「是的，這人不是宮主！」

兩人立時擺了個迎戰姿勢。

小公主道：「唐先生，而今的宮主與你當年所見的宮主，外形已不一樣，但事實上他仍是以前你日夕所見的宮主！」

這話使人越聽越是糊塗。

宮主似乎提高了聲音，道：「是的，柔兒並沒有說錯，我變了，變得令你們也不敢相信！」

宮主掀起了輕紗。

唐巨看着，幾乎想狂叫一聲，但他仍然勉强按捺着，因爲在他面前的，是一個滿臉皺紋，虛弱不堪的老頭子，假若不是在這深宮之內，他實在永遠不會相信，這位便是當年英俊瀟灑、玉樹臨風的「混沌初開宮」宮主。

唐巨又再端詳了宮主。

宮主道：「唐巨，記得當年我曾向你提過的那部經書？我們『混沌初開宮』的經書？」

唐巨道：「甚麼經書？」

他故意如此說，因爲據他所知，宮主的確有這一部經書，而這一部經書，只有三個人看過。

第一個當然是宮主自己，第二個與第三個便是唐巨與龍角公。

唐巨這樣向宮主追問，其實是想眞眞正正的考驗一下，眼前這一個古怪的老頭兒，是否眞正的宮主。

宮主道：「那本無字的經書！」

唐巨聽了，知道這位宮主並沒有假冒，因爲這本厚厚的經書，在那時他們看時，眞是整本沒有一個字，沒有人知道這秘密，除了他們三人。

唐巨道：「宮主，你是眞的宮主！」

「是的，我的確是眞的『混沌初開宮』宮主。」

「請宮主恕在下的疑心！」

「唐巨，這怪不得你，因爲就以我自己來說，我很多時候也問自己，你究竟是誰！」他發出幾聲乾笑。

「宮主，你怎會變成如此？」

「一切都由那本經書開始！」

「那是一本無字的書，有甚麼特別？」唐巨問。

宮主道：「唐巨，其實你也變了很多，當我剛才再見你的時候，我也不相信你便是唐巨。」

唐巨苦笑。

「當年你是俊朗如玉樹臨風，而今是……」

唐巨道：「比熊人還要大的豬玀一般！」這話實在形容得貼切，但說這話時，他內心是非常痛苦的。

宮主道：「我變成了這個樣子，是我自己害的，但你變成這個樣子，却是我害你的！」

唐巨道：「沒甚麼，宮主只要把解藥給我，我便立刻可以回復舊觀！」

宮主道：「是的，但我又有誰會給我解藥呢？」

唐巨道：「究竟你吃了甚麼藥？」

宮主道：「我並沒有吃藥。可惜的是，我看了那部經書，那本無字經書！」

「既是無字，那麼與你變了有甚麼關係呢？」

宮主道：「第一次我看那經書的時候，是沒有字的，第二次，我把經書給你與龍角公看的時候，仍然是沒有字的，但第三次……」

「第三字却有字？」

「是的，第三次看的時候，不是有字，而是出現了像蝌蚪一般的符號。」

「怎會如此？」

「原來寫這書的人，用了一種古怪的墨，只會在濕了之後，才會現出字來！」

「你怎發現？」

「當晚我與你們看過書之後，並沒有立刻收好，放在近窗處，那夜刮風，並帶來一陣急雨，書在窗前被雨灑濕了，第二早，當我再看之時，已滿是蝌蚪文字！」

「那時，我仍在山上？」

「是的，我正是因爲不想你再有機會看這書，才弄了一個藉口，迫你吃藥，又迫你下山！」

「你害怕我看這書？」唐巨到此，才恍然而悟，自己一生忠於「混沌初開宮」，却被迫服下這變形毒藥，並非自己犯了甚麼差錯！

宮主爲了獨霸這天下奇書，連自己兩個得力助手也不要了，可憐唐巨一直不知。

宮主又道：「你一定怪我，爲甚麼不讓龍角公也服這藥，迫他離去？」

唐巨道：「也許龍角公有過人之處……」

「不，我也一樣迫他服藥，迫他離去。可是，他這人比你……而今我才明白，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忠誠可靠，而他却是天下第一奸人……」宮主頓了一頓，才道：「不，不，我才是天下第一奸人！」

唐巨道：「宮主，過去的已過去，你何必自責？」

宮主嘆了口氣，道：「唐巨，你眞是一個大好人，我後悔當年有眼無珠，如果當年我留下你，我今天也不會弄到如此模樣！」

「爲甚麼如此說？」

「當年其實我想獨霸此書，要迫你們兩人離開，你忠心耿耿，含冤受屈的離開了。龍角公假裝吃了我的藥，死也要留在山上，其實，他並沒有吃藥，而且知道我那本經書出現了蝌蚪文字的秘密！」

「他怎樣？他搶你經書？」

「沒有，如果他搶我經書，那還好！」

「他既然沒有搶你經書，仍然在山上爲你工作，他也算是……」

「唐巨，你爲人宅心仁厚，龍角公並非如你所想。他知道我一定會跟經書所述而練功，他知道這些武功一定是絕世武功……」

「爲甚麼他不搶來自己學？」

「一來他那時仍然沒有這麼大的勢力。二來，這是他的深謀遠慮！」

「深謀遠慮？」

「是的，他讓我先練，這樣，有甚麼走火入魔，有甚麼差錯，我是第一個人承受，他一直自己小心監視我，看着我練功……」

「這本無字經書果眞包含了天下第一武功？」

「我不知道。不過，我根據上面所載的圖畫而練！」

「誰懂得蝌蚪文呢？」

「這種文字早已失傳，而且，我也不能把這些文字與人研究！」

「結果呢？」

「我走火入魔，人也變形！」

趙渺道：「你既變了形，武功是否精進了？」

宮主道：「這點是不容置疑的。」

唐巨道：「既然宮主的武功大有精進，你根本可以自己去對付龍角公。」

宮主嘆了口氣，他本來已變成一個老人，而今再加上憂慮的表情，更像一個千歲人魔。

宮主突然提起了他的左手，向左邊的牆一指，只見他似是在拚命運功，但却沒有甚麼效果。

小公主道：「爹爹，你不要勉强自己！」

宮主道：「我知道。」

他突然提起了右手，可是，「轟」的一聲，他的手指發出了一種力量，這力量極大，使他身前一張酸枝所做的櫈子，立時斷開了幾截！

衆人看了，大爲吃驚！

趙渺道：「爲甚麼會這樣！」

宮主道：「問題便是這樣——我跟着經書上的圖畫練功，的確可以練到了一些能人所不能的武功，譬如像這種氣功，如果我控制得宜，這種武功，非常厲害，若敵人在我跟前出現，我只要提氣運功，一指使出，敵人未動手，便也像這張酸枝櫈一般，斷爲幾截！」

「是的，這種武功端的是厲害！」趙渺道。

宮主再嘆一口氣，臉上又再加深了愁苦，道：「問題是我控制不了！」

唐巨似乎已經明白，道：「宮主，你而今實在是已成了一件非常厲害的武器，龍角公沒有膽量與你對敵，但他却仍想搶你經書！」

宮主點了點頭。

唐巨又道：「因此龍角公千方百計找我回來對付你？」

宮主又再點了點頭。

唐巨想了一想，又覺似乎有點不對，道：「宮主，屬下雖然一直在江湖流浪，對宮主仍是忠心一片，不過，當年我被逐下山，是吃了你的『錯筋亂骨散』，照理我被宮主弄致這麼變形，我怎會再與你合作？」

宮主道：「龍角公就是想你回來對付我，因爲你一定會向我討解藥——不過，我也不明白，唐巨，你見了我這麼一段時間，爲甚麼你一直沒有向我拿解藥？」

唐巨道：「如果宮主要給我的，不用我開口早就給我了，何必多此一問？」

宮主道：「我實在有眼無珠，當年我若不是聽了龍角公挑唆，也不一定會迫你吃藥，迫你離開！」

唐巨道：「過去的事情，不提也罷！」

宮主道：「到現在我仍然無法把解藥給你，讓你回復以前的容貌，那是因爲……」

「因爲甚麼？」

「因爲龍角公他已把解藥拿走了！」

唐巨聽了，仿如晴天霹靂。

趙渺道：「巨兄，其實我也要補充一下其中宮主沒有向你敍述的。不過，我也要向你道歉，請求寬恕原諒！」

「甚麼？」唐巨不明所以。

趙渺道：「我一直在旁協助你，目的並非因爲行俠仗義，江湖救急，我只是想把你帶回『混沌初開宮』！」

唐巨奇怪地道：「你也是在騙我回宮，希望得到重大的獎賞？」

趙渺道：「不，請你聽我從頭說起，當年我來到山上，目的是希望在『混沌初開宮』內學到武功，得到這個組織的收容，但我上山之後，看到龍角公的種種暴行，我要離開之時，已是泥足深陷！」

唐巨道：「他有甚麼暴行？」

「爲了練武，他不惜以人來試他的武功，每一個在他身旁的人，都大有可能成爲他的靶子……人人自危，所以我決定逃走……」

小公主插口道：「當他逃走之時，遇到了我，我無意的救了他，我當時也知爹爹因練功而身在險境，我一定要找一個人幫忙，恰巧我遇到了趙渺，我左右思量過，龍角公希望找唐先生你回來，其實我們也覺得，只有你才可以對付龍角公，才可以救爹爹！」

宮主道：「論武功，你應該與他不相伯仲！」

唐巨道：「如果我服過解藥，回復從前的身體，大概可以與他一拚！」

宮主道：「而今解藥在他那裏，你更加要與他一拚，否則……」

唐巨開始明白，這些年來很多人不斷找他，都是各有目的，他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凄涼。因爲這世界似乎再沒有以前那些人與人之間的情份，一切都只是在互相利用。

小公主道：「唐先生大概已明白了一切？」

趙渺道：「其實，還有一點，大家仍未明白！」

「甚麼？」

趙渺道：「小公主，這一點連你也不知道，當我答應你下山去找唐先生回來之時，我心想：以我在江湖藉藉無名，武功又是如此不濟，一定不能完成任務，因此，我在下山之時，再去見龍角公！」

「怎麼？他沒有殺你？」小公主問。

「沒有，他反教我一些武功，另外，我在山中一些嘍囉中，學會了一些古靈精怪的技藝……」他望了唐巨一眼，道：「在鬼屋之內，我對付那些酒鬼、賭鬼，也是當時所學的騙人技倆！」

「好極！如果你沒有那些騙人技倆，我們大概也逃不出那鬼屋！」

「不過……」趙渺有些欲言又止。

「不過甚麼？」唐巨問。小公主也問。

「我答應龍角公，一定會把唐巨帶回來。不過，他並不相信我！」

「以他的性格，他一定……」唐巨說到此處，他自己臉也變色。

趙渺點了點頭。

小公主與宮主也立時明白。

唐巨道：「你吃了甚麼毒藥？」

趙渺道：「錯筋亂骨散！」

唐巨嘆了口氣，道：「與我一

樣！」

「不，不是與你一樣，而是加倍！」

「怎麼加倍？」

趙渺道：「你看我已開始越縮越小，這一點與唐先生完全不同。不過，當我縮小到一定程度，我又會變大，一直大到……」趙渺不敢說下去。

唐巨道：「比我還大？」

趙渺點了點頭，道：「我也小心想過，我帶了巨兄回來，交予龍角公，其實他也不會把解藥給我，因為我既然可以在他威脅之下辦事，他一定會更加好好利用這威脅，迫我再為他做其他可怕的事。」

「對，這是龍角公的性格。」

趙渺續道：「既然我們兩人所要的解藥，都在龍角公手上，那倒不如我們合力，才有機會搶回解藥。而且，宮主被他威脅，幾十年來的功勞，也不能毀在這卑鄙小人的手上！」

宮主道：「對，只有我們聯手，我們才有解救的機會。」

小公主道：「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我們應該怎樣對付這龍角公？」

唐巨道：「何不將計就計？」

「如何將計就計法？」眾人都望着唐巨。

* * *

龍角公坐在他的青龍宮的露台上，遠遠便見到三個黑點的移動。那三個黑影漸漸顯現。

有守衞入稟：「趙渺帶着那個巨人及小公主來了！」

龍角公道：「按照平日一樣守衞！」

守衞退出，整個青龍宮立時也緊張起來，不過，表面看來，仍是那麼平靜。

趙渺押着唐巨與小公主來到，其實說「押」也並不名副其實。唐巨與小公主只是隨他而來。

龍角公走出露台。

趙渺一見，拱手拜道：「拜見宮主！」

龍角公聽了，臉色一變，有點愠怒道：「趙渺，你為何如此稱呼老夫？」

趙渺道：「我說服了唐巨、小公主，而今宮主已是眾叛親離，龍角公豈不成了『混沌初開宮』的宮主嗎？」

龍角公笑道：「小子，你倒有些本領！不過……」

趙渺道：「宮主，請你把解藥給我！」

龍角公道：「趙渺，你為甚麼這麼心急，而且，你憑甚麼換回解藥？」

趙渺道：「宮主，我知道憑這兩個人也着實不夠，你看……」

趙渺手上拿着五塊黑黝黝的東西。

龍角公看了，禁不住站了起來，道：「這不就是『混沌初開宮』的五行令牌？」

「正是。這正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令牌。」

「這應該在唐巨身上的。」

唐巨道：「是的，我下山之時，偷了這五行令牌，而今自願交還龍兄！」

龍角公似乎十分高興。

趙渺道：「有了這五行令牌，龍角公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接管『混沌初開宮』！」

一個守衞自宮內出來，接收了這五行令牌。

趙渺道：「我的解藥。」

唐巨也道：「我誓死也効忠龍兄，那我的解藥呢？」

龍角公非常歡喜，大笑的道：「兩位既然効忠於我，我當然會給你們解藥。不過，你們仍然不用這麼心急，小公主，你來做甚麼？」

小公主道：「既然他兩人都來了，我當然也要來，因為我爹爹已成了廢物……」

「廢物？既是廢物，何不押他來？」

小公主道：「早一陣子，他練功變形，想龍角公早已知道？」

龍角公道：「我當然知道，我對他的一舉一動，當然是瞭如指掌！」

小公主道：「既是如此，帶他來也沒有用，而且有汚你的眼睛！」

龍角公大大地笑了起來。

小公主道：「不過，無論如何，他也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曾把我從生死邊緣拯救過來，我想……他死是……不過……」

龍角公道：「你何必欲言又止？」

「我想你大人有大量，他到底是『混沌初開宮』一代宮主，就讓他安葬在這山上吧！」

龍角公聽了，大笑道：「我還以為你擔心甚麼，原來你只是這個小要求，我龍角公讓上一代宮主葬在山上，而我也可名正言順的接任為第五代宮主，這對江湖中人，或者山上兄弟，也有個好交代！」

小公主喜道：「多謝龍角公！」

趙渺道：「小公主，你還叫龍角公？」

小公主想了一想，才恍然而悟道：「對，我應稱龍宮主！」

龍角公又大笑起來，道：「不過，他所練的『混沌初開功』……」

小公主道：「他因練這功而自己被廢了，難道你還想練？」

「當然，他怎能與我相比？他悟性不及我，底子也不及我，當然是走火入魔！」

「不過……」

「不過甚麼？我知道他一直在練功。而且，一直把練功所遇的困難，一一記錄了下來。」

「你連這些也知道？」

「當然知道，我便是希望以他先作一個試驗品，我明知他一定練不成。不過，讓他先試那些岔子，我才再練，豈不是事半功倍？」

好一個深謀遠慮的龍角公。

小公主道：「我知道他有這一個本子，但並不知道他擺放在那裏！」

「那沒有問題，只要讓我去搜搜看，那大概不難找到，而且，我也要親身看看那本無字的經書！」

龍角公這個提議，正中三人下懷。

只見他入了宮內，不一會，青龍宮宮門打開，先是一隊守衞，排成了一個陣勢，護着龍角公下來。

龍角公果然是一個非常沉着穩重的人，在此穩操勝劵的當兒，也不讓這三個投誠的人接近！

龍角公道：「你們先走！」

他們三人本來是想引龍角公出宮之後，再加以圍攻，但看來這個方法，並不能行得通。

雖是引了他出來，卻無法接近他。

趙渺向唐巨與小公主打了一個眼色，意思是到了如此地步，只好依照龍角公的意思，先去「混沌初開宮」，到時再作另外的打算。

從青龍宮往「混沌初開宮」並不遠。

小公主心生另一計，道：「宮主現在是彌留之際，我已送他往迷宮後的石室，讓他在那處自生自滅！」

龍角公道：「原來還沒有完全死去，那也好，讓我看看他那個可憐的樣子，也可以讓他看看，他選的接班人並沒有讓他失望，可惜的是，他不肯與我一起練那『混沌初開功』，而且太長命了！」

原來宮主也選了龍角公作為新一代的宮主，只不過是龍角公太心急要成為宮主，才釀成了這敵對的局面。

他們不一會已來到石迷宮之前。

石迷宮路窄，不能讓這麼多守衞一齊進內。

小公主道：「龍宮主，你隨我進內？」

龍角公有些猶豫。

趙渺為了安他的心，道：「我與唐巨，在此恭候！」

龍角公心想：「量你一個小姑娘，也奈何不了我。」

他欣然點頭，排眾而出，隨着小公主進了石迷城那些通道，而趙渺與唐巨也就與守衞留在外面。

可是，小公主與龍角公走不了兩步，唐巨忽然大聲叫了起來，並且倒在地上呻吟。

趙渺立時叫道：「宮主，唐巨身上劇毒又發，請你給他解藥！」

龍角公回過頭來，他看見唐巨倒在地上，那痛苦的表情的確逼眞。

龍角公轉身，道：「解藥我沒有帶在身上，不過，念你也効忠了我，我不會讓這毒再折磨你……」

龍角公一聳身，已來到唐巨面前，他伸出一指，點向唐巨。

唐巨突然從地上翻了起來，雙掌同時揮出。

他一直找尋這個難得的機會，他只希望一舉而可以傷及龍角公，只要他一受傷，趙渺與小公主便會同時撲上來，龍角公雖然不致立刻被殺，但至少也會成三人的俘虜。

不知是唐巨高估了自己，還是龍角公武功實在也是深不可測。

他雖是一把年紀，但反應仍快。

唐巨一出手，他便立時飛身後退。

趙渺也立時從後襲來，眼看龍角公可以逃過唐巨這一關，應該逃不過趙渺這一關。

不過，龍角公並不是那麼窩囊，他猛退之下，竟然可以回身，雙掌迭出。

趙渺身體小，雖然發出巨大力量，但仍然敵不過龍角公臨危轉身的雙掌。

趙渺被反擊，整個人被拋上了半空。

小公主看得眞切，也同時向龍角公偷襲。

第三次攻擊。

小公主居然無法再抵擋得了。

小公主只覺雙掌好像打在一塊冰冷的岩石上，只覺雙臂被反彈之力震得十分痛楚！

但那還未了，她立時又被一股無形的吸力，吸向龍角公。她連忙拚命的掙扎，她知道，只要再近龍角公，她再沒有生還的機會。

幸好唐巨又再撲上。

那股吸力突然斷了，小公主似是斷了線的風箏，「啪」的一聲，跌在地上。

趙渺亦已再攻上。

兩人悉力對付龍角公。不過，對他來說，那並不是甚麼問題，他從容出掌，內力驚人。

龍角公邊打邊怒道：「我早知你們心存惡意，姑且信你們，那知你們……」

他又一掌擊出。

這一掌擊在唐巨的身上。

唐巨那麼巨大的身體，受了這一掌，居然忍受不住，倒了在地上，不能再起來。

龍角公道：「我看你日子已是無多！」他似乎想再加一掌，馬上結束了唐巨的生命。

趙渺看見這情形，不顧一切，衝上前去。

龍角公又怒道：「你這小子，敢以卵擊石？既然你想歸西，我就送你歸西吧！」

他又再一掌擊出。

趙渺並沒有閃避，硬接了這一掌，趙渺的功力，當然不及唐巨，他抵受的力量當然也不及。

此時，趙渺只覺全身疼痛，他跌在唐巨的身上，似是再無知覺。

唐巨非常感激趙渺救了自己。不過，眼看他硬接了龍角公一掌，也無法救他，幸好他這巨大的身體，擋住了細小的趙渺！

龍角公狂笑道：「天下間無人能再與我爲敵，你們兩個可以死在我掌下，是你們的榮幸！」

他笑聲震天。

忽然，石迷城處，傳來了一個聲音：「龍角，還有我，你不用高興得太早！」

「你？你是誰？」

那聲音尖銳沙啞，龍角公似乎從未聽過。不過，當那人出現，龍角公開始是愕然，繼而是有些恐懼。

因爲出現在他面前的，竟是「混沌初開宮」的宮主！不過這個宮主不再是昔日威風八面的宮主，而是全身縮作一團，穿上厚衣的宮主！

龍角公道：「宮主，不見你三天，你怎會弄到如此的地步？」

「你還懂得叫我宮主？」

龍角公道：「當然知道，宮主，你走火入魔到如此境地，還對我逞甚麼强？」

宮主道：「我並不是在逞强，我也知我目前地位，好極，你既想奪我位，好，你便當上『混沌初開宮』宮主吧！」

龍角公有些意外，因爲他想不到，宮主竟然會如此大方，自動讓位。

龍角公知道，而今他要當上宮主這個位，是易如反掌之事。不過，他並不是當上宮主便算，他道：「宮主，你那無字的經書呢！」

「那書不再是無字，其實這一點你也知道！」

龍角公又道：「我當然知道，還有你練功那本記錄，那些心得呢？」

「有，我一切也交給你。」

「啊！好極！你既然這樣順我意，我也會好好的風光大葬你們！」龍角公似是非常滿意。

宮主道：「來，來，這本無字經書，還有我練功時寫下的心得，你來，你來……」

宮主從懷中取出兩本薄薄的書。

龍角公一直非常渴望得到這本經書，而今却擺在眼前，他似乎已盡忘一切。

他也不害怕宮主，因爲他這時的情況，比一隻沒有了脚爪的螃蟹還要可憐。

龍角公向來是個非常小心謹慎的人，每一件事都是算過想過才去做。因此這十多年來，在謀奪「混沌初開宮」的權力上，一步一步實行，絕對有把握。

可惜的是，一生的謹慎，却糊塗了這一刻。

當他走近宮主之時，宮主突然躍起。

龍角公反應也快，想全身而退。可惜，他已慢了一步，宮主看似柔弱的身體，已黏付在龍角公的身上。

龍角公猛力想甩開他，但宮主似是一隻水蛭，你越是想甩開他，他越是用力吸緊。

龍角公運功，似想利用本身功力，來迫開宮主。

那知道，這正中了宮主的計。

龍角公運功，功力傳在宮主柔弱的身上，立時，他借這力量，運起了自己身體上最後的力量。

這力量迅速的膨脹。

宮主在龍角公耳畔道：「我死也不放過你！」

龍角公越是運功，功力更是迅速被吸去，當他發覺自己的功力，似被吸入一個無底深淵之時，那已太遲。

宮主借助了外面的力量，終於自己也可以運功，這次運功，是以無比的力量，激起他最後的力量！

「轟」的一聲。

宮主似乎耗盡氣力，他整個人似爆炸，而被他黏付着的龍角公，也避無可避的爆炸起來！

「混沌初開宮」的宮主，終於用自己的身體，懲罰了他一生最大的叛徒。

那代價實在不小，因爲他是以自己的性命，作最後的一擊，才能與龍角公同歸於盡！

* * *

當唐巨與趙渺醒來，已不再見到宮主與龍角公。

「他們去了哪裏？」唐巨問。

趙渺道：「不知道。」

「他們都死了！」那是小公主的聲音。

趙渺道：「小公主……」他循着聲音望去，只見小公主已一步一步走來。

小公主把她在旁所見的一切，

慢慢告訴他二人，說到兩人在一起爆炸之時，唐巨趙渺也可以領略到當時驚心動魄的情形！

趙渺道：「小公主，你沒事吧？」

「沒有，你們呢？」

趙渺道：「我沒事。」

唐巨道：「多謝你救了我！」

趙渺道：「我怎會救了你？」

「如果當時龍角公眞的一掌打在我身上，我大概也會像他們那樣爆炸成碎片，幸好你身體細小，承接力量不大，打在我身上，我反而覺得百骸鬆弛……」

唐巨緩緩的站了起來。

小公主道：「你們兩個都吃過龍角公的毒藥，我們快去他宮內搜，看看有沒有解藥！」

三人立時到了青龍宮。

這裏面平靜的宮殿却並非眞正的平靜，原來裏面囚了很多江湖人物，有些出名、有些藉藉無名。不過，他們的身體，不是變大，便是變小，看來，龍角公是利用他所研究藥物，來控制江湖人物，尤其是一些不聽他話，不受他控制的人物。

因爲要控制那麼多人，他們找到的解藥也不少。一時之間，他們不知吃那一些解藥才對。

小公主道：「這裏有這麼多人，我看先讓他們吃一些解藥，看哪些有效，那才讓你們吃……」

唐巨道：「那我們太自私了。」他選了其中一種解藥吃，托他自己洪福，居然有效。

第二天，當他們再見唐巨時，他們已不再見原本的巨人，而却縮回了一個正常人的模樣！

趙渺也服解藥，恢復了原狀。

唐巨道：「小公主，你而今便是『混沌初開宮』的宮主了！」

小公主道：「不，我不當宮主，也不再做小公主，我想放了所有山上的人，讓他們去過正常生活！」她頓了頓，又道：「那本無字的經書也許是這一切事情的禍根，既毀了宮主，也毀了龍角公，再留下這書，也將會遺害人間，你們認爲如何？」

結果，他們毀了經書，而這個「混沌初開宮」已成爲了趙渺與小公主隱居的地方。

（全文完）

除奸警惡短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草澤游龍

數載暗訪　大功告成

關鐵山坐鎮萍鄉，附近的盜賊望風而逃，數年來的太平世界，關老大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不是官，也不是俠客，却天生有股令人望而生畏的威嚴，當他在街上走，別說流氓地痞，即使衣着不整的人，也遠遠繞大圈子，避免碰頭。

關鐵山人如其名，像一座山，相信當年的關雲長，關老子，也不會高過關鐵山，在萍鄉一帶，最高的賀剛，與關老大站在一起，也矮上了那麼小小的一截！

其實，關老大很少打架，而且很難見碰到他罵人，不知為甚麼，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朝你一望，自然而然就會令你產生一種畏懼心，那感覺就像小偷碰到了官差，只想逃走。

每天黃昏時分，關老大喜在街上走，說是散步，其實像操兵，大步往前走，雄赳赳，氣昂昂，從東走到西，又由西走到東，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精光暴射，好像注視每一個人，這是他最得意之時，大大流露出了自滿的英雄氣概。

過路人遇到他而產生的神態，關鐵山當然看得清楚，越發感到滿足。

大家明白，關鐵山雖然令人生畏，但他從不無緣無故殺人，甚至破口大罵也未聽過，他是個不生事，又能幫助人們過太平日子的人物，所以附近的鄉紳及官府並不太理他，有甚麼事好過太平。

漸漸的，有許多糾紛或公衆事情也請關鐵山理論判決。

今天，他和往常一樣，在夕陽西照的金色陽光裡，在市鎮的長街上走！

雄赳赳的步伐踏在地面上，令人聽來感到震動。

關鐵山顧盼四周，一雙環眼神光凜凜，虎視眈眈像兩顆探射燈在長街上掃來掃去。

突然，一個女孩子從轉角處慌慌張張奔過來，所有的人立刻注意到這女孩子的行動。關鐵山更不例外，他義不容辭地走了過去。

那女孩子身段窈窕，此時却披頭髮散看不清面容。猛然間，撞在人身上，抬頭看時，見到關鐵山兇霸霸的形象，不由「哇」的哭了起來。

關鐵山自己知道生相駭人，盡量將聲音放溫柔些，雖然如此，仍然如雷貫耳：「小姑娘別怕，有甚麼人欺負妳，告訴我好啦！」

少女停了半晌，才定下神來，

端詳了老半天，大概是關鐵山的眼神與態度看來不像是壞人，而且街上許多人也七咀八舌。

「這位關大爺最好扶弱鋤強，姑娘碰到他，算是遇到了救星啦！」

「關大爺肯替妳出頭，甚麼人妳都別怕了。」

「對啦，那個混賬王八蛋，竟敢欺負良家婦女了，關大爺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少女漸漸定下了心來，怯怯地道：「求關大爺給我作主，少女子叩頭啦！」

關老大最怕這一套，想伸手去扶，又覺得不妥，所以口中連連道：「別行禮，別行禮，有話好說，俺最怕這套！」

旁邊有個老頭也說道：「關大爺不喜歡人叩頭行禮，姑娘別害怕啦！」

少女聞言，即俏俏地站了起來。看上去，越發有股弱不禁風的樣子，令人從心裡產生一股憐惜。

「究竟甚麼人欺負妳！」關鐵山大聲地問道。

「三個強盜，搶我的包袱，還想……還想……」少女說到這裡，似乎難以出口。

在場之人都明白了，強盜不僅劫財，還想劫色，只不知少女如何逃出魔爪，此時無法追究這點。大夥兒全都義憤填膺，叫道：「混賬王八羔子，竟做此傷天害理的事，關大爺，快把他們抓來，好好教訓一頓！」

「好！你們等着，待俺去看看！」關鐵山說時，大踏往前趕去。

「賊人今天碰到關大爺，算是倒霉了！」旁觀的人道。

關鐵山走到了街口，只見前面路中間有三人正往樹林裡走，看他們個個橫眉粗眼，正是一副賊相，大概看到了街上人多，所以不再追，暫時退避。

試想，他們如何可以放走掉？

關鐵山大喝一聲：「站住！」

三人聞聲，回頭一看時，關鐵山的形象實在駭人，而且他們自己來路不正，所以腳步在移動，而且移動的速度越來越快，最後飛一般的逃了。

「那裡走！」關鐵山喝聲中，發力猛衝了過去。

別看他生得粗壯，這一發力奔馳，當眞捷如奔馬，快得駭人！

三名賊人大駭，慌忙逃命，他們的速度也是他們從來未有過的事。

追過了兩座山頭，三名賊人突然叫道：「救命！」

關鐵山心內暗自冷笑，口內喝道：「世界上誰能救得了你們三個毛賊！」

「站住！」這一聲，有如半空響了個焦雷，直震得樹葉沙沙作响。

關鐵山聽到了這聲音响亮雄渾，所顯示的內功端的是非同小可，這窮鄉僻壞地帶，怎麼會有如此的人物。

一個五短身材的老者當道而立，滿臉傲氣，冷然地望着關鐵山。

「你是甚麼人？」關鐵山喝問道。

「嘿嘿……」老者只是冷笑，並不答話。

「小子，連生死判梁沖老捕頭都不認識，還學人家做攔途打劫的強盜，哈哈，今天是你倒霉了，牢裡的日子，官飯不要錢，多吃幾碗吧。」那名賊人洋洋得意道。

「捕頭？」關鐵山叫起來。

「小子害怕了！」那漢子這時神氣極了，再不怕關鐵山，反而走上前，不斷出言諷刺。

想不到事情有這樣的變化，關鐵山眉頭微皺，心念疾轉，把心一橫，已有了計謀，當下抱拳道：「梁捕頭，在下久聞大名，今日巧遇在此荒僻小鎮，算是有緣，但這位朋友，恐怕有犯罪嫌疑，相煩梁捕頭與他們同去長街，那邊有很多的人在場。」

「梁捕頭，這小子使壞點子，長街上有他的同黨，我們去只怕不妥當。」一名大個子的叫道。

「嘿嘿！」生死判梁沖一雙炯炯生光的眼睛，頗懷敵意地望着關鐵山。

這時，那個大個子更加得意，笑容中充滿奸詐，又趁機說道：「捕頭，快把他帶回衙門，如果沒有鬼，他自然不怕，否則，容許這江洋大盜跑了，以後往那兒找去？」

「對呀！」另一人插口道：「看這小子粗眉橫目，決不是善類。」

關鐵山越聽越火，心內對這捕頭的身份也頗懷疑，那有這麼巧的事，莫非是他們玩的鬼花樣，當下一咬牙，身形一陣旋風衝到大個子面前，揮拳猛擊。

大個子好像早有防備，轉身讓開，口內哇哇怪叫：「強盜行兇呀！」

關鐵山大怒，決不容他逃出，鐵拳如電光石火橫敲直擊，「砰」的一聲大响，大個子給打得飛了起來。

「好賊子，還敢行兇！」另兩人怒喝，衝上前去，準備拚命。

「砰，砰！」兩拳，又倒了一雙。

生死判梁捕頭想不到關鐵山有如此好的武功，竟然當着他面前打人，心頭又驚又怒，喝道：「小子，你竟然抗命拒捕，使用暴力，

嘿嘿，以後有你的瞧了。」

關鐵山根本不理，一把抓住大個子，左手一拳，擊中另一名漢子，右腳踏着躺地上的瘦子。

生死判梁冲大怒，關鐵山實在太放肆了，當着他這捕頭面前行兇，他以後還有何面目見人，當下大喝一聲：「强徒，拿命來！」左掌運足十成功力，朝對方背心猛擊。

關鐵山微微轉身，只將大個子朝前一送，生死判梁冲只要不停手，大個子正好挨着，雖說不致於送命，只怕也要去半條命了。

一連七八招，生死判梁冲竟是沒奈何，他越加怒發如狂，全力追擊，到後來再也不理大個子的生死，砰砰連聲，中了兩拳，大個子只有悶哼的份兒！

關鐵山爲人，自然不會任由對方眞個將大個子打死，見對方眞個狠下心，反而不願再用大個子做當箭牌，隨手一送，頓時與生死判梁冲面對面的撞過去。

「小子，乖乖的隨我到衙門走一遭。拒捕行兇，那可是很大的罪名，你要小心啦！」生死判梁冲冷冷道，但他心內對關鐵山的一身武功，也十分忌憚，眞個打起來，可不是好玩的，所以想對方能夠認輸就捕，那才是最好的結果。

事實上，關鐵山私底下對於生死判的身份，抱有極大的懷疑，至於束手就擒之事，別說無罪，即使犯了法，在今天這情況之下，也不會輕易就範，當下嘿嘿冷笑道：「說不定要試試朋友的身手了！」

「好小子，果然不是好人，今天叫你知道厲害！」生死判梁冲說時，緩緩從身邊掏出一對長短不同的判官筆。

關鐵山夷然不懼，屹然卓立，雙目緊盯對方，凝視待敵。

「看招！」生死判梁冲等了老半天，對方仍然不聲不响，並未取出甚麼兵器，當下也不客氣，輕叫一聲，判官筆吞吐如電，專打三十六大穴。

「好！」關鐵山見對方一雙判官筆功夫也有相當火候，也不禁輕聲一喝，脚下連連走動，避開判官筆。

生死判梁冲在這雙判官筆上，已下了二十年功夫，施展開來，當眞有鬼神莫測之機，挑、打、敲、點令人防不勝防，在江湖上，許多綠林好漢，全在這雙判官筆下吃過虧，所以博得生死判的外號。

今天，他這雙判官筆似乎不怎麼靈光，走完了三十六招，又接着使出七十二式，仍然無法克敵制勝，可想而知，對方一身武功，高到什麼程度。

「朋友，可以停手了吧！」關鐵山突然地說道。

「除非你束手就擒，否則，俺生死判不會甘休！」梁冲眞是豁出去了，他何嘗不知這對方武功好，眞個拚下去，只有吃虧，沒有其他後果。

「哈……」關鐵山放聲大笑，他勸對方停手，原是一番好意，雖然目前懷疑對方的身份，仍然不能確定，所以想和平解決，只要捉到三名賊子，也就算了，誰知這廝竟如此的不近人情，如何不令人好笑。

「梁爺，此人强橫霸道，如果今天給他跑了，只怕受害的人不知多少，我們三人幫幫手如何？」大個子此時招呼，另兩名同伴走近，一面大聲道。

生死判梁冲心中本不願，可是這關鐵山的一身武功，自己是無法取勝，加上三人或者可以獲勝，當下沒有出聲，算是默許。

「兄弟，大夥兒用點勁，捉住江洋大盜，梁爺一高興，賞點什麼下來，有我們的受用啦！」大個子得意洋洋，似乎拾到了個大元寶。

「好，今天不讓他跑出去，看招！」高個子一時間更得意，竟自搶先出手。

關鐵山心中大怒，三個毛賊加上個糊塗捕頭，竟然顚倒黑白反把自己當賊辦，眞個混賬透頂，當下決意給他們個厲害。

高瘦子一拳打出，虎虎生風，倒也不容忽視，大個子也不敢怠慢，相機出擊，生死判梁冲趁此時機，判官筆疾點，直取雙目。

「嘿！」關鐵山悶哼一聲，身形微矮，讓過判官筆，右掌出擊，端端正正打在高瘦子右胸，試想這一拳力逾千斤，高瘦子如何禁受得起，往後就倒，連哼都不哼一聲，就昏死過去。

大個子微微一怔，關鐵山右脚早到，別看他個子大，在關鐵山脚下，就像稻草人無異，兜胸一脚，頓時鮮血直噴，倒地時，剛好壓在高瘦子身上。

生死判梁冲大驚，這時才知道剛才關鐵山手下留情，未施出眞正功夫，像他此時，不出手則已，出手就傷人，可想而知，今日無法捉到對方，相反地，只怕還會給他捉去。

「砰！」這拳响聲很大，剩下的那一名漢子頭頂中拳，搖搖晃晃坐了下去，雙眼泛白，終於昏了過去。

這時，生死判梁冲身透寒意，判官筆在手，却無力出擊。

戰場上冷冷清清，東倒西歪的三個人，以及關鐵山雄偉的身軀，成了鮮明對比。

「還打麼？」關鐵山冷峻道。

「你如此武功，爲何做此不法勾當！」生死判梁冲咬牙切齒道。

「混帳！」關鐵山眞想打對方一拳，但到底忍住了，雙手提起地上二人，大踏步往長街走去。

生死判梁冲無奈之下，反背起躺在地上的那位仁兄，遠遠跟在關鐵山身後。

不消片刻，已來到了長街。熱鬧的人羣，頓時騷動了起來，關鐵山畢直地走到那女孩子面前，隨手一放，兩名賊人「咚」的一聲跌在地上，緩緩的醒了過來。

那高個子一睜開眼就看到那少女，頓時臉色大變，掙扎着想站了起來，這只是心理上的潛意識作用，不講別個，僅僅關鐵山一人，他就別想跑得脫，一想清楚，頓時洩了氣，頹然坐在地上。

「就是他！」少女叫了起來。

「混賬，你竟敢使壞，煽動公差捉我。」關鐵山大怒，一脚踢去，雖不致於要命，大個子也去了半條命了。

「賀老三、胡老五，你簡直不是人。」許多人叫了起來，看來高個子及高瘦子是當地熟人。

「梁捕頭，你老來得好快。」大夥兒對這捕頭辦案的能力，實在欽佩得五體投地，而且他手中還捉住一人，試想，做捕頭的有此效力，怎不叫人心服。

生死判梁冲沒法答話，叫他怎麼說呢，他剛才還幫着賊人行兇，要不是關鐵山武功好，只怕如今已關在牢中去了，三名賊子反而逍遙法外，對於吃公門飯的人來說，這是種恥辱。

這時候，生死判梁冲大約已明白事情眞相，他心中對這三個歹人實在恨極了，當下在一間小茶室中坐定，賀老三、胡老五及小黑子全給帶來，那少女羞怯怯的跟在後面。

「姑娘，妳是本地人？」生死判梁冲首先問道。

「小女子周少瓊，正是楓樹坪上人，今日想到牛頭山脚去探望舅母，剛走到前面山坳，被他們三人諸般調戲，我不得已，一路逃走，才倖免於難。」

生死判梁冲聞言，轉頭對賀老三等道：「你們有什麼話說！」

三人垂頭喪氣，沒有一個開口，在人證物證之下，他們無法狡辯，只好認了。

「嘿嘿！」生死判梁冲裁了一個大觔斗，全是這三名賊子太過狡猾了，以致令自己丟了人，此時弄清楚，忍不住怒極反笑，望着三個人，發出嘿嘿之聲不絕。

「唉！」旁邊一名老者突然嘆了一口氣道：「賀老爺這麼好的人，想不到竟生個不爭氣的姪兒，眞叫人恨……」

「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今日之

事，只怕會氣瘋了。」

旁邊觀衆七嘴八舌，雖然沒有說到十成十，但關鐵山大約已知道，賊人賀老三有個叔父在此處頗得人望，想來必然是個鄉紳吧。

正在此時，門外走進八個公差，見了生死判梁冲齊聲道：「大哥，賊人已經捉到了麼？」

「就是他們三個。」生死判梁冲往地上一指道：「鎖起來帶返縣衙大牢。」

「是！」公差們轟應一聲，毫不留情的將三個混賬用鐵鍊鎖起，像牽畜牲一樣拉着就走。

生死判梁冲此時也站了起來，朝那受辱的少女周少瓊道：「衙內審問時，姑娘要去做個證人，還有這位大哥，到時也請來一趟，縣大爺定當厚賞。」

「哈哈，重賞什麼？我倒不稀罕，只希望這三個賊子，能獲得應有的判決，那就大快人心了。」關鐵山朗聲道。

「他們還會逍遙法外？今次吃苦頭了。」生死判梁冲說時微微一拱手，大踏步往門外走去，趕上衆公差。

「關大爺眞有本領。」

「這三個傢伙還學了幾年武功，捉住他們不是容易的事情，關大爺，這身武功，算是難得的高手了。」

旁人此時說個不停，全是讚美關鐵山的話，尤其是周少瓊，一雙妙目緊盯在關鐵山臉上，雖沒有說什麼，眼波中無限情愫，比說好聽的話更令人感動。

關鐵山朗笑一聲，站起來抱拳道：「各位請呀，關某失陪了。」

「關大爺！」周少瓊怯怯的叫了聲，想要說話，似乎又不好意思開口。

「姑娘有話只管說呀！」關鐵山朗聲的說道。

「我呆在這兒，怎辦？」周少瓊爲難的說道。

關鐵山眉頭微皺，心內暗忖：「這確是個困難的問題，一個大姑娘在此處舉目無親，而且隨時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險，自己又是一個大男人，帶回家去會讓人家說閒話，眞叫人頭痛。」

「關大爺！」一名老者從人叢中走了出來道：「小老兒家中比較空些，這位姑娘正好同我那老伴兒住，你說可好麼？」

「多謝老伯。」關鐵山大喜，總算解決了一項困難。

「龐老爹眞是好人。」旁觀者有人笑道。

這時，關鐵山轉身對周少瓊道：「姑娘暫時住在龐老爹家內，我走了。」

「是！」感慨良多，一時不知如何說話，只是嗚咽答應了一聲，再也無法說下去，目送關鐵山雄偉的身形消失在門口，呆呆的出了神。

在萍鄉地方，民情淳厚，關鐵山不僅喜歡這裡的人，更喜歡這地方，定居於此，倒也心安理得。

雖然免不了有少數的不良份子，數年來已在關鐵山手下清除了不少，所以萍鄉一帶的太平景象，關鐵山有很大的功勞。

像今天這件事，關鐵山認爲很平常，辦完之後立即回家休息，等候縣衙判決那三名壞蛋。

五天很快的過去了，對那三名壞蛋究竟有沒有定罪，至今仍毫無消息。關鐵山及周少瓊沒有上堂作證，看來還沒有審問呢。

周少瓊住在龐老爹家裡，雖然大家很客氣，到底不及自己家裡自由自在，所以她的心中十分不安，誰叫她碰上這件事，當日能逃脫魔掌，保護清白，那已是有幸了。

別說周少瓊的內心十分難受，關鐵山又何嘗不是悶悶不樂，衙門裡辦事實在太過份了，五六天下來，沒有絲毫動靜，眞是太豈有此理了。

晚飯後，關鐵山剛剛走到了門口，想到外面去溜溜，一名公差匆匆忙忙走來，抱拳道：「關大爺，請跟我走一趟，梁捕頭有請！」

「好極了，我正想去見他！」關鐵山一聽，心內高興極了，他生就一副嫉惡如仇的性格，壞人坐在牢中，仍然是太寬容了，如今聽說梁捕頭有請，一定是縣太爺要審判，請他去作證，所以很高興。

「關大爺，好本領！」那名公差一邊走一邊道。

「老哥說笑了，我這點玩意算甚麼，江湖上有的是奇人，本領越大，越是能韜光養晦，僅以修練功夫，我就差得遠了！」關鐵山感慨地的說道。

「小弟周發，日後有暇，請關大爺多多指教。」那名公差打蛇隨棍上，想學幾招。

「哈哈，說笑了！」關鐵山哈哈一笑，並未峻拒。

「小弟這是誠心話。」周發莊容道。

「日後再說吧。」關鐵山道。

兩人順着大道走，漸漸遠離市鎭，地勢越來越荒僻，關鐵山自然不怕甚麼牛鬼蛇神，另一名是公差，雖然沒有高强的武功，但他背後是官家，還怕誰？二人雖然初次見面，倒也蠻談得來！

突然，前面樹林中傳出極輕微的聲響，周發仍然毫無所覺，關鐵山却神色凝重起來。

「怎麼，有甚麼不對？」周發見關鐵山神色冷峻，忍不住停下步來

問。

「我們給人家包圍住！」關鐵山緩緩的道。

「不會吧？」周發心內暗自好笑，誰敢打他的主意，所以仍然很輕鬆地笑道：「誰嫌命長，敢來惹我們！」

「恐怕是針對我來的！」關鐵山沉聲道。

「是你？」周發有點不相信，憑甚麼這樣的肯定，埋伏在此的人是對付你關老大！」

其實這種理由很簡單，關鐵山聽出，躲在林中的一個是高手，對付周發這樣的公差，他們還不須動用武林人物，再說一名公差，根本無關重要，所以他可以肯定，這批埋伏的高手，是針對他而來的！

等了好半晌，仍不見半個人影，周發心內暗暗懷疑，關老大恐怕是疑心生暗鬼，那有甚麼武林高手，自己嚇自己，眞是笑話！

「朋友，既然來了，還躲在這裏幹甚麼？」關鐵山向林中大聲叫道。

嗤嗤嗤，一陣密集的箭雨往二人身上射來，力道强勁，顯然發箭人的功力頗高。

關鐵山大驚，他自己自然不怕，這公差如何避得開，如果傷在箭雨之下，如何向官府交代，即使弄清眞相，祇怕也要弄得一身痲煩了！

在道義上，關鐵山也不讓周發傷在此處，電光石火之中，伸手抓住周發衣領，雙腳疾踢，人已衝霄躍起，左手在空中一撈，已抓了把箭枝。

「好！」林中傳來一聲，跟着又射出十幾枚箭。

關鐵山身在半空，手內還有個人，閃避實在不方便，對方箭法極高，將前後上下都封死，想要平安逃出，實在不容易。

好個關鐵山，面臨生死關頭，心中靈機仍在，猛地輕嘯一聲，凌空又升高二丈，將周發抛出，跟着身形掠出三丈，剛落地時，堪堪又將周發跌落的身軀接住！

身形還未站穩，一道尖銳的刀風，已自身後劈到，勁道十足。

周發還在手中，關鐵山一時無法反擊，往前疾滑五尺，身軀半轉，左掌抵住刀身，右掌突劈，電光石火之中，指尖已掃着對方手腕，「噹」的一聲，刀已墮地。

這幾下兎起鶻落，其快無比，待到事情過去，關鐵山已擊退强敵！

沙沙樹葉聲，打破了沉寂。

三人成品字形站立，將關鐵山圍在當中，一言不發，雖然如此，那股無形的殺氣，仍然橫亙在前面，令得關鐵山越發不敢大意。

爲首那人滿頭白髮，臉色紅潤，手中一把似杖非杖的武器，渾身透着一股慓悍之氣，雖然有七十來歲，看表面已令人望而生畏，可想而知，定是當今武林中有名的煞星兇神。

關鐵山腦內電閃，已知此人正是雲貴邊陲有名的殺手，皓首無常焦文遠。

再看右邊那位朋友，豹首環眼，身材壯碩，手中提着子母流星鎚，此時正是滿臉怒容，注視着關鐵山不語。

右邊那位雙手空空，正在手揮短刀偷襲者，又矮又瘦，這樣子很特別，太行土行孫李度，與手提子母流星鎚的朋友——猛靈君魯士英，行走西北邊陲，兇狠毒辣，武林中朋友談虎色變，不敢沾惹他們，想不到這三位不可一世的殺手黑道的巨擘，今日竟然在此荒山野地聯手對付關鐵山，眞叫人大惑不解了！

關鐵山深深吸了一口氣，沉聲問道：「三位今日在此，那是存心與在下過不去。」

「嘿嘿……」皓首無常焦文遠嘿嘿的一陣冷笑，好半晌，才冷峻地開口道：「夠朋友的話，閣下趕快送上頭顱，免得我們再次動手。」

面對三人，關鐵山實在頭痛，他知道這班人說理無用，祇有訴諸武力，當下也懶得多言，淡淡道：「單打獨鬥或是羣毆，劃下道來吧！」

「嗤！」皓首無常焦文遠眞夠陰險，事先毫無微兆，甚麼招呼過門都沒有，說幹就幹，那支怪杖刺出，其疾如箭，發出尖銳的破空聲，往關鐵山胸口刺去！

面對這班兇人，關鐵山早已全神戒備，對方怪杖實在太快，浮光掠影般，待得發覺時，杖頭已沾着胸衣，關鐵山猛吃一驚，間不容髮之中，胸腹筋肉猛縮入八寸，左掌向前推出疾拍，一股强勁無匹的掌力凌空打出。

皓首無常焦文遠這一招「先斬後奏」，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人物，自出道以來，從未失過手，想不到今天竟然無功而還，心頭微震，但他兇狠成性，悶哼一聲，追魂杖上絕招源源使出，與關鐵山大戰！

太行土行孫李度此時拾起短刀，與猛靈君魯士英一打眼色，緩緩往場中走去，趁隙進襲關鐵山，關鐵山赤掌會拳，與這三人展開血戰，雖然目前祇有皓首無常焦文遠一人接戰，另一人伺窺在旁，給予威脅力却更大。

子母流星鎚的威力，有時比暗器還更難防，再則，此輩兇人甚麼手段都用，他們是否還有甚麼陰毒

暗器，不得而知，猝不提防之下，祇怕稍爲沾着邊，就是死路一條，連解藥都來不及服，所以關鐵山一面應戰，大部份精神還是注意突如其來的暗算。

五十招過去，仍然是個僵持之局面。

＊　＊　＊

突然，猛靈君魯士英雙臂疾振，子母流星鎚打出，關鐵山背後像長了眼睛，閃身避過，太行土行孫李度着地就滾，短刀橫攻下中盤，單打獨鬥現不出威力，與其餘二人配合起來，給於對方壓力就大了，關鐵山暗暗驚心。

「小子，乖乖地束手就擒，對你有好處，如果不知好歹，硬要幹下去，那時，別後悔莫及，不要怪我們心狠手辣了！」皓首無常焦文遠冷冷的道。

「像我們三人聯手圍攻之下，你還有甚麼生路，再不省悟，那就死無葬身之地。」猛靈君魯士英大聲道。

祇有太行土行孫李度悶聲不響，像一個肉團在地上滾來滾去，短刀給予關鐵山頗大的威脅。

稍不留神，腿肚子劃開了一道口子，左肩也中了一鎚。

關鐵山心念立轉，今日必須用險招取勝，否則，祇怕眞是死路一條了。

二十招過去，關鐵山又中了二刀，猛靈君魯士英一柄流星鎚迎面往胸口打到，皓首無常焦文遠追魂杖也從背後打來。

關鐵山算準時間，上身斜出，流星鎚穿空而過，由於變化太快，身後人看不清楚，待得流星鎚來到，已經閃避不及。

「呀！」猛靈君魯士英驚得叫起來。

「砰！」那一鎚結結實實打在左邊胸膛上，皓首無常焦文遠蹬蹬蹬往後疾退五步，臉上露出奇怪神色，望着猛靈君魯士英，口內已說不出話來。

關鐵山耳內聽得很清楚，已知道有那種結果，暫時却無暇察看，雙脚奇快踢出六次，最後兩下，完全招呼在太行土行孫李度身上。

試想，以關鐵山所具備的深湛功力，中了兩下，太行土行孫李度還有不受傷的道理！

整個人突地飛起，口中噴出一道血箭，直飛五丈，才「彭」一聲的跌下來，人已昏死過去了。

這幾下變化太快，待戰場平靜下來，事情已經過去了，像皓首無常焦文遠及太行土行孫李度二人，竟然會在這情況下受傷，誰也料不到，所以他們自己也不能相信，雖然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猛靈君魯士英幾乎不能接受這事實，兩隻環眼露出茫然神色，望着面前的景象。

「你們三位，本來可以在江湖上橫行，今天却跑來了這小地方，追殺我這無名小卒，要是栽了觔斗，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啦。」關鐵山淡淡地道。

直到這時候，猛靈君魯士英才算回過神來，一股怒氣猛地爆了開來，那還管甚死活，猛喝一聲：「殺！」子母流星鎚全是進攻招式，防守的全不用了。

關鐵山眉頭暗皺，照理由，面前這三個人全有該殺之道，但他心內總不願趕盡殺絕，所以不肯施出殺手。

猛靈君魯士英不會如此之想，他此時祇想拚命，甚至不惜拚個同歸於盡。

就這樣的糾纏不清的鬧了好半天，關鐵山心內有點不耐煩了，他必須速戰速決，再拖延下去的話，夜長夢多，恐怕會發生意外。

此時，子母流星鎚迎面打到，關鐵山右手一豎，托住一鎚，左手突伸，抓住中間鐵鍊，往後猛扯。

猛靈君魯士英大驚，他自然不會容手上兵刃被奪，所以拚命回拉。

突然，關鐵山一放手，這實在是意外中之意外，魯士英一下子失去重心，往後就倒。

試想，關鐵山是何樣人物，這好機會還有不把握着，身形閃電般欺近，鐵拳疾拍，結結實實打在胸口上，推金山，倒玉柱，猛靈君魯士英往後就倒了下去。

「你好狠！」皓首無常焦文遠見了，抖戰的走了過來，根本連脚步都站不穩了。

「嘿嘿……」關鐵山冷笑道：「如果是你們得了手，只怕不會像我這樣仁慈吧？」

「除非你今天殺了我，否則，我們必將不計一切利害，與你拚到底！」皓首無常焦文遠說道。

「以你們三人來說，的確死有餘辜，但我不想親手殺害你們，留待天理來譴責，那時可以令壞人有所警惕！」關鐵山嚴峻地說道。

皓首無常焦文遠一生何曾受過這等侮辱，他那枝追魂杖也舉不起了。

關鐵山暗自冷笑，正想轉身離開時，突然怪事又發生了，那枝追魂杖頭，突然射出一蓬細針，關鐵山大驚，拚命往旁閃避。

但是細針實在太多了，身上已中了十幾枚。

「哈哈……」皓首無常焦文遠放聲狂笑，笑聲中內力强勁十足，看來他剛才有氣無力，完全是裝出來的，與這羣黑道兇頑對敵，的確不能稍有疏忽。

只不過刹那之間，半邊身子痲痺了起來，關鐵山又驚又怒，今日功敗垂成，全是一念之仁，到現在爲止，仍然看不清楚這三名殺手究竟是受何人主使。

「小子！」皓首無常焦文遠得意洋洋，緩步走上前道：「照你一身功夫，也算是當世英雄，屈居於荒山僻地，却好管閒事，惹來殺身之禍，我也爲你可惜！」

關鐵山沒有說話，他知道問也問不出結果，只有閉上雙目，坐以待斃。

皓首無常焦文遠緩緩舉起追魂杖，他臉上又露出那股狂熱的神色，只有殺人才能獲得這種滿足，尤其是殺害絕頂高手，益發感到一種無上享受。

只要追魂杖落下，關鐵山就要在世上消失了。

「殺！」皓首無常焦文遠大喝一聲，全力運勁擊下！

眼看關鐵山就要頭破血流，橫死在追魂杖下了。

「噹！」一顆小石子，擊中追魂杖，皓首無常焦文進大驚失色，正當驚愕之餘，一條人影從天而降，還未看清楚身形，背心已着了一拳，如受雷殛，頓時昏死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時間，等關鐵山悠悠醒轉了，似乎並未死去，睜開眼看時，上身衣服已經脫去，所中毒針全部起出，還敷上一層膏藥，全身痲痺感覺全失，也就是說經已完全痊癒了。

關鐵山猛地跳了起來，甚麼人救了我，莫非萍鄉這小地方，還潛伏着甚麼不爲人知的高手，這眞是怪事！

突然，他想起了周小瓊，莫非她也遭遇到兇險？看來這事與賀老三、胡老五及小黑子有關，但他們怎麼會與這羣黑道巨寇扯上關係，事情眞令人不解。

想到周小瓊的安危，關鐵山立即衝了出門口，直往龐老爹的家裡奔去。

客堂裡，周小瓊正悄悄的與龐老太談笑，見關鐵山神色緊張地闖進來，立時站起來笑道：「關大哥，莫非有甚麼事？」

「關大爺，請坐，請坐，喝杯茶！」兩位老人家也站起來招呼。

這時，關鐵山見周小瓊平安，心頭放下了塊大石，所以立即道：「姑娘沒有事最好，二位老人家別客氣，回頭我再來。」

不等他們回答，關鐵山旋風般的趕到昨日打鬥場中，場上人影不見，皓首無常焦文進等三人也走了。

突然，關鐵山靈機一動，他想起了賀老爺，他那個不爭氣的姪兒賀老三，如今正關在牢裡，不知賀老爹有甚麼樣想法，反正事情茫無頭緒，關鐵山就想去探望這位萍鄉聞名的望族鄉紳。

那眞是想不到的事情，賀老爹竟是當地首富，擁有兩座煤礦及一座鐵礦，可算是取之不盡的財富。

賀家莊人口極多，依山建造，氣勢極其雄偉。

關鐵山一走進賀家莊，立即就有兩名中年人迎了上來，笑容可掬拱手道：「關大爺，我們老爺有請！」

「兩位是……」關鐵山內心大爲驚駭，對方莫非是神仙，竟能預知自己會來到，這位賀老爺當眞不可小覷！

「在下賀志誠，這是我兄弟志恭，賀老爺是我們的伯父，關大爺好武功，我們老爺讚不絕口，大夥兒正想找你，老爺說你會來，叫我們在此恭候。」

「好說！」關鐵山心中疑慮越來越大，口中應付着，暗中却震駭不止。

經過兩間茅屋，立即看見一座極大院落，賀氏兩兄弟當先領路，走入院門。

關鐵山一踏進院門，只見十幾人，正在練武。當中一位老者，精神旺盛，怕沒有七十歲，此時已揮動拳脚，將兩名壯漢打得東歪西倒。

其餘的幾人也正在作對兒的斷打切磋，雖是練習，出手絲毫不亂，井井有條，相當認眞。

關鐵山越看越驚心，賀家莊眞不簡單，在場之人所顯示的武功，決非一般江湖客可比，他們想幹甚麼？轉念一想，賀家財雄勢大，自然是黑道巨寇覬覦的目標，他們練武防身，當然是合理不過的事情。

「哈……」一陣宏亮的笑聲打破沉靜，賀老爺早已站在關鐵山面前，他很得意，好半晌笑聲才停，連連拍着關老大的肩頭道：「老弟，我早就想見你，今天總算稱心如願哩！」

「晚輩正想拜望老前輩。」關鐵山拱拱手說道。

「別客氣，像老弟這樣英雄人物，自然不喜歡虛情假義，我那不長進的姪子，老弟教訓教訓，那是件好事，老朽感謝不盡。」賀老爺笑道，毫無不悅的神色。

關鐵山不知如何說好。

「來來來！」賀老爺突然揚聲道：「你們天天鬧着要與關老弟較量較量，今天他來了，你們來見見。」

「關兄！」

「關老哥！」

十幾人全趕了上來，大夥兒像看見了甚麼稀奇古怪的事物，露出詫異的神色。

「怎麼樣?是否想試試?」賀老爺笑着向他們說道。

「好!」一名健壯的小夥子，約莫二十四五歲，首先站了出來，抱拳為禮道:「小弟賀敬元，不自量力，請關大哥多多指教!」

「別客氣，我們試試招也好。」關鐵山這時也爽快地答應，如果推三阻四的話，反而令人笑話。

當下二人來到場中，即自亮開門戶，賀敬元一個小跳步，直拳出擊，虎虎風生，勁氣逼人，最少有十年以上的苦功。

關鐵山喝聲:「來得好!」右掌劈出，也是硬碰硬的招式。

「砰!」拳掌相交聲中，賀敬元往後退了五步，上身猶自吃不住勁，往後仰去，總算沒有倒下。

關鐵山屹立如山，渾身散發出一股令人不敢直視的霸氣，冷然地望着賀敬元，並未乘勝追擊。

賀敬元穩下身形，心內實在不服氣，虎吼一聲，展開攻勢，這回是軟硬兼施，招式奇奧，並將充沛的內力貫注招式之中。

關鐵山隨手化解，從容應付，看來是毫不費力，旁觀眾人暗暗震駭，對方舉重若輕，已深得上乘武學眞諦，他到底是何來歷，竟有此高明的武功。

二十招過去，關鐵山暗自不耐煩，對方太過不知好歹，自己一再手下留情，仍然不知進退，繼續纏戰，當下出拳如風，砰砰砰!打中對方三下，卻未用眞力，中拳部位全是人身重穴。

賀敬元大驚而退，抱拳道:「關大哥，好功夫，多謝手下留情!」

「好說!」關鐵山也很喜歡這少年，所以回答時也帶着和悅的笑容。

正在此時，一名中年人，滿臉冷冰冰神色，從後門走進來，誰也不理，竟自來到關鐵山面前，淡淡地道:「在下于二，也想請教幾手高招!」

關鐵山對這于二，只不過初次見面，就打從心底感到討厭，此時只是敷衍道:「切磋，切磋，也是好事!」

在場眾人，似乎對這于二特別注意，自他一出場，許多人全露出特別關注神色，只有賀老爺本人仍然保持原有的笑容。

關鐵山暗道:「照這傢伙的神態，必然練有邪門陰毒功夫，今日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于二微微拱手算是打過了招呼，右脚突飛，快如閃電踢向關鐵山心口。

這腿法頗奇特，在中原武林不常見，關鐵山一再閃避，心內暗暗思忖，此人是何來歷，今日倒要好好的留意，免得中了暗算。

颼颼颼!剛才那一下，只不過開頭，三腿踢過，于二身形突然躍起，雙脚越踢越快，準、快、勁、狠，兼且招式精奇，關鐵山猝不提防下，頓失先機，苦苦支撐，只有挨打的份兒。

危急間，關鐵山暗自一咬牙，此人不簡單，今天只好施展師門絕學。

以武會友，按理點到即止，但于二此時的打法，即使不共戴天之仇，也不過如此，窮追猛打，存心要人性命。

關鐵山暗暗將體內一口先天眞氣調勻，三陽神功緩緩運出，身形微頓，雙掌吞吐出擊，一股剛猛勁氣，破空擊出，只聽得一陣絲絲作響。

砰砰砰，六腿全給封住，二人硬橋硬馬，掌腿相交，發出極大的響聲。

「颼!」于二翻身落地，雙眼睜得比銅鈴還大，似乎看見什麼怪物似的。

關鐵山心內暗暗好笑，這傢伙大概從未輸過，他這雙腿上的功夫，確有獨到之處，施展開來，確實銳不可當，今日給自己破了，令他大為吃驚了。

「好，再接我暗器。」于二沉吟半晌，臉色陰晴不定，突然呼喝一聲，不等對方回答，雙手疾揚，兩枚星形暗器迎風轉動，發出嗚嗚聲響。

關鐵山大為驚異，他從未見過這種暗器，而且聞所未聞，來勢極快，一時未弄清楚，關鐵山不敢用手接，閃身避開。

但那星形的暗器，在空中成環圓形飛走，快慢不定，關鐵山避了幾下，頓時大感頭痛。

于二見二枚星形鏢仍然無法傷敵，大喝道:「再加兩個試試!」叱喝聲中，又有兩枚寒星鏢迎空飛舞。

關鐵山展開身法，在四枚寒星鏢交擊網中閃避，時間一長下去，只怕也要受傷了。

正思忖之間，兩枚寒星鏢突然相碰，關鐵山急睜眼看時，突然一道火光閃過，「轟」的一聲，寒星鏢爆炸開了。

這變化令得關鐵山大驚失色，身形往後急掠，饒是他逃得快，仍然給爆散的鐵片打中了十幾點，殺傷力不強，關鐵山正在奇怪，突然感到一陣痠痲，不由大驚，知道鏢上有毒，正喝問間，于二已往前掠去。

這是性命相關的事，關鐵山如何能放手，當下急往前追去，一衝進大廳，空蕩蕩的已失去了于二的影子。

「陰謀，陰謀，這是陰謀!」關鐵山心念急轉，這一連串之事，完全由賀老爺主持，今日來到賀家莊，只怕兇險得很。

「卡察」四周窗口及大門口，突然落下一道鐵閘，關鐵山暗自嘆息一聲，今日中了奸計，困於銅牆鐵壁之中，只怕很難逃出去。

一試探，果然不錯，四周鐵牆很厚，即使屋頂的鐵瓦亦屬不易破碎。

關鐵山無法，只好閉目而坐。

門外雖然人聲喧嘩，可是沒有人來探視，關鐵山心內雖然愧悔，如今也只有等待機會而已。

直到晚上，仍不見什麼人，關鐵山腹中有點飢餓，對方忌憚他的武功，只怕要先餓他三五天，那時任何天下第一高手也無力動彈了。

第二天，餓還可以忍受，沒有水喝可要命了。

關鐵山正愁悶時，突然「吧達」一聲輕響，急睜眼看時，面前有個小袋，不知什麼人抛進來，急忙拾起，皮袋中有水，還有五個饅頭，半斤五香牛肉，這香味眞叫人開胃，只不過片刻光景，關鐵山已全都吃光了，他雖然嚐過天下好吃的東西，但從未想到，今天這五個饅頭及五香牛肉，竟然有那麼好的味道。

俗語道:「人是鐵，飯是鋼。」的確不錯，關鐵山吃飽之後，頓時混身是勁。

這是深夜，萬籟俱寂，關鐵山暗暗奇怪，這是什麼人送的?看來賀家莊埋伏有對方奸細，既然會送食物，必然會幫助自己脫險的。

逃生有望，頓時精神大振，關鐵山雖然閉目假寐，卻全神注視四周任何動靜。

大約四更時分，後邊窗內突然有聲「克察」輕響，關鐵山凝神望去，一柄寒光森森的短劍，鋒利無比，那粗的鐵柵直透而過，看來是柄寶劍，只不過三幾下手勢，後窗經已洞開，可以逃走了。

關鐵山仍然不動，他想看清楚，究竟是什麼人搭救，所以靜坐不動。

「嗯，還不快走!」一聲低喝，竟是嬌滴滴的聲音。

關鐵山此時不敢怠慢，一個「燕子穿簾」身法，輕巧的落在窗外。

那女的身材窈窕，竟然蒙着臉，關鐵山好像是在那兒見過，無暇多想，脫離險地為要。

那女的把手向東一指，當先掠出五丈，輕巧俐落，一身輕功極為高妙，關鐵山暗暗奇怪，武林中那一派有此高手，等會兒倒要弄清楚。

「有奸細!」一聲大叫，四周敲鑼聲大作，燈火通明，頓時大放光明。

「快走!」那女的急叫。

關鐵山大怒，賀家莊為非作歹，決非善類，那于二看來是黑道中人，日前施展寒星鏢引己入伏，鏢上並不是什麼毒藥，只是普通的痲醉藥，中在皮膚上，使人好像感到中毒，對這混賬，關鐵山實在恨極了，今日再碰到他，必不放過。

颼颼颼，人影翻飛，已有十二高手趕到了，關鐵山虎吼一聲，當先追上，他此時再不容情，全力擊出，當先一名高瘦殺手，首當其衝，「彭」的雙掌相交，「克察」，手骨當即折斷，餘勁猶未竭，整個人往後的飛起，「砰」的一聲跌出五丈外，已昏死去了。

眾人想不到關鐵山武功如此之高，微微一窒，關鐵山有如虎入羊羣，舉手投足，打得他們叫苦連天。

那女的也不怠慢，手中寶劍展開，連傷七人，出手又快又狠，二十幾名殺手，轉眼間消滅殆盡，雖未畢命，只怕以後再無能力作惡了。

「快走!」那幪面女子急叫，似乎怕了什麼。

「今天我要好好殺它個痛快，這些混賬王八蛋，還和他們客氣麼?」關鐵山恨聲道。

「咳!」幪面女子急得直跳脚，低聲急速道:「賀家莊內絕頂高手極多，並且鬼計多端，各式各樣奇門外道，鬼花樣極多，令人防不勝防，再中埋伏，那時死無葬身之地，今天先逃出去，找到幫手，再來算賬，走吧!」

關鐵山聽得如此之說，想到自己失算，果然不錯，當下心意微動，應聲道:「姑娘說得是。」

「乖孩子!」女幪面客一聲輕巧的笑語帶來了無限的溫馨，嬌軀微轉，騰身躍起，往前逃去。

關鐵山也不後人，展開絕頂輕功，往莊外掠去。

二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全力施展之下，當眞疾如流星，尤其是黑夜之中，實在不容易發覺。

「嘿嘿!」前面突然傳來了冷笑，關鐵山大驚，看情形是走不脫了，當下身形一凝，屹立當地，凝視黑黝黝樹林，冷峻道:「什麼人，鬼鬼祟祟的，算是什麼人物。」

「很好，果然是有點門道。」聲音很冷，而且帶有無限傲氣，人隨聲現，是一個鬢髮皆白的老者，緩步自林中走出，身後跟着的不是別人，正是使出寒星鏢的于二。

「是你!」關鐵山一見這傢伙，失陷賀家莊就是這傢伙使的鬼計，所以內心感到非常之憤恨，見面就

怒喝。

「你能逃到此處，已算本領不小。」于二笑道，神態輕鬆而得意。

關鐵山心頭暗凜，看情況這老者是于二的師長，本領自然更厲害，看來這賀家莊當眞是藏龍伏虎，女幪面客所言果然是有道理。

「小子。」于二冷冷道：「這是我師叔先知子苗德光，你今天眞是幸運了，還要他老人家親自出馬。」

關鐵山深深吸了一口氣，在中原武林中，先知子苗德光無疑是一塊金漆招牌，過去三十年雖未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的威名却是遠近聞名。

「小子，你是束手就擒，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與我師叔過上幾招才死心。」于二冷冷的笑道。

到了這時候，關鐵山有何說話，再者，能夠除去此等黑道巨擘，也是功德一件，想到此處，立即拱手道：「能夠與先知子前輩過幾招，雖死無憾！」

「哈哈……」先知子苗德光似乎很高興，放聲狂笑了起來，笑聲中貫注內家眞力，他似乎有意示威，足足有半盞茶時分，才收起笑聲來，緩緩說道：「很好，年輕人有膽識，老朽最喜歡，我們試試招也好。」

關鐵山轉頭望時，不見了女幪面客踪跡，此時無暇追尋，只好收起心思，應付強敵。

先知子苗德光隨隨便便地站着，絲毫不見緊張。而關鐵山却再也不敢大意，「嘿！」的一聲，身形轉動，右掌直劈，已運起三陽神功，一股灼熱的氣流，透空打出。

「咦！」先知子苗德光頗爲驚奇，想不到這少年竟懷有此等武學秘技，臉色微變，右掌輕拍，迎將上去。

「彭！」雙掌未接實，兩股氣流在空中相交，只聽到絲絲作響，到後來响聲越來越高，地面上捲起一道灰砂，刹那間，成了道尺來深的小坑。

風沙平靜，關鐵山和先知子站在原地，毫無改變，看情形這次交手，並未分勝負。

「老朽今日又再見三陽神功面世，可說是有緣，我們再試試。」先知子苗德光莊容道。他似乎知道三陽神功威力，所以收起不可一世的傲氣。

「好！」關鐵山當然不客氣，此時已豁了出去，奮起神威，全力擊出。

三陽神功天下無敵，關鐵山雖然火候較差，仍然威力絕倫，當者披靡！

先知子苗德光所練武功，專走陰柔路綫，近年來玄陰眞氣大功告成，復出江湖，以爲可以縱橫天下，却想不到今天碰到了三陽神功傳人，正是他玄陰眞氣的尅星。這樣一來，就像老鼠見到了貓，祇有吃鱉的份兒了。

于二在旁，越看越不對，再如此下去，祇怕師叔要吃虧了，當下無暇多想，一雙手疾揚，放出六顆寒星鏢。

關鐵山正想施展破法時，林中突然放出一把短針，以天女散花手法，分別包圍六顆寒星鏢，砰砰聲響，全都破去！

「甚麼人？」于二喝道。

沒有回答，除了樹葉沙沙響聲，那有半個人影，然而施展仙女散花手法，須要深厚內力及絕佳的暗器手法功夫才成。沒有人回答，反而給予于二更大的威脅。

「殺！」關鐵山知道是女蒙面客的傑作，趁此時機全力追擊，猛喝一聲，三陽神功施展十足功力，一股灼熱氣焰透空疾射而出。

先知子苗德光大驚，明知玄陰眞氣不是敵手，也祇有硬挺，全力施爲！

空中突然出現一片濃霧，玄陰眞氣好像是電，三陽神功是火，兩下相交，泛起電化濃霧，漫佈空中。

這一次激戰先知子苗德光整個人眞力耗盡，委頓在地，雖未至於武功盡廢，但以他年紀來說，要想恢復舊觀，祇怕此生難以達到了。

關鐵山望着這位當年曾經叱咤風雲人物，心有不忍。本來此時趁機下手，取其性命易如反掌，想到武林中的殺戮，暗嘆一聲，轉身走去！

女蒙面客不見踪跡，想來一定在暗中躲着，關鐵山也懶得費神，昂然走回賀家莊！

第二天，去龐老爹家裏轉一轉，周小瓊仍然很好，見了關鐵山來到，好像見到了親人，高興地上前迎接道：「關大哥，這兩天到那裏去了？縣內可有消息？」

關鐵山搖搖頭，他不想多說，像賀家莊的事，定然有問題，又何必說出來嚇着這鄉下女孩子呢？

「喝杯茶！」周小瓊是一位好姑娘，莊重文靜，不多說話，此時溫柔地端上一杯茶。

「謝謝！」關鐵山漫應了一聲，顯然心事重重，不願多開口說話。

「關大爺眞是好人，整天勞勞碌碌，爲大家做事。」龐老爹感嘆地道。

「我能做到甚麼事！」關鐵山想起了賀家莊的事，滿腹心事感慨地道。

龐老爹笑道：「關大爺太客氣了！」那是由衷的心底話，在他心

目中，這位關大爺的確豪俠好義，英雄本色，所以神態中自然流露出恭敬神色。

談談笑笑，關鐵山心內憂愁也消去了不少，漸漸的也有說有笑，尤其是周小瓊善解人意，一個溫柔的笑容，一句體貼的問候，令這位關老大感到無限溫馨。

龐老爹夫妻兩老很識趣，二人忙着到廚房去弄飯，四個家鄉小菜。關鐵山見他們盛情難却，也就老實不客氣地吃一大餐。

飯後又泡了一壺茶，幾人談笑甚歡。

「龐老爹！」門外突然有人叫。

「誰？」龐老爹應聲道。

正說時，門口走進一人，正是捕頭梁冲，見關鐵山在座，立即臉色一變，喝道：「姓關的，你昨晚強闖賀家，恃強傷人，賀家告到衙門，你好壞也跟我去一趟。」

「甚麼？」關鐵山不由大怒，轉念一想，土豪惡霸本來就是這種作風，想到此處立即站起來道：「好吧！我跟你去評理！」

生死判案冲立刻緊張起來！

關鐵山的武功他是領略過的，要是動手的話，祇怕十個梁冲也近不了身！

門外有二十幾名公差守候着，祇見關鐵山願意走，當下像捧鳳凰似的前呼後擁往縣城走去！

公堂上的威嚴果然駭人，關鐵山一走進來，堂上立即起了一陣呼喝：「跪下！」

關鐵山本願跪下，但衆人一呼喝，好像藉此嚇人，關老大立即不跪，大聲道：「關某犯了甚麼罪！」

「大膽！」縣官怒道。

「此人仗有武功，橫行不法，縣太爺如今親自見到，想來不必小老兒多說甚麼了！」賀老爺此時站在案前，趁機拱手道。

「哼！這等強徒，不服王法，拿下！」縣太爺威風不小，他以爲人多，關鐵山一定不易逃出。

但是，自生死判梁冲至衆公差都知道，即使他們一齊上，也無法奈何人家，所以大夥兒挨挨擦擦，却沒有人眞個敢上前動手。

「你們怎樣了？」縣太爺怒喝。

衆公差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李師爺到！」門外傳來了喝聲。

「快迎！」縣太爺一聽，立即站起身來親自迎接。

關鐵山暗自奇怪，甚麼人這等威風，要這狗官親自迎出。

正在此時，十幾個人由外面走進來，前面一名老者大約六十上下，身後有二十幾人，周小瓊也在其中。

關鐵山暗暗奇怪，這是甚麼回事？定睛看時，老者身後十幾人，個個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都是武林高手，此時不待吩咐，立即上前，將賀老爺團團圍住。

「這是幹甚麼！」縣太爺叫道。

「大人。」那位老者笑道：「你不知道，近十年來，賀老兒結交江湖匪類，做下許多大案，撫石大人派了六名高手，深入賀家莊，如今證據確實，所以才奉命捉人！」

「賀老爺樂善好施，不會是這樣的人吧？」縣太爺猶自不信。

「王捕頭，周捕頭！」老者叫道。

「在！」兩名老者應聲而出，正是多年來在賀家莊掃地打雜的人。

「把犯人押下！」老者大聲道。

賀老爺一見此情形，身形展處，往後急掠，別看他年紀大，一身輕功還眞不錯，那麼多人，竟然阻擋不了，眼看就要衝出門口了。

關鐵山此時豈有袖手旁觀之理，大喝一聲，龐大身形急掠而起，人在半空，右掌已凝聚三陽神功，全力擊出，一股灼熱的氣流當先衝到。

賀老爺似乎知道厲害，翻身接掌，掌力確實威猛，一身深厚內功，在武林中不可多見。但此時可惜碰上的是三陽神功，一接觸之下，頓時受制，胸口如受雷殛，蹬蹬蹬，一連退了五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口中鮮血狂噴。

「拿下來！」老者立刻喝道。

原來這位老者，正是撫石大人的師爺，奉命主辦此案，數載明查暗訪，總算大功告成。當日周小瓊來此，也是跟他老爹周捕頭辦案，剛巧碰上關鐵山，所以惹出許多事，直到關鐵山被困，周小瓊暗中出面相助救出。

想不到老賊竟然動用官府力量捉拿關鐵山，李師爺才調動高手拿下老賊。

衆公差正七手八脚，周小瓊急叫道：「關大哥！」

門外人影已杳，那有關鐵山的人影！

周小瓊站在門口，芳心滿不是味道，一雙媚目怔怔的望着前頭，腦海裏浮現了關鐵山的影子。

「我一定要找到他，那怕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他。」周小瓊暗下決心一定要找關鐵山。

這位美麗的少女是否眞能找到關鐵山，那是以後的事了！

(完)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擅入少林禁地拜求被囚達六十載的慧空傳授「易筋經」，老僧也求他代尋一人下落，便以猜估手中握何物賭輸贏，慧空輸了以爲是天意，應允傳授，但不能以師徒相稱。另方面，掌門方丈傳諭擒拿徐元平，慧空不便出手與同門相鬥，便一邊以本身眞力暗中相助徐元平對付羣僧圍攻，一邊要求徐元平收斂心神，聽其講解「達摩易筋經」要訣……



身懷寶劍走天涯　絕藝大破羅漢陣

慧空道：「今生不願再出此室一步……」突然雙目圓睜，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直逼元通臉上，接道：「令師在傳你接掌門戶之時，可有甚麼遺言告訴你麼？」

元通臉色微微一變，道：「先師圓寂之前，只傳了弟子綠玉拂杖。」

慧空冷笑一聲，道：「你師祖在傳你師父接掌門戶之時，你是否在場？」

元通道：「弟子得蒙師祖恩典，特允留待在場。」

慧空道：「你既然守在身側，定然聞得了你師祖遺言？」

元通微微一沉思，斬釘截鐵般的答道：「師祖道行深遠，在刹那之間，除了手傳先師綠玉拂杖之外，並無一句遺言。」

慧空淒然一笑，道：「你這話可是當眞？」

元通道：「弟子怎敢欺騙長輩。」

慧空忽然長笑一聲，長垂鬚髮嗦嗦抖顫，良久之後，才黯然一歎，自言自語道：「這麼說來，當眞是先師把我忘了不成？」

慧因目睹慧空激動之情，心中大感詫異，接口問道：「師兄有甚麼難言隱衷，或未完心願，望能借此時機告訴我們，小弟自當竭盡全力，成全師兄。」

言下之意，不啻暗告了他，時日無多。

他在指示徐元平來這「悔心禪院」之時，只望借他之手除去師兄身加刑具，相攜逃走，那知事情變化大大出他意料之外，慧空既未逃走，掌門方丈已親自請了綠玉拂杖，查究拿人，竟致演變成這等騎虎難下的悲慘局面，慧因輩份雖高，但也不敢違綠玉拂令，那不但大背歷代祖師訓戒門規，且將成爲少林派中千古罪人，要受盡後輩弟子唾棄責罵……

只聽慧空冷笑一聲，道：「先師加刑於我之時，曾把這『悔心禪院』劃列爲咱們少林寺中禁地，凡是本寺中弟子門人均不得擅自涉入一步，元通師侄雖是掌門之尊，但也不能違犯師祖禁令，傳諭震碎深鎖了『悔心禪院』六十年的院門……」他突然變得聲色俱厲的喝道：「那院門之上，貼有本寺第三十代掌門方丈的親筆佛諭，凡是本門弟子，膽敢出手震碎院門的，已犯了欺師滅祖的戒律。」

慧空言來聲如洪鐘震耳，雙目神光烱烱迫人，衝入羣僧，一個個臉上變色。

元通微微一怔之後，突然怒道：「弟子既承歷代師祖恩澤，接掌少林派三十二代門戶，自然不能閉目不問本派重大之事。師伯倚仗輩份尊崇，藐視弟子職權，抗拒綠玉拂令，維護外人，打傷弟子隨身護法，開創本派前所未有的犯例，迫得弟子召集寺中長老，以及各院住持，集議達摩院，研究本派各項戒規，經各位長老及各院住持研究結論，師伯以帶罪之身，又連犯派中四款規律，單是抗拒綠玉拂令一項，已是律應自絕歷代先師靈位之前，現下當着本派慧、元、百、天四輩弟子，仍敢大言嚇阻，抗拒本座之命，無事生非，妄圖委過歷代尊長，其情可悲，其心可誅。」

慧空大喝一聲：「住口！」聲如驟發焦雷，只震得屋搖瓦落。

慧因一皺長垂眼瞼的白眉，歎息一聲，接道：「老衲以寺中長老身份，請求掌門人暫息雷霆之怒，慧空乃現下本寺輩份最尊長老，先師雖把他囚禁這『悔心禪院』，但並無逐出門牆，他仍然身屬本派中人，我派素重尊長，望能聽完他申訴之言，其間或有隱情，也未可知。」

元通心中雖然不悅，但因慧因輩份崇高，武功卓絕，爲少林寺當代第一高手，不敢不憚讓幾分，當下按住心頭怒火，微微一笑，道：「師叔之命，弟子焉敢不遵，師叔如覺慧空師伯之所作所爲，還有商榷餘地，但請提出，弟子當恭聆教言。」

言詞雖然婉轉，但含意卻極尖銳，只聽得慧因雙頰發熱，滿臉泛紅。要知他素受弟子輩尊崇敬仰之人，數十年從未有人敢對他說過一句激諷之言，現下當着這許多晚輩之面，受元通一頓激諷，心中大感難過。

但他畢竟是修養甚深之人，淡淡一笑，合掌對慧空說道：「小弟已求得掌門方丈慈悲，師兄有甚麼話，請快說出。」

慧空黯然一歎道：「此事已深藏小兄內心四十寒暑，迄今仍然難解疑竇，難道先師在道成圓寂之時，眞的改變了心意不成……」他仰臉忖思了一陣，接道：「其中或許另有隱情，但事關咱們少林派在江湖清譽威望，不說也罷……」

慧因聽得微微一怔，忖思師父指傳二師兄接掌門戶一事，眞還有甚麼內幕不成。立時道：「師兄忍受了六十年囚居之苦，不肯背違本派戒律，逃離『悔心禪院』。此刻更不宜抗拒綠玉拂令，使清譽毀於一旦。」

慧空被他一番話勾起了深藏在心中數十年的創痛，當下長歎一聲，道：「兩位師弟既然這等苦苦追問，我如堅持不說，勢將召致本派中後輩弟子懷疑之心。」又黯然歎息一聲接道：「先師在囚禁小兄之時，曾經面告小兄，要我借在『悔心禪院』二十年的面壁歲月，一面悔悟舊錯，一面參悟『達摩易筋經』文……」話至此處，倏然住口。那長垂面門的白髮之中，突然暴射出兩道攝人魂魄的神光，聲音也轉趨嚴厲，接道：「慧因、慧果，你們往前走上幾步。」

慧因、慧果相對望了一眼，依言向前走了幾步。

慧空淒涼一笑，聲音變得冷漠的說道：「師父圓寂之時，你們都到那裏去了？」

慧因道：「小弟當時正奉師命，遠行南海彌陀山，不在寺中。」

慧果道：「阿彌陀佛，小弟其時正行腳關外，未能隨侍身側。」

慧空猶豫了半晌，才顫抖的說道：「我懷疑師父的……」說到「的」時，倏然住口，但見那長垂的雪眉皓髯不停抖顫，顯然，他在盡力克制着劇烈的激動。

元通的臉由紅潤變成了鐵青之色，但他仍能控制着暴起的怒火，回頭望着環繞的羣僧，嚴肅的說道：「自我達摩祖師手創我少林派，迄今已歷三十二代，貧僧無能無德，實不足領導羣倫，接掌我派三十二代門戶，只因先師慈命難違，不得不勉力應命，得承諸位師叔、師弟大力匡扶，十餘年來尚未有重大事故發生……那知禍起蕭牆，變生肘腋，我派當今輩份最尊，武功最强的慧空大師，不但連番抗拒本座之命，而且不惜觸犯先祖手訂禁規，祖護外人，打傷本座護法弟子，藐視綠玉拂令，現下竟又敢妄圖委過仙去尊長，以圖惑亂衆心，本座身爲掌門，自難坐視……」

只聽羣僧一陣哄然說道：「慧空既然連番觸犯本派戒規，律法難容，掌門人應即傳令諭，依其所犯戒規懲處，以清門戶。」

元通點頭一笑，道：「達摩院元泰大師，請率貴院上座四大弟子，擒拿叛徒慧空覆命。」

只見站在元通大師身後最左一僧人，合掌答道：「達摩院住持元泰，敬領掌門法諭。」

僧袍揮動，微風颯然，輕飄飄落在幽室門口，躬身對幽室中慧空一禮，道：「弟子奉了掌門法諭，擒拿師伯，請恕弟子放肆了。」說完，左掌一揮，立時有四個三旬上下的强健僧人，自羣僧隊中躍出。

但聞慧空放聲一陣大笑，道：「這座幽室已經先師劃爲禁地，本派弟子均應一體遵守，那個敢擅入一步，立即將受嚴懲。」

元泰沉聲喝道：「師伯連番抗違掌門令諭，已是觸犯本派戒規之人，抗遵師伯之命，已算不得冒犯尊長。」說話之間，已然潛運眞力，雙掌護身，直向慧空撲去。

慧空右手抵在徐元平背心之上，低聲說道：「快些收斂心神拒敵，一面聽我用傳音入密法，講解『達摩易筋經』文，時間無多，成敗全要看你的才智了。」話剛說完，徐元平已覺一股眞氣由丹田直衝上來，左掌一揮，疾向元泰擊去，他掌勢出手，耳際已響起了細微但極清晰的聲音，道：「易筋洗髓篇，大盈若虧，大成若缺……」

元泰雙脚還未落着實地，忽感一股强猛絕倫的潛勢直逼過來，他乃元字輩中三大高手之一，內功基礎深厚，身兼一十二種少林絕技，當下吐氣出聲，護胸雙掌猛然平推而出，硬向撞擊而來的潛力迎去。

雙方劈出內力一觸，立時捲起了一陣旋風，地上積存塵土，被那狂飆捲起，滿室灰塵，瀰目難睜。

徐元平怕元泰借那瀰目飛塵欺近身側，右掌緊隨劈出，掌力過處，飛塵滾滾，直向元泰停身之處撞擊過去。

元泰功力雖然深厚，但他如何能擋得住慧空借用徐元平雙掌所發出的劈空掌力，第一掌雖被勉强接住，但已被震得血氣翻湧，如何還有餘力接擋這第二次襲來掌風。

但覺一股凌厲絕倫的潛力，挾着呼嘯之聲，排山倒海一般直擊過來，不禁心頭大駭，正待閃身退避，忽感身後又有一股强力撞到，只得疾向房側一讓。

耳際間只聽到一聲：「阿彌陀佛。」兩股極强的劈空勁力，已然觸接一起，狂飆暴起，屋動牆搖，磚落瓦滾聲中，五個伸臂相連的灰袍和尚，一齊衝入幽室。

原來元通大師心知元泰難以擋得慧空雄渾無比的劈空掌力，是以在元泰縱身衝入幽室之後，立時又下令監修院中五位監行長老，一齊入室相援。

五僧剛剛衝入塵土瀰目的幽室，正趕在徐元平右掌擊出，當頭的元金大師，立時高喧一聲佛號，揮掌迎去。他那一聲阿彌陀佛，正是招呼四僧的訊號，四人同時運氣，雙手緊抵前面一人背心之上，以本身內力相助，元金大師劈出的掌風，陡然間猛增四倍。

徐元平雖是借助慧空內力克敵，但在對方五僧合力的迎擊之下，本身亦受到强烈的感應，只覺內腑一震，全身氣血翻動，雙目花亂，耳際長鳴，這五僧合力的反擊，威勢絕猛無儔。

忽聽身後的慧空冷哼一聲，口中仍然唸着經文，右掌陡然加力，徐元平微覺身子向前一傾，被對方一擊震散眞氣，倏忽回聚丹田，翻動的氣血，立時平復下來。定神看去，羣僧已然逼到三尺以內，不禁一驚，雙掌一齊劈出。

元泰和監修院中五老，正想縱身而上，忽見徐元平雙掌一齊推出，合力揮掌一接。

徐元平只覺慧空觸在自己後背上的熱流，綿綿不絕的注入丹田，眞力大增，不覺吐氣出聲，劈出的雙掌加速向前一送。

他只是本能的加快了掌勢，却不知這加速一送的威力，奇大絕倫，只聽六僧同時悶哼一聲，吃那强大的劈空勁氣，震飛起身軀，向外摔去。

這時但聞幾聲轟隆大震，元泰和元金大帥兩人的身軀，撞在那幽室磚壁之上，半邊磚牆吃那强大的撞擊之力，震得倒塌下來。

徐元平似是想不到這雙掌加速一送，竟有這般的威勢，不禁微微一怔。

只聽身後慧空低聲喝道：「快些澄靜心神，聽我誦解『達摩易筋經』文，伐毛篇……」

元泰和監修院五個長老，大部都爬起退回到羣僧列隊之處，只有元金似是受傷較重，吃對方掌震撞塌了牆壁之後，一直就未爬起來。

元通並未下命派人去搶救元金大師，他只是呆呆的站着，臉上神色變化不定，顯然，他正在運用思慮作一件重大的決定。

忽見元通揮動一下手中的綠玉拂杖，羣僧立時一個合掌垂首，靜待令下。

只聽元通說道：「慧因，慧果兩位師叔，請接綠玉拂令，聯手出擊，全力搏擒叛徒，元、百、天三代弟子，各就羅漢陣位，並立時停止供應叛徒需水及食用之物。」

慧因一皺長垂眼瞼的白眉，低聲說道：「掌門暫請息怒，老衲還有下情上陳……」

元通冷笑一聲，接道：「師叔可是要抗拒綠玉拂令麼？」

慧因急道：「老衲不敢。」

元通聲色俱厲，怒容滿臉，道：「慧空既傷本座護法，又抗拒綠玉拂令藐視派規，罪無可恕，兩位師叔素知我派門規，綠玉拂杖乃歷代師祖傳下信物，慧空連番抗拒，已不能再算是我少林門下弟子，兩位師叔再請出手，格殺勿論。」

慧因、慧果黯然一笑，道：「老衲等敬領綠玉拂令。」說完，縱身一躍，雙雙撲入那塵土尚未落淨的幽室之中。

慧果一探臂，抱起倒臥在壁角的元金大師，躍出幽室放好，重又躍回。

只見元金大師滿臉都是積塵，口中也被塵土塡滿，人還在昏迷之中，雖未氣絕，但看上去傷得十分慘重。要知武林派門規森嚴，元通未下令搶救元金大師，羣僧不敢擅自出手。

這當兒，那幽室中瀰漫的積塵已逐漸消落，依稀可見慧空盤膝靜坐在木榻上，徐元平旁榻而立，兩個人都聚精會神的，慧空還不停口齒啟動，但却聽不到他說話之聲。

慧因、慧果一齊合掌躬身，高聲說道：「掌門方丈已傳下綠玉拂令，命小弟等擒拿師兄。」

慧空睜眼望了兩人一眼，低聲對徐元平道：「快些盤膝坐下，我以本身功力助你盡早學得『達摩易筋經』上記載的武學。」

徐元平依言坐好，慧空突然一掌，擊在他頭上「前頂」要穴，徐元平忽覺全身一顫，立時知覺頓失。

慧果見慧空相應不理，立時接上一句道：「綠玉拂令乃歷代掌門師祖相傳信物，小弟等不敢抗拒，要請師兄原諒了。」

慧空冷笑一聲道：「兩位師弟請轉告掌門方丈，寬放老衲三日限期，屆時老衲當自絕以謝抗拒綠玉拂令之罪，現下如若苦苦相迫，哼，可莫怪老衲失手傷人……」

慧因、慧果聽他說得十分堅決，回頭望着室外的元通，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元通已搶先說道：「叛徒已然連傷數人，豈能再依他寬放時限，如被他逃了出寺，那可是我們少林寺奇恥大辱，凡是現下站在此地之人都將愧對歷代祖師陰靈……」說完，一揚手中綠玉拂杖，高聲接道：「本座再傳綠玉拂令，恭請慧因、慧果兩位師叔立刻出手，早擒叛徒。」

慧空突然圓睜雙目，哈哈大笑道：「老衲縱有觸犯綠玉拂令之處，但掌門人擅自傳諭擊毀深鎖的『悔心禪院』雙門，亦有藐視先師之處，但憑此點，老衲就可以據理拚命……」他突然把目光投射在慧因、慧果身上，冷冷的接道：「兩位師弟請自己估量，縱然聯手而上，只怕也未必是小兄的敵手……」

慧因、慧果的武功，大都是由慧空代師傳授，在兩人心目之中對這位大師兄敬若師尊，現下要他們師兄弟翻臉動手，實在大感爲難，但又不能抗拒掌門方丈的綠玉拂令，一時之間呆在當地。

只聽元通大師厲聲喝道：「本座三傳綠玉拂令，敬請慧因、慧果兩位師叔師早些搏擒叛徒，以保我派清譽！」

慧因白眉一揚，道：「大師兄，請恕小弟放肆了！」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慧空冷漠一笑，按在徐元平頭頂的右掌不動，左手五指輕輕的一彈，幾縷指風應手而出，迎着慧因劈來的掌風撞去。

慧因劈出掌風，和慧空彈出指風相觸，立時覺出不對，只感慧空指風，裂破他劈出的掌風，直向身上襲到，不禁吃了一驚，一面潛運眞力，加强掌風威勢，一面飄身向後躍退。

慧果目睹慧因已然出手，心中一動，忖道：「大師兄被囚這『悔心禪院』，已有六十年的時間，如以他武功而論，本可早逃出寺，但他却甘願忍受這悠長的面壁之苦，不肯違背先師遺命，今番抗拒綠玉拂令，起因全爲這少年後生，如把這少年後生除去，或可止他心中妄念，以成全他的名節，免得落下背叛門規的逆徒之名。」心念一轉，潛運八成眞力，施展百步神拳絕技，遙向徐元平前胸「玄機」要穴打去。

他本是極有道行的高僧，只因一心要維護師兄名節，不惜妄動殺機。

慧空已悟得「達摩易筋經」中全部武功，耳目是何等的靈敏，一見慧果揚手打出百步神拳，不禁臉色大變，冷哼一聲，左掌疾如閃電而出，擋住徐元平前胸，硬是把一股裂碑碎石的拳風接住，振腕向外一推，慧果輕哼一聲，飄身退出幽室，他却迅快的收回左手，右掌連續在徐元平前頂要穴，輕擊三下。

三掌過後，徐元平突然睜開了雙眼，由暈轉醒，但覺一股滾滾熱流，由前頂要穴泉湧而下，分向軀體四肢流佈，行轉於經脈之間，舒暢無比。

那熱流愈轉於强，片刻之後，忽覺全身一顫，出了一身大汗，人又失去知覺。

這時，慧因劈出來的掌力，早已被慧空施展「彈指神功」破去，心知如再不知難而退，只怕要當場受傷，立時一飄身，緊隨慧果退出幽室。

元通看兩人甫和慧空交接一招，立時便退出幽室，認爲兩人顧念私誼，不願和慧空交手，心中大感忿慨，正待出言質詢，忽見慧果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不禁臉色一變，急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嚥回腹中。

慧因一皺眉頭，急忙問道：「師弟受傷很重麼？」

慧果輕輕歎息一聲，道：「我被他內家反彈之力，震傷了內腑……」

只聽幽室中飄傳來慧空冷漠的聲音道：「快些閉嘴，散去壓制傷勢發作的功力，閉目調息，如若不聽我忠告之言，十二個時辰之內，傷勢惡化，吐血而死，需知我反震之力和你打出的百步神拳力道，恰成正比，這是你自討之苦，怪不得我手辣心狠。」

慧因低聲道：「師弟不可逞强，快些依言施爲，免得傷勢惡

化……」他微微一頓，合掌對元通道：「老衲非不盡心，實因雙方武功相差懸殊，如非老衲知難而退，只怕也要傷在他『彈指神功』之下！」

元通微微一怔，道：「甚麼？『彈指神功』……」

慧因微一點頭，答道：「不錯，這是我們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中，最難修習三種絕技之一，據老衲所知，本派中近三百年，尚沒有人練成這門功夫，慧空師兄……」他本想頌讚慧空幾句，但話將出口之時，忽然覺得不對，倏然而住。

元通冷笑道：「叛徒既然背棄我歷代師祖戒律，甘願自毀六十年囚居名節，本座如不作斷然措施，何以對先師付託之重，慧果師叔暫請退出『悔心禪院』，養息傷勢，本座定當設法擒伏叛徒，以清門戶。」

慧因道：「他已悟得『達摩易筋經』文，武功高不可測，以老衲之見，不如寬放他三日限期……」

元通一揮綠玉拂杖，截住了慧因的話，道：「師叔但請放心，我不信他眞能捱得全寺高手聯攻。」

但聞幽室之中又傳來一聲冷笑，道：「老衲已許諾三日後自絕謝罪，掌門如若恃强迫攻，那只不過徒造一場浩劫。」

元通一沉思，答道：「看在先師份上，我答應寬放你三日時間，但三日後如不守諾自絕謝罪，我當火焚『悔心禪院』。」元通說完，揮動綠玉拂杖，衆僧立時各守方位，排成羅漢陣，立時把幽室重重包圍。

慧空抬頭望着幽室外排成的羅漢陣，輕輕歎息一聲，觸放在徐元平前頂要穴的右手，突然收回。

這時只聽得徐元平長長吁一口氣，睜開了眼睛。

慧空伸手指着院中排成陣圖的羣僧，低聲說道：「幽室外的是我少林派名震武林的羅漢陣，當今高手，能夠闖得這座羅漢陣的，只怕難以找得出三五個人，可是三日之後，你就必須單槍匹馬，闖過此陣。」

徐元平在未入少林寺前，本聽人談過這羅漢陣的厲害，入寺之後，又連番遇上寺中高手，那一股初入少林寺的豪氣，早已消失淨盡，是以聽說三日後要他單人闖出這羅漢陣，不禁吃了一驚，急道：「羅漢陣乃名滿天下的奇陣，以晚輩這點功力，如何能闖得出去？」

這時，元通大師和慧因等都已退出了「悔心禪院」，靜院中只餘一座殺氣騰騰的羅漢陣，一百另八個少林寺僧侶高手，各守方位，一派莊嚴肅穆，但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只見慧空的臉色忽怒忽喜，變化不定，似是浸沉在往事的回憶之中，又似在思考着一件重大難決的問題。

忽見他雙目一閉，合掌當胸，自言自語的祈禱了一陣，他說話的聲音微弱得連坐在他身側的徐元平也聽不出說的是甚麼，只見他口齒啟動了一陣，突然睜開雙目，眼神湛湛，望着徐元平道：「形勢如此，老衲也顧不得許多了。」

他這幾句突來之言，只聽得徐元平怔了一怔，道：「老前輩，請恕晚輩愚劣，不能解得老前輩話中含意……」

慧空突然微微一笑，道：「我原本存有藏私之心，不願把少林派最精奥的兩種絕學相授，但眼下情勢不同，我如不把這兩種速成奇學傳授於你，祇怕你難以闖得過羅漢陣去。」

徐元平道：「老師父如肯成全晚輩洗雪血海深冤之願，不但晚輩終生感戴大恩，就是……」

慧空臉色一沉，十分嚴肅的接道：「我是打賭輸給你的武功，那個是你師父？再要這般稱呼，莫怪我立時把你逐出幽室。」

徐元平先是一怔，繼而垂首答道：「晚輩記下了。」

慧空輕輕嘆息一聲，臉色變得十分緩和，眉宇間流露出無限慈愛，左手從背後摸出一把短劍，輕按把柄彈簧，祇聽嗆的一聲輕響，登時滿室寒光奪目，森森劍氣，逼得徐元平打了一個寒顫。

老和尚右手握劍左手輕彈劍脊笑道：「我們賭了兩次，第一次我賭輸全身武功，第二次我又賭輸了一件武林至寶，這柄短劍已陪我渡過了六十年寂寞歲月，幸得這次賭輸於你，要不然，這一柄武林人物視若性命的奇寶，要陪我永埋這『悔心禪院』了。」說完，雙手捧劍送交徐元平面前。

徐元平不敢推辭，跪拜榻前，接過短劍。

祇見慧空臉上閃掠過一抹凄凉的笑意，感喟的嘆息一聲，道：「孩子，這把短劍雖是天下武林人物心目中的至寶，但對老衲，却是一件極爲不祥之物……」話至此處，忽然住口，仰臉望着破損的屋頂，臉上神情變化不定，他似想把一件積在心裏的往事說出，少頃，激動的臉色逐漸歸於平復後，又道：「除了用這把短劍，洗雪你血海沉冤之外，最好是珍藏起不要用它，因爲這把短劍關連一件震駭江湖的兇殺慘案，也許追查這柄短劍的幾個高人，都還健在人世，一經炫露，祇怕要牽引出一場風波……」

他緩緩把放置身側的古銅劍鞘取在手中，接道：「短劍雖是削金

斷玉的寶刃，但這古銅劍鞘，却比劍珍貴萬倍。」

徐元平茫然的望了那古銅劍鞘一眼，並無發覺有何特異之處，心中雖然不信，但口中却是不敢辯駁。

慧空似是看出徐元平懷疑，微微一笑道：「我已對人許過諾言，永不洩漏這劍鞘上的隱秘，以後，你能否揭穿這震駭武林人心的隱秘，那要看你的造化了。」說完，顫抖着雙手，把劍鞘交遞到徐元平的手中。

徐元平剛把短劍歸入劍鞘，細微清晰的聲音，已在耳際響起，他悚然驚覺，慧空又開始誦解「達摩易筋經」文，徐元平趕忙聚精會神的用心聽講。

教學的人用心良苦，精細無比，每一招每一式都講得十分清楚，聽的人心神專注，準備學成絕技，用以洗雪身負血海沉冤，兩人都全部精神集中，不知不覺間天色入夜。

一夜兩天的時間，匆匆過去，慧空滴水未飲，滔滔不絕說了三日時間。

第三日早晨，才把「達摩易筋經」全部講完，慧空抬頭望窗外，已是日上三竿，拂髯一笑道：「這三日夜的工夫，我已把本身所知的較爲精奥之學，都已傾囊相授，祇要你記下各種要訣動作修習，不難進入爐火純青之境，眞經最末一段記載就是破解羅漢陣的辦法，需知當今之世，能破羅漢陣法的，祇有你一個人，老衲爲此，不無愧對門師之感……」慧空深長的嘆息一聲，接道：「現下相距三日限期，還有一個時辰左右，老衲要在這一個時辰之內，授給你三十年修爲功力，助你闖出羅漢陣去。」

徐元平茫然應道：「甚麼？」

慧空凄凉一笑道：「佛法無邊，小施主在一個時辰之後，就知老衲所言非虛了。」

慧空說完，大喝一聲，祇震得瓦滾塵飛，徐元平這時祇覺得如雷轟頂，全身一顫，人便暈了過去。

當他清醒之時，祇見元通懷抱綠玉拂伏，在四個小沙彌護擁之下而來。

徐元平急忙轉身喊道：「老前輩，貴寺……」

這時，祇見慧空盤膝閉目而坐，動也未動。

一個可怕念頭閃電掠過腦際，他驚震得全身一抖，緩緩伸手摸去，立時淚水泉湧而出，不知何時，慧空已經氣絕。

過度的驚痛，反使徐元平哭不出聲，祇是呆呆的望着慧空的屍體流淚。

三天的時間，在整個人生中祇不過是短暫的一刻，可是徐元平却受到了慧空無比的恩寵。

徐元平悔恨自己爲甚麼要自作聰明，故意弄響了袋中的制錢，贏得了第二次賭賽，雖然他弄響制錢是存着相讓之心，但是由於他的機詐使慧空輸了第二場賭賽，這場賭賽使他贏得一柄斷金削玉的寶刃，但却使賜予他無比恩寵的倔强老人，把深藏心中數十年的隱秘，帶入泉下……

三日來的經過，一幕幕在他腦際中重現，使他忘去了幽室外環伺的强敵。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洪亮的佛號，把他由極度悲痛中驚醒過來。

回頭望去，祇見元通手抱綠玉拂杖，臉色異常莊肅的當門而立，左門站着白眉垂遮眼瞼的慧因，右邊站着慧果，四個小沙彌一字排列身後，每人手中捧着一柄寒光耀目的戒刀。

一股莫名的悲憤，點燃起他心中的怒火，伸手撿起置放身邊的短劍，藏入懷中，大踏步直向門前走去。他並不知道自己已得慧空數十年修成禪功眞傳，祇憑一股衝動的憤慨，使他忘去了生死危險。

元通並沒有把徐元平放在眼內，兩道精光湛湛的眼神，祇是盯着盤膝而坐的慧空，對於徐元平滔滔來勢，望也不望一下。

元通見慧空眼皮也不睜動一下，似乎早已將三日的限約忘去，不禁抬頭望望天色，道：「三日約限已到，師伯可有甚麼遺言告誡弟子嗎？」

他一連問了數遍，慧空動也未動，不禁大怒，側頭望了慧因一眼，厲聲喝道：「師伯許諾三日內自絕謝罪，現在時間已到，爲何這般裝聾作啞……」

話還未完，驀聞幽室門口響起一聲冷笑：「武林之中最重師道，你以下犯上，逼死尊長，還敢這般疾顏厲色……」餘音未絕，呼的一股强猛掌風，直向元通擊去。

元通目光何等銳利，早已看到徐元平到了幽室門口，祇因未把他放在心上，是以全無戒備，待他驚覺到對方擊來掌勢力道極大時，已然招架不及。

他乃一代掌門之尊，在衆目睽睽之下，不好縱身躍避，祇得氣聚左肩，微一側身，用肩頭接這一擊。

要知徐元平已經慧空用佛門開頂之法，把數十年坐禪苦修的功力，盡皆授受，這一掌威勢奇大，祇打得元通身軀飛起，摔出去六七尺遠。

徐元平一掌擊中元通，乘勢大喝一聲，飛身躍出幽室，直向羅漢陣中衝去。

元通雖被徐元平一掌震得摔倒在地上，但他畢竟是功力異常深厚之人，一提丹田眞氣，立時把翻動的氣血壓住，挺身站起來，但聞身側衣袂飄風之聲，八個僧人閃電般由他倆身側躍過，接着由身後響起一個，低沉的聲音道：「掌門人快請移駕，羅漢陣就要發動了！」他雖是少林派中掌門，但在聞得身後低喝之後，亦不敢多在陣中逗留，因那羅漢陣乃少林寺中對付强敵的屏障，數百年來，從未聞過有人闖出羅漢陣的傳說，陣勢如一發動，變化精奇無比，祇得快步向陣外退去。

徐元平飛躍出靜室，守陣羣僧已紛紛躍起攔截，拳掌如雨，分由三面攻到。

慧因低聲對四小沙彌喝道：「快些隨護掌門人退出羅漢陣去，再晚一步，就難以出陣了。」說罷，一把拉住慧果，直向幽室中躍去。

徐元平呼呼急劈兩掌，把羣僧圍攻來勢擋住，正待回身攔阻慧因、慧果，那知第二撥僧人攻勢又到，祇聽一聲佛號，聯袂攻來的羣僧一齊出手，一股極强大的掌風，狂飆般捲舞而到。

他已得慧空用佛門開頂之法，盡授本身功力，掌勢雄渾絕倫，羣僧雖是八個一齊出手，但却被他雙掌擋住。

一招硬打，徐元平祇不過身軀微微一晃，但八個和尚却被凌空震落實地。

但聞風聲颯然，第三撥羣僧又到，這次攻勢又自不同，八僧分由左右兩邊襲來，拳影掌風，挾連襲到。徐元平微微一皺眉頭，大喝一聲，左右雙掌分向兩側來敵劈去。

剛把第三撥襲來敵勢擊退，第四撥敵人又到，攻勢綿綿不絕，而且每一撥攻勢各異。

他一鼓作氣連退十二撥羣僧襲後，不禁心中發急，忖道：「他們這羣攻之勢連綿不絕，已無休止，不知要打到甚麼時候才能停手，我一人之力，和他們這車輪羣襲硬拚，縱然不被打死，時間一久，也要活活累死，不如奮起全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外猛衝，或能闖出陣去。」

心念一轉，正待運足全力，猛劈一掌，來個先聲奪人，然後乘勢衝出，那知心念剛動，忽聞兩聲長嘯過後羣僧忽然停住車輪羣襲，各個退回方位。

原來，元通和四個小沙彌已退到羅漢陣外，慧因、慧果，也隱入幽室，羅漢陣式已然變動。

這羅漢陣共由一百另八個和尚組成，此時分作十二撥，每撥九人，這些和尚們全都臉容嚴肅，單掌當胸。他們一排排縱横而立，整齊之中，又覺得十分從容。

徐元平突然生出一種異樣之感，心想：「這羅漢陣果然名不虛傳，怪不得慧空老前輩傳授我達摩易筋經之後，其時已是最後的一刹那，尚自語重心長地提醒我那眞經最後一頁，乃是專破此陣無上心法。如今看來，此陣暗蘊一種極爲强韌之力，犯者必死！我想天下任何高人，站在此陣之前，心理上先得輸了一陣……」

這時候衆僧鴉雀無聲，似是有所待而不立刻出手攻他。徐元平在這刹那間又尋思道：「慧空老前輩雖是將破陣的無上心法傳授與我，但此刻我怎的老是想該如此下手去破？莫非我天資魯鈍，未能領悟，抑是此陣在數十年中，又另有精微變化，迥非昔日可比。」

他困惑地沉思不休，猛聽一聲禪唱，響徹雲霄。

這一聲禪唱之後，緊跟着院中衆僧同聲誦一聲佛號，滿院勁風排空激蕩，僧衣亂飄。

徐元平但覺眼前一花，跟着全身都感受到無數股無可形容的潛力壓迫，宛如驀地投身在極大强的漩渦中，身不由己地要旋轉着沉浸下去。

他是局中之人，感受如此，如是局外觀戰的人，則一點也瞧不出異狀，僅僅瞧見那些和尚齊齊揮動寬大袍袖。

他早已運功護體，這時被四八面的潛力迫上身來，却自然而然地生出抗拒之力，把襲來的潛力完全卸掉。

那一百零八個和尚又齊齊誦一聲佛號，響徹雲霄，徐元平心中一凜，這番陣法眞個是要發動了……

靈機一動，驀地跨前兩步，舉掌作勢，像要攻擊迎面一丈處那一撥的和尚。

他的動作快得異乎尋常，人家剛剛瞧清楚他跨前兩步，他却已退回原位，果然身後一股潛力，激湧而至。

徐元平一旋身，雙掌平推，眼光到處，不覺微驚，原來後面並無和尚迫前，祇有一撥九個和尚，並肩而立，各揮右掌向前推出，相距尚有丈半，力量已及。徐元平原本是想到後面的和尚們攻來，來個冷不防盡運全身功力，把這一撥擊退，並且打算把他們擊亂。這一來他便可以搶得主動之勢，繼續逐個擊破。

說時遲，那時快，他雙掌推出之力，已與對方那一撥和尚的力量撞上，徐元平清嘯一聲，猛可抽出一掌，往右側擊去，跟着左肘一沉，往身後猛撞。

他掌擊肘撞，全是虛勢，然而這時候他的功力不比等閒，隨着鐵

掌手肘的動作，數股潛力激撞出去。

圍立在他四週的和尚剛好都揮掌揚袖，九個人的力竟合成一股，齊齊攻到，雙方內家眞力一觸，全部抵消。

人影連閃，這數撥和尚都換了後面的人，又齊齊揮掌揚袖。

徐元平電光石火般忖道：「不好，我老是站在此地鬥內力，縱然有蓋世之勇，也將落個筋疲力盡而束手被擒的下場，倒不如衝過去，即使羅漢陣奧妙無窮，但我寧願五步濺血，死也要轟轟烈烈……」當下掌拍肘撞，又發出數股力量，抵消了對方襲來之力，便往空中一竄。

這一縱足足跳起三丈之高，急向四方掃瞥一眼，祇見幽房門邊站着兩個和尚，那元通方丈也倚在門邊觀戰。心中爲之一定，祇因圍的和尚雖多，但本寺高手如慧因、慧果等却不在其內，然而眼光一掃到地面，便知此陣的確實厲害，原來那十二撥和尚這時都又快又疾地往後移動，祇見衣袂飄起，人影閃動，却不聞半點脚步聲。

徐元平首先感覺到的是沒有一點空隙，可容他落足，他此刻的功力當然可以再提眞氣，重新昇起或在前後移動，但他已計算出無論落向何處，都不容他插足。

說時遲，那時快，他的身形已飄飄下墜，地下的和尚根本沒有一個抬頭看他，徐元平心中一動，腰上一運力，變成頭下脚上之式，一掌擊向一個和尚的頭頂。

這一掌要是擊中，那和尚的腦袋非完全破裂不可，誰知人家理也不理，照舊走動。

他的掌力到處，突然被旁邊一種吸力吸去，擊在地上。

他又沒有旁的辦法，硬生生横劈一掌，人隨掌去。地下衆僧依然袍袖飄飄地疾走，若無其事。他祇覺一股吸力，拉得他身形不由自主，直向人叢中跌墜。這一刹那間，他已感到全身力氣用不起來，心知這正是羅漢陣的大妙用，急忙換一口眞氣，上身一挺，身形便翻起來。

這時他身形離地不過七尺，下面光頭亂閃，又讓開一丈方圓的空地。徐元平驀然縮起雙腿，變成在空中盤膝而坐的姿勢。眨眼間，徐元平又眞個坐在地上。

羅漢陣中升起宏大的佛號，元通方丈呼了一口氣，道：「總算把這斷擒了……」

一言未畢，祇見陣法仍然催動，跟着祇聽徐元平大喝一聲，幾個和尚飛起半空。

元通方丈心中微微顫動，少林寺的威名，眼看冰消瓦解……

原來徐元平在盤坐落地之後，立時運行眞氣，雙掌連環擊劈出手，强猛的劈空潛力震飛起環攻他的四個和尚，羅漢陣立時被他掌風衝擊之力，弄亂一處環節。

祇聽一聲高拔梵唱，全陣由迅快的動蕩，歸於靜寂，游走的僧侶倏忽間一齊停下，四個被徐元平掌力震飛的和尚所留空位，立時被後一排和尚迅快補上，而那四個被摔的僧侶，却塡補了第二排空位。

徐元平定神望去，祇見羣僧彼此把臂相連，結成了一排一排的肉牆，奇怪的是一個個都把眼睛閉着，臉色十分嚴肅，齒唇啓動，不知在說些甚麼。

他按捺下心中的激動，凝神思索那「達摩易筋經」文的最後一段。

當他想到「以靜制靜，接力尅强」兩句時，忽聞羣僧齊聲高喧佛號，四面一齊逼進。

徐元平猛提一口眞氣，左掌疾向迎面攻來的一排僧人擊去。

但覺身後風聲颯然，徐元平左右雙腿一齊被人抓住。

原來他身後和尚早已欺近身側，伺機而動，他祇顧招架當前和尚攻勢，身後門戶大開，待他擋開前面拳掌，挺身躍起之時，身後羣僧立時有兩人疾躍而出，分拿住他左右雙腿。

徐元平在這刹那間之間，心念疾如輪移，如不施展絕技傷人，勢將被人生擒，幾乎在他心念轉動的同一瞬間，迅如電光一閃般，雙手一齊探出，施出擒拿手法，抓住了兩個僧人。

手一着力，立時氣運雙腿，大喝一聲，身向後一縮，雙足疾向抓他雙腿二僧的前胸點去。

在這電光石火間，已另有兩僧夾擊而到。徐元平出招夠快，準能先把那兩個和尚踢中胸前大穴，然後再招架這兩僧襲擊。可是問題就在這兩腿分道踢出，若不使足氣力，則不能借力以改變招式，若要全力施爲，則被踢的兩僧焉有倖理？

徐元平心中雖憤那元通方丈毫無人情倫理之念，但這少林寺中的和尚，却也是授絕藝的慧空老和尚後輩，飲水思源，他實不能對這些奉命行事的和尚們施展辣手。

這個念頭不過刹那間即逝，但雙足已慢了一步。

祇聽早先拿住他雙腿的兩僧悶哼一聲，向後仰仆地上。

幾乎在同時之間，另外兩僧的鐵掌一齊擊在徐元平身上。

徐元平被兩僧掌力震開尋丈，却挺胸直立依然無傷。

那兩僧爲之大驚避開，原來當他們鐵掌擊到徐元平身上時，這兩位佛門弟子可眞是宅心慈善，見徐

元平躲之不及，一齊稍偏掌力，劈開致命死穴。徐元平心中一動，便照舊踢向那兩僧，一面運氣護身，那兩僧被他踢倒，正好閉住穴道，不致喪命。而徐元平挨了兩掌，因不是要穴被擊，是以毫無傷損。

說時遲，那時快，徐元平忽然悟出妙諦，閃眼一覷，這一撥失去兩僧的和尚們，都因怒氣勃勃，是以一時尚未換位補人。

徐元平大喝一聲，已到了和尚叢中。

後面那撥為首的和尚發令道：「爾等迅速退開……」

徐元平心道：「你們可遲了一步……」身隨念動，使出十二擒龍手奧妙招式，眨眼之間，已扣住四個僧人的穴道。

徐元平賸出一手，抓住一個和尚背後的衣服，倏然向後面最近的一撥和尚擲去。剛一出手，跟着又抓起一僧，向左邊的一撥和尚們扔去。

那兩撥和尚一陣嘩然，為首的和尚發出命令，衆僧都舉掌外推，却露出不大願意之色。

徐元平冷笑一聲，疾如閃電般扔出兩僧，仍然扔向正面和左面的兩撥和尚。

要知道羅漢陣中每一撥和尚，祇要聯臂出掌，其力絕巨，就等於九人之力合在一起。此所以衆僧聽到有命要出掌去擋那飛過來的同門，唯恐會傷了他，都露出不願之色。

他們舉掌一擋，大家不約而同地祇用了四成力量，那知掌力與那被扔過來的僧人一觸，突覺那僧人仍然夾帶着無窮潛力，登時把他們整撥都迫退半步。

這時第二個被擒的和尚跟着飛到，這一次他們都全力出掌。

慧因看了這種情形，打個冷顫，朗聲道：「老衲非出手不可了……」

祇聽在徐元平正面和左面的兩撥和尚喝叱連聲，而隊形也已散亂。

原來徐元平再抛出兩僧時，力道剛猛無儔，同時間，他的身形有如離弦之箭，朝正面那撥和尚撞去，居然被他擲出的和尚還要快了半個身位，接着一掌擊去。這一掌他已用足勁力，掌力如驚濤駭浪，排空激蕩。正好趕上那撥和尚第二次揚掌，兩下力量恰恰抵消。在這空隙裏，那個被擲的僧人橫着直襲這一撥和尚。

他們此刻無法不亂，祇因徐元平又復一掌攻到。九個和尚祇有五個揚掌應敵，另外四個却齊齊出手去接那僧人。

豈知徐元平用的力量奇妙難測，雙方一觸，四個和尚但覺那僧人帶來的潛力忽剛忽柔，抵擋不住，都翻身仆滾於地。

徐元平閃電般到了衆僧中，正要伸手抓起兩個，然後再施用同一方法，將擋住去路的和尚們全都攻散，以使羅漢陣冰消瓦解，手才伸出，耳邊忽聞一聲洪亮清越無比的佛號，擊得耳鼓嗚嗚而鳴，跟着數縷勁風直襲腕脈，徐元平知逢勁敵，精神一振，使出慧空老和尚傳授十二擒龍手，五指驀然一扣。那襲至腕脈的數縷勁風，敢情是慧因老和尚出手時的指風。

這時慧因見他應變神速，招數神妙無比，認得這一式的來歷，急忙縮手，腕骨已被徐元平指尖拂着。

徐元平這一招出手，祇輕輕拂着敵人一下，不由得十分驚駭，眼光一瞥，祇見慧因老和尚臉罩嚴霜，肅立不動。

他不敢大意，氣納丹田，力貫雙臂，也自蓄勢待發。

慧因道：「尊駕敢是想把少林寺毀了才肯離開？」

徐元平心頭一震，道：「弟子不敢。」

慧因老和尚怒喝一聲，雙掌合什，驀地向前一推，徐元平也出雙掌抵擋，「蓬」地大響一聲，兩人便各退一步。

老和尚猛吸一口眞氣，右臂骨節連珠暴響，聲勢甚是驚人。

徐元平搶佔先機，鐵掌一揮，當胸擊去，慧因老和尚微微踏前半步，也是一掌劈出，兩掌相交，蓬地大響一聲，徐元平身形拔空而起，飄飄蕩蕩，直向幽室右方飛去。

這時衆僧本已重新佈好陣勢剛才被擲出的幾個和尚，僅是穴道被閉，這時已被救醒，仍能參戰。他們一見徐元平飛得又高又遠，忙忙移動陣法，誰知徐元平跌落之處，正是幽室側面的竹林中，因此他們縱然能夠衝入竹林，却無法施展羅漢陣法。

慧因忖道：「好聰明的孩子，總算沒有辜負老僧一片好心……」一面移步到元通方丈那邊，大聲道：「請示方丈，是否立刻派高手追擊？那孩子相信此刻已負微傷了。」

元通方丈怔了一下，突然用綠玉拂杖在地面上一頓，斷然道：「不必了，讓他去吧！」

這時，不但是元通方丈，其餘所有的僧人都一陣默然，只因天下無敵的羅漢陣已威名掃盡。

徐元平雙脚一沾地，立時縱身而起，躍上圍牆，回頭望去，只見羣僧個個肅容而立，羅漢陣中仍然殺氣騰騰，毫無凌亂現象。

想到適才一場兇險的搏鬥，不禁由心底泛上來一股寒意，如非慧因暗助一掌之力，他不相信自己已能闖得出名震天下武林的羅漢陣法。

他暗中試行運氣，只覺百穴暢通，毫無不適之感，這才知道自己並未受傷。

其實，他已得慧空以佛門開頂之法，把本身數十年修成的功力，盡相揉合，即使慧因眞的用力劈他一掌，以他現下功力，亦足可硬擋一擊。

只因他這等近乎神奇的成就，不但是說來難以令人相信，即是他親身經歷之人，也是不敢深信。

他茫然的呆站一陣，才返身向前奔去，因為元通下令放他離寺，是以無人追擊。

沿途之上，雖遇有幾道攔截，但都被他輕描淡寫的舉手擊退，衝出少林寺。

他放腿奔行了一陣，忽然想起自己三日夜未曾進食，不想起也還罷了，這一想到，登時覺得饑腸轆轆，十分難忍。

抬頭望去，只見一道高聳雲霄的絕峯，橫阻去路，右側是一道蜿蜒深入羣山的幽谷，左側却是一片雜林。

他一路奔來，並未留心道路，是以，跑錯了方向。

他向四周張望一陣，信步向林中走去。

他想在林中尋找一些山菓、松子之類，暫療饑火，那知深入百丈之處，仍然未找到一棵菓樹，不禁心中着急，一提氣，放腿急奔。

這片雜林足足有四五里，兩邊都是峭立的山壁挾持，而且枝幹橫出，雜草蔓籐，他雖有着迅快的身法，但却無法施展，大約有一頓飯工夫，才穿過雜林，至雜林盡處，那兩側挾持的石壁亦突然中斷，到了一處山口所在，他突然加快了速度，疾如奔馬向前跑去。

正奔行間，忽聞一聲：「阿彌陀佛。」迎面一棵大樹之後，轉出來一位年登古稀的老僧，白眉垂目，合掌肅立，正是少林寺的慧因大師。

徐元平急忙一沉丹田眞氣，硬把向前奔衝的身子收住，深深一揖，說道：「如非老前輩暗助一掌，晚輩恐怕難以闖出那天下無敵的羅漢陣。」

慧因低沉的歎息一聲，莊肅的臉上流現出傷痛神色，道：「小檀越已得我少林絕傳之學，單是那十二招擒龍手法，就足使老衲失色。」他微微一頓之後，接道：「老衲原想借助小檀越之力，救老衲師兄脫離他幽居六十年的『悔心禪院』，那知弄巧成拙，反害他早登極樂。」

徐元平臉色一變，熱淚奪眶而出，右手握拳一擊左掌，說道：「慧空老前輩待我恩重如山，我非得替他報仇不可。」

慧因微微一歎道：「你要找那個替他報仇？」

徐元平正在悲忿之際，毫不思索的說道：「我要找貴寺方丈元通大師。」

慧因道：「如論罪魁禍首，你應該找老衲才對。」

徐元平歎道：「老師父志在救人，如何能怪得你？」

慧因淡淡一笑，道：「因果循環，强他不得，我那師兄乃才華絕世之人，他的作為，自不能以常情測度，六十年前，他的武功已是我們少林寺中傑出高手，就是幾位長輩，也要遜他一着，家師對他更是寵愛無比，決不會存心把他囚禁一生，可惜的是家師西歸我佛太早，以致遺下這段公案，老衲雖對此事懷疑甚深，但我們少林寺中最重掌門權責，何況接掌三十一代門戶之人，又是老衲同門師兄，在我未找出證明之前，老衲也不敢輕舉妄動……」話至此處突然住口，低頭沉思了一陣，道：「此事乃我們少林寺之事，如果檀越未得我師兄遺囑相託，倒不必出手過問。」

徐元平道：「慧空老前輩雖然未囑託於我，但他對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只要我能練成『達摩易筋經』上乘武功，非要把此事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慧因一皺長眉，肅然道：「此事涉及我們少林寺在江湖上的清白聲譽，小檀越千萬不可妄作推論，老衲即將離山行脚，天地悠悠，也許這一別，再無相會之日，因而，匆匆趕來此處再和小檀越會上一面。」

徐元平察言觀色，知道他有事相問，當下說道：「晚輩能有這等奇遇，都是老師父指點而得，但有所命，無不遵從。」

慧因微微一笑道：「不錯，老衲趕來此處，確實有事相詢，但此地不是談話之所，請隨老衲來吧。」

說完，轉過身子緩步向前走去。

徐元平隨在他身後，走約里許左右，到了一處十分隱蔽山谷所在。

只見一塊大青石上，放着一盤饅頭，旁邊站着慧果大師。

慧因指着大青石上一盤饅頭，說道：「小檀越已經數日未進飲食，此刻請先用一點素飯，咱們再談不遲。」

徐元平正當飢餓之時，也不推辭，狼吞虎嚥般，片刻吃光。

（未完・三）

上文提要：拿督廟內駱玲、牛麗生、溫文等三人在黑暗中產生幻覺，恐怖中便出口不遜謾罵顧老頭，惹怒了他使出科幻花招作弄駱玲等三人，彼此正鬥得激烈時，陳劍誰來了，他是擔心駱玲三人故尾隨而來。幸而陳劍誰及時出現，他一眼便認出了顧老頭乃是他父執五叔，而且也是昔日希望社八大南天柱之一，從而才解去敵對與誤會……

金血

六人幫故事之二／溫瑞安・文　可飛・圖

結黨營私害人幫　施計詭奪兄弟財

陳劍誰道：「有一些不是異能也不是妖術，只是障眼法。就像賭博場中的技術一樣，他拿了三條煙(A)，不是因爲運氣好，也不是因爲他有妖法，只因爲他手法高明。」

溫文這下可明白了：「只不過，有些人運用這些手法，往好處施爲，例如針灸術運用在醫學上；有些人却把這些手段用在壞事上，這可變成或掌握了魔鬼的鑰匙，例如……」

駱鈴叫道：「例如黑火！」

陳劍誰則問：「我猜黑火是先用一種霧體、液體或氣體先侵蝕人的眼球，使人分辨不出火色，才能肆凶；金血也是這樣麼？」

「看來你們對黑火的情形已掌握不少重要關鍵。」顧步眼裏閃着燭火般的光芒，「這神壇裏的煙就是引子，讓人視覺錯亂，思想才會混淆起來，加上眼前好一些景象確實太過突異，的確會產生種種幻像，這就跟注射一些精神性藥物藥粉的效果是近似的。」

他頓了頓，顧盼了一下，才說：「我們都是練武的人，都知道，出招制勝，其實只是刹那間的工夫。只要能使對方恍惚一下，震異一陣，往往便能制敵致勝了。金血之功能，就是其中之一，但正如黑火一樣，可以用於正途，但也可以用作犯罪，這便是在乎一心的事了。」

「我有一事請教。」溫文仍念念不忘地問：「剛才我們在神壇裏所看到的事情，到底會不會是眞的呢？」

「當然是假的。」駱鈴猶有餘悸，不敢面對，「黑火是假的，金血當然也是假的，假如還有紅電綠髮藍牙銀眼，自然全都是假的，幻覺來的。」

牛麗生則沉重地道：「我剛才看到的，大都是過去的事，我過去也的確曾發生過這些事，恐怕有些事兒是假不了、假不來的。」

駱鈴却否認到底：「反正，一件自己不想承認的事實，只要一直猛否認它的存在，至少便可以使自己安心了：「就算過去的事是眞的，現在和將來的事，也一定只是幻覺。懂嗎？火本就不是黑的，因爲掩眼法才會變黑：血也不是金的，你看，顧伯根本沒有受傷。」

顧步乾咳了一聲，手指用力把頭髮往後梳，使額角更加光可鑑人：「那也不是。誰規定血一定就是紅色的？在魚的眼裏，人的膚色都是黛綠的哩。在蛇的眼中，萬物一切都是黑白的。狗的眼珠，本是褐或黑色的，但在黯裏却變成綠色的了，蜥蜴還隨着牠們所處的環境而變色呢。有人流的汗是黃色的，中國就有一種馬，流的汗還是血紅色

的呢。漢朝皇帝還爲這種寶馬跟西域興過幾次兵，打過幾次大仗哩！」

駱鈴忽爾把嘴一扁，一副十分委屈的樣子，她向顧步道：「顧伯……」

然後就沒說下去了，但樣子却想快些說出來的樣子。

顧步唬了一跳，忙問：「什麼事？」

駱鈴委委屈屈的說：「您……」

只說了一個字，又不說了，但眼圈兒却是紅了。

顧步連忙望向他的兒子：應付年輕女子，照道理，應該是年青人比較優勝。

顧影却也慌了手脚。

他總認爲平息一個女子的哭聲遠比平息一場糾紛困難多了，他平生最怕的，就是刁蠻女子，所以娶妻當如張小愁。

張小愁文靜、溫馴，從不與人爭執。

他也忙不迭的說：「駱小姐，有話好說，別這樣子。」

駱鈴委屈的說：「我覺得你們都很討厭我，可不是嗎？不然，爲何每一句話都噎我？」

顧步頓足、拍額、搓手道：「小姑娘，那有這回事？」

駱鈴駭然道：「你兒子對我，一直都很瞧不起，他對我……」

顧步銳利的眼光又掃向他的兒子：「阿影，你……你對駱小姐做出了什麼事件出來了？」

顧影急了起來：「沒有哇！」

陳劍誰白了駱鈴一眼，沉聲道：「金鈴子，別胡鬧了。」

駱鈴嫣然一笑：「他對我做出無禮的事？他還沒這個膽哪。我只是要証實一下，兩位是不是對我有偏見罷了。」

這一笑雲開青天見明月。

這明月豈止照旺角、尖東、還依樣照着這兒的「紅毛拿督」哪。

「她就是這個樣子。」陳劍誰不許駱鈴再生枝節了，便直入主題的說：「對調查『黑火』這件案子，顧伯和顧兄對這些還比我們熟悉，如果給我們一點指示和意見，這可省走許多冤枉路。」

顧影沉吟。

那啞僕才哥又走了進屋裏去，隱約發出一點聲響，似有誰在說話。他再出來的時候，又爲大家泡了新茶。

顧影却忽然反問了一句：「我想知道：你們爲何先來找我們？怎麼知道『紅毛拿督』？爲何今午闖入『大會堂』在『剛擊道』習武時出現？」

駱鈴又叉起他的腰肢來：「你要一一清算舊賬？」

「當然不是。」顧影看着這個令他十分頭大也一向使他興興緻緻的女子，非常小心的說：「可是這可能都是追查『黑火』的線索。」

經過陳劍誰、駱鈴、溫文等人詳盡的轉述後，雙方都有了一個「結論」：

那就是一個關鍵人物：

毛念行！

* * *

沒有毛念行，他們根本不會有張小愁的聯絡地址。不是毛念行，他們也許不會找上「紅毛拿督」。不是毛念行，他們就不會在「大會堂」跟「剛擊道」起衝突。不是毛念行，他們也不會對顧氏父子產生誤會……

都是毛念行。

那麼，毛念行到底是什麼人呢？

這就反而要向顧步父子「倒打聽」了。

「毛念行？」顧步一副恍然的樣子，「如果是他，他叫你們來找我，那是理所當然的。」

「爲什麼？」

「同行如敵國。」顧步這時已請陳劍誰、駱鈴、溫文、牛麗生等進入木板樓裏，奉上了茶點，各坐在籐椅上，亮了燈，點了蚊香，也開了話匣子細說：「這句話大家一定都聽說過吧？」

駱鈴却問：「請問貴行是那一行？」

「那一行？」顧步笑了起來，他已愈來愈欣賞這個大都會女子的坦率：「大概不是殺人放火就是騙神騙鬼吧！」

陳劍誰眉毛一揚：「毛念行也是教拳或是傳教開廟的？」

「都是。」顧步微笑道：「只不過，他們的信徒比我們多，錢也賺得比我們多，權勢大多了，所以，自然也比我們成功多了。」

「他們當然『成功』。」顧影忍不住冷冷的加了一句：「只不過，我們才不稀罕他們那種『成功』！」

「他們？」陳劍誰即刻抓住了這個名詞：「他們是一個集團？還是一夥人？或是……」

「他們？」顧影冷哂：「依社會上看，他們父子是成功人仕，也是惹不得的人。」

「惹不得的人？」駱鈴的興緻又上勁兒來了：「有這種人麼？」

「他們在這兒很有實力。」顧影說：「既是受封的『太平局紳』，銜有DATO和J·P·及P·J·K之銜，兼且是這兒幾家公會的董事，並甚得這兒潮州幫的支持。」

「哦？有這麼厲害？」陳劍誰反問道：「那他們爲何要促使我們找到你們？」

「他父子當然希望你們來找我們的麻煩了。」顧影冷笑說：「借刀

殺人，這不算是他們的第一宗。」

「父子？太平局紳？」溫文嘴裡唸唸有詞：「潮州幫？姓毛的？」

忽爾他叫了起來：「難道你們說的是毛蜂父子？」

顧影「嘿」了一聲。

顧步比較敦厚，說了一句：「猜對了。」

溫文「乘勝追擊」的說：「那麼，『白鬼』是不是仍在他們那個『第九流』裡當祭師？」

「仍在那裏，他們是誰也離開不了誰。」顧步倒是有問必答：「不過，名義上他們改善了，所謂企業化、商業化、集團化和合法化了，現在『白鬼』鄒昇在那夥人裏當起『總理事』來了。」

「啊，原來這干人仍混在一起！」溫文頓悟的說：「看來這班人還在胡搞！」

「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啊？」駱鈴又一連串的問：「他們很出名的麼？他們在亂搞些什麼？誰是『白鬼』？『白鬼』是人吧？好好一個人，爲何叫做『白鬼』？什麼又是『第九流』？爲什麼把名字叫做『第九流』那麼難聽？」

對駱鈴的問題，溫文是定要回答的。

因爲是駱鈴問的。

所以便由他主答，有不詳盡處，則由顧氏父子幫口，一下子，大家便對毛氏集團「第九流」的背景和特色有了一些了解。

* * *

當地華人，來到這兒，成家立室，並融入當地社會，可謂受盡歧視、華路襤褸，稍一不慎，就會引起他族妒忌眼紅，搞不好還會落得像一些鄰近地區華僑的下場，泯絕文化，慘遭屠殺。還好，這地方四大民族仍算能和睦共處，雖分有主客、正副之分，但天底下那有絕對公平的所在，那有絕對公平的事，比諸鄰國，這兒已算天堂了。

這兒早先的華人多少人離家，從中國大陸的離亂顛沛中飄洋過海，來到此地，心想賺夠了錢，便回去光宗耀祖，幸好沒打算在異鄉久留。這觀念却害慘了他們，由於政局上的變遷，「祖家」是回不去了，大家便只好痛定思痛，決意在這熱帶海島上定居下來，開枝散葉。

因而，早先的華人也沒擬久留異地，只要掙夠了錢，就心滿意足了。華人本就是最精明强幹的高質素民族，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只是政治制度扼殺了他們在這方面的秉賦與天份罷了。他們在海外辛勤創業，今時又爲當地甚至各地帶來了一片繁榮富足，功不可沒。

不過，由於大家都無依無靠，沒權沒勢，只好互相依傍，聚而結社，以禦外侮。例如：客家人自跟客家人一道，結成「客家幫」，相互照顧；廣東人也和廣東人聯手一道，合爲「廣東幫」，同聲同氣，餘此類推。

來南洋謀求發展的，不論是給「賣豬仔」，還是自願飄洋過海的，潮州人却非少數。他們聲勢浩大，勤奮克儉，團結心强，同心力夠，時常聚集一起，互爲互援，互作呼應，勢勁力强。

這些團體，也想受到政府承認，爲求「合法化」，不受取諦，就紛紛以「會館」名義註册，得到法律的保障。「自家人」互相照應，於是，什麼：「古岡州會館」、「嘉應五屬公會」、「福建公會」、「廣東會館」、「惠州會館」……等等一一成立，如雨後春筍，往往在一個小埠小鎮裏，「會館」就有七、八個之多。

這些不同的會館，遇事時也常守望相助，可惜華人恐怕是當今世上人類裡最善於內鬥的族類之一，他們之間，常爲維護自己或自己人的利益，或同門戶之間，或受他族挑唆而相互攻訐，乃至械鬥，不惜流血。故而各會館、社團各自爲政，看來團結，其實各持己見，覺同伐異，固步自封，無異於一盤散砂。

潮州人一向齊心、團結。他們常結衆而居，齊心協力，精誠團結，但對外也有極强烈的排斥性。

大部份青年人都辛勞耐苦，羣策羣力，鑽鑽營營，終於在千艱萬難中開荊闢棘，創一新猶。但也有一些潮州人利用這種相依相傍，共進同退的同心力，用以建邦立派，搞私結黨，從事不法勾當，排斥異己，一逞私慾。

毛氏原在中國潮安是大族。毛蜂在政府部門國家古物中心當主管。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後，毛蜂挾捲財物，到了香港。比他更早十年，他的宗親毛風在南洋一帶已建立了雄厚的勢力和聲望，於是便力邀他一道打天下。於是毛蜂挾資南下，兩兄弟夾手夾脚，共闖天下，未幾便席捲了中馬的幾處大礦場和橡膠園，成爲重要且矚目的富豪之一，而且還領導那五個地區的潮州人，建立會館，成爲領袖人物。

不過，俟毛氏兄弟財宏勢大，聲音大噪之時，毛風却突然暴斃，於是一切財物，由毛蜂接管，成了毛氏五區的唯一掌舵人物。

這裏面却有一個小插曲。

顧步當時曾有一段時期是毛風府中清客。毛風之所以能大展拳脚，大展鴻圖，顧步出謀獻計，解難決疑，有着不少功勞苦勞。

成立「會館」，便於做事，也方便爲同鄉謀利，爭地位便是顧步的

提議。

在當時橡膠業和礦務未「大起飛」之前，先行購地植樹，擴建鐵礦，成立健全的礦務及橡膠行業的批發、開採、種植、收割公司，建立完善的制度，也是毛風聽取顧步的意見後所採取的步驟。

這使毛家企業更是一日千里，蒸蒸日上。

而且，顧步還策使毛風用企業賺來的錢，多爲當地作建樹、回饋社會，例如：捐助貧寒、設獎學金、建立學校、興建政府住宅宿舍、捐獻孤兒院、老人家一大筆基金，又設立同鄉互助基金，使毛風在有錢有權之餘，又有面有名，甚得人望，萬口讚頌。

可是，一俟毛蜂挾資來馬，加入合資之後，局面就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其時，毛風還有另一個得力助手，也是來自大陸的知識份子——聽說他也幫過國民黨在剿共大戰中出過點子，但戰敗因怕要負起責任，便落荒南逃——這人姓鄒，名昇，號嘯星居士；由於他頭上長有一叢白毛，人稱他爲「白鬼」：全名應是「白毛鬼」。

那時，顧步也有一個外號：他作法開壇時，身披紅袍，平時沒事，也喜在腰間攏上一條紅色沙籠，所以人稱之「紅神」。

其實，一奉爲「神」，一稱爲「鬼」，從外號中也可猜想兩人在一般民衆心目中地位的不同。

鄒昇的看法，大異於顧步。他認爲毛風應要結合當地政治勢力，打入政壇，販毒走私，也在所不惜，等搜刮夠了，再洗手收山，退出江湖未遲。

毛風是個很有原則的人，他還是比較喜歡採用顧步的意見。

當時，「白鬼」、「紅神」皆在毛風麾下，他的「地久」（他本在大陸有「天長」企業有限公司，因大陸變色而倒閉，轉入地下，他始終念念不忘自己在祖居地的生意企業，所以用「地久」以作呼應）企業不可謂不人材濟濟，高手如云了。

可惜，等到與其弟毛蜂合夥之後，整個營業手法大異於前。

毛蜂做事，手法毒厲，不擇手段，而且無所不用其極。如果需要殺一個人來換取他多一個小時的命，他也會毫不猶豫的去幹。同樣的，若要殺一百個人才能夠賺到區區一百萬，只要他需要這筆數字，他也決不會疑慮、手軟的。

顧步認爲毛風不該太過全面的跟毛蜂合作，應該要有自保的防範。

毛風開始也有點考慮顧步的話。

不過，毛蜂畢竟是毛風的胞兄。

他還帶他那個只知勤奮工作的弟弟，去歡場、跑馬、賭博、玩車、炒股、酗酒、泡名女人。

很快的，毛風的性情大變。

他漸不再信任顧步。

而顧步對毛風的勸告，毛蜂可以各從毛風和鄒昇口中得悉。

他很明白顧步對他的防範。

未久，他已完全取得「地久企業」的控制權，也在「會館」裡取得了大多數同鄉信賴。

毛風在此時，也很少機會再和顧步單獨會面；他也不再信任顧步了。

到這個地步，顧步只有一件事可做。

他離開了毛風。

雖然，他是很逼於無奈的。

他也退出了「會館」。

當然，他是極爲依依不捨的。

* * *

未久，他就聽說毛風突然暴斃。

死於酗酒後心臟病暴發。

以後，毛蜂就執掌「地久企業」大權，也全權指揮「會館」的勢力。

故事未完，主要是因爲顧步不是個容易「玩完」的人，而毛蜂又不想放過他。

顧步離開毛風之後，一面教拳，一面憑自己的實力和藝力建立「紅毛拿督」，替人消災解難。

不巧的是，這跟毛家又進一步起衝突。

毛蜂有三個兒子：長子毛念行，次子毛更，三子毛賜，各有各的本領，各有各的壞。

毛念行雖名不驚人，謀略高明，深沉莫測，做生意手段高明，跟三山五獄和當地政警軍方都有往來。他是毛蜂的左右手。

毛更則善於茅山術，他憑茅山大師授藝，設了個「九柳玄壇」，收了好些門徒子弟，擴大、鞏固他們毛家的勢力。

毛賜則擅於打擊，武功很好。他也開了箇「救世搏擊堂」，在鄒昇支持下，自任總教練，進一步擴充毛氏企業，同時使毛氏有了一支私人的武力部隊。

毛蜂一面擴充勢力，外表風光得體，廣結善緣多做慈善事業，一再得到當地政府的獎賞，實質內部欺壓良善，暴徵聚斂，且暗中走私毒品、軍火，而他三個兒子：毛賜豪賭酗酒，到處打架鬧事；毛更歛財色，招搖撞騙；毛念行比較持重，他旨在從政，爲了他自身商業上的利益，不惜在代表性的談判裡出賣華人在憲法中應有的權利，來交換他在商業上的利潤，漸爲人知，亦爲人所恥。

因而，一般人從崇拜毛氏，到

漸漸看透了他的眞面目，表面上，對他們都不敢違抗，只有遵從，但暗地裏，都陽奉陰違，怨聲載道，將「地久」企業、「九柳玄壇」、「救世搏擊堂」三個名字的諧音合起來，稱爲：「第」（地）「九」（久、九、救）、「流」（柳）——第九流，意即指不上道、不入格，很不堪的意思。

由於毛更的「九柳玄壇」時時施術害人，受害者常向顧步哭訴求救，「紅毛拿督」便爲他們伏義化解；同樣，「救世搏擊堂」恃武欺人，受害者有冤無路訴，只好找顧影的「剛擊道」出頭。這樣一來，顧氏父子和毛氏四父子對抗、對峙、對立的局面就更加顯著、緊張而一觸即發了。

這些年來，顧氏父子在當地也做了不少好事，爲當地華人爭取了不少福利，雖然不及毛氏財雄勢大，但也儼然成爲社團領袖，毛氏集團的人要消滅他們，可也不易。

不過，毛氏集團的人，的確是恨絕了顧步父子，而身爲毛家企業顧問兼總管的鄒昇，更是對顧步恨之入骨。

是以，顧氏父子一聽陳劍誰等人是因爲受毛念行指引才來的，馬上覺得「理所當然」：毛家不這樣做，才是奇事呢！

＊　＊　＊

明白了這些事情的來龍去脈後的陳劍誰，對顧氏父子、溫文的敍述很是感激。

尤其是顧氏父子轉述得非常客觀，殊友難攻。顧步比較厚道，而且也比較有傳統文化教養下的謙遜和含蓄，儘量廻避直接抨擊對方和自我頌揚。顧影因年少氣盛，稍遇不中意，便力陳其非，全不避嫌，單刀直入，對事情作了直截了當的評述。

而溫文的敍述而恰到好處。

他勝在既非「第九流」的人，也不是「剛擊道」中人，所以可置身在外，作出公正的論斷。

其實溫文也甚爲博識多聞，對毛氏父子及「第九流」的所作所爲，亦早有聽聞，所以在這段轉述之中，對顧氏父子不便置評的，他就決不提出自己的意見。

這使到陳劍誰等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明瞭整個形勢和大局。

陳劍誰一向認爲：

轉述，絕對是一種藝術。

要試驗一個人口才好不好，只要聽他轉述一件事情，便可得悉。

要試驗一個人有沒有判斷力，只需讓他轉述一件事，便可思過半矣。

要訓練一個人的處事能力、文筆乃至說話技巧，只要多給他轉述，就會有所改進。

不肯轉述的人，永遠無法懂得敍述事情的客觀與主觀的配合與運用；就算在寫作、編劇和拍電影，一個成功的導演、劇作家和作者，也肯定是個善於轉述的人，不管他用最誇張的表情還是最含畜的表達，最多的字或最少而精確的字。

但明瞭事情的大略後的陳劍誰，忍不住要問：

「在這時代、這地方，還有土豪劣紳、作威作福、無法無天、興風作浪的麼？」

這時候，那啞僕又笑嘻嘻的走了出來，向顧步比劃了幾下，顧步點頭吩咐：「你去吧。」這才哥便退了下去。

「其實，在那兒都會有這種事的，可不是嗎？只不過，遮掩得越來越好，越來越無路可擊而已。難道，一個對外宣稱所謂廉潔的政府，就會完全沒有貪污的行爲嗎？有些人，外表看去是個善人，所行的也是善事，其實，他作了不少惡事，也造了不少孽，他用造孽作惡所賺回來的錢來立品罷了。不過，發財立品的總比發了財的連品都不立、連面子都不要的要好些！僞君子總比小人好。僞君子之所以僞，是因爲他仍有所顧忌。小人則一味躲在暗處，只有他暗算你的份兒。至於眞小人，則連面子都不要了，一味破壞、殺傷、搞陰謀，這才更難以對付。」顧步又在摩挲自己的額頂，每一句話都洋溢着他多年的處世辛酸，「在這兒，有錢的人也眞不算少，一旦沒有權，錢和地位也將不保了。所以，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人，也多已有社團的支持，否則，也正力求在社團上得到支持。」

陳劍誰抓住這重點：「那應說，如果要爭取華人的利益，透過社團，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了。」

「便是，」顧影又表達了他的意見，「所以，這地方可謂什麼社團都有。原則上，政府不希望華人私自結社，但有人能力有限，個人的聲音往往會遭淹沒，所以結合社團的力量，是一個重要的方式……」

「是重要的方式，」顧步補充，「但不是唯一的方式。」

「還有什麼方式？」陳劍誰問。

「有。」顧步答，「譬如從政。政黨是爭取各民族利益或平等對待最直接的途徑。」

「政黨？需要嗎？」

駱鈴不甘寂寞，突然發表了她的高見，「香港雖是殖民地政府，本身並無政黨，但華人仍是控制了最主要的經濟命脈，那就有了『身價』了。一九九七中國大陸要收回香港，也不得不考慮她是中國的經濟貿易大門，外滙投資的中心與重心，是以，也只好實行『一國兩

制』，互不干涉了。華人在這兒不是一向都把持了經濟，控制了商貿，還愁民族在地位得不到重視和改進嗎？」

「九七之後的香港政治，是不是眞的可以做到河水不犯井水，那還有許多變數，殊爲難說。誰可保証五十年不變？事實上，連自己都無法保証五年不變。有時，要保証五天都難呢。我們認爲九七之後香港仍大有作爲，不是因爲幾句什麼風水家說香港是塊福地就解決了，而是因爲香港的興旺發展，確是對中國大陸人民乃至政權的穩定性和現代化都有莫大的好處。這是實利所至。」溫文對政治倒能侃侃而談，「一般從台灣來的華商，總以爲東南亞各地的華人……我不苟同用全『華僑』這個稱號……仍然掌握多地的經濟命脈，其實這是個謬誤。用句港式的俗語：早已沒這支歌仔唱好久了。因爲每個國家、地區的經濟政策，保住原居民和土著的經濟利益，在逐漸蠶蝕消融之下，重要的經濟和重大的商貨，早已教當地原居民所把握了。你看這兒首都的高樓大廈，重大建設，不錯多是外國：諸如日、韓、港、中投資的，但實權和收益則是這兒土著的。以爲華人在這兒的商業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却是對東南亞地區近年來經濟發展變化缺少常識之故。」

「因爲要爭取各族的利益，政黨，」陳劍誰問，「就成了試探式喉舌？」

「本來，在憲法保障的權益下，華人確是大有可爲的。」顧影激憤的說，「可惜，華人仍是世上最喜於內鬨的族羣，而且一向勇於內鬥，怯於外爭。這無政黨多往權勢靠攏，政客多爲自己的利益而斷送民族的權益。我們應得的權利，便因爲上一代政客的『大意失荊州』，或是桌底下交換了這等不利情況。而這一代政客仍勇於互揭醜事，互掀臭底，忙着互相謾罵、攻擊、相互抵制，對消實力，自我分化或藉昇官發財把民族權益置之不理。試問，不團結又如何有力量？一些眞正爲民請命，爲華人社會力爭謀利的政治家，又往往給報間置評，甚至給打擊排斥，無法有作爲。一些眞正可以出來爲國家民族做事的人物，又沒有得到重視，只好鬱鬱不得志，將一腔熱血冷却成冰。從政的人一旦心術不正，政治的本錢也成了魔鬼的鑰匙，用以愚民誤人。嘿，事實就是這樣子。嘿嘿，一切就是這般無奈。嘿嘿嘿，世事不外如是。」

「不過，我仍覺得這裏朝氣蓬勃，比起別處，華人地位仍算可觀，華人文化也未完全沒落，」陳劍誰說，「我對此地，仍覺樂觀。」

「或許是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和年輕人，都意識到自己在這裏不再是過客，而是血肉相連的家邦，不再以『局外人』心態對待；」顧影也同意了部份：「由於這種反思，大家便有了血脈相依。這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我們應該在這裏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和付出該付的心血。」

「是的，」溫文也感慨的說，「能保存這一點中華文化，咱們還能爭取唸華文——以前華文早已不是必修科，甚至也不被列爲官方語文……但還能舞獅舞龍，還可以慶中秋賀新年放鞭炮，這些是華社結合的力量一一爭取回來的。可惜早年代表華人的政客不把握制訂憲法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而當時大多數華人也未意識到那是個稍失即逝的重大時機，而今很多應有的居民權益無法鞏固，以致現在爭箇頭崩額裂，也大勢去矣，可惜、可嘆、可悲。」

駱鈴側着頭看着他。

像看貓。

忽然地一笑。

溫文當然不是貓。

他也側着頭去看駱玲。

「喂，你樣子這麼靚仔，」駱玲居然說了那麼句話來，「不如你從政啦，包準阿姑阿婆阿三妹姐都會投你一票。」

溫文立時覺得受寵若驚。

「你就不行，」駱玲轉向顧影，「你黑口黑臉，冷言冷語，最好去拍電影演MR. COOL。」

「以貌取人，好極有限，」顧影仍然冷峻地道：「從政若要靠樣貌，就是華而不實，做騷手段、空心老倌心態使我們都不長進，禍劫不斷。」

「顧兄顧兄，就算駱小姐不讚你俊，也用不着詆譭了好看的人吧。」溫文這回可要維護自己和駱玲而戰了，「咱們都是好友，不打不相識，何必偏要使大家難堪？」

「嘿，我看他是妒忌，」駱玲趁勢煽風點火，「他嫉妒我讚你。」

「提到妒忌，我則差些兒忘了一件事，」顧步一方面是想岔開話題，另方面也眞的想把事情說清楚：「說來慚愧，犬子、毛念行和蔡四幸之間的確有些……過節。」

陳劍誰「明白事理」的道：「過節？這麼說，是張小愁引起的吧？」

顧步呵呵笑道：「世侄腦子確是轉得快。」

駱玲則瞠目說：「過節？怎會跟張小愁有關？」

顧步則和陳劍誰相視而笑。

「如果是跟小愁姑娘有關，我猜，他們都是喜歡上張小姐了。」

溫文的推理也不算慢：「別忘了，小愁姑娘長那麼漂亮，連我也……」

一想這話不妥，他就沒說下去了。不過看顧影的樣子，這猜測已八成錯不了。

「朱八戒、色狠、蒼蠅！」駱玲則悻悻然的說，「而且還是西班牙蒼蠅，男人都是！看到美女就暈了頭，到處飛，胡亂竄！」

「這點倒是重要！」陳劍誰不理駱玲的忿忿不平，抓住要害的說，「毛念行看來跟這幾段案有相當不尋常的關係。」

「可憐的是蔡四幸！」顧步嘆道：「他有四個幸運，卻不敵一個不幸，就失了佳人，喪了命！」

顧影卻很認眞的說：「我覺得毛家的人會進一步對小愁不利。」

顧步無奈的說：「他老是要去張家保護小愁。可是而今風聲鶴唳，人心惶惶，這一脚踩了進去，一不小心便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我反對他去。」

陳劍誰認眞的問：「你爲甚麼會認爲毛家的人不放過小愁？」

「因爲小愁還活着，她會活着親眼看過黑火。」顧影堅信、躭心而且堅定的說：「毛念行如果得不到小愁，而如果毛氏跟黑火有關，他會讓小愁活下去嗎？」

「小愁小愁，」駱鈴不平地說：「說來說去，都是爲了個張小愁。」

陳劍誰沉吟，忽然一拍茶几，「糟了！」

衆人都不知一向沉着的他，爲何喊糟，糟了甚麼？

「趕回張小愁的家，全速！」

這是陳劍誰在顧家談着，談着時陡然發出的命令。

他沒有說原因。

因爲來不及。

他們也沒有問明原因。

因爲不必問。

他們信任他們的老大。

＊　＊　＊

顧影也沒有問爲甚麼。

他立即提供交通工具。

摩托車。

他自己本也要去走一趟，正在這時，啞僕才哥又氣急敗壞的趕了過來，指手劃脚的告訴他一些事。

可是陳劍誰他不能等。

他向顧步一拱手，就走了。

儘管他很急，動作很迅疾，但這一拱手，還是十分講究，非常禮貌，而且還蘊含了至誠至眞的敬重之意。

那一拱手看來與一般無異，但姿勢却有不同。

那是當年「希望社」，同道之間的一種手勢。

陳劍誰在匆忙中，仍運用了這個手勢，表示他有幸能重見這位長輩，並對他們的一切表達了最高的敬意。

顧步點點頭。

──能見着故人之子，畢竟是件賞心樂事。

這使他憶起昔日跟兄弟、同道們聯袂作戰，爲國殺敵時的叱咤風雲、壯志豪情。

──人年紀大了，還不算太老；健康欠佳，也不算眞的老：但若心死了，那才是眞的老化了。

看到那麼有朝氣的一輩，他感動，也感慨。

──希望社已不在了。

但希望仍在。

──希望在下一代的身上。

他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像他們一樣。

今天晚上，他本來有很多話，要跟他的兒子說。

可是不是現在。

可惜也不是現在。

在這月黑風高的晚上，他知道他兒子最要好的朋友：巴閉出了點事，需要他兒子的幫助。

幸好，那還不算是甚麼大事。

顧影立即和啞僕胡成才開車趕去巴家。

還好，他並不睏。

老人家總是睡得比較少。

他一向認爲：睡眠，是另一種形式的死亡。

睡得愈多，活着的時間便相對地減少。

──像他那樣的年紀，更不能多睡，自己也捨不得多睡。

何況，每次躺下去的時候，會經斷過的骨骼總會向傷過的肌肉哀訴，受過傷害的肌骨也總會聽到泣過血的心之呻吟。那泣訴和低吟，是多少闖蕩江湖的日子所換回來寂寞的回音。

而且，人老了，也的確睡不着。

不想睡。

他決定等。

長夜不算漫漫。

他要等他兒子回來。

──或許，他明天也會重出江湖，跟這干從外地來的英雄兒女們再去快意恩仇一番。

明天。

噢，明天。雖然他年紀大了，還不知道有個幾明天，但人是爲明天而活着的。

爲明天而活的人，至少得要活好今天。

今天能見着故人之子，總算沒有白活了。

顧步多年來，一直希望每天都有一件好事，每日都有一個成就。

雖然常常都會失望。

但「希望社」仍在他心中，不會

變成「失望社」。

就今天來說，已經算是意外之喜了。

他揮別了那幾個「不速之客」，又送走了兒子，自己一個人踽踽走回木板樓，他低首看到自己凄寒的影子。

──眞是孤獨啊！……

也不知怎的，當想起「不速之客」四個字的時候，他心裏凜了一凜。

忽然之間，他閃過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今天不是初四嗎？應該沒有月亮才是。既然沒有月亮，怎麼看見……

黑夜裏。

風急。

車行更急。

兩部車。

摩托單車。

四個人。

駱鈴坐在牛麗生的車後。

溫文則坐於陳劍誰身後。

黑夜飛車。

風馳電掣。

──趕返張家。

＊　＊　＊

快到張家（大約還有一哩半左右），經過一道橋（其實只是兩邊都有石墩的石板），便乍聽到許多摩托哄响，黑暗裏亮了半壁天，濛濛的光，綽綽的影，像碩大無朋的惡魔破光而來。

──大概十二、三輛摩托車，正迎面駛來。

車聲雜沓。

夾着人的尖嘯、怪笑聲。

陳劍誰立即說：「留神。」

說時遲那時快，那十幾部單車，車上有的單身一人，大多數一部車子載着兩個人，竟有負載着三個人！

他們穿着黑色塑膠皮夾克，長靴敞領，呼嘯而來，迎面擦過。

這些人顯然也注意他們。兩騎人馬擦身而過之時，大家都靜了下來。

陳劍誰瞥見爲首一名青年人，鷲眼高顴，還咧嘴笑了一笑。

──那絕對不是一個招呼。

而是滿懷惡意的笑。

──他的牙齒好白，好尖！

就像是一個騎在摩托車上的禽獸。

──這就是陳劍誰匆匆而過但深刻不忘的印象。

車隊一過去了，就聽到他們發出怪嘯、怪笑、怪囂。

有的還回頭大喊大叫。

但陳劍誰最留意的是：

其中有一部車子，坐着三個人。

中間一人，用黑夾克衫蒙住了臉，雙手反挽到後頭，只露出一雙精光烱烱的眼睛，也不見得他有甚麼動靜，但前後二人都正好緊緊的夾着他。

＊　＊　＊

車隊才過去，陳劍誰忽然煞掣。

後面牛麗生的車子也停了下來，但引擎不熄。

陳劍誰丟給他一把手電筒、一支鋼筆，說：「留意第九部車子中間的那人……」

牛麗生即說：「是車牌PK 54897 HK那部？」

駱鈴馬上會意，也馬上奮亢了起來，叫道：「我也去。」

「太危險，」陳劍誰的語氣完全沒有商量餘地，「女的不要去。」

「我去，」溫文覺得自己也很應該做一番事，「我是男的。」

陳劍誰點了點頭，對牛麗生說：「多關照他。」

牛麗生一語千鈞，一字千鈞的說了一個字的一句話：「是。」

駱鈴只好跳下車來。

溫文立即跨了上去。

他好像還有很多話要跟駱鈴說。

「妳……」

才開始了一個「妳」字，嘯的一聲，牛麗生已開動了車子，時速驚人，只傳來溫文最後放盡嗓子的幾個字：

「……等我回來宵夜。」

駱鈴沒得一齊去冒險，心中已很不快，嘀咕道：「這傢伙，還宵夜！好傢伙！」

陳劍誰神色凝重，駱鈴不敢造次，馬上就跨上了「大肥鴨」的車子。

摩托車如一支箭一般地疾射了出去。

（未完・四）

本刊調整售價啓事

近月來新聞白報紙全球漲價，幾達倍計，致使本刊成本大增，情非得已，由37年第20期起（即七月十日發行）調整每本售價港幣弍拾元正，以聊補紙張之成本，維持繼續出版，希擁愛本刊之讀者體恤出版者之苦衷而見諒，實在情非得已也。

武俠世界出版社啓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盜武小郎

上文提要： 甘元等人丟了犯人，回轉時路經十字坡，張水柔慮及後果放過他們。那滄州惡霸司馬亮的屬下苟萬等四人就不同了，他們不僅暗殺燕大山不成，反被武小郎殺傷，錢銀全被掏去，狼狽逃至十字坡時還被張水柔大卸八塊，醃製起來備做人肉包子。店小二小丁、小馬抬着四人的骨頭碎渣拋下山崖時，忽然出現了一個帶刀的漢子……

英雄有緣聚一堂　冤家狹路又相逢

小丁立刻去拖那人的兩條腿，一路拖着便往二道院中走去，那兒有暗道直通地下室，這時候正有一股子香味傳出來，張水柔不溫柔，她已塞滿五罈醃肉了，那當然是滄州太歲司馬亮手下的得力幹部苟萬四個人的肉。

地道中傳來拖拉叮咚聲，拖拉發出沙沙響，至於叮咚聲乃是地道不平坦把那人的頭拖得不時撞在地上發出來的聲音。

「彭」一聲放下來，小丁道：「老板，又一個。」

張水柔自案板邊回頭瞧一眼道：「三更天還有什麼人投店呀？」

小馬立刻笑笑道：「那是上門投宿呀，山後斷崖邊突然冒出這狗操的嚇人一大跳，他的手上還有把刀。」

小丁道：「別說了，快把這小子抬上案板去，趁熱鍋砍了煮呀！」

小馬與小丁二人立刻把那人抬上案板，張水柔道：「要先搜身吶，值錢的東西掏出來，不值錢的地上丟。」

小丁早已扯去這人上衣，他在袋中摸又掏，一把碎銀子抓手上笑道：「有兩個。」

小馬手提牛耳剝皮尖刀站一邊，他對小丁道：「去，加把火，我切了肉塊就下鍋。」

小丁還在嘿嘿笑，忽聽得上面有人聲，地室中三人吃一驚，誰會摸進二院門內來了。

張水柔示意小丁、小馬別出聲，她靜悄悄的往地道口走過去，就在這時候，聽得有人自言自語，「人呢，娘的，門是反上門，怎麼屋內不見人，莫非是……」

張水柔再一次的豎起耳朵聽，慢慢的把頭探出地道外，黑暗中她低叱：「什麼人？」

她已站在地道口上方，她的手中也拎了一把刀。

「哈……」這一聲笑，立刻令張水柔解開眉頭迎上去了：「哎呀，是小郎哥回來了，嚇人一大跳。」

她本打算投入來人懷抱的，眞不巧她的身上有味道。

當然那是血腥味道，令她「欲迎還拒」。

不錯，半夜黑天的，武小郎奔回來了。

武小郎走上前，他也發覺地道口，笑道：「幹什麼呀，又砍了人？」

張水柔笑道：「小郎哥，你聽了一定很高興。」

武小郎道：「怎麼說？」

張水柔道：「砍的是你的仇人呀！」

武小郎吃一驚道：「我的仇人？妳怎麼知道？」

張水柔便把苟萬四人來此的事說一遍，武小郎聽得直拍手掌：「太好了，滄州太歲司馬亮是不會知道他的部下會死在十字坡！」

他指着地道口，又道：「走，快下去，我瞧瞧！」

一笑，張水柔道：「四個短命的已經處理掉了。」

「全死麼？」

「都已搗成肉醬醃起來了。」

武小郎道：「小丁、小馬二人……」

張水柔笑笑道：「小丁、小馬處理碎骨過程中，又碰上個短命的，正要開刀，你來了。」

武小郎道：「又一個呀，是甚麼人？」

「不知道，反正他是死定了！」

武小郎道：「走，我瞧瞧他是甚麼人！」

張水柔道：「地室中血未清，不看也罷，我們回到房中去，等我洗個四溫暖，二人一覺到午時。」

甚麼叫做四溫暖？頭一暖用皂角水浸香料泡身子，第二暖光溜溜的用火爐烤乾，第三暖再用香水把身子塗一遍，第四遍赴被窩中再製造溫暖。

武小郎聽得哈哈笑，他對張水柔道：「妳快去把身子洗乾淨，我去房中有話對妳說！」

張水柔道：「好，我這就去啦。」

她見武小郎又要去地室，立刻又道：「小郎哥，你要去地室呀！」

武小郎道：「我有事交代小丁、小馬快去辦。」

張水柔道：「甚麼事呀？」

武小郎道：「我與劉風兄了把燕大山救了，祇是他二人傷得極重，正在山上荒洞中，我要小丁、小馬快去把人接回這兒來！」

張水柔道：「要不要我也去？」

武小郎道：「妳快去洗身子吧，還用不到妳出馬！」

張水柔扭着腰肢往自己房中去了。

武小郎來到地道口，他原是不打算下去的，他祇叫小丁、小馬走出來便可以了，祇不過他想到這個待宰的人，他要瞧瞧這個人是甚麼模樣。

於是，武小郎匆匆的走進地室中，那小丁與小馬見是武小郎，二人哈哈笑道：「是你呀！武爺！」

武小郎點點頭，他走到案板前低頭看，祇見那案板上的人頭髮已散亂半掩臉。

武小郎道：「他是誰？」

小丁笑道：「不認識，祇不過他是短命的。」

小馬道：「娘的，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咱們正在辦大事，娘的，他突然的冒出來。」

武小郎一聽之下，便把案板上的那人頭髮攏開來，他低頭仔細看，不由一瞪眼。

武小郎立刻摘下牆上掛的燈移在那人的臉上再仔細看，這一看不由臉色大變，憤怒的戟指小丁與小馬二人叱道：「我操，你二人眞是王八蛋，差一點砍了我的好兄弟，你們兩個亂砍人呀！」

小丁、小馬吃一驚，那小丁吃吃道：「武爺呀，咱們沒有機會問他的名和姓，再說也不認得他呀！」

武小郎道：「快先放下來，把人先弄醒。」

小馬已開始解繩索，再把那人抱下地，那人已是滿身染的鮮血往下滴。

小丁急忙把那人的衣衫裹上那人身上，武小郎已憤然地道：「走，把人抬到客房間。」

小丁、小馬不怠慢，這一回不是拖他走，二人小心的扛上肩，跟着武小郎出了地下室。

武小郎先是走到張水柔屋間外，他叫道：「妳也成了迷糊蛋！」

房中正傳來洗澡聲，張水柔笑道：「小郎哥，門未鎖，等不及就先進來呀！」

武小郎叱道：「沒興趣！」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不愛鴛鴦戲，祇愛暖被窩呀！我快了！」

武小郎道：「好呀，怎麼可以亂殺人？殺人也要問一問呀！」

張水柔一怔道：「甚麼亂殺人呀！」

武小郎在外面道：「妳可知那人是誰嗎？」

「誰？」

「他乃是我柴大伯的獨子名叫柴大官呀！」

「小旋風柴進的兒子呀，天爺，這怎麼可能？」

武小郎轟的一聲推門進去了。

木桶中正坐着赤裸的張水柔，她把雙手扶桶邊抬起俏臉發疑怔道：「你看清楚了？」

武小郎道：「當然看清了，妳快找些衣衫來，柴兄一身是血腥衣裳全染了血。」

張水柔指着床邊一個木箱道：「那木箱中有我爹的舊衣裳，你去找兩件，我洗好了出去熱酒，爲柴大官壓壓驚收收魂！」

武小郎也不多言，打開木箱抓了幾件衣褲便走出去了。

*　*　*

「快，快，快掐他人中，我推拿。」

小丁與小馬正在急着救人吶，因爲他二人一心要砍了柴大官，所以迷藥下得特別多。

要知迷藥傷大腦，搞不好就變

成植物人，柴大官如果死翹翹，武小郎就會剁了他二人。

武小郎急匆匆的走進客房中，床前他看得一瞪眼：「怎麼了，還未醒？」

小丁道：「快醒了，快醒了。」

小馬已經急得臉紅脖子粗，他的手掌用力在推拿，口中低呼：「喂，我的親爹呀，鬼門關你別去了，回來吧，回來我叫你一聲二大爺。」

武小郎憤怒地道：「他若死了，我剝你們的皮！」

小丁道：「武爺，他死不了，一沒放屁，二沒掉糞，有救，有救，你別急！」

人若將斷氣，上下一股氣，然後糞尿一出，這個人就算走完他的人生了。

那小馬急得對小丁道：「快去院中水井，淘來井裡冷水再沖沖，也許血脈受寒，冷熱相沖便活過來了。」

小丁轉頭往外走，院中央有個水井三丈深，小丁取過小水桶，呼呼拉拉的打上一桶冷水匆匆的提進客房中，祇見小丁走到床前面，一桶冷水澆上去。

眞管用，床上的人動幾動，可也令小丁、小馬齊歡呼：「哇呀，醒來啦！」

武小郎急忙托住柴大官的頭，大聲呼叫得好淒涼：「柴兄呀，我在泰山縣請你來幫忙的，差一點送了你的命，你快快醒過來呀，天爺！」聲音如喪考妣！

「唔」的一聲叫，隨之又是連聲打噴嚏，柴大官猛一挺，他直不楞的坐直了。

「怎麼一回事？」

武小郎忙叫小丁、小馬：「快，快快把熱水抬過來。」

小丁一怔道：「抬甚麼熱水呀！」

武小郎叱道：「張姑娘房中大木桶，叫她快過來，她的熱水別洗了，柴兄的命要緊。」

小丁、小馬一聽，先是一怔，但旋即二人奔出房，這時候，門外進來了張姑娘！

「怎麼樣，活了吧！」

武小郎道：「差一點害死我們好兄弟，好哥們！」

柴大官聽得一瞪眼，他立刻跳下來，大吼一聲道：「娘的，我想起來了，我夜裡喝了他們的迷魂湯，奶奶的，原來這兒開黑店呀！」

張水柔吃的一聲笑道：「喲，柴兄呀，這叫不打不相識，好朋友不是天生成，我的兩個伙計不長眼，拿自己人當仇家了，對不起呀！」

武小郎道：「柴兄呀，他們已把你抬上案板就要開刀了，好在你爺命大，我及時的發現了！」

柴大官道：「泰山縣你叫我來找你，我迷路進了山區裡，我發現兩個傢伙鬼鬼祟祟的，才會出了這事情！」

便在這時候，小丁與小馬把一桶熱水抬進來，那是張水柔洗過的熱水，半夜天冷，柴大官也不管了，一下子跳進木桶裡。

張水柔吃的一聲笑道：「我去爲你二位備酒了，嘻嘻嘻，原是自家兄弟來到了。」

她對小丁、小馬二人道：「以後殺人要問明了，你們呀，差一點殺了自己人。」

武小郎道：「快去備酒呀，今夜我們碰幾杯。」

碰杯便是乾杯，那地方的人就是這麼說的。

＊　＊　＊

張水柔把酒菜擺在房間裡，祇不過武小郎却未立刻坐下來，他對張水柔道：「我還不能喝酒。」

張水柔道：「爲甚麼？難道生了我的氣？」

武小郎道：「我怎麼會生妳的氣呀，人未死就好，我帶小丁、小馬二人山上去。」

張水柔道：「差一點我也忘了，快去把二位大哥救回來，別在山洞受風寒呀！」

她叫小丁與小馬打點收拾一番，準備與武小郎上山去救回劉風與燕大山二人。

武小郎對泡在熱水中的柴大官道：「柴兄呀，你慢慢的泡熱水，我去山上把燕大山與劉風二人救回來。」

柴大官一聽吃一驚道：「怎麼？聽說他二人已變成響馬了，他們……」

武小郎道：「等救回二人咱們再細談！」

於是，武小郎匆匆走出去了，他帶着小丁與小馬二人急匆匆的往山中奔去。

＊　＊　＊

燕大山眞淒慘，他身上一斗鮮血流一半，便出氣也發出呼呼嚕嚕聲，好像離斷氣不遠了。

單是失血還不算，他還得夥同受了傷的劉風二人合力對付幾個兇猛的狠，因爲他二人「鵲巢鳩佔」，那個山洞正是幾頭野狠窩穴。

當那武小郎在荒林中找到劉風與燕大山二人的時候，武小郎爲了怕再遇上滄州捕頭甘元幾人，更爲了找人來幫忙，才匆匆的把劉風與燕大山二人帶到一處山洞穴中暫時躲起來，他怎麼也想不到這穴洞乃是一窩狠住的地方，夜裡羣狠去獵食，如今羣狠回來了。

看吧，惡狠豈是好欺的，狠窩

怎能由人佔，雙方這就在狠穴口處幹上了。

劉風亂刀不住的砍，那燕大山吃盡力氣也偶爾的砍上三五刀，祇可惜他出刀以後直喘氣。

大小野狠六七口，交替堵在洞口處，黑夜之間看得叫人吃一驚，野狠的眼珠子都是藍汪汪的似鬼火。

這光景眼看着劉風二人快要累垮了，這二人忍疼又挨餓，身上的傷口又流血了。

那燕大山對劉風道：「劉兄，別管我了，你快快留下力氣衝出去，咱兄弟二人活上一個是一個，何必留下來都被狠吃掉。」

劉風一聽叱道：「好兄弟，你這說的甚麼話，咱來就是接應你的呀，你如果死了，我怎麼回去橫山向大哥李小龍做交代。」

燕大山道：「都死了多寃吶！」

「不寃枉，兄弟們二代再聚義，不能同生能同死。」

燕大山道：「好兄弟，你不走我自戕了！」

劉風道：「燕兄吶，你若自殺我也不活了。」

這二人邊鬥嘴還得對付洞口的野狠，那劉風道：「武小郎呀，你怎麼還不來，再不來就見不到面了呀！」

燕大山道：「武小郎足智多謀，唉，他如果不來，必是遇上甚麼痲煩事情了。」

兩哥兒正在拚命揮刀殺，忽見遠處火把兩支過來了，就聽有人大叫：「快走，快走！」

祇一聽便知道是武小郎的聲音，洞穴的劉風已大叫：「武兄吶，趕快來，一羣野狠堵洞門，你再來晚了就難見兄弟們的面了呀！」

這時候，武小郎也發現那洞口一羣惡狠了，幾頭老狠也回頭瞧，小丁與小馬帶着火把一齊叫：「殺！」

惡狠見火就會跑，又見來了三個舉刀大漢，立刻紛紛往林中逃。

武小郎急忙奔過去，他發現劉風與燕大山二人眞夠慘，爬在石上喘大氣，天寒地凍二人還滴汗珠吶。

武小郎立刻接過小丁、小馬二人手中火把，他吩咐二人快把受傷的二人背上下山，他一人在後斷後，怕的是野狠來偷襲。

小丁、小馬有力量，一人一個背劉風與燕大山二人便走，那小丁還直叫：「天爺，你老兄還在流血呀！」

他背的乃是燕大山，那燕大山在他耳邊低聲道：「我的血快流光了呀！」

燕大山的兩條手臂上還鎖着斷了的鐵鍊，小丁一路奔，鐵鍊花花啦啦響，聽得人心寒透了，因爲那年頭人活得還眞辛苦啊！

所幸野狠見人離去，立刻紛紛往穴中奔進去，剎時間一頭野狠也不見了，原來是祇爲了爭回牠們地盤才圍攻劉風二人的，如今人走了，自然也不再拚命了。

＊　＊　＊

小丁與小馬二人背着受傷的人，四更將盡才走回十字坡前的野店，張水柔早已急壞了。

張水柔見背回兩個血人，她摸着劉風道：「劉兄吶，去時你同武哥好端端，怎麼如今變成這模樣？」

劉風又是一聲嫂子叫：「嫂子呀，咱先同狗腿子們幹一架，又遇上滄州惡霸部下殺，奶奶的，屋漏偏遇連陰雨，一羣野狠找痲煩，差一點完蛋。」

張水柔道：「驢吶？」

她還未忘去時拉的那頭叫天驢。

劉風道：「早不知跑到甚麼地方去了。」

這時候，一行人走入屋子裡，那小丁與小馬二人累得舌頭伸出半尺長。

張水柔道：「你們二人快去熱酒菜，我回房去取刀傷藥，看看流了多少血呀。」

武小郎指着灰蒼蒼臉色的燕大山對張水柔道：「水柔妹子你認認，他就是當年浪子燕青的兒子，他的名字叫燕大山。」

張水柔衝着燕大山點點頭，笑道：「眞個的，老子英雄兒好漢呀。」

燕大山祇是一聲苦笑道：「叨擾嫂子了。」

便在這時候房門口忽然出現個大漢來，武小郎一看便樂了。

這人不是別人，乃是差一點死在案板上的柴大官。

如今柴大官穿了張青留下的衣衫，他衝着屋內幾人瞧了一下，便走到劉風面前道：「這二位是……」

武小郎道：「柴兄呀，他二人不是別人，乃是當年梁山聚義的大叔大伯後人，正與你我是一樣！」

武小郎指着燕大山道：「他乃燕青前輩後人，名字叫燕大山，我在泰山縣聽說官府要發配的人犯姓燕，這才遇上柴兄叫你一起前來合力搭救，眞不幸！」

柴大官道：「是我迷了路，眞是對不起呀！」

武小郎指着劉風，道：「他乃前輩劉唐的後人，名字叫劉風，哈！」

「哈……」幾個人都笑了。

武小郎叫過小丁，快把燕大山兩臂上的鐵鏈子除下來，那張水柔

已把刀傷藥取來了。

別看張姑娘開黑店，她殺人有經驗，當然也知道人的要害在什麼地方，只見她爲燕、劉二人洗傷口，敷傷藥，眞的是乾淨俐落。

這時候酒席已擺上，別看幾人累了一整夜，胃口還是蠻不錯，這桌酒席是乾淨的，既無人肉也沒毒藥，那柴大官也不再計較了，反倒對小丁、小馬哈哈笑起來。

* * *

燕大山雖然傷得重，吃了酒菜精神又來了。

武小郎問道：「燕兄吶，你是怎麼入了牢籠的？」

燕大山一聲咒罵：「操他媽。」

他不管有個張水柔，開口先是罵，張水柔奇女子也，她哈哈的笑了。

燕大山猛喝一口酒道：「這件事說來就火大吶，我們橫山有買賣，我順道去了滄州府，奶奶的，正碰上有個大少在橫行。」

武小郎道：「幹什麼？」

燕大山道：「滄州城外有個解家村，村邊大道有茶棚，那天是個艷陽天，我在茶棚正吃茶，不料突然來了五個漢子，進茶棚就把人家解家賣茶的大姑娘拖了走，那姑娘大聲叫救命，其中一聲厲聲叱：別叫了，大少爺叫妳去拜堂。奶奶的，我一聽就火了，什麼樣的大少爺，大白天搶人家大姑娘，於是……」

燕大山喘了幾口氣，接道：「我是幹什麼的？响馬爺管你什麼大少爺小少爺，我提刀就砍人，只不過其中被我砍翻三個，另外兩人逃掉了。」

武小郎道：「你也快走呀。」

燕大山道：「誰知官府的人來得快，姓甘的武功也不錯，他們人多我一個，唉，我被抓入官府了。」

劉風接道：「我們下山四處打探，後來才知道你被關在府牢裡。」

燕大山道：「若非姓解的女子把實話說出來，我早已被拉出城門砍頭了。」

武小郎道：「那姓解的女子她怎麼樣了？」

燕大山道：「還不是又被那惡霸的兒子弄去了。」

武小郎一聽火大了。

「什麼樣的惡霸，搶人姑娘欺善良，奶奶的，早晚老子找上門，替他小子改改行。」

張水柔道：「那小子他姓什麼呀？」

燕大山道：「司馬亮的兒子司馬不邪，這人還有個兄弟，聽說武功更高絕。」

劉風早已忍無可忍，他冷叱道：「什麼樣的司馬亮，等兄弟們回去橫山好商量，咱們鬥一鬥這惡霸。」

武小郎道：「你二位盡管先回橫山吧，過不久我去會一會司馬亮。」

柴大官道：「咱們合力去整整他。」

張水柔笑笑道：「你們別忘了，我已殺了四個人。」

武小郎笑笑道：「差一點把我好兄弟也做了。」

張水柔道：「眞是不好意思，柴兄弟呀，對不起。」

柴大官道：「兄弟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

武小郎道：「眞可惡，司馬亮見官府未曾殺了燕兄，便暗中派人跟上來，他們準備在荒山中下手，根本不打算發配去青海。」

燕大山道：「眞可惡，老子差一點冤死在大山中。」

幾個人吃了個酒足飯飽，天色已是五更了。

張水柔對小丁、小馬二人道：「去，關好大門今天不開張，大家好生睡大覺。」

小丁、小馬也累了，立刻去把大門插上門，三間客房分開睡，武小郎早與張水柔滾進熱被窩中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張水柔正愉快的貼緊了武小郎那肌肉發達的胸部睡着吶，猛古丁傳來一陣似哭似嗥的厲叫聲，聽得叫人吃一驚。

客店中驚醒了張水柔，她猛一挺，光溜溜的身子直起來，但立刻又披上一邊的衣裳。

「聽，是叫天驢子在門外叫了。」

武小郎正沉睡中，他被張水柔搖醒了。

「幹什麼？」

「驢兒回來了。」

武小郎笑了：「乖乖，眞是驢兒回來了。」

忽的張家院中也傳來驢叫聲，可好，兩頭叫天驢又對上了，聽吧，這兩頭驢子對着叫，叫的聲音好凄慘。

於是，前面炕上的小丁被驢聲吵醒了，他披衣起身回罵道：「奶奶的，怎麼兩頭驢呀？」

他怎知那劉風爲了救燕大山也騎了一頭叫天驢，爲的是叫受過刑的燕大山騎，只可惜在大山中走失了。

怪的是這頭叫天驢迷迷糊糊的又跟回來了。

其實傳言叫天驢認吉凶，如果夜間發覺鬼怪什麼的，便打死牠也不再往前走。

小丁把小馬也拍打醒，道：「去看看，門外怎麼來了一頭驢。」

小馬累極了，「別管了，今天

不開張呀，睡吧！」

小丁道：「你能睡得着？這叫聲……」

於是，二人雙雙起來了，那小丁拉開大門瞧，不由吃一驚道：「嚄呀呀，這驢身上傷得慘呀！」

小馬走過去，那驢不叫了，好像遇上救命的，驢耳朵也豎起來了。

小馬上前拉過驢繩，小丁道：「這是被野狼咬傷的，好凄慘。」

小馬道：「拉進院子拴槽上，牠必餓壞了。」

兩人合力把那頭叫天驢拉進院子裡，兩頭驢子拴一起，果然，那受傷的毛驢餓慘了，對着槽上的乾料啃起來。

忽聽內屋有人道：「是小丁嗎？什麼樣的驢兒跑到咱們門前了？」

小丁回應道：「老板娘，一頭受了傷的叫天驢，咱們把牠拴槽上了。」

武小郎在屋中道：「必是劉風兒騎去的那頭叫天驢，牠回來了。」

武小郎只說了這麼兩句話，忽的一聲「哎呀！」

院中的小丁急問：「武爺呀，你怎麼啦？」

武小郎不回答，他只是哈哈笑。

張水柔却說話了：「你二人回去睡大覺，這兒別問那麼多閒話。」

「哎呀」武小郎又是一聲叫，只不過這一聲哎呀帶着笑，於是……

於是小丁、小馬二人縮着脖子回前面了。

* * *

十字坡客棧關了門，三天半未見人出來，沒人出來並不表示沒人在，相反的，客棧二院眞熱鬧，張水柔熱情招待劉風幾位貴客，燕大山與劉風二人的傷也差不多快好了，酒席可全是眞材實料，也正是沒有滲上人肉在盤中，當然啦，酒也是最醇的。

這一天午時吃到日偏西，那劉風舉杯站起來道：「這桌酒吃過就上路，武兄呀，橫山我向李大哥報個到，咱們等着你入夥了，來，我敬賢伉儷！」

武小郎與張水柔哈哈笑，他二人只不過睡在一張床，可還未有夫妻名份在。

武小郎乾了一杯呵呵笑道：「做响馬的事我暫時撇一邊，你放心，武小郎的心擱在橫山兄弟們的身上了，往後只要有我武小郎效勞之處，傳個訊兒就成了。」

燕大山道：「武兄弟，咱們休忘了滄州的司馬亮。」

武小郎道：「過兩天我去滄州踩盤兒，揣一揣司馬亮的勢力有多大。」

柴大官道：「我在滄州等你了。」

張水柔舉杯道：「來，各位再乾這一杯。」

就在這時候，小丁自外面走過來道：「驢車套好了，三位爺可以上路了。」

原來今天劉風與燕大山要回橫山，只見二人受了傷，又怕半途遇上仇家，這才由柴大官陪同一齊上橫山。

柴大官當趕車的，藍布篷已重新支起來，正是當初武小郎與張水柔回十字坡時候一模樣。

燕大山與劉風二人躺在大車裡，藍布帘子拉起來，那柴大官抖起韁繩便下了十字坡，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送到坡下五里遠才分手，眞是好兄弟。

* * *

天下事還眞有那麼巧合的，就在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剛剛走回客店外，遠處奔來一批捕快，只見爲首的不是別人，乃泰山縣衙的捕頭程百里。

程百里一見武小郎與張水柔在一起，他看得一瞪眼，道：「咦？你二人是同路人呀？」

武小郎道：「嗨！甚麼同路人呀！她是我的女朋友，我是她的男朋友，我們是一對好朋友呀，怎麼啦，不可以？」

程百里怒視張水柔道：「妳的嫌疑仍在呀，縣衙劉押司就懷疑妳，所以叫我再來瞧瞧妳。」

張水柔道：「我像是個大盜嗎？你們冤枉好人吶！」

程百里再看看武小郎道：「我這是順道過來瞧瞧的，十字坡妳開店最好老實些。」

武小郎聽出話中有問題，他一聲笑道：「程大人，你們一路也辛苦，進去屋內吃幾杯，如何？」

程百里抬頭看天色道：「找了上百里也未見那兩個人，可能早已逃掉了。」

武小郎道：「原來下鄉抓人吶！」

程百里忿然的道：「就是那天劫囚的人，連同囚犯逃便逃吧，可是說來也奇怪，滄州府有公文來，滄州有人在這附近失踪了，害得爺們跑斷腿也未見一個人毛在。」

武小郎一聽心中愉快的笑出來。

程百里道：「你幸災樂禍呀！」

武小郎道：「大人，我怎麼敢幸大人的災樂大人的禍呀，不要活了。」

他對張水柔又道：「老板大姐，妳還不快把酒席擺，當差的下鄉眞辛苦，可也是妳孝敬爺們的大

好機會呀！」

程百里先是一瞪眼，然後微微笑。

張水柔已叫小丁、小馬二人把吃的喝的全部送上來了。

武小郎道：「程大人，今天吃的我請客。」

張水柔道：「你不用請，算我孝敬幾位爺。」

程百里與幾個捕役坐下來，他問武小郎道：「你怎麼會住在十字坡？幹什麼？」

笑笑，武小郎是不會承認與張水柔同居在此地，他淡淡的道：「等朋友，娘的，這位朋友好像爽約了。」

程百里道：「朋友，什麼樣的朋友？」

武小郎順口溜，道：「程大人，縣衙貼出告示來，不是要追拿海棠大盜嗎？我就是為了這可惡的海棠大盜，才約幫手來的，準備領取賞銀吶，哈！」

程百里一聽海棠大盜四字，目光轉向張水柔，看得張水柔哈哈笑，她提起酒壺，道：「來，我敬大人。」

程百里更陷入迷惘了。

* * *

武小郎當然知道程百里心中犯嘀咕，但武小郎比他乾爹武大郎的腦筋靈光得多了，似這樣小事一件他根本就不會放心上，他只不過三言兩語的就把人玩弄在股掌上。

武小郎道：「程大人，今見幾位如此勞心勞力的到山裡來抓犯人，我隨便問一句你大人別生氣呀！」

程百里道：「我不生氣，你問吧！」

武小郎道：「滄州有人在這一帶失踪，想必滄州有人出了重金在找這幾個人了。」

程百里一瞪眼叱道：「胡說，你以為咱們是為了那五百兩銀子才下鄉的呀！」

武小郎哈哈笑道：「大人怎不早說呀，哈哈哈！」

程百里精神一振道：「怎麼，你知道什麼消息了？」

武小郎道：「不知道。」

程百里有些不高興，只見那小馬托了好大一盤熱呼呼直冒氣的包子送上桌。

桌面上原已擺了五道菜，如今包子再上桌，程百里笑笑道：「兩天來就這一頓吃得飽，武小郎，來，咱們一齊吃熱包。」

武小郎道：「老實說，你們來時我已吃飽了，陪各位喝幾杯還可以。」

一盤包子三十個，幾個人三把兩口搶吃光。張水柔道：「小丁，再把肉包全部搬出來，叫爺們吃了好上路。」

武小郎一瞪眼，他對程百里道：「我告個退，各位盡興呀！」

他往後面走，不多久張水柔也來了。

武小郎見張水柔走來，他一把扯住她，低聲道：「妳叫他們上路？」

「他們不上路還叫咱們上路呀！」

武小郎道：「不可以。」

張水柔哈的一笑道：「放心，乾淨俐落不帶塵，天不知來地不知，過往神仙管不了的。」

武小郎道：「不可以，我告訴妳，他們幾個出了事，咱們的日子也不好過，官家人多的是，妳幹得完？」

張水柔道：「小郎哥，你還有更偉大的計劃？」

武小郎道：「有，我打算暗中支援橫山好哥們。」

張水柔道：「我恨死縣衙門的劉押司了。」

一笑，武小郎道：「太簡單了，改天咱們去整姓劉的，準叫他死不死來活不活。」

張水柔笑了。

* * *

張水柔與武小郎二人笑嘻嘻的到了客堂上，那張水柔的手上捧着碎銀子，其中還有二兩重的，一古腦送到了程百里面前。

程百里叱道：「妳這是幹什麼？」

武小郎笑道：「是我教她的，大人們下鄉辦案子，辛辛苦苦為百姓，她在此地開旅店，既不繳糧也未納稅的，有機會送幾位一些碎銀子，這是應該的，收下吧。」

張水柔也靦覥的道：「收下了，大人！」

「哈……」程百里笑了。

程百里是衝着武小郎笑的。

「武小郎呀，自從泰山縣認識你以後，覺得你還是個人物，怎麼樣，想不想吃公糧呀？」

他順手把銀子摟入袋中了。

武小郎急搖手道：「我呀，我他娘的是一隻拴不住的螞蚱，東跳西蹦的不得閒。」

他頓了一下，又道：「倒是想知道，縣衙中抓人的告示眞的賞銀子五百兩？」

程百里道：「不錯。」

武小郎道：「失踪的四人呢？」

程百里道：「合起來一共五百兩，這還是滄州大豪司馬亮的賞銀。」

武小郎一聽心中可樂了：「好，就衝着滄州司馬亮的招牌，我也加入去找人。」

「到那兒去找？」

「不知道！」武小郎笑着回應。

程百里當先起來了，他指揮幾個部下道：「走吧，咱們繞東山鄉往回程找吧！」

更神氣，掛上腰刀便大步出門而去，幾個捕役也跟上，有三個比賽打噎，吃得太多了。

武小郎與張水柔二人送到十字坡前的大樹下，武小郎道：「有消息咱去縣城找大人了。」

程百里回答得眞妙：「你一個人找個鳥。」

武小郎却哈哈笑了。

張水柔在樹下冷冷道：「小郎哥，你怎麼攔住我呀，殺了多乾脆。」

武小郎道：「咱們不殺官，那有痲煩。」

張水柔道：「誰知道是咱們幹的？」

武小郎道：「差役下鄉必會遇上人，這一帶祇有十字坡呀，妳以為別人是瞎子？」

張水柔道：「小郎哥，你答應要整整劉押司的，你有甚麼妙法呀？」

武小郎笑笑道：「過兩天等我安排妥當了，咱們不但去領五百兩賞銀，也順道整整劉押司。」

這二人剛走進門，那小丁已對張水柔道：「老闆小姐妳看看，幾個人吃了五十多個肉包子，活像餓死鬼投胎。」

小馬接道：「滿罈人肉滷得好，酸辣又香的，天寒他們對上胃口了。」

難怪武小郎不吃，他早知這是人肉餡，祇有酒他喝了三五杯。

張水柔道：「人肉包子沒關係，幾兩銀子我心痛，祇不過這是下本錢，咱們拋小錢去賺大錢，哈哈……」

* * *

兩天的時間太快了，轉眼就過了。

一大早，張水柔已備妥了，她把武小郎自床上拖起來道：「走，泰山縣去整劉押司。」

武小郎道：「別急，別急呀。」

張水柔道：「你不急我急，姓劉的不是好東西，我告訴你吧，姓劉的貪吶。」

武小郎笑笑道：「好吧，去了泰山縣城再研究研究！」

張水柔吃的一笑道：「甚麼研究呀。」

武小郎道：「就是合計合計呀。」

於是，張水柔便着意的叨拾一番要跟武小郎共赴泰山縣城了，豈料武小郎對她笑了道：「水柔呀，這一回妳別去，我去。」

張水柔道：「你不叫我去呀？」

「不錯，不就是對付一個劉押司嗎？小事一樁，我却是要看看縣衙門張貼的佈告是甚麼，說不定有甚麼好買賣，到時候我再回來同妳商量，更何況……」

他看看外面，又道：「更何況咱們別叫姓程的狗雜碎懷疑咱們在弄詭，對不對？」

張水柔聽得直點頭，她對門外的小馬道：「小馬呀，弄些吃的包起來，武爺路上好食用。」

小馬應了一聲，就聽小丁道：「要不要騎驢呀？」

武小郎道：「冷天走路暖身子，騎在驢背直晃蕩，叫天驢留在店中啦。」

武小郎走出野店的時候，張水柔依依不捨的幾乎雙目要落淚，武小郎却呵呵笑道：「別難過，回去睡妳的熱被窩，要落雪了。」

張水柔道：「我睡在被窩不快活，唉，你要早去早回來，說不定還有橫山的人來。」

武小郎點點頭，大步往東南而去，東南方當然是去泰山縣了。

* * *

武小郎眞輕鬆，一路進了泰山城，便在這時候祇見三個人自一條大巷口走出來，武小郎一眼便瞧見那為首的一人正是泰山縣衙的劉押司，劉押司後面緊跟兩個人，好像一人是仵作打扮。

武小郎正欲一邊讓，却已被劉押司認出他來了。

「喂，那小子，我認得你。」

武小郎笑笑走過去道：「你是劉押司……」

「你是趕驢的那小子，我問你，那天你把個女嫌疑犯送甚麼地方了？」

原來泰山縣城中鬧海棠大盜十分哄動，由於武小郎的計謀，縣衙中以為抓錯人，才把張水柔放出大牢來，但這劉押司最是懷疑張水柔，他看着張水柔上了騾車出城而去，心中實在不甘心，因而也對武小郎印象深刻。

此刻，武小郎淡淡一笑道：「劉押司，我是幹活過日子的人，那天的女子呀，出城不久便回山區了。」

劉押司道：「程捕頭說她在十字坡開店呀。」

武小郎道：「不知道。」

劉押司一怔道：「天快黑，你進城幹甚麼？」

武小郎道：「找工作呀。」

劉押司雙眉一揚道：「你找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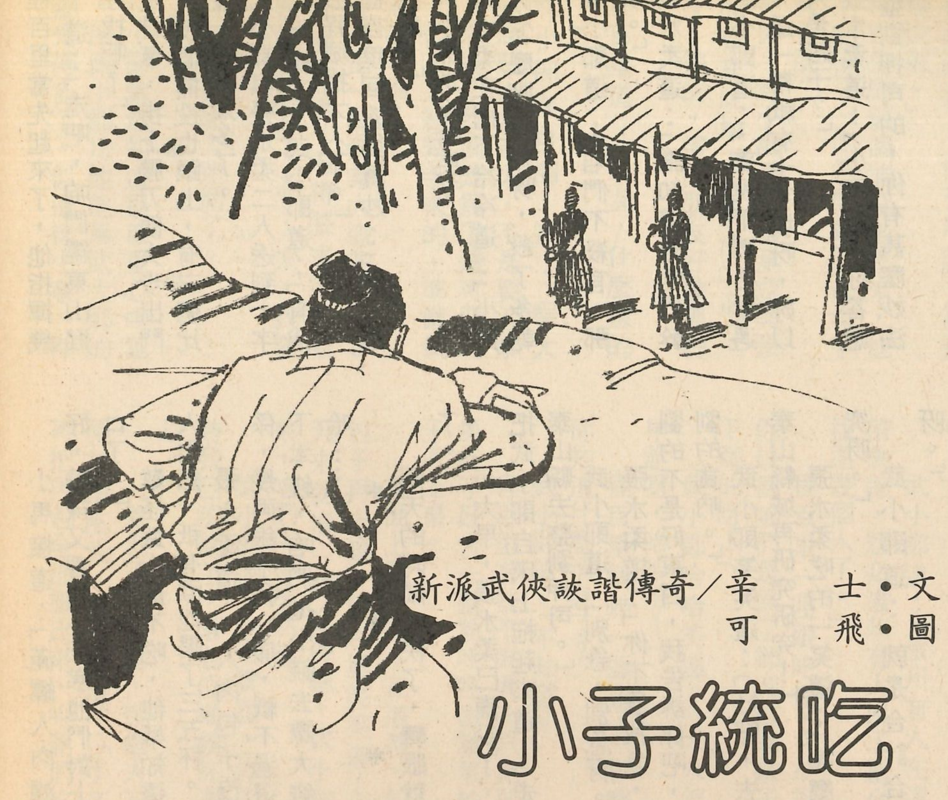
「不錯。」

劉押司對身後一人，道：「他找工作眞的巧呀。」

那漢子笑笑道：「那工作不知他幹得了幹不了。」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艾慈、勞克雙雙來到長安城，兩人分頭潛入總督府內去「辦事」，突然捉賊聲四起，艾慈以爲勞克事敗，現身聲東擊西把人救走，不料却是個同鄉老漢報仇做刺客。艾慈回到酒店，勞克已偸到總督的印鑑安坐房中。第二天街上佈滿官兵哨崗，艾慈却昂然走進總督府要求面見總督，聲稱自己是包找到印的人，只要賞銀十萬兩……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小子統吃

得罷巨銀離長安　又赴汴梁龍睛莊

勞克剛放下酒杯子，艾慈已晃到他的桌邊來。

翻了翻白眼，一聲叱，勞克道：「小子，你辦事愈來愈不爽快了，老夫十分不滿意，你要改正。」

艾慈道：「大叔，銀子也愈來愈難賺了。」

猛喝一杯酒，勞克道：「小子，你放明白些，明日裡，丁百年那幫人就要發動攻勢去奪取龍珠一對，咱們沒時間跟官家周旋，你這幾個時辰是怎麼耗的。」

艾慈坐下來，先喝一杯酒，這才把經過說出來。

勞克一琢磨，道：「趕快養足精神，四更天咱們行動。」

艾慈怔了一下，道：「何必那麼急，先彆他兩三天，急急那狗官。」

勞克冷哼道：「你小子休忘了，多一天少萬兩銀子，這麼大的損失我老人家才不幹呢！」

「大叔的意思是……」

「你只管去取銀子，我在那地方等他們，只等你把銀子弄到手，我自會告訴他們東西擱在什麼地方，老規矩，不見不散。」

勞克斜身倒在床上。

他睡了。

而且立刻發出鼾聲來——果然異人也。

艾慈不敢喝太多的酒，幾樣小菜他全都往嘴裡面塞，刹那間，幾個盤底也朝了天。

他也斜着身子睡下去了。

睡覺的功夫他不行，半天還在眨着眼。

原來他這時心中想念人。

他想着寶山城的兩個美嬌妻。

如果不是爲了銀子事，他這時候正左擁右抱的呼呼大睡在溫柔鄉裡，誰還會在這裡玩性命。

人若是睡不着，也是件痛苦的事，勞克的呼聲最令艾慈不愉快，眞奇怪，前幾天怎麼就沒有這種感受？

他翻了個身，故意一腳踢上勞克的笑腰處。

「彭！」

勞克猛的坐了起來，他四下看了看沒有說話，艾慈的嘴兒正呼叱呼叱的大喘着氣，好像是睡着了。

勞克摸摸腰眼處，歪身又睡了。

所幸他是歪着睡，鼾聲小多了。

＊　＊　＊

這夜眞是個月「不」黑風「不」高的夜晚。

牆角下的秋蟲刺耳的叫着。

西天的明月照了進來，銀色洒滿了窗，屋裡根本不用再點燈。

房間裡，艾慈與勞克二人握握

手，雙雙推開窗子便躍出客房來。

翻身上了房，繞過後院牆，二人走得十分小心。

因爲，大酒樓的後院裡還住了十四個黑道魔頭，萬一不小心，引起他們注意，那就麻煩大了。

二人躍到街上，只相互打了個手勢，便各奔東西而去。

艾慈第三次奔向總督衙門，地段早已熟悉了。

而勞克呢？

勞克奔向長安城的大雁塔。

原來勞克低聲告訴艾慈，他把總督的官印藏到大雁塔頂上了。

大雁塔乃是長安附近勝景之一，每日裡不少人在那兒遊玩思古。

大雁塔正是聖僧唐三藏的骸骨所在，塔高有十三層，登上大雁塔可以看到長安城的街景。

如今勞克把去大雁塔的路告訴艾慈以後，他老兒獨自一人前去。

他等着收銀子了。

艾慈順着總督衙門外圍牆，他猛的拔空而起三四丈，一觔斗翻到了牆裡面。

他仔細看，這兒是後院，不遠處一座高樓，上面似有燈光露出來。

騰上了房，他這才看清楚，原來這是一座宮殿式的高樓，樓下四周的廊上都掛着燈，每一邊站着兩個軍士，如果想溜進樓裡面，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艾慈遲疑一會兒，遂又翻身到牆外，就近找了幾塊石頭，才又翻過圍牆內。

他先把身子隱起來，然後打出一塊石頭。

「叭！」

那聲音眞是清脆，石頭的滾動聲也都聽出來了。

廊上的軍士一聲喝，立刻衝了出來。

「誰？」

又是一塊石頭丟過去，這次的石頭擲得比剛才稍遠一點，那聲音就好像有人在往前面跑。

於是，八個軍士齊往發聲地方追。

艾慈在暗中想發笑。

其實，他早就發笑了，只是未曾笑出聲來。

於是，他又發力擲出第三個石頭，幾乎擲到後花園的假山上。

八個軍士分成兩邊兜過去，刀出鞘槍指前，還不停的吆喝着：「誰！」

艾慈把握住機會，奮力猛一攀，他正好雙臂鈎住椽邊上的龍頭。

他擰腰又挺身，人已到了高樓上。

他剛要去推窗，却不料那窗子先自裡面拉開了。

這一下還眞令艾慈吃驚。

不過他未驚叫出聲，他的臉上只是笑。

他笑着笑着作了個揖，道：「小民來了，侍候大人來了。」

果然，窗後面站的正是那位失去印信的總督大人。

只見他雙目如炬，左手撫髯，右手背後，隱隱然煞氣外露。

「大印拿來了？」

聲音低沉而含威。

膽小的人要是見了一定嚇得打哆嗦。

但艾慈不會被嚇的。

他還咧嘴笑，道：「站在外面說話不太禮貌，可否容小民進去？」

總督手指門樓，道：「你進來吧！」

艾慈閃身推門而入，只見是間極爲豪華的書房，除了一個大書櫃外，另外的兩個櫃子擺設的盡是古玩玉器。

四牆上也掛滿了名家字畫，其中一張頭陀畫像，高有一丈，那畫中頭陀，僧衣拖地，手捻佛珠，虎鼻厚唇銅鈴眼，繞腮鬍子連胸前，半隱一隻赤脚丫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令人見而生畏。

艾慈尚未站定，突然，嘯風陡起，寒光噴射，總督大人已快不可言喻的一劍向艾慈刺過來。

艾慈的雙足未動。

他只是身上在閃晃，雙肩前後擺動中已堪堪躲過那刺胸點喉的一劍。

總督的劍上造詣了得，他不收回劍，震腕抖出五朵劍花，幾乎把艾慈籠罩在一片劍幕之下。

艾慈「嘿嘿」一聲笑，上身往後下壓，看似要仰面躺在地上，但就在他的後背快要接觸地面的刹那間，忽然身子側轉，右掌拍地，人已彈出一丈外。

他不等利劍再到，左掌拍在一張桌角上，人已掠在桌子的另一面。

艾慈側面望過去，發現總督已收回劍。

「好一招『青蛙出水』，你用得很恰當。」

「我不想挨劍，大人。」

他喘了一口氣，又道：「小民眞替大人捏把汗。」

總督大人捋髯道：「此話怎講？」

艾慈道：「如果小民躲不過大人的那手『五胡亂華』殺招而死於劍下，大人的官印將永淪虛幻，別想再找回來了。」

總督十分動容，面前這個年輕人，雖然是一個大鬍子，但年紀並不大，他也明白這一殺招。

笑笑，總督大人道：「本督見獵心喜，你如果投入本督麾下，本督可以利用你找回官印爲藉口，拔升你爲本督府中參將之職。」

他頓了一下，又道：「憑你的膽識、機智、武功，不難藉此爬升高官。」

艾慈心中立刻明白了。

若是自己答應下來，第一個得到好處的便是總督大人，十萬兩銀子他省下了，自己吃糧當上差，怎敢向他要銀子？

他不但是省下了銀子，而且又收了一個會武功的替他辦大大小小的事，眞是一舉兩得的如意算盤。

總督大人也正是這個意思。

他拔劍的目的也在於試探艾慈的武功，他並不想取艾慈的命。

他的印信還未被送回來。

然而，艾慈却淡淡一笑，道：「小民江湖懶散漢，平常吃閒飯，好遊玩，大人的美意小民心領了。」

總督一笑，道：「這是一次機會，當機會來臨時，就應該好好抓牢，人的一生之中，也許只有一次機會，本督這是提醒你，你回去多想想。」

他走近艾慈，也把手中劍掛在牆上，又道：「你這麼快又折回來，是不是官印有下落了？」

「不錯，大人，我很幸運。」

「在什麼地方？何人手上？」

「小民厚顏，小民貪財。」

「你要銀子？」

「不錯，先收銀子，方能說出官印下落。」

冷冷的，總督大人道：「本督怎知你不是利用官印失竊而來撞騙？」

艾慈笑笑道：「收了大人的銀票，自然要帶大人去取官印，這等於一手交銀，一手交貨。」

總督一挺身，道：「好！你等着。」

他拉開了抽屜，立刻取出十張銀票，每張一萬兩，往桌上一放，又道：「這些絕非官庫銀子。」

艾慈伸手收起銀票，小心塞入懷中，笑笑道：「大人請。」

總督遂高聲道：「來人吶！」

隨聲而進來了兩名武士，兩個人輕裝短紮，頭包青巾，艾慈一看便知此二人也是江湖中人。

「你二人跟他去取官印，不可有失。」

艾慈道：「大人不去？」

「不必了，有他二人就夠了。」

艾慈這一回不再從房上走。

他跟着兩個輕裝漢緩緩的走到樓下面，突聞得總督大喝道：「都滾開，弱者不來，強者你們攔不住，要你們何用，一羣飯桶！」

＊　＊　＊

艾慈領着那二人走出城，一路上他試探着去問二人的來歷，不料二人誰也不曾開口說一句話。

兩個就像啞巴似的，甚至也不看艾慈一眼。

這兩個人臉色之冷酷，就好像剛從雪堆裡拖出來的死人模樣，還帶着一股冷兮兮的味道。

他們緊緊的跟着艾慈，而使得艾慈有附骨之蛆般的不舒服，要說多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

兩個人腰上的傢伙俱是一把彎月刀，長短與艾慈的利刀差不多。

這二人身上還有着濃濃的羊羶味，雙目就像草原上的大花豹。

二人不開口，想攀交情也攀不成，艾慈發狠心，拔開脚步就往前奔。

走了一陣子，艾慈回過頭去看，兩個人被他拉開十丈遠，他心裡猛一寬，如果自己盡全力，定能丟下他們倆，不過這二人能在這一陣窮跑中，有這種脚程，已是難能可貴了。

於是，三個人到了大雁塔。

艾慈抬頭看看天色，東方微微泛白。

艾慈一屁股坐在塔下的石階上，以手當扇，呼呼嗒嗒的直喘氣。

只見他自言自語地道：「娘的，頂風喝霧水，跑東又到西，賺錢受累不說，還得擔驚受怕，這種日子那裡是人過的。」

一陣歇息，他見二人站在他左右仍沒有開口，便只得提高聲音，道：「要銀子的可以出來了。」

「那個王八蛋在塔下鷄貓子喊叫的，一大早擾人清夢。」

三人擧頭望，這才發現高高的大雁塔頂上橫簷突出的地方，有個人橫臥在那上面。

艾慈笑笑道：「要銀子的快快下來吧！」

上面，當然是勞克。

他在上面應道：「銀子？在那兒？」

只見他身子旋飛，手攀琉璃瓦簷，一層層的宛如猿攀危崖一般，幾個翻騰，便到了塔下面。

兩個一直都未開口的武士緩緩的迎了上去，發現是一個紅鼻子的小老頭兒，二人相對望了一眼。

勞克已伸手道：「銀子拿來。」

艾慈伸手入懷，摸出一把銀票，全塞在勞克的手上，道：「十萬兩銀子，一個也不少，你點收。」

勞克還眞仔細，每一張他都仔細地瞧，十張看完，他才又數了五張塞給艾慈，道：「拿去，你小子的賣命錢。」

艾慈接過了銀票，他又往懷中塞，道：「收了總督大人的銀子，

也該把人家的官印給送還人呀！」

勞克道：「那是自然，不過，銀子是你交給我的，我只能對你一個人講，別人不能聽到的。」

他在艾慈的耳邊嘀咕着。

然後……

他忽然繞過大雁塔，從附近的大廟走過去。

艾慈的手一拍，對二人笑道：「娘的，那老鬼眞不是東西，原來他把東西放在那個地方，走，跟我去取。」

他領着二人往大雁塔上爬。

一層層的往上面爬，而且爬得小心，小心也就是慢的意思。

艾慈顯然在磨時間，這也是有理由的。

他要製造時間，叫勞大叔走得遠遠的，他不希望在此同二人糾纏不清，因爲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待辦。

艾慈好像是來這兒遊塔覽景似的，領着二人登上了大雁塔，塔上已有小窗一扇被人推開。

艾慈雙手一攀，人已穿出小窗，擰身塔頂的朝天樑椽上，他回頭笑對二人道：「二位，東西找到了，小心接着別弄掉了。」

只見一個方形金黃色緞包，「咻」一聲，自窗外飛進塔裏來，却早被那二人接個正着。

就在此時，有一根繩子垂到地下，艾慈雙手一抓，「咻」一聲，一下子就滑到了塔下面，身手俐落，眞是無話可說。

他落地手腕猛的一抖，繩子立刻脫離上面掛處。

他不用一層層的往下翻，十多丈高的大雁塔上，早被勞克在上面弄了根繩子在掛着。

艾慈冷冷地在笑。

他大踏步要走了。

他才走出十丈外，回頭，發現一個人追了上來。

於是，激起了他的好勝心，他要試試這二人究竟有什麼驚人的絕學。

他這一回違背了老克的意思了。

勞克弄根繩子在上面，目的就是叫他儘快的逃，別同人家再動刀。

可是，艾慈少年雄心比天高，他要掂掂這兩個面目可憎的傢伙。

他站在一棵老松樹下，突然一個大翻身，雙手叉腰，冷冷的直視追來的人。

那人已拔出彎月刀，斜刺裡撲過來。

「幹什麼？已經銀貨兩訖，你二人還不快快回去交差領賞，拚的是那門子的命，難道還想再送我幾個。」

那人根本不開口，草鬍子抖動，擧刀就砍。

艾慈大怒，側身讓過，利刀已拔在手中。

彎月刀二次回斬，激流迴蕩，閃切敵人右脅。

刀法犀利，動作粗野，不是中原殺法。

艾慈冷哼一聲，利刀洒出一片極光，那強有力的冷焰，激發出窒人的光芒，令人無法分辨出究竟有幾刀穿入那人的彎月刀芒中。

於是，便在叮噹聲中，彎月刀光芒盡失，飛濺的血雨在那人的連連倒退中不停的洒落下來。

一蹉跌在地上，那人的臉上一片驚悸。

一個大步跨過去，利刀已擱在那人的脖子上。

這時候，另一人手提着官印趕過來，一看這情形，救已不及，殺也不對勁，急得直瞪眼。

地上的怒漢不顧臂上流血，他抛刀閉目等着挨刀。

冷冷一聲笑，艾慈道：「生意成交了，官印拿了，你二人中途毀約想殺了我，是不是要表現去討好主子，你們不守信，老子就不仁，殺了你二人，老子抱走官印入山修行，看你主子能怎樣？」

只見拿印的連連搖手，邊指着自己嘴巴。

艾慈皺眉道：「啞巴？」

那人連連點頭。

艾慈收回刀，苦笑道：「原來兩個啞巴，眞可憐！」

他突然拔身而起，幾個空翻，已消失不見了。

＊　＊　＊

兩個啞巴眞洩氣，捧着官印走回府。

這件事還算差强人意，因爲人未被殺，官印也找回來了。

那總督大人看到其中一人受了傷，已知十萬兩銀子已化爲烏有了，心中一陣一陣的絞痛起來。

他老人家還不知道這件事，是他的寶貝兒子替他惹出來的禍。

不料，當他打開黃緞包查驗官印，却在大印下面壓着一張字箋：「寶祥仗勢欺人，橫行市井，十萬白銀，叫你心痛。」

總督大人一看字箋，勃然大怒。

原來這是兒子惹出來的禍，從此，他便下令禁止兒子走出府門一步，直到他卸任回京。

＊　＊　＊

艾慈低着頭，信步走近望月大酒樓。

突然……

勞克自身後衝上來。

他拉着艾慈一陣抱怨，聲色俱厲地道：「你怎麼同那兩個回子幹起來了，正事不辦，爭强好鬥，該

打。」

艾慈道：「你怎麼知那二人是回子？」

勞克冷冷地道：「一身羊羶味，不是回子是什麼？」

艾慈道：「是有點羊羶味。」

勞克道：「付清房飯銀子，咱們馬上走。」

艾慈不敢怠慢，兩錠銀子共十兩，往桌上一放，便立刻走出大酒樓。二人急急的到了城邊的騾馬站。只見望月樓的小二已拉着二人的馬走出來。

艾慈接過韁繩，一塊銀子塞在小二手中，然後又取出一錠銀子，道：「這是給灶上大廚師的。」

就在騾馬站的房門口，艾慈又付清了棧房的銀子，這才與勞克二人跨馬狂奔出了長安城。

原來……

當勞克自大雁塔回到望月大酒樓時，發現了「飛天蜈蚣」丁百年一夥惡煞早已經離開了望月樓。

勞克心中一急，却遲遲不見小艾慈回來。

他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才見艾慈回來，竟然慢吞吞的邁着四方步。

他眞的是火大極了。

艾慈與勞克出了長安城，往東過霸橋，不多久，渭水河已遙遙在望。

二人自馬上看過去，渭河水如帶，兩岸風清物美，景色秀麗，顯示出八百里秦川靈秀之氣與山河之壯峨。

這時候，萬里晴空，藍天如洗。

東陽斜照，大地一片金黃。

二人躍馬官道上，早望見渭水河不遠處有一座巨大的莊院。

馳之臨近，道旁一塊大青石碑，上面刻着方正有力的大字。

「龍睛」二字。

舉首莊上看，早見一溜紅土院牆，隱隱還可以看到莊內亭台樓閣。

院中還有十幾棵引人入勝的插天老樹，更襯托出「龍睛」莊上的巍峨雄偉，氣象萬千。

二人馳近莊門，正待下馬。

忽然，莊內走出兩個年輕人。

克勞一眼便認出當初在那野舖的草棚下，吃他西瓜的八方鏢局的押鏢師，他不禁怔了一怔。

年輕人已含着微笑上前，道：「二位敢情是江湖上近來傳言的俠盜神偷黑桃愛司和紅心老克？」

勞克却反問：「閣下不就是八方鏢局的鏢師？」

年輕人一笑道：「有一陣子算是鏢局的人，過後又投入了百年麾下，幹了那麼半個月的殺手，萬幸未遇上二位，倒是聽了不少二位大鬧飛龍堡的事。」

勞克哈哈笑，道：「閣下是……」

「在下林火烈，龍睛山莊三少莊主就是在下。」

林火烈表明了身份，勞克和艾慈一聲苦笑。

勞克道：「咱們追來幹甚麼？」

艾慈苦笑道：「大叔，也算不虛此行，你老摸摸良心對不對？」

二人不由摸着心口，那兒正有一個口袋，口袋裡頭正裝着總督大人給的代價五萬兩銀票。

本來，他二人早知龍珠上刻的並非甚麼「達魔混元秘笈」，而林火烈的出現，更表明此事與他二人何干？

＊　＊　＊

林火烈肅客往莊內請。

有幾個「龍睛山莊」的漢子正在地上掃落葉。

林火烈領着二人到了客室中，他對二人道：「家父行動不便，剛剛入內歇息，少頃必出來一見。」

艾慈道：「林兄和丁百年他們相處了半個月，目的爲了甚麼？可知他們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林火烈冷冷地道：「一開始在下投入八方鏢局時，爲的就是一對龍珠，江湖上以訛傳訛，神話一般的說那一對龍珠上面刻有甚麼絕世的武功秘笈，而且還在龍珠上刻有暗語，提示一批寶藏所在地，哼……」

頓了一下，又冷冷地道：「其實那對龍珠本身的價值比之甚麼武功、寶藏還要高出不知多少倍，二位當知那一對龍珠，每一粒足有鷄蛋那麼大，其實，那是龍珠的外殼，殼內却裝着眞正無半點瑕疵的夜明珠，若是鑲在龍頭上的雙目眶內，望之神光烱烱，雕龍也便栩栩如生了。」

勞克道：「龍珠上面還刻着經文，乃大相國寺後面大殿上的盤龍雙睛。」

勞克一頓，又道：「怎麼會落入唐門世家之手？却又千里迢迢重金禮聘八方鏢局，長途跋涉，間關送來長安，爲甚麼？」

「唐門世家，就是老身娘家。」

脚步聲，加上濃重的喘聲，兩個白髮老者，一人坐竹椅，由兩個壯漢抬着，另一位老太太手持龍頭拐杖，緩步走進客廳來。

勞克和艾慈忙站起來，雙雙施禮。

勞克見椅子上坐的老者，似患半身不遂，臉皮有點變形。

但他仔細一看，他不禁吃了一驚，這人不正是二十年前江湖上突然失踪的「天外一尊」林天龍嗎？

原來他沒有死！

客堂上，「天外一尊」林天龍由

兩個兒子扶正身子。

三個兒子併肩站在他身後面。

那「天外一尊」林天龍就只對老太太說了一句不太清楚的話，就坐在一邊閉目不說了，他有些神情沮喪樣子。

於是，老太太開口了：「一大早，我兒子就帶來一批當今江湖上的惡棍，我不要他們進莊來，我二老出去見他們，我丈夫當着他們的面扯下了戴了二十年的人皮面具，露出本來的面目，那姓丁的與米長風便立刻認出我丈夫來。」

她喘口氣．又道：「不錯，正是二十年前退隱江湖的林天龍，老身發現了他們也吃了一驚，他們看到了當年武林第一高手已經是風燭殘年，每日吃齋唸佛，心中不解，但我只告訴他們，如要一對龍珠，可到汴梁城大相國寺爭奪，因爲，那對龍珠已由楊剛與兩個大師押運回去了。」

勞克道：「龍珠爲何一定要押回此地，再轉個彎送回汴梁城大相國寺？何不直接由棗縣送回大相國寺？」

老太太嘆了口氣，道：「你眞想知道其中原因嗎？」

勞克道：「我總要弄個明白來，也許還能夠趕去助大相國寺一臂之力，老太太，我不打糊塗仗。」

老太太道：「那一對龍珠是玉雕，裡面鑲着會轉動的一雙夜明珠。」

「三公子已告訴我們了。」

老太太道：「他只告訴你們龍珠上刻的經文，其實，有件事情，便大相國寺的老和尚們也不知道。」

勞克看了看艾慈。

兩個人不禁一瞪眼。

老太太又道：「當年，我丈夫忽然半身不遂，他的武功當年道上有誰不知道是頂尖的？唉！」

她嘆了一口無奈的氣．又道：「人到了這時候，便也看破紅塵，我丈夫立刻把收藏的這對龍珠，捐給了中原最大的廟宇——汴梁城中的大相國寺，但，他也暗中把收藏多年的達摩混元秘笈，隱藏在龍珠裡面，誰也不會看出來。」

勞克吃驚地說道：「眞的藏有武功秘笈，妳……老太太，妳爲何告訴了我們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一笑，老太太道：「告訴你們有甚麼關係？因爲龍珠押回這裡，目的就是我丈夫要取出藏在龍珠內的武功秘笈，然後加以毀去。」

事情終於明白了。

原來這中間還有這麼一段曲折的插曲。

勞克道：「丁百年他們會聽妳的？」

老太太道：「他們起初不聽，但『龍睛山莊』不會消失，他們如果在大相國寺撲空，他們可以再找來。」

她喝了一口茶，潤了潤乾癟的嘴唇，又說道：「他們怕已在數十里外了。」

林火烈走近勞克，道：「當年我們也住棗縣，家父爲了遠離中原，才舉家遷到這裡，二十年來我們過得很平靜，不料……」

勞克眨眨眼，道：「我還有一事不明白，少莊主能否見示？」

林火烈道：「你請問。」

勞克道：「龍珠怎麼會出現在棗縣？誰盜取的？」

林火烈道：「我！我奉家父之命去盜取龍珠，不料，大相國寺失去龍珠之後，立刻傳遍了江湖，傳言太可怕了，於是我潛回棗縣，竟然還有人知道這件事，不得已，我只好投入了八方鏢局。」

「你充當鏢師押自己的鏢。」

「不錯。」

「也害苦了我二人盡在赤陽窮折騰。」

就在這候，恭立在林天龍身後的壯實中年人，沉聲道：「如今事已說明，龍睛山莊不願再惹江湖是非，還請二位以後不必再來此地。」

另一人也接道：「家父行將就木之人，在這風燭殘年裡，希望過幾日平靜的日子了，這次也是我們計劃有所缺失，當即就應該明白告訴大相國寺住持，取回龍珠內武功秘笈當場燒毀，也就不會引來那麼多人覬覦了。」

事情既已說明，勞克衝着艾慈一笑，道：「小子，咱們上路吧，如果你還想湊熱鬧，就此打道開封府。」

艾慈道：「是想去再弄幾個銀子，不過，大相國寺也需咱們去幫忙？」

勞克道：「認眞的說，龍珠乃是林家捐贈之物，如今又由林家把原物交由兩位老和尚帶回去，我們就不必去湊熱鬧了，只是那丁百年與他的那幫人，絕不會放過你小子，幾筆帳早晚也都要算，何不在大相國寺來個一了百了，往後你再過日子，也心境愉快多了。」

艾慈一笑而起，道：「正是我的意思，大叔，我們這就走。」

林火烈道：「何不吃過中飯再走？」

艾慈道：「辦正事要緊，各位，打擾了。」

突見「天外一尊」林天龍對勞克含笑點頭。

勞克精神一緊，他伸手拍了拍這位當年在江湖上武功頂尖的人物，他有着唏噓的感慨。

因爲，不論你是甚麼樣的叱咤不可一世的人物，誰也鬥不過病與死這兩道可怕的關口。人，一旦到了這時候，這世上還有甚麼好爭的？

林天龍的劍法是一流的，他還是過着悲慘的晚年，他在看透人生的時候，命兒子盜回自己藏於龍珠內的武功秘笈。

他當年不修達摩混元秘笈，也不願兒子們修習，因爲此功必需終身不接觸女人，他不要兒子當和尚，他親自把藏了多年的武功秘笈毀掉。

爭權好鬥，到末了原是一場空。

* * *

秋陽依舊熱烘烘的。路上的行人汗如珠。

就算你是騎馬的，也一樣熬不過烈陽的烘烤。

勞克在馬背上大喊吃不消。長安城城牆早已在地平線上消失了。

大道上，勞克揮汗對艾慈道：「小子，你可知那『天外一尊』林天龍當年在道上是何等的英雄，他只要怒吼一聲，道上的風雲色變，誰不知道他心地正直，無所愧怍，行俠好義，對於調解江湖紛爭可說是不遺餘力，但是誰又會想到，他竟然得了半身不遂症。」

艾慈一笑，道：「這『天外一尊』不把他的武功秘笈交給他三個兒子，卻暗中藏在一對龍珠裡，令人想不通他爲甚麼如此做。」

艾慈永遠也想不通。

勞克他也想不通。

勞克道：「武功一途，因人而傳授，也許他那三個兒子不易修爲他的絕藝，就如同老夫，走遍大江南北，到老了才找到小三爲我接棒是一樣。」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世上的人爭名奪利，大智若愚與靈秀之人，才能窺破塵土之物不乾淨，爭名奪利終是空的道理。」

艾慈笑道：「大叔呀，我們又是那號人物？」

勞克道：「半個看破紅塵人。」

艾慈收住笑，道：「甚麼叫半個看破紅塵人？」

勞克道：「我們爭利而不爭名，不就一半看破紅塵，一半還未看破紅塵？」

艾慈道：「我冤枉啊！大叔。」

勞克道：「是不是在爲你的銀子喊冤？」

艾慈道：「大叔呀，他人爭利爲自己，小子爭利可是爲了那羣孤兒們，你老想一想，我忙了大半天爲甚麼？有時候睡在河邊野林裡，吃風喝露常有的事，有時候三天才啃個饅頭，說起來小子眞傷心，我是個過路財神爺，大把銀子經我手，卻又一點一滴的裝進那胖娃兒的肚皮，到末了我是一場空。」

勞克笑道：「人生本就一場空，你小子後悔了？」

艾慈道：「那個王八蛋才後悔，反正都是一場空，那就往東行吧！」

勞克怔了一下，道：「這是甚麼話？」

艾慈笑道：「你不懂？敢情好，你也糊塗了。」

勞克道：「人生一場空，與往東行扯不上關係嘛！」

艾慈道：「往東是去汴梁城，咱們趕去相國寺，告訴丁百年他們，叫他們別再爭了，龍珠上面沒武功，他們才是一場空。」

兩個人說說笑笑的往東行，鬥鬥嘴，抬抬槓，路上盡在開玩笑。

艾慈有時高興了，還高聲哼唱兩句梆子腔。

* * *

二人曉行夜宿，也算過了幾天正常的日子。

第四日已東出潼關走洛陽，直往汴梁城去了。

汴梁乃中原第一大城，城牆周圍四十里，城北方黃沙漫天蓋地，滿城風沙，故又俗稱沙城。

若論名勝古蹟，此處不輸西京長安，南門外禹王台，北城有龍亭，潘陽二湖之外，還有一座十三層大鐵塔。

然而，眞正熱鬧地方，便是大相國寺。

大相國寺一進五院大廟堂，每進廟殿中的神像高大莊嚴，殿內雕樑畫棟，人物生動，栩栩如生。

那殿上四壁塑造的歷史文物典故，更能誘使香客以爲夢遊虛幻一般。

大相國寺住持至空禪師，乃當今有道高僧，他的兩個師弟至善和至仁，任大相國寺護法，寺內一百二十名僧侶各有所職，相傳「花和尚」魯智深就曾在這大相國寺的後院種過菜和花。

本來，大相國寺的正門朝南開，寺門長年不關，隨時供人入內朝拜。

但自從大相國寺近年來連失重寶，這才決定入夜以後，二更一到即關閉各殿大門，寺內僧侶且分派在每個殿上看守。

如今，大相國寺總算把失竊的兩件寶物又追了回來。

這是大相國寺之福，諸神庇佑，住持至空大師最爲高興。

自從寶物又歸回原位，至空大師面對後殿內壁上的那條盤空似的巨龍，一看就是兩個時辰。

龍目上的一對龍眼，看上去宛如兩盞明亮的燈，在迎面的巨燭光

亮的照射下，發出烱烱的光芒。

不錯，一對龍眼內含有兩顆夜明珠，看起來宛如眞的龍目一般。

「天外一尊」林天龍原是把一套武功密藏在龍珠內，但他卻突然覺得，那不是隱藏秘笈的好地方，萬一有人盜取龍珠，那怎麼得了。

他越想越不對，這才命三子暗中把龍珠取回來。

現在，龍珠內的武功秘笈已經毀去了，龍珠也交由楊剛和至善、至仁三人，再護送回大相國寺。

那龍珠之內藏有武功秘笈，這件事只有林天龍一人知道，世上有許多事情，總是有許多令人不如意的。

本來是一樁隱秘的事情，但當大相國寺傳出龍珠失竊之後，江湖上傳出龍珠內有武功秘笈，更說是「達摩混元秘笈」。

消息終於傳揚開來了。

* * *

自從至善與至仁兩位大師，在太子河三道灣從勞克手中接過那尊三尺高羅漢藍寶石之後，二人立刻與楊剛匆忙的轉向大相國寺。

至善與至仁本來身受重傷，他二人在大相國寺療傷一月，便轉往長安附近，因爲，八方鏢局總鏢頭當然知道那對龍珠是在「龍睛山莊」。

至仁與至善聞得龍珠在「龍睛山莊」，起初他們還不相信，因爲那對龍珠本就是「天外一尊」林天龍捐贈給大相國寺的寶物，不可能又取回去。

然而，楊剛卻言之鑿鑿，令他二人不能不信。

於是，他們趕到了「龍睛山莊」上，便順利的把一對龍珠又討回來。

林天龍沒有加以說明爲甚麼把龍珠又取回來。

至仁、至善二人至今尚不知道龍珠內有武功秘笈。

* * *

當楊剛與至善、至仁三人從龍睛山莊回轉汴梁的時候，還是總鏢頭楊剛心思縝密，他提議至仁和至善，寧可繞道走武關，下南陽經許昌而回汴梁，他不走洛陽這條路，爲的是怕中途遇上丁百年一夥。

其實，還眞叫楊剛猜對了。

如果他們走洛陽，只怕沒走到潼關就會被丁百年一夥追上。

兩條路回汴梁，但相差也有三天之久。

就在丁百年一夥到了汴梁城不久，一行人住在南門外一家店裡。

石魁在這時，自告奮勇先往大相國寺去打探。

丁百年當然答應，因爲石魁投入飛龍堡，只怕江湖上知者不多，大相國寺的和尚更不會知道。

石魁略加整備，當即走出客店來。

這時候，相國寺內和尚剛吃過晚齋，有幾個和尚已在幾處大殿上接香火了。

石魁來到後禪房，先是要見至仁和至善大師，但得到的回答是二人至今尚未回來。

於是，石魁表明自己是棗縣八方鏢局副總鏢頭，有事求見方丈。

一聽是八方鏢局的人，而楊總鏢頭又在這大相國寺住了將近一個月，於是這和尚立刻領着石魁，走進方丈室。

至空老禪師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白眉白髯，滿口無牙，虎鼻上面，一對烱烱眼神精光如電，雙垂的大耳垂着金環，他寶相莊嚴，黃色的袈裟上繡着金邊，只見他莊嚴的盤膝坐在禪床邊沿。

* * *

石魁走進方丈室，有一股檀木香味傳來，他忙走向前施禮，道：「在下八方鏢局副鏢總鏢頭石魁，拜見老禪師。」

石魁伸手讓，道：「石施主辛苦了，爲了敝寺失寶之事，累施主受盡風霜之苦，老衲着實過意不去。」

石魁道：「我受楊總鏢頭授計，投在丁百年那裡，如今丁百年與一干魔頭到了此地，我得先見到楊總鏢頭。」

至空大師道：「至今他三人尚未回來，唉！」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那對龍珠只不過雕工精細，白玉框內鑲有兩顆夜明珠而已，這些人爲甚麼一定要來奪取？而且老衲從前也看過，龍珠的白玉上面，各刻着『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幾個字，只是那字是小篆體，很容易被人以爲上面刻有武功秘笈，那想到龍珠失踪當天就已傳言江湖，太令人驚訝了。」

至空尚不知龍珠框內果有林天龍的武功秘笈。

石魁也不知道。

當初林火烈奉父命在大相國寺盜回那對龍珠，不料他在客棧中封鏢的時候，已聞得了傳言。

流言比他的行動快多了，於是他回到棗縣，有條件的投入八方鏢局。

所謂有條件，便是他要親自押這一鏢上路，爲的就是借八方鏢局的力量，平安把鏢押到龍睛山莊。

如今，一對龍珠又被楊剛與至仁至善兩位大師帶回大相國寺，林火烈的身份眞正暴露出來。

原來他竟是林天龍的三公子。

丁百年就大吃一驚，他心中忿忿的暗中直咬牙。

（未完・廿九）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小五子獨自去闖天下，這日遇上了百花谷來的人，計有七妹上官玫瑰、四姐上官蘭花及她的丈夫絕一鏢劉言，上官玫瑰見了小五子不禁讚道：眞像當年的南大俠。小五子知道說的是自己生父，便上前搭訕，探出其父埋在兩狠山下，便謊言他欲去拜祭英雄，要玫瑰上路兩狠山，玫瑰却要求先帶他們去不老峯找七惡的陶民和包藍尋仇……



坐山觀虎鬥　跟踪爲探秘

上官蘭花發誓要「瘋狗仔」像瞎老狗一樣，人見人厭。

此時，他臉上鑲着兩支鏢，他連哼也未哼。

他一向就是這樣，不但不弱自己的威猛，更會令敵人膽寒。

陶民就是這種想法，所以他叫瘋狗仔。

怪吼之聲如獅，陶民的雙拳狂舞起勁風陣陣，他似乎卯上了。

他的巨軀不再跳躍，辰州陶家拳法的精華全使展出來了，他的人幾乎被狂飆所捲，向她旋衝上去。

上官蘭花懾於敵人的氣勢，立刻展開輕功閃掠，她知道敵人在一鼓作氣，等到這股氣勢消失，她就有把握收拾這條瘋狗。

「大頭鬼」包藍與「絕一鏢」劉言二人已殺得天昏地暗，劉言恨不得剝了包藍的皮，包藍也牙癢癢想吃劉言的肉。

劉言的右上臂挨的一刀正流血，一條袖子業已染紅了半截，但他咬牙之聲仍然像嚼一把乾豆般咯咯響。

包藍也不完整，他的頭上起了個包，那是劉言一鏢打在他的頭上，不料包藍的氣功就在頭上，那鏢的勁道足，但也祇是打得包藍有些痛，另外，包藍的後背上也挨了一支鏢未拔出來，包藍痛得心中不自在。

一邊，上官玫瑰看看四姐，又看看四姐夫，她很想插手，但她沒有，她不能壞了百花谷的聲譽，倚多爲勝。

便在這時候，峯脊上忽然人影閃掠，五條人影如飛般的往下面撲來。

上官玫瑰抬頭看，立刻拔身迎上去，口中大叫：「有人來了，四姐，小妹去攔他們。」

上官蘭花已同陶民打得忘了自己。

當然，她也忘了七妹的存在，更沒有聽清上官玫瑰說些甚麼。

那一面，包藍已哈哈狂笑起來。

包藍知道羅老大他們來了。

果然不錯，就在半峯腰際，羅老大已沉聲吼道：「妳是百花谷來的嗎？」

上官玫瑰道：「不錯，你猜對了。」

羅老大道：「老夫根本不用猜，因爲祇有百花谷的人才敢來到不老峯。」

上官玫瑰冷冷道：「好哇，你們七惡全來了。」

羅老大沉聲道：「我們七人本來就常在一起。」

上官玫瑰看看羅老大五人幾眼，道：「下面我四姐正在同她的仇家算舊帳，我並未助拳，爲的是

要他們公平決鬥，姓羅的，你們呢？」

羅老大哈哈笑道：「上官堯的女兒，果然個個精明強悍，蝴蝶門下七金釵，嚇倒不少道上人，請問，你對老夫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上官玫瑰道：「很簡單，我沒有插手，當然你們也不能倚多爲勝。」

羅老大仰天哈哈大笑。

身後白爾艷更笑彎了腰。

錢一串伸手拍拍金太保的肩，笑道：「上官丫頭把咱們也當成了正人君子，你說可笑不可笑？」

丁大川翻着一雙夜貓子眼，沉聲道：「正人君子也不是誰的專利品，有甚麼稀奇的。」

上官玫瑰攔在山道不退讓，她雙手分握玫瑰鏢，冷冷道：「羅老大，你怎麼說？」

羅老大收住笑，道：「妳很想知道我要說甚麼？」

上官玫瑰道：「當然！」

羅老大道：「老夫得看情況而定。」

上官玫瑰道：「甚麼情況？」

羅老大道：「如果包陶二人打贏了，我們自然不會出手了，否則，嘿……」

上官玫瑰怒道：「否則你們就不要臉，是嗎？」

羅老大臉色一寒，沉聲道：「你休忘了我們是何許人，江湖上能混得七惡之名，也不是輕易可得，那總得日積月累的做許多令人咬牙之事賺來的，所謂令人咬牙而又切齒之事，就如同現在。」

現在峯下的兩對已殺得血肉拋飛，好不令人驚心。

上官玫瑰根本就是在拖，時間拖得久，姐夫他們的機會也大。

然而，她卻忘了，七惡之中，沒有一個是省油燈，三十年江湖搏殺，個個幾乎都成了妖魔，想在這麼短的時間把人擺平，那談何容易。

上官玫瑰有些後悔了。

她後悔剛才爲甚麼不出手！

她相信祇要出手，最先躺下的便是那姓陶的。

她這時候才相信她爹告誡的話：「與惡人打交道，你必須比惡人更惡。」

這時候上官玫瑰就有些後悔。

她的後悔，令她十分遺憾。

站在上面的羅老大又沉聲道：「上官丫頭，你攔住我們的去路了。」

上官玫瑰冷然道：「我必須攔住你們。」

羅老大嘿嘿笑道：「就憑你手上握的那些不起眼的玩意？」

上官玫瑰道：「雖然不起眼，也一樣會要人命。」

羅老大手一揮，道：「錢一串，露一手給這丫頭見識見識，娘的，土地爺不放屁，她眞以爲祇是個泥巴做的！」

錢一串笑道：「蝴蝶門下七金釵，就屬這丫頭最刁鑽，也最難纏。」

錢一串的話甫落，忽然當頭往上官玫瑰落下來，那一陣陣忽忽嚕嚕的勁風響起處，難以數出的掌影在空中飛舞，「八手遮天」。

錢一串騰身便使出絕學。

小五子看得想笑。

他當然不敢笑出聲音來，他掩藏得很好，他不願被人發現他。

六支玫瑰花瓣飛鏢，就像落雨也似的自天空中無力的落在地上，有兩支落在山石上面，發出叮叮噹噹聲。

雖然未打中錢一串，但上官玫瑰仍然半步不讓，她已拔出劍來。

七金釵都用劍，她們一直是用劍，上官堯自以爲百花谷名門正派，門下的七個女兒自然都是用劍。

半旋身之間，上官玫瑰已抖出七次，劍芒成束，生把落下來的錢一串逼退七步。

她每一刺劍錢，一串就得退一步。

一見上官玫瑰用劍，「屠夫」金太保一聲雷吼，宛如猛虎下山來，直往上官玫瑰殺去。

金太保舞起兩把手掌寬的宰牛刀，口中厲吼：「老錢退後，我來領教百花谷絕學。」

錢一串心中不願意，但金太保已自他身邊閃過去，便祇得笑笑，道：「還有搶挨刀的，哈！」

「屠夫」金太保迎着上官玫瑰便好一陣狂殺，他本是個見血心喜的莽漢，嗜殺成性的惡人，一旦動上傢伙，便立刻表現得淋漓盡致，兩把宰牛刀頓時變得如同兩隻大手掌一般，迎着敵人上下左右翻飛不已。

上官玫瑰見金太保力足氣盈，打得粗野，看上去似乎毫無章法，實際上刀走絕妙，封擋劈砍皆一氣呵成，實在不可小覷。

上官玫瑰忽然騰空而起，長劍繞體勁斬中，業已暗自摸出兩支飛鏢在手。

便在這時候，羅老大高聲道：「金太保，你回來，男不跟女鬥，白大姐過去會會她。」

金太保殺得性起，突聞羅老大呼喊，他知道羅老大必然有計較，便又懶懶的回頭就走。

上官玫瑰本想誘金太保追來，不料金太保說退便走，氣得她祇得落下地來。

「萬人迷」白爾艷的手上又托她

那把尖刀，她吃吃笑迎上去，道：「他們這些大男人，一個個都沒出色，盡想找我們女人便宜，上官姑娘，女人應該同女人打才對，你說是嗎？」

上官玫瑰冷冷道：「妳大概不會同我打十招，必然又會換過人！」

掩藏在樹上的小五子暗自又想笑：「上官玫瑰呀，妳總算看出來了，算妳聰明。」

白爾艷卻吃吃笑道：「妳放心，我陪妳打到底，不見眞章不解散，分不出勝負沒個完。」

上官玫瑰長劍猛抖，尚未刺出，突聞坡下面高吭淒厲的一聲大叫：「啊！」

刺出的長劍平捲如電，上官玫瑰業已騰空而起，宛如飛鷹一般往山下飛掠而去，她口中尖聲道：「四姐夫！」

便在同時間，上官蘭花也發出尖吼，道：「阿言！」

山坡下面，祇見「絕一鏢」劉言背靠一棵大樹，雙手拚命的在肚皮上面兜攔不已。

那紅彤彤，白花花的腸肚卻仍然往肚皮外面擠壓，劉言的臉色業已泛青了。

上官蘭花撲過去，大叫撲過去。

雖然，自從劉言的面貌不再俊俏的變得醜陋不堪之後，上官蘭花就未曾對他笑過，但多年的夫妻之情仍在，她不能看着劉言死在這兒。

事實上劉言已沒有活命的機會了。

劉言痛苦的指着歪在附近滿身鮮血的「大頭鬼」包藍，喘息的對上官蘭花道：「快去，補上一劍，把那顆大頭砍下來。」

上官蘭花滿身是血，她與陶民血戰正方興未艾，二人有得拚的。

就在上官蘭花撲到劉言的時候，陶民也大喘氣的走近包藍，他的背上與臉上還鑲着五支飛鏢未拔下來。

上官玫瑰也奔來了。

上官蘭花立刻看到山峯上奔來的人影，她不由得一陣心悸。

她並非怕死，當劉言被毀容之後，她就決心找人拚命了，但她卻不能不管七妹，她不能叫七妹陪自己死。

她也想揮劍刺殺陶民，更想一劍切下包藍的頭，但她知道時不我予，如果殺了陶民，自己與七妹就必然被後來的人圍殺。

於是，上官蘭花當機立斷，對上官玫瑰道：「快，幫我扶阿言，我們快離開這裡。」

不料劉言忽然一聲慘笑，道：「妳們……別管我了……我還能……活嗎！」

上官蘭花兩行熱淚往下流，她無法回答。

上官玫瑰也無法回答。

一個人的腸子流出來，還能活？

然而，劉言還是有一口氣在，他祇要有一口氣，上官蘭花就無法拋下他不管。

劉言當然知道這些，祇見他捂在自己肚皮上的雙手，忽然抓向自己的肚子裡面，五臟六腑竟被他自己拖出四臟五腑來。

上官姐妹二人猛吃一驚，劉言已慘笑萎坐地上。

上官蘭花咬牙，道：「劉哥，我上官蘭花絕不負你，定要爲你報仇。」

姐妹二人拋下劉言屍體，立刻騰空而起，轉眼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羅老大嘆息道：「百花谷蝴蝶門的輕功，果然高絕，我們祇怕誰也追不上她們。」

錢一串已扶起包藍，笑道：「大頭鬼，你可不能死呀，想想你在惡人洞中存的寶貝，你就生機盎然了。」

包藍有氣無力的道：「錢一串……你們……爲甚麼來得這麼晚？是不是想分我的寶呀？」

錢一串笑道：「見你的大頭鬼，若是想吞沒你的寶物，我可以現在把你拋入山谷裡！」

包藍道：「你爲甚麼不拋？」

錢一串道：「因爲你是惡人之一，我也是惡人之一，惡人對惡人，就成了好人了！」

包藍道：「去你的，甚麼好人。」

錢一串笑道：「我可以害死你，但我不一定就能得到你的財寶，因爲還有別人想害我，爲了天下太平，所以我們七個人誰也不害誰！就如同我現在要把你背回去細心的替你治傷是一樣的。」

丁大川已扶陶民跟在後面走，那陶民幾次想伸手把臉上的鏢拔下來，卻被羅老大喝住。

羅老大說的不錯，鏢一拔出來就會流出大量鮮血，還是等回到惡人洞中再治傷。

站在一塊山石上未走，白爾艷游目四下看，道：「奇怪，小五子那小雜種怎麼不見了？」

羅老大回頭道：「小五子不是說再見了？他早已從前山走了！」

「夜貓子」丁大川半瞇眼睛翻怪眼，沉聲道：「小五子這小壞蛋，眞可惡，太不像話了。」

羅老大道：「丁大川，你說甚麼！」

丁大川挫着一嘴黃板牙，低聲道：「小五子這小子，學了我們的

本事，又是我們從小看他長大的，他如今翅膀硬了，是不是？娘的，他怎麼把敵人引上門，他自己反倒溜之乎也。」

羅老大笑了。

羅老大幾乎笑得聳動雙肩。

白爾艷也笑了，她滿臉得意之色。

丁大川迷惘的沉聲道：「還笑，全是你二人把這小雜種寵壞了。」

羅老大仍然笑，他笑呵呵的道：「我也曾叫小五子配合包大頭與瘋狗仔二人共同對抗來的三人，如果小五子眞的同敵人幹起來，那才令我失望，叫人沮喪。」

白爾艷笑道：「丁大川，你怎麼不用用你的大腦想一想，小五子是誰調教出來的！」

丁大川道：「當然是我們七個人共同的傑作！」

白爾艷道：「我們又是甚麼樣的人？」

丁大川道：「不就是江湖七惡！」

白爾艷笑了。

她笑得好開心的道：「不就結了？由我們七個惡人指點出來的接班人，如果那麼乖，那麼聽話，我們的教育豈非大大的失敗？」

丁大川怔怔的道：「所以他小子半途溜了。」

羅老大呵呵一笑，道：「調皮搗蛋的人，永遠也不會當人家的傀儡，更不會被人踢屁股，小五子就是這種人，所以他溜了，哈，溜得好！」

白爾艷俏目看羅老大，道：「溜得也妙！」

丁大川道：「妙在那裡？」

白爾艷道：「小五子就要在江湖上混上一年整，他如果同百花谷幹上了，豈不是先替自己惹上大痳煩？蝴蝶門下七金釵，還有他們的幾個老女婿，都不是省油燈！」

丁大川這才吃吃笑道：「個小兔崽子，他倒是人小鬼大想得妙！」

羅老大幾個大惡人，轉眼之間走得無影無踪。

樹上的小五子也立刻溜下來，他笑得十分開心的道：「還好，你們幾位沒有把我的名字叫出來，否則我又怎敢再去找上官姐妹？」

小五子繞過大荒山，走進大樹林，他的坐騎就藏在林子裡。

那匹馬是「絕一鏢」劉言的馬，當劉言出手要打他的時候，小五子及時掠在空中，他騎上劉言的坐騎便疾馳而上了不老峯。

小五子很快的找到上官蘭花三人騎的馬。

他知道惡人洞是不會輕易再走出人來的，就算外面天塌下來，羅老大幾個人也不管。

小五子把「絕一鏢」劉言的屍體包裹住，很快的細上馬背，便匆匆的馳離不老峯。

小五子在馬上回頭看，這地方他住了十幾年，這裡的一草一木他都看得很順眼，祇是有一件事令他心裡想不通，也十分迷惑。

這件事一直在他的心中激盪。

自從十歲以後，他能分辨是非之後，便把一件事情吊在內心裡。

小五子很想問一問，但他又不敢問，七惡都打過他，而且打得他就地滾。

雖然那都是因爲練功才挨的打，但他挨打的時候，別的人總是站在一邊笑，笑他是個傻瓜蛋。

既然是傻瓜蛋，心裡的話就問不出口來了，但是這件事情總是叫他想不透。

那就是……

父親既是大俠，又是他七個人的對頭尅星，但羅老大他們又爲甚麼在父親死後收養他？

不但收養他，而且還傳授他武功，不遺餘力的傳授他如何立足江湖。

小五子當然不懂羅老大幾個惡人的用心。

那祇是一點微弱的光亮深藏在小五子的內心裡。

也就是這一點的光，一點尚未泯滅的人性光亮，才使小五子決心查一查，訪一訪，父親是怎麼死的。

順大道往西南，小五子前面騎馬，後面跟了三四馬，其中一匹馬上馱着劉言的屍體。

天快黑了！

小五子在馬上吹起口哨來。

他祇要一高興，便不由得吹口哨。

不過，這時候他吹口哨也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是想把上官姐妹二人引出來，他知道上官姐妹一定就在附近。

上官蘭花受了傷，她姐妹跑不遠的。

不料，小五子在馬上邊吹口哨四下看，他甚麼也沒有發現。

於是，他那兩道劍眉便緊緊的打結了。

夕陽餘暉，洒下一片金黃色，遠處又看到那座不知名的小鎮。

看到小鎮，小五子立刻忘了上官姐妹，因爲他想起了開飯館的姑娘了。

那個姑娘叫……噢，她叫玉姑娘！

姑娘的眼神果然美，就像是一雙會說話的眼睛。

她眞的就像個玉人，祇可惜她生長在這種荒涼的大漠，否則，她必然會替自己製造個幸福的未來。

四匹馬來到飯店外面，正碰上那年輕人走出來。

小五子衝這年輕人咧嘴一笑。

年輕人楞然，道：「好小子，你怎麼又回來了？」

小五子道：「天黑要住店，肚子餓了要吃飯，你難道會不知道！」

年輕人指附近三家飯館子，道：「去，那兒也有賣吃的。」

小五子道：「可是那幾家卻沒有玉姑娘！」

年輕人已走出門外面，聞言怒道：「好小子，你這話甚麼意思？」

小五子道：「我這個人有個毛病，沒有看漂亮姑娘，我就吃不下東西，哈！」

小五子翻身下了馬，他把韁繩栓在馬柱上，大搖大擺的往店內走。

小五子心中明白，自己曾在這兒露一手，年輕人除非是皮肉癢了，才會不要命的招惹他。

不錯，年輕人這一次是沒有出手攔，他甚至露出一臉的無奈，忿忿的走了。

小五子剛剛走進大門，玉姑娘已呆立在二門口。

老掌櫃迎着小五子，笑道：「小爺，你回來了。」

小五子衝玉姑娘咧嘴一笑，便拉把椅子坐下來。

玉姑娘眨大眼睛走過來，道：「小哥，你回來是不是要帶走那批皮貨？」

小五子道：「甚麼皮貨？你在說甚麼？」

玉姑娘道：「三匹駱駝馱的皮貨，你忘了？」

小五子笑道：「噢，那些討厭的毛皮呀，我不是送你們了嗎？還提那幹甚麼！」

玉姑娘道：「我們不敢要！」

小五子笑道：「怕甚麼！」

玉姑娘道：「小哥，天下那有不勞而獲的？我們對你又沒有甚麼恩惠，怎敢收你的東西？」

小五子道：「天下有許多不勞而獲的人，祇是你們沒見過。」

掌櫃的對玉姑娘道：「小玉，你去把熱水送進客房，那兩位姑娘等用，這兒由我侍候小哥。」

小五子心中一動，他淡淡的對掌櫃道：「隨便替我弄些吃的，外面四匹馬可要上好料！」

掌櫃的點點頭，笑道：「小哥，你說眞心話，你眞的要把上百兩銀子的毛皮送我們？」

小五子道：「小意思。」

掌櫃的又道：「還有那三匹駱駝也送我們？」

小五子道：「那更是小意思！」

掌櫃立刻拉把椅子坐下來，低聲笑問：「小哥，你說眞心話，你是不是喜歡上我那個不懂事的玉姑娘了？」

小五子笑道：「她長得很好看。」

掌櫃笑笑道：「我們這兒二十多戶人家，就屬我的姑娘長得美。」

小五子笑笑，道：「她像一朵花。」

掌櫃道：「看小哥不過十七八歲，是該成家了。」

小五子道：「差幾個月就滿十七了！」

掌櫃道：「玉姑娘今年二十歲，比你大三歲，小哥，有道是『女大男小男人吃得飽，女小男大，男人苦到老』，小哥以爲這話如何？」

小五子道：「很有道理。」

掌櫃道：「小哥的家……」

小五子笑笑，指店外面，道：「秋風起兮，黃葉飄，老掌櫃，我就像一片飄落的黃葉，苦啊！」

小五子雙手一攤，一副無奈的樣子。

掌櫃的笑笑道：「這沒關係，你祇要想紮根，你就住下來，我們吃乾的，絕不會叫你喝稀的，大鍋裡煮羊頭，咱們有甚麼大家一齊啃，保準餓不着你就是了。」

小五子道：「我現在就餓了。」

掌櫃笑笑，道：「我給你端一盤包子，再來一碗羊肉湯，你喜不喜歡喝一杯，我陪你，咱爺兒倆薰一薰。」

小五子想大笑，老掌櫃把他當女婿看了。

其實，老掌櫃就是這意思。

小五子曾在他店裡露一手，掌櫃立刻明白小五子是個能人，女兒如果嫁了他，後半輩子吃香喝辣，就不用再去侍候別人了。

掌櫃匆匆端來吃的，小五子道：「我不喝酒，老掌櫃，令你失望了。」

掌櫃笑瞇瞇的道：「標準年輕人，不喝酒是對的。」

小五子道：「勞駕去餵餵外面的馬！」

掌櫃忙提了一袋黃豆走出去。

小五子正吃得津津有味，大門外面，祇聽得老掌櫃「哇哇」叫着跑進來。

小五子笑道：「怎麼了？」

掌櫃臉色灰青的吼道：「原來你小小年紀不學好，幹的是殺人勾當呀！」

小五子放下碗來，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殺人？」

掌櫃指門外道：「馬背上馱個死了的人，血還在往地上滴，你……」

小五子笑道：「我既然殺了人，還把死人帶走，我瘋了？」

掌櫃道：「誰知道你幹的甚麼事！」

小五子道：「我幹的是好事，你若不相信，何妨去問一問？」

掌櫃道：「我問誰？」

小五子指二門，道：「去問住在你店裡的兩個女人呀，她們就會知道。」

掌櫃一驚，道：「你怎麼知道我這兒住了兩位女人？」

小五子道：「我不但知道你店裡住了兩個姑娘，還知道兩個姑娘很漂亮，更知道有一個受了傷。」

小五子的話令掌櫃更吃驚，其實小五子也是剛剛聽掌櫃自己說的。

小五子立刻就知道上官姐妹住在這家小客店。

吃吃的，掌櫃道：「這麼說來，那受傷的女人是你傷的了？」

小五子道：「我不同女人打架！」

掌櫃又道：「外面的馬匹必定是她們的！」他遂又指向後面。

小五子道：「不錯，這一回你猜對了。」

就在這時候，二門有個女人聲音道：「小五子，你原來也來了！」

小五子抬頭看，暗影處正是上官玫瑰。

呵呵笑着走過來，小五子道：「你們果然沒有走遠，還是被我追上了。」

上官玫瑰道：「我們不能走，我四姐夫的屍體不能留下來，曝屍荒山，有損百花谷威名。」

小五子笑道：「你們眞的遇上七惡了？」

他本來就知道，但他卻故意如此問，這樣，他可以先堵住上官玫瑰的嘴巴，免得上官玫瑰問他去那裡了。

果然，上官玫瑰問道：「小五子，我們是遇上七惡了，我們是聽得你的口哨聲才遇上七惡的，可是，那時候卻又不見你的人，你去那裡了？」

小五子幾乎笑出來。

一個人猜中別人心中要說的話，當然會很得意，他早就知道對方會有此一問。

小五子也早就有了說詞，他笑笑，但又無奈的道：「眞是不巧，我走岔了山道，繞了三十里荒山野林，最後方才又繞回原來的地方。」

上官玫瑰道：「你爲甚麼要繞那麼長的山道？」

小五子道：「找你們呀，我怕你們在天山裡迷路……」

上官玫瑰嘆口氣道：「可惜我四姐夫……」

小五子道：「可惜他已經死了。」

上官玫瑰道：「他死得很慘。」

小五子道：「所以我把他的屍體包裹起來，用他的坐騎馱來了。」

上官玫瑰訝然。

小五子立刻又道：「而且我還把妳們的坐騎也帶回來了，我本來是要送往百花谷，妳們既然在此地，百花谷我就不去了。」

上官玫瑰驚喜的道：「太好了，我們正愁沒有坐騎，此地又買不到！」

上官玫瑰站在大門口，她看四匹健馬在吃料，但她的眼睛卻落在馬背上的屍體。

掌櫃在二人身邊道：「小哥原來是好人，是老漢錯怪你了。」

小五子聽得有些不自在。

他這次離開惡人洞，羅老大他們可不是叫他在江湖上修德做好人。

羅老大就曾對他說，要想活得久，就別做好人。

如果掌櫃說他是好人，小五子心裡不舒服。

淡淡的，小五子對上官玫瑰道：「我可不是白白爲妳百花谷服務。」

猛一瞪眼，上官玫瑰道：「你說甚麼！」

小五子道：「我替妳們找來坐騎，又把屍體馱來，當然也想得到些甚麼！」

上官玫瑰道：「銀子？」立刻表現出鄙夷不屑樣子。

小五子當然看得出來。

女人如果憎恨厭惡一個人，她便很容易在臉上表現出來，說話的口氣也會變，因爲女人原本是嬌柔的，稍變臉色就容易被看出來。

小五子就看出上官玫瑰在變，變得冷漠。

小五子搖搖頭，道：「我不要銀子，我祇要你帶我去兩狠山。」

上官玫瑰已經十年未去兩狠山了。

自從她與大姐上官茉莉一同去過兩狠山之後，發現「刀公子」南英已黃土一坯的時候，她的心便碎了。

碎心的人如果還能活下去，最好的方法便是忘了過去，也忘了一切。

忘了過去，便是少回憶往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去兩狠山，不去南英的墓前。

上官玫瑰就沒有再去過。

如今小五子突然如此的要求，她一時間楞住了。

她望小五子，彷彿又看到了刀公子。

小五子確實長得像南英。

嘆了一口氣，上官玫瑰道：「兩狠山，一片荒涼，十幾年未再去

了，或許連那扁老頭祇怕業已羽化了。」

小五子道：「誰是扁老頭？」

上官玫瑰道：「是個大夫，人老得頭髮都白了。」

上官玫瑰想起扁大夫替「刀公子」南英，以「八籠蒸石」大法療毒之事，南英忽然變得不像人樣，不久，便死在兩狠山，便不由得恨自己。

她不但恨自己，也恨于海。

于海這個人本來最擅長易容之術，于海也想得到上官玫瑰的芳心，成爲百花谷蝴蝶門的女婿，可是于海本人也最清楚，上官玫瑰心中祇有一個刀公子。

雖然刀公子已娶了柳柔柔，但她還是不死心。

上官玫瑰一直在想辦法破壞南英的家庭，她終於探聽出來，南英的妻子柳柔柔在未嫁給南英的時候，已經有了個心上人，就如同于海，百花谷也有個姑娘愛他。

那個姑娘叫翠翠，而柳柔柔的初戀人叫宮大元。

宮大元也是柳柔柔的表哥。

問題出在柳家堡發生了劇變，關外五煞爲了一票紅貨，他們找上柳家堡。

這關外五煞老大是個高麗殺手，柳家堡被他殺了不少人，於是，「刀公子」南英來了。

南英殺了「關外五煞」，柳家堡堡主柳長青在血泊中把女兒嫁給南英。

「刀公子」南英接受了柳長青的好意，他娶了柳柔柔，他當然不知道柳柔柔已有了心上人宮大元。

於是，宮大元在柳柔柔嫁後便奔向五台山。

宮大元當了和尚。

柳柔柔心中有個結，她並不知道宮大元已出家，她活得並不快樂。

這些事被上官玫瑰得知以後，她立刻找到于海，由於她的一手導演，「刀公子」南英家破人亡。

上官玫瑰面對小五子，腦海裏閃過這些往事，便不由得嘆口氣，道：「就算找了去，祇怕你甚麼也找不到了！」

小五子道：「至少還可以找到那座墳。」

上官玫瑰道：「記得當年南大俠曾追上無憂島，他就在青衣江邊中了毒，好像是追他的兒子吧！」

小五子道：「南大俠的兒子有多大？」

上官玫瑰道：「我不知道。」

上官玫瑰眞的不知道，當年她逼近那輛篷車的時候，那個白髮老人早已把南英的兒子從車上抱走了。

那個白髮老人就是七惡之首的羅老大。

七惡本來是要調敎出小五子，由他去對付他老子南英，但當包藍把消息帶到惡人洞，羅老大便立刻改變計劃，要小五子將來同他的妹妹結婚成親。

這件事上官玫瑰不知道。

小五子當然更不知道。

小五子祇懷疑，七惡怎麼會把他們仇人的兒子養大，這好像與七惡的作風有違背。

就在這時候，後面客房中傳來上官蘭花的叫聲：「七妹，你在同誰說話？」

小五子一笑，道：「妳四姐在叫妳了。」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眞是抱歉，我不知道你是否就是南大俠的兒子，因爲你確實有點像他，不過，我卻不能陪你去兩狠山，因爲我得陪我四姐回百花谷，咱們十年未曾回去了。」

笑笑，小五子道：「妳不陪我去，但妳可要記住，妳欠我一份情，以後有機會妳還我！」

上官玫瑰臉色一緊，道：「唯有你的作風，實在不像南大俠，你大概不是他的兒子。」

她回身又道：「我要進去了，我四姐在叫我。」

小五子又一笑，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作風，我的作風就是帳算得清，我不欠人家的情，也不希望別人欠我的情，好了，我要走了。」

上官玫瑰道：「你不住店？」

小五子道：「不了，我趕夜路。」

上官玫瑰回後面去了。

小五子也走了。

掌櫃沒有留住他，玉姑娘也沒有留住小五子。

掌櫃知道對小五子有了誤會，一心要留住小五子，他仍然想要小五子變成他的女婿。

小五子就是怕這一點，他才要連夜上路。

小五子上馬馳去，老掌櫃還站在大門外叫可惜。

他可惜小五子一表人材，怎會不是他女婿！

玉姑娘憂傷的道：「他的眼神，他的氣質，讓人有不能高攀之感，我們留不住他，爹，我們不配。」

老掌櫃拍拍女兒的肩頭，沉沉的道：「是的，我們不配，這地方不配，這裏的人更不配。」

「女兒也不配！」玉娘姑遙望馳入黑暗中的小五子，她有些無奈與悵然。

（未完・廿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谷

武林瑰寶付火焚　恩怨情仇兩茫茫

上文提要：楊威死後康少峯急去尋找「五毒叟」莫倫了結心中事，包括索回二十四張銀圖秘籙。他解散了衆人，僅帶五人上路，一日在湖北襄陽飯店中，突然見到莫倫，雙方約在靜角寺三更時決鬥，康少峯等却提早尾隨而去。靜角寺破廟內未見莫倫，却發現有一大五小的銅鐘，却原來鐘內掩罩着血女六主僕，血女被救出，告訴他們此廟乃莫賊之魔窟……

不料，事實大謬不然，諸俠聞言猛回頭，五毒叟踏月而來，已登上石階，只好又忙不迭地退回殿內。莫倫邁開八字步，進入大殿，還點燃了三盞燈，立在神案前面三尺許處。

五毒叟三角形獨眼瞄了血女一眼，陰惻惻的冷笑道：「師妹，恭喜，恭喜妳黃泉路上又多了六個伴。」

血女屠鳳冷哼一聲，道：「哼，老匹夫先別得意得太早，龍虎門的康掌門他們備有解毒藥，並未中毒。」

五毒叟起先不信，但細一端詳，果見羣豪安然無恙，不禁大感駭異，表面上依然力持鎮靜道：「各位未免太性急了吧，離三更還早得很，是不是想急着去見閻王？」

康少峯的話很衝：「嫌早就滾出去，等三更再來，本掌門在此恭候大駕就是！」

「不必，既來之，則安之，送上門來的肥羊，莫爺爺不會向門外推。」

「那就別再嚕七八嗦，你劃個道兒吧，康少峯保証奉陪到底。」

上前三步，拉開架勢，運足功力，揚琴欲發。

五毒叟莫倫却一點也不急，慢吞吞地道：「娃兒想死也別急在一時，先讓我老人家敬你三杯絕命酒，略盡地主之誼，免得天下英雄說莫爺不懂得待客之道。」

乍然一閃身，進入幃幔內，羣豪眼睛才一眨，莫倫已返回原地，手中多了一把酒壺，一隻酒盅，金光閃閃的似是純金打造。

斟了滿滿的一盅，道：「來，掌門人，老夫敬你一杯。」

端起酒盅，緩緩的一推一送，金盅立告脫手平飛出去。

速度很慢，但很平穩，杯中酒點滴不溢，就好像有人托着似的，羣豪都是識貨的人，看得目瞪口呆，咸認此人的功力已至爐火純青之境。

康少峯也自吃驚不小，既不願碰他的毒杯，也不想飲他的毒酒，哈哈一笑道：「盛意心領，在下從小滴酒不沾，留着你自己喝吧！」

將殘琴當作扇子來用，輕輕一煽，酒杯立又倒飛回去。

一進一退之間，俱皆神乎其技，難分高下。

五毒叟接住金杯，罵了一句：「哼，不識抬舉的雛兒！」舉杯一飲而盡。

忽將酒壺酒盅往神案上面一丟，接着又道：「你們都上吧，免得耗時費事！」

康少峯怒眉雙挑道：「老毒物，休說大話，就憑少俠一人就會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嗚！殘琴揮舞，狂風大作，已老實不客氣的幹上了。

五毒叟也不再詞費，立即反手還擊，一霎時便攻出五掌三拳。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莫倫果非庸手，尤其身法詭異，變幻莫測，殘琴雖然霸道，竟連五毒叟的邊兒都沾不到。

莫倫同樣驚異不已，康少峯年紀輕輕的，怎麼也想不透竟會有如此深厚的功力，惡戰三十回合，居然沒佔到半點便宜。

棋逢對手！

半斤八兩！

五毒叟自視甚高，如今跟一個毛頭小子打成平手，簡直難以接受，道：「如果我老人家沒有估算錯誤，你小子至少已有一甲子以上的修爲，這麼深厚的功力，娃兒是如何修得的？」

「告訴你長長見識，先師死神左玄給了我三十年的功力。」

「還有誰？」

「先父幽冥秀士楊威又給了我三十年的功力。」

「好小子，父債子還，莫爺爺的毀目之仇要從你身上討回來。」

「父仇子報，本掌門正是爲先父報仇而來。」

「娃兒不怕死就上。」

「上就上，誰怕誰呀！」

攻勢更快，用力更猛，殘琴彷彿長了翅膀，招招不離莫倫左右。

五毒叟也不是省油的燈，招出迅疾，力猛勁沉，不給康少峯任何可趁之機。

龍爭虎鬥，兔起鶻落，百招之內仍相持不下，百招一過，五毒叟莫倫便逐漸處於下風。

猛可間，莫倫呼！呼！呼！連攻三掌，將康少峯逼退五尺，衣袖一抖，抖出了七步追魂蛇，緊握蛇頭，照準小峯噴出一股毒霧。

康少峯雖已服下靈丹，還是不敢大意，急忙閃身避開，掄琴揚掌，猛劈猛掃。

孰料，這一來反而更糟，毒霧化整爲零，翻騰旋滾，四散橫飛，更加難躲難防。

情急事危，小峯只好再退五尺。

莫倫好快的身手，彷若幽靈一般到了小峯身後，陰笑道：「小子，認命吧，就算再加三十年的功力也救不了你的命。」

康少峯嚇出一身冷汗，猛回頭，莫倫又射來一縷毒霧，小峯揚琴掃劈，毒霧四散，正好與先前的毒霧混合在一起，被團團的包圍在毒霧之中。

禍不單行，五毒叟又推波助瀾，以掌風將毒霧逼向小峯，康少峯四面受毒，窮於應付，一縷毒霧穿隙而入，撲鼻生腥，其臭難聞，登時頭暈目眩，耳鳴心跳，雙脚也不聽使喚，搖搖欲墜。

諸俠嚇得魂不附體，不顧一切的衝上去。

「找死！」

怒吼聲中，莫倫獨自暴睜，蛇頭高擧，噴出一縷毒霧。

好可怕的七步追魂蛇，呂盈盈、少林智明首當其衝，入鼻欲嘔，神智不清，咚咚！二聲，當場栽倒下去。

其餘的人那還敢再逞强鬥狠，攻勢爲之一滯。

這一滯，正好給了五毒叟一個殺人的好機會，五指箕張，探步欺身，抓向康少峯的咽喉要害。

正當生死關頭，小峯已站穩雙脚，殺氣騰騰地吼道：「做你的黃粱大夢去吧，一條小蟲還毒不死我康少峯。」

嗚！殘琴呼嘯聲中，以一式「琴音貫頂」猛劈莫倫抓過來的左手。

楊威潛研毒物二十年，確已登堂入室，得其精髓，靈藥奇效如神，何況連服三粒，剛才只不過一時暈眩，很快便消失盡淨，五毒叟不明就裡，輕敵貿進，發覺不妙時爲時已晚，慘嗥聲中，血雨四濺，一條左臂被齊肘劈斷，砸成骨屑肉泥。

血女師徒與諸俠緊繃的心弦這才稍稍一鬆，急忙搶上前去，將少林智明、呂盈盈救下來。

康少峯將解毒藥丟給呂松林，手握殘琴，一步一步的逼向五毒叟。

莫倫眼見蛇毒無效，又斷去一臂，心知大勢已去，那還敢再戀戰，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拔腿就往門外溜。

此刻，呂、龍、魏三俠正忙着救人，殿門無人把守，莫倫眼看就要衝出去。

康少峯吼聲如雷道：「老毒物，想跑？哼，你飛也飛不了！」

莫倫快，小峯更快，人影一閃，搶先一步堵在門口，劈面連攻三琴三掌，將五毒叟强行逼退到神桌前。

呂盈盈、少林智明已服下解毒藥，龍雲正在削斷血女師徒主僕腕上鐵鍊，而追魂劍魏武則仗劍立在大殿門口，以防莫倫逃逸。

莫倫逃走不成，又想退回老窩，不料，剛翻過神案，還來不及拉開布幔，康少峯又已揚琴攻到，將他逼至一個牆角裡，道：「老毒物，你刀傷先父在前，殺害九州羅漢在後，今又將屠前輩師徒囚禁在此，三罪並發，非死不可！」

五毒叟仍圖作困獸之鬥，道：「娃兒休說大話，誰死誰活尚在未定之天！」

猛然一抖手中七步追魂蛇，揚腕擲出。

用力恰到好處，將毒蛇抖得四分五裂，化作一團血雨腥風，直向康少峯的面門打去。

小峯不驚不懼，正欲揚琴掃劈，血女屠鳳惶恐萬狀道：「少俠快退，毒蛇毒霧雖盡，蛇血更毒三分，沾膚即爛，入口封喉。」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康少峯急忙橫移五尺。

饒他應變夠快，逃得一命，左手腕上還是被蛇血沾到，一霎時便變成紫黑色，痛如刀割。

五毒叟得理不饒人，趁勝追擊，連攻三掌。

康少峯自閉左腕脈門，揚琴封拒，但因倉促應戰，未盡全力，竟被莫倫逼退三步，五毒叟以爲小峯毒性發作，功力大減，冒險近身相搏，以爲只要一鼓作氣，將小峯解決掉，便可立於不敗之地。

可惜，莫倫的算盤打錯了，康少峯並無大礙，虎吼一聲：「老毒物，回老家去吧！」琴出「琴音貫頂」，攔頭砸下。

「少俠琴下留人，老夫要手刃此魔。」

血女腕鍊已解，飛奔而至，怎奈爲時已晚，康少峯雖將殘琴收回五寸，仍然從莫倫的面部擦下，發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仰面栽下去。

屠鳳定目一看，莫倫已面目全非，口鼻難辨，血肉模糊，彷若剝去皮的豬頭。胸前皮開肉綻，地上鮮血殷然，僅僅還剩下一口氣。

血女上前一把抓住五毒叟血淋淋的人頭，用力搖晃了幾下，聲嘶力竭的道：「莫倫，你醒醒，就讓你這樣死掉未免太便宜了。」

屠鳳恨滿心頭，氣憤難當，五毒叟却反應全無，已經嚥下了最後一口氣，血女將滿腔的怒火全部發洩在莫倫的人頭上，在地上猛碰猛撞，直撞得頭骨碎裂，腦漿橫溢方休。

出家人畢竟與衆不同，智明剛站起身來，眼見莫倫已死，仇恨亦隨風而去，未再採取任何行動，雙掌合十，還爲死者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許心影與四婢已恢復自由之身，趨前一看，大失所望，異口同聲道：「像他這種魔鬼，非千刀萬剮難消心頭之恨。」

康少峯耳聞目見，一臉疚歉道：「抱歉，在下一時情急失手，是該留老毒物的半條命給大家的。」

許心影投來深情一瞥，血女屠鳳道：「康少俠快別這樣說，其實老身跟他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只不過想讓他多吃苦頭而已。」

康少峯道：「老魔伏誅，大仇已雪，屠前輩可知銀圖秘籙藏在何處？適才在下思慮欠周，忘了逼問他的口供。」

血女屠鳳道：「這倒不要緊，莫倫只有這一個窩，定在暗室之中。」

「好極了，咱們快下去瞧瞧吧，小峯曾答應前輩將銀圖全部歸還。」

「老身一人下去即可，此室機關密室遍佈，太危險！」

「難道前輩不怕？」

「已來過數次，應可自保。」

「如此，前輩快請。」

別看血女雙腿已斷，行動仍然十分靈活，雙掌在地上一撐，人已拔起，斜飛入布幔之內。

繼少林智明之後，呂盈盈也已完全復元，目注小峯左臂，尖叫道：「峯哥，你看你的臂，已經爛了一塊。」

小峯擧臂一看，這才注意到蛇血滴落之處已經開始潰爛，道：「不要緊，我已將血脈閉住。」

呂松林可不敢如此樂觀，將剩下的靈藥還給小峯，道：「小峯，這種玩笑可開不得，小傷不治，就會變成大患，這裡還有幾顆靈丹，快服下去吧！」

康少峯服下二粒，望着布幔，對許心影道：「但願令師能將二十四張銀圖全部尋回，這樣小弟才算了却一樁心願，未曾失信於人。」

許心影笑容可掬道：「小峯哥，坦白說，自從五虎嶺別後，家師對你的武功、膽識，尤其是人品，讚譽有加，就算眞的找不到，她老人家也不會怪你的。」

話至此處，但見紅影一閃，血女屠鳳已去而復返，手中多了一個鐵箱子。

康少峯一眼就認出是裝銀圖的鐵箱，喜孜孜地道：「前輩找到了？」

「找到了！」

「全部！」

「對，全部二十四張！」

「這樣在下就放心了。」

忽見布幔後面露出一股火苗來，許心影道：「師父，裡面怎麼起火了？」

血女屠鳳道：「這種地方留它不得，免得被宵小利用，放火燒掉才乾淨。」

火勢甚猛，已燒到布幔，呂松林招呼大家全部退到殿外廣場上。

血女先命四婢去殿後抬轎，取出另外十六張銀圖，連同鐵箱子一併送至康少峯面前，正經八百地道：「少俠是我們師徒主僕六人的救命大恩人，大恩無以爲報，請將這二十四張銀圖收下，聊表寸心！」

諸俠相顧愕然，小峯大感意外，忙道：「不！此圖原屬前輩所

有，理當歸還原主，晚輩歉難接受。」

銀圖秘籙乃武林瑰寶，江湖人莫不夢寐以求，想不到血女、小峯二人竟視作身外之物，相互謙讓起來，寧不叫人嘖嘖稱奇。

屠鳳心意甚堅，道：「自古良駒擇主而事，良禽擇木而棲，神刃寶籙唯有德者方可得而爲用，老身自份德薄，故而禍事頻仍，自此決心歸隱林泉，今後江湖正義，武林公理，尚有待少俠一手匡扶，將此圖留在身邊，以期功力再進，據老身所知，普天之下，連先師和宇內一聖在內，均未將銀圖秘籙上的奧秘參悟透徹。」

爲了銀圖秘籙，在江湖上曾掀起無數血雨腥風，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死神左玄與血女屠鳳就是兩個活生生的例子，康少峯當然不想在自己身上重演。但見血女詞懇意摯，一片眞誠，又不便一再拒絕。

正感進退兩難，忽然想到一個絕妙好方法，道：「小峯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好法子，不知前輩是否同意？」

血女立道：「少俠有何妙法？」

康少峯望着殿內的熊熊烈火道：「投入火中，化爲灰燼，將這條禍根徹底毀掉，讓武林過幾天太平好日子。」

血女屠鳳當機立斷道：「好，果然是個好主意，禍根一除，便天下太平，老身完全同意！」

紅影再閃，重入大殿，先將人皮投入火海中，瞬間便燒成灰，接着，打開鐵箱，將八片銀圖分開丟進大火中，直至目睹銀片鎔化，縮作一團，再也無法分辨圖案文字時，這才落坐在剛才抬至廣場上的血轎內。

血女離情依依的道：「莫倫一死，老身心願已了，赴先師墳上祭告一番後，決定遠走邊荒，退出武林，就此告辭！」

諸俠亦一一拱手爲禮告別，對這位曾經血洗武林的女魔頭生出無限敬佩之心。

血轎已行出數丈，許心影仍一動未動，血女屠鳳呼喚道：「影兒，快告別康少俠，走吧，此非咱們師徒久留之地！」

許心影如夢初醒，心道：「師父說得對，我已非白璧之身，根本配不上小峯哥，不該叫他爲難，還是走吧！」

向康少峯道了一聲：「珍重！」含淚上轎，四婢放快脚步，血轎眨眼間便消失在靜角寺外。

望着遠去的轎影，小峯思潮起伏，心亂如蔴，久久難以平復。

呂松林輕咳一聲，拍拍康少峯的肩膀，笑道：「幽冥教瓦解，五毒叟命亡，血女也退出江湖，所有的重責大任可以說已經全部了結，各位如果不嫌寒舍鄙陋，歡迎到集賢莊小住一段時間，再定行止。」

火勢越燒越猛，大殿業已倒塌，火苗逐漸蔓延至鄰近房舍。康少峯想了想，道：「呂前輩，小峯尚有一事未了，想去一趟鬼谷。」

呂松林之所以要邀諸俠往集賢莊小聚，既是爲了愛女盈盈，也想藉此打消康少峯尋仇鬼谷的念頭，聞言神色一緊，道：「鬼谷之行早已約好，小峯不能言而無信。」

「那麼，我們幾個人先陪你同去鬼谷，然後再返回集賢莊如何？」

「不！此事純屬在下與家師母之間的私事，不敢勞動各位前輩大駕。」

「盼再多加考慮。」

「晚輩已經考慮很久，非去不可！」

諸俠見他如此堅決，心情不禁又沉重起來，尤其是呂盈盈，眼巴巴的一直指望諸事完畢後，好與心上人成其好事，比翼雙飛，結果又是一場空。

盈盈躭心的是怕小峯與左慧姑重拾舊歡，羣豪則惟恐康少峯會對鬼谷谷主有所不利，呂松林又道：「小峯，此事的是非曲直，老夫不想置評，但盼賢侄能仰體令師左玄培育之恩，和鬼谷谷主母女對你的一番厚愛，應有分寸，適可而止，切勿上干天和，魯莽行事。」

康少峯頻頻頷首稱是道：「前輩教訓得是，事實上晚輩近來也正爲此事煩惱，好在已經想到一個既可告慰亡母，又不至於傷害到慧姐母女的辦法，諸位前輩請勿過慮，小峯自有分寸。」

病叟龍雲單刀直入道：「你到底打算把鬼谷谷主怎麼樣？且先說出來聽聽，如果合情合理，就放你走人，不然就休想獨自離開，我病老人家不希望呂大俠斷腿的往事再在鬼谷重演。」

康少峯稍作猶豫，鄭重其事道：「龍前輩言重了，小峯的意思是，只要鬼谷谷主肯到先母的墳上祭祀一下，這事便可了結。」

龍雲很滿意，開懷大笑，連說了三聲：「好！好！好！」

追魂劍魏武還是不放心，叮嚀道：「此乃兩全其美之計，但在做法上還是要講求技巧，切忌嚴詞强求，要委婉和善，以免傷及你師娘的自尊，這樣相信她會答應的。」

「謝謝師叔的教誨，小侄遵命就是。」

「愚叔以爲，有些話也許你不便直言，有人作陪事情就會好辦事。」

「抱歉，請師叔見諒，這件事小侄堅持獨自處理，何況龍虎門百

廢待興，乏人照料，亟待師叔回去統理一切。」

論輩份，誼屬叔侄，講地位，小峯則是掌門之尊，追魂劍魏武沒再堅持己見，抱拳揖別衆人，當先步出靜角寺。

緊接着，少林智明大師也告辭離去。

病叟龍雲將斷劍還給康少峯，正要轉身出寺，神州一奇呂松林道：「龍兄意欲何往？」

「鬼谷茅屋已毀，病鬼無處棲身，還不是四海爲家，到處流浪。」

「龍兄說那裡話來，集賢莊就是你的家，還是照原定計劃，咱們一起走，在寒舍等小峯前來會合。」

「好啊，但不知小峯何時可到？」

康少峯尋思有頃，道：「最近可能抽不出時間來，鬼谷事畢後，還要回五虎嶺，共商量重整龍虎門的大事，恐怕要等一切就緒後方可專程往訪。」

病叟生性豪爽，說起話來也乾淨俐落：「好了，年紀輕輕的，做事別拖泥帶水，給你一個月的時間，下月今日，如果在集賢莊沒見到你，我老人家可要生氣啊！」

話已說絕，康少峯只好滿口答應下來。

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呂盈盈總算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三人會心一笑，互道一聲：「後會有期！」放步朝寺外走去。

人已步出寺門，呂盈盈仍不時回頭顧盼，百媚橫生，銀鈴也似的聲音道：「小峯哥，集賢莊就是你的家，一定要來啊，到時候人家會在大門口等你。」

餘音未落，人已去遠，獨留康少峯一人仍呆立原地，如夢初醒。

集賢莊之約，小峯會去嗎？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是他冷漠無情。

而是小峯的心裡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左慧姑。

＊　＊　＊

又見鬼谷，人事全非。

高大的鬼府大門，壯麗的迷魂樓，以及所有的房舍全部付之一炬。

整個鬼府之內滿目瘡痍，沉寂如死。

沒見神叟余千知。

沒見醉叟解千愁。

亦未見左慧姑母女師徒。

鬼府之內根本空無一人。

康少峯覺得很古怪，暗忖：「難不成師娘她們沒回鬼谷？」

既而一想，鬼谷谷主曾親口答應在鬼谷相候，應該不會爽約，一定仍在鬼谷之內才是。

鬼府範圍廣闊，康少峯脚不停步，四處搜尋，當他來到迷魂樓的廢墟之上時，發現後面的山腰上有三間茅廬，心中自語道：「上去問問吧，茅廬的主人說不定知道師娘的下落。」

心意一決，當即舉步上山，片刻工夫便來至茅屋前。

「篤！篤！篤！」

康少峯叩門三響，屋內反應全無，行至窗前，向內張望，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一張簡陋的竹床上坐着一位全身縞素的姑娘，正是左慧姑，玉笛金童坐在板凳上，獨不見鬼谷谷主。

左慧姑花容憔悴，面如黃臘，眉宇之間充滿悲憾、憂傷，本來烏黑發亮的一雙大眼睛這時變作小紅棗，臉上淚痕未乾，呆呆地坐在那兒，宛如泥塑木雕。

顯然，二人正沉浸在痛苦的深淵中，對外面的動靜渾然不覺。

「慧姐，我來啦，妳怎麼啦？」

小峯不及多想，迫不及待的一頭撞進去。

左慧姑先是一楞，隨即翻身下床，射來兩道憤怒的眸光，一開口就好像吃了炸藥似的道：「小惡魔，來得好，再不來姑奶奶就要殺到龍虎門去！」

小峯見她一臉煞氣，弄得滿腹疑雲，道：「慧姐，到底發生什麼

事了？有話好說嘛，何必這樣殺氣騰騰的。」

「哼，你我之間全完了，沒有什麼好說的。」

「起碼應該讓小弟見見師娘呀。」

「你還想見我娘？哈哈哈哈哈！」

左慧姑狀似瘋狂，發出一陣怪笑，刺耳已極，康少峯見她全身縞素，心頭猛一震，嗦嗦而抖道：「慧姐，師娘她老人家難道……難道已經……」

寧願自己判斷錯誤，實在沒有勇氣說出來。

左慧姑取出一張素箋，投擲於地，冷若冰霜道：「我懶得和你這種冷酷無情的人說話，自己看吧！」

康少峯俯身拾起，封面上寫着：「字留小峯」四字，打開來裡面寫得是：

小峯：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師娘已經去了，永遠永遠的去了。不過，千萬別爲此自責，師娘並非爲向令堂謝罪而自戕，而是爲了追隨你師父。這，早在伊陽城跟你和慧姑相見時，得知先夫的諸般不幸際遇後便已決定，與你爲母報仇的事毫不相干。

師娘始終覺得，你是一個通情達理的孩子，雖曾一度惡語相向，甚至拳脚相加，但深信你的理智定會戰勝一切，此來鬼谷的目的，並無將師娘置於死地之心，是嗎？

康少峯看到這裡，早已淚如泉湧，泣不成聲，大聲呼喊道：「師娘，妳老人家說對了，徒兒只想請師娘去先母的墳上祭拜一下就可以了，絕不會爲難妳老人家的。」

淚眼模糊中，他看到左慧姑手中多了一把鋒利的劍，玉笛金童也亮出了玉笛，立在自己面前。

小峯沒理會這些，繼續看下去：

不過，話又說回來，假如因爲師娘先走了一步，使你未能手刃親仇而感到失望，那麼，師娘願向你們母子表示歉意。

師娘的死不是爲了別人，而是爲了我自己，是快樂的，是去一個久已嚮往的地方，尋找另一片樂土，你切勿爲此傷悲，要好好的照顧你自己，也要盡力安慰你慧姐。

慧兒對你愛意彌堅，而且，你倆早有鴛鴦盟，還是先夫一手安排，盼能早結連理，以慰先夫在天之靈。

臨別匆匆，一言難盡，務期峯兒能善體吾心。

另外，請善待慧姑與玉笛金童。

如有未盡之意，詢慧兒可詳。

師母絕筆

康少峯看畢，眼淚已濕透了半邊衣襟，痴痴傻傻的望着左慧姑，想說句安慰歉疚的話，却已泣不成聲。

刷！銀虹一閃，寒芒暴吐，左慧姑的劍尖近在三寸，聲冷色厲道：「康少峯，有甚麼遺言快說！」

利刃當前，康少峯却視若無睹，答非所問道：「師娘她老人家臨終前有沒有再說別的？」

「沒有，有也不告訴你！」

「這樣小弟就無話可說了。」

「沒話說就死吧！」

慧姑長劍一挺，分心就刺，用力既猛且狠。

金童也沒閑着，玉笛一振，從右側攻上來。

康少峯起先卓立未動，視死如歸，忽又滑步避開。

玉笛金童張口就罵：「不要臉，你說要一命抵一命，絕不還手，現在怎麼又怕死了？」

康少峯含淚道：「不是小峯怕死，而是師母雖非我殺，却是因我而亡，自當引頸就戮，以全孝思，但在臨死之前，希望能親自祭典一下師母她老人家。」

左慧姑略作思慮，撤劍道：「先母就葬在後面山上，可以給你一盞熱茶的工夫，時辰一到你就得血染黃砂，爲先母償命！」

小峯沒再多言，逕自奪門而出，當他找到鬼谷主的墳墓時，前塵往事，又一齊湧上心頭，滿腹的心酸苦痛終於找到一個發洩的地方，仆倒在墓前，放聲大哭起來。

呼天搶地，痛不欲生，一面嚎哭，一面泣訴，將滿腔的悲痛全部淋漓盡致的吐出來。

由於悲傷過度，不久便聲嘶喉啞，淚盡血湧，昏昏沉沉的昏倒在祭石上。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乍然被人踹了一脚才醒過來。

睜眼一看，左慧姑和玉笛金童分站左右，怒目而視。

左慧姑面籠寒霜，吐字如刀：「起來，一盞熱茶的工夫早超過！」

康少峯用力搖一搖渾沌的腦袋，挺身站了起來。

他甚麼話也沒有說，默默地面對死亡，讓痛苦侵蝕着他自己的心。

左慧姑嬌叱道：「亮傢伙！」

「不必，慧姐儘管下手！」

「你以爲這樣我就會饒了你？」

「小弟沒有這意思。」

「你以爲這樣就會可憐你？」

「小弟未這樣想過。」

「那你爲甚麼不把殘琴亮出來？」

「小峯不打算還手！」

「哼，你狂甚麼，不還手姑姑奶奶照樣會殺掉你！」

話落招出，身劍合一，運起畢生功力刺向康少峯的心窩要害。

康少峯索性雙目閉上，心中唸唸有詞道：「娘，師父，師娘，孩兒來啦！」

忽聞左慧姑發瘋也似的吼叫道：「你爲甚麼不還手？爲甚麼不還手？我恨你！恨你！恨你！」

不知是心有不忍？還是情愛猶在？硬生生地將寶劍收了回來。

不幸，大錯已成，劍尖已刺透小峯的胸衣，穿破肌膚，鮮血染紅了衣裳，也濺紅了鬼谷谷主墳前的祭石。

小峯不曾皺眉，沒有喊痛，雙眼直勾勾的凝視着師娘的墓碑，一言不發。

左慧姑杏眼圓睜，柳眉倒豎，一句一咬牙道：「康少峯，不是我下不了手，而是我娘在遺書中一再交代，不許我傷害你，你滾吧，馬上給我滾出鬼谷，滾得越遠越好，我一輩子也不要再見你！」

康少峯淚流滿面道：「慧姐，小弟有個不情之請，想留在這裡爲師母守墓。」

「住口，左家還有我左慧姑在，你算那棵葱，還輪不到你來守墓，快滾吧，我看到你就有氣！」

「好吧，我滾，希望慧姐能節哀順變，多多保重！」

慧姑敵意很深，小峯自知久留無益，在師母墳前大禮叩別，拖着沉重的步伐下山而去。

小峯的傷勢的確不輕，一路上曾仆到數次，費了比平時一倍以上的時間才來至鬼府門口。

鮮紅的血水，點點滴滴，從山腰上延伸至鬼府外的山谷裡，凡是康少峯曾仆倒的地方，都會留下一灘血。

秋，深啦！晚風過處，落葉繽紛，顯得格外蕭瑟、慘淡，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終於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半山腰上的左慧姑早已變成一個淚人兒，腸已斷，心已碎，哭倒在亡母的墓前。

（完）

上文提要： 柳條溝後山秘洞中，君不邪等四兄弟在「蛇郎君」屍體處得到玉獅子以及一根六尺長老籐杖，君不邪勤練杖頭上刻的十二式武功，大蟒蛇「花兒」在旁餵招。總捕頭佟大年與七省總捕袁棟率領幾十人來搜山捕人，却被君不邪以十二式秘招打得片甲不留，君不邪殺了佟大年以洩心中仇恨，號稱「八方野龍」的袁棟也被打得抱頭逃竄……



義海搏命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反中奸計遭綑綁 咬牙應戰閻王灘

古來風道：「今天，我如果捉的是姓君那小子，我便樂哈了，這可是大功大賞，唉，可惜是這個偷兒！」

李寡婦道：「師爺，你打算把他怎樣？」

古來風忽的冷笑連聲，道：「我如果沒有好主意，我就不是南京知府衙門的師爺。」

他對那侍女，又道：「你到門口守着，如有人來，你大聲的說一聲！」

古來風對李寡婦道：「我可以殺了他，我當然也可以找這衙門捕役把他帶入大牢。」

李寡婦道：「應該這麼做的。」

古來風道：「婦道人家，你懂個屁！」

他把桌子扶正，又道：「我如果殺了他，另外三個非殺我不可，我不怕他們三人，只那姓君的令我頭痛！」

他搖着頭，又道：「姓君的一旦知道是我坑殺了這偷兒，我便鑽進老鼠洞中也會被他們找出來砍了。」

李寡婦道：「你打算放了他？」

古來風道：「我自有主意，我他娘的想了個一石二鳥之計，看他們狗咬狗一嘴毛去。」

李寡婦道：「那就看你的吧！」

古來風道：「快去取一碗冷水來。」

李寡婦不怠慢，出去灶房舀了一碗冷水端進來。

古來風接過碗，他想也不想的就澆在地上不動的李凱頭上去。

那李凱正在魂遊八國吶，忽的全身猛一震，他一彈而起大聲叫：「我在哪兒，我在哪兒？」

坐着的古來風，道：「你在我面前。」

李凱一瞪眼，他在找刀，古來風指指桌上，道：「你是不是在找你的傢伙？」

李凱一驚，他張口吐不出聲來了。

古來風笑了。

「小子，我知道你們四個不會放過我。」

他指指門裡門外，又道：「自從搬到這三鳳後街以後，我的兩個跟班也不帶了，等着你們來。」

李凱冷冷道：「我們之中任何一人出來，都是來索你的命！」

古來風道：「我當然知道。」

李凱道：「怪了，你爲甚麼不殺了我？或者，你應該把我送官，像常在山張川二人一樣拉去菜市砍頭呀！」

古來風道：「我不殺一個，要殺四個一齊殺。」

李凱哈哈一笑，道：「憑你們？哈……」

古來風道：「既然殺不了四個，殺你一人有甚麼用？所以我不打算殺你。」

李凱道：「我中了你下五門的手段了，惡師爺，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古來風道：「我雖然不殺你，但那也是因爲受人之託，我要忠人之事。」

李凱道：「受誰之託，忠誰之事？」

古來風道：「白虎堂王總堂主。」

李凱叱道：「娘的，你吃曹操飯，替劉備辦事呀！」

古來風坦然一笑。

* * *

李凱臉皮一緊，道：「惡師爺，難道你就不怕我此刻對你下手？」

古來風道：「偷兒，我有殺你的機會，可是我也有不能殺你的原因，所以我這些天等你們之中任何一人出現！」

李凱道：「我好像必須聽聽你的解釋了！」

古來風道：「不錯，你有殺我的本事，也有留我一命的原因，形勢如此，你必須聽清楚！」

李凱道：「說！」

古來風道：「白虎堂請來了老江湖段昌洪，他敗在姓君小子之手！」

李凱道：「有這麼一回事？」

那是在江面上追到了岸上的一仗，「江上漁隱」段昌洪吃那君不邪以火焰刀毀了他一具銀網負傷而逃，這事李凱不會忘記！

古來風道：「白虎堂撤下武林帖，道上人物大集合，他們也通知了我，要找你們四個決一死戰！」

他微現得意的又道：「今天我們見了面，偷兒，這戰書已下，你們敢不敢接？」

他冷笑，又道：「怕了就逃走，我爲你們傳話，當然，如果你們接下戰書，我還是要爲你們雙方傳話！」

李凱全身一緊，沉聲道：「接了！」

古來風道：「白虎堂下戰書，決鬥的地點當然由你們選了！」

李凱道：「地點呀，我以爲大家別他娘的擺譜，立他娘的甚麼擂台之類，乾脆，大家就去閻王灘幹吧！」

古來風一怔，道：「甚麼？閻王灘那個鬼地方？猛獸不多，毒蛇到處，蚊蚋漫天，一抓就是一把的沼澤地呀，你……你怎麼想的？」

李凱道：「就是閻王灘！十月初一大決戰！」

古來風一拍巴掌，道：「好，咱們就這麼定了，這件事我親自去白虎堂說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人數上……如何比呀！」

李凱道：「管他娘的十萬八千軍，老子們就是四個人，便是你惡師爺暗中調派捕快們，我兄弟四人也接下了！」

古來風也爲李凱這氣度怔住了。

古來風吃吃一笑，道：「我雖然黑心了些，但却也不會陰毒得暗中派官兵前往，那樣，便白虎堂也不會輕易的放過我，似這種豬幹的事，我怎麼會幹？」

李凱道：「我們也不會放過你！」

古來風道：「所以啦，我是不會向府台大人提的，就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似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怎麼樣，你不會現在對我下刀子了吧？」

李凱道：「祇不過我兄弟仍然不會放過你，惡師爺，仇已結，恨已生，不是你死，就是我兄弟們命亡！」

古來風有些後悔了！

爲甚麼不殺了這偷兒！

他思忖中，忽的嘆口氣，道：「我爲你可惜呀！」

李凱本欲走，聽了又回頭：「甚麼意思？」

古來風道：「你不務正業，生生往火坑去跳，我怎不爲你可惜？」

李凱道：「甚麼正業？」

古來風道：「你是個偷兒，而且是名偷，神偷，你不爲你的黑職業而發揚光大，却拋下你的職業去殺人，唉！」

他重重的又道：「你如果本行幹下去，便是被官家抓了，也祇不過打一頓板子，坐上幾天的牢，可是你偏偏要更上層樓，去殺人，而且官家的人也殺，你……唉！我怎麼勸你，說你呀！」

李凱一聽火了。

「你少放閒屁，我那常在山老哥哥死得多冤，不就是你這位狗頭軍師替白虎堂出的餿主意，在山哥上有母親，下有妻兒，他祇不過姘上李寡婦，你他娘的想來個鵲窠鳩佔，動動心眼就把在山哥給坑殺掉，若非起因這件事，怎會出了那麼多的事！」

他咬咬牙又道：「我是越講越光火，此刻就想宰了你這狗操的！」

他揚揚刀，古來風却笑笑，道：「留點力氣在閻王灘殺人吧，偷兒！」

李凱有些洩氣，他此刻就是無法殺了古來風。

咬咬牙，李凱道：「十月初

一，你休忘了日子！」

古來風道：「錯不了，十月初一你們四個準完蛋！」

李凱罵了一聲：「狗東西！」

他走了，身後傳來古來風的哈哈笑。

李倩娘道：「嚇死我了，想不到常在山還有這幾個不要命的好兄弟為他報仇！」

她把桌上杯筷盤壺一整，又道：「眞是小看他們了！」

古來風道：「今天眞可惜，不是那個姓君的小子前來，否則，眞是大功一件！」

兩個人又舉杯喝起來了！

* * *

李凱溜出城，很快的過了江，算一算日子，十月初一還有三天就到了！

李凱心中想着，他這是替大伙惹事非，原本是由君不邪當家做主的事，但他氣不過，才會約定與白虎堂決戰在閻王灘！

李凱以為，甚麼地方也沒有閻王灘再合適了，因為那地方縱深十幾里，寬也有兩里，盡是險灘池沼，蘆葦叢生中，煙波濛濛，宛如大地遮了一層厚厚的紗！

當然，一般人是不會去那個地方的，祇有他們兄弟四人才會躲避在那地方！

就地形上而言，閻王灘內也有幾處地方可以埋伏，對付白虎堂這樣的大門派，奇襲便是唯一的手段了！

就在第二天過午時分，李凱已經回到柳條溝！

柳條溝死了那麼多人，也許正是于大戶一家寃死的人在作祟吧！

有鬼作祟，人們當然更不會進入柳條溝了！

李凱來了，他翻過山坡，走到後山洞口。

那牛天剛正坐在洞口看山頭，因為日頭就在山頂上。

牛天剛看到李凱回來，一跳而起，道：「這麼快就回來了，偷兒，你殺了惡師爺？」

李凱道：「我沒殺死惡師爺，差一點被惡師爺坑死！」

洞中，屠仁與君不邪也聽到了！

君不邪呼叫：「阿凱，進來說話！」

李凱走入石洞中，發覺君不邪與屠仁兩個對坐在外洞中，兩個人正「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着二鍋頭！

李凱走過來，屠仁把酒袋交在李凱手上，道：「阿凱，暈暈！」

李凱接過酒袋，呱嘟呱嘟就是一大口喝下肚！

他用力抹抹嘴巴，酒袋交在牛天剛手中，道：「阿邪，我幾乎上了當！」

君不邪三人不開口，等着李凱說下去。

李凱道：「惡師爺懷中藏了個厲害的迷魂帕，我不防他有此一着，上了當，被他迷倒在地上！」

牛天剛大叫：「可惡啊！」

君不邪道：「他為甚麼沒殺你，抓住我們任何一人，都是大功一件呀！」

李凱道：「他說不殺我，他放了我！」

君不邪道：「必有陰謀！」

李凱道：「惡師爺不願再招惹咱們，但他却傳來白虎堂的戰書！」

「戰書？」

君不邪三人齊問。

李凱道：「白虎堂要找我們四人決鬥，惡師爺要我選個決鬥的地方！」

君不邪道：「你選了沒有？」

李凱道：「阿邪，我代你作主了！」

牛天剛叱道：「說呀，你作的主，選的是甚麼地方？」

李凱道：「閻王灘！」

君不邪忽的哈哈笑了。

牛天剛也笑，他笑得有些淒然：「嘿嘿……嘿嘿……」聽起來幾乎是傻笑！

屠仁也笑，笑得齜牙咧嘴，樣子比哭還嚇人，在他那乾瘦的臉頰上，下巴骨也鼓起來了！

李凱道：「兄弟們，你們想一想，還有甚麼地方比之閻王灘更合適作賤白虎堂的人了！」

君不邪道：「阿凱，你做得對，時間呢？」

李凱道：「十月初一日！」

君不邪道：「祇有三天了！」

牛天剛道：「阿邪，早做準備！」

君不邪道：「兄弟們，這兩天盡量歇着，等明日五更，咱們上小舟，往閻王灘那面拉，咱們要多多策劃，小心琢磨，然後就在閻王灘等着宰他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惡師爺是有目的的，我以為他這是借刀殺人，也是一石二鳥之計，此計狠毒，居心陰險，然而，咱們又非幹不可！」

李凱道：「我對惡師爺說過，我還會找機會殺他！」

君不邪道：「你雖然如此對他表明殺他，他必然放了你，而且是愉快的叫你把信息送回來！」

李凱重重點頭，道：「你猜得眞準確，惡師爺就是如同你說的一樣！」

屠仁道：「這老小子，以為咱們與白虎堂的決鬥，好像是死定了！」

牛天剛道：「是生是死，命運

操之在我，江湖上不少設計坑人的傢伙，到頭來死的都是他自己！」

君不邪道：「兄弟們，我本想找機會，傳你們三兩招刀法，可是時間上來不及了！」

他想了一下，又道：「不過有一招救命刀法很實在，你們且看我比劃！」

他抓起一把單刀，足下丁字步站定，右手單刀反手切，身子猛的往左偏！

屠仁三個一邊看，祇差力道難施展！

君不邪道：「就這麼一刀，你們自己去揣摸！」

他說完自己閉上眼睛打坐起來了！

君不邪自從修習「乾坤刀」法之後，內功也精進不少，其實他又練了「蛇郎君」東方不哭的杖法十二式之後，更覺修養加深，內力增強！

其實這也是自然現象，祇是他不覺得罷了！

屠仁與牛天剛、李凱三人見君不邪老僧入定也似的，便各自斜躺下來，也不知過了多久，洞外黑呼呼的，連個月光也沒有，君不邪醒了！

「兄弟們，走吧，咱們快快趕去閻王灘！」

牛天剛三人跳起來，哥兒四人生龍活虎似的往山前柳條溝走去！

君不邪一邊走，一邊對牛天剛三人道：「咱們既然約在閻王灘比鬥，一搏生死，咱們就得好生的利用閻王灘地勢，加以佈置！」

李凱道：「阿邪，你祇管吩咐！」

牛天剛道：「阿邪，你的心眼靈光，你怎麼說，咱們就照辦不誤！」

君不邪道：「其實說穿了，咱們四個在這南京方圓百里之內，有誰會把咱們當成人物，咱們既非一方梟雄，更非甚麼大門派！」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就是因為如此，我原本打算哥兒四個躲得遠遠的，去他娘的管他甚麼赴約決鬥，叫白虎堂那些自認為人物的人，撲個空，更叫官府狗腿子們大失所望，咱們却在暗地裡哈哈……」

牛天剛三人也點頭，認為有甚麼不可以？

君不邪又道：「可是我又在想，咱們是缺少那麼點江湖地位，少那麼一些官家裙帶，可是，偏就這樣，咱們就非幹不可，娘的，不吃饅頭爭口氣，有道是，活得轟轟烈烈，死得心安理得，這人活百歲也是死，樹長千年當柴燒，咱們大幹一場，死了就拉倒，窩囊事可不是咱們兄弟們幹的！」

屠仁重重點頭，道：「娘的，我就是這麼想，道是人闖出來的，就不信那王偉山出了娘胎就當上白虎堂總堂主！」

君不邪忽的指着遠處，道：「快到江邊了！」

李凱道：「你們看，天也快亮了，正是轉回閻王灘的好時光！」

君不邪道：「我們除了吃的還夠，餘下的便是如何佈置些殺人的陷阱了！」

李凱道：「對，是要設陷阱，叫那些王八龜孫子們來得去不得！」

哥兒四個就在亂石堆岸邊找到兩艘小舟，分別推入水中，祇見又是君不邪與李凱坐在一起，另一小舟上坐的是牛天剛與屠仁！

君不邪如今多了一根老籐杖，那是他得自蛇郎君的兵器，因為他使了兩次籐杖之後，覺得他的火焰刀稍短，而籐杖六尺，正可補短使用！

* * *

閻王灘眞正具有危險的範圍祇不過五七里地，泥潭沼澤十幾處，泥窩子與流沙也有兩處，從小河流入江中的水，經過這一帶便會變了顏色，灰泥漿似的在出口地方形成扇形一大片，遠遠的就能看見！

就在那灰慘慘霧氳迷茫中，有些半枯的怪樹，奇形怪狀得宛如魔鬼一般！

乾枯的枯葉，一堆一堆的與污泥絞絆着，踩在上面無聲音。

附近一大片毛竹，頑强的生長得繁茂綿密，好像要長到池沼水中來！

君不邪四人把小舟併在一起，他對牛天剛三人，道：「先去削竹，佈置成尖竹陣，而且要佈在敵人難以查覺之處，竹子越尖越有用！」

他指着附近幾處沙泥岸，又道：「虛沙泥邊沿處，咱們舖上一層老樹葉，再找來石頭堆起來，準備用竹子吊起石頭，如果他們大批人馬衝進來，就擲石頭來一個迎頭撞擊，砸死他們個王八！」

祇不過他說着說着有些黯然的又道：「我的好兄弟們，這一戰必然兇險萬狀，白虎堂必然精銳盡出，難免來勢洶洶，一旦交上手，咱們可要處處小心，時時謹慎，我實在怕再失去你們任何一個，我的好兄弟！」

牛天剛咬咬牙，道：「阿邪，是人都是肉做的骨撐的，他們不畏死，咱們也非省油燈，操他娘親的，大家豁上幹，能宰幾個是幾個，但有一口氣，刀口必向外！」

李凱道：「大牛，你別給阿邪的意思弄擰了，阿邪叫咱們多小心，兄弟們這輩子在一起不容易，不忍哪一個先完蛋，可並不是說誰

怕死！」

屠仁道：「操他娘的，官家那面，盡講的仁義道德，白虎堂又是男盜女娼，兩下裡黑白講，拿我兄弟們當成烏龜王八欺壓呀！」

小舟上，每人取出刀子來，老竹子猛着削，一邊削，一邊找地方把竹陣佈起來。

大石頭堆了上百個，用繩子把竹拉彎幾十棵，地上的枯葉集中舖在泥淖上，又在幾處汚泥坑中插了竹籤，更在上面放了乾沙與灰土。

只這麼一番佈置，已用去四個人一天半工夫。

算一算日子，明天就是十月初一了。

君不邪與牛天剛四人再仔細的看了一趟各處的佈置，更把每個人的位置、如何藏身、如何下刀，仔細的說了個清清楚楚。

牛天剛有感而發的吼道：「咱們這叫四道關卡四個人，正應了那句『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說法，娘的，我就是不信他們活膩了，一個個的不要命往死亡陷阱跳。」

李凱道：「別那麼以爲，需知白虎堂能在秦淮開山立萬，雄霸一方，憑恃的就是一股子狠勁，咱們千萬不能把他們看扁了。」

君不邪道：「咱們共分八處，且由各處的佈置，每人負責兩處，且記不能拚死戀戰，能殺則殺，否則遁走。」

他又對李凱，道：「咱們的小舟停在最裡面，那是咱們的退路。」

君不邪又道：「咱們別以爲佈置的已經夠妥當了，實則白虎堂也有能人高士，也必然會有他們的巧計安排，只是要緊的一點，我是不厭其煩的再說一遍。」

他觀看一下四週，又道：「我的好兄弟，我拿你們的性命看得比我自己的還要緊，見不得你們之中有誰躺下，一旦交手，必須相應支援，彼此呼應之外，還得交替誘殺，引敵上當。」

他搖搖頭，又道：「咱們兄弟也就是這四塊料，去掉一個大伙都難過，所以我懇祈你們，不到最後生死關頭，決不輕易犧牲！」

李凱道：「不錯，轟轟烈烈也得看時候，人嘛，好死也不如賴活，不是嗎？」

他自以爲得意的又道：「人活的辛苦固然沒有樂趣可言，只不過比之冷冰冰的在這閻王灘上等着百虫分食，枯骨一堆要瀟洒有趣多了吧！」

屠仁道：「也得操刀有致，免被他人所宰才行。」

牛天剛道：「我他娘的一旦碰上刀，就只有一個念頭在心中。」

李凱道：「是什麼樣的念頭？說出來大伙分享。」

牛天剛道：「我的念頭就是怎麼樣把敵人砍死，別的，去他娘的管不了那麼多了。」

李凱道：「那就是拚命，也應了老古人的話，置之死地而後生，咱們今天就得好好的體會這句話的精意了。」

君不邪道：「咱們吃點喝點，完了睡上一覺，養足了精神，培養了殺人的情緒之後，就等着大幹一場了。」

牛天剛道：「明天就是個黑兆日，去他娘的生也好，死也罷，端看各人造化了。」

四個人在小舟上彼此喝着酒袋中的二鍋頭，你一口我一口，彼此還哈哈笑。

屠仁道：「兄弟們，能笑就笑吧，娘的，這些天我突然覺得，便是幾聲大笑，對咱們兄弟而言，似乎也變得是奢侈的不可多得了，有的時候實在笑不出來。」

牛天剛忽的仰天哈哈狂笑。

隨之，李凱也跟着大笑。

君不邪忍不住的哈哈也笑了。

於是，四個人笑成一團，笑得眼淚也流出來了。

如果問他們笑什麼，他們誰也說不出來爲什麼笑。

＊　＊　＊

天就快亮了，這一天正是十月初一。

躺在小舟上的李凱早已醒過來了。

這是初冬第一天，霜寒露重的令人有着寒冷的感覺，可是有個好處，蚊蚋沒有了。

李凱半閉兩眼的向一邊的君不邪。

「阿邪！」

「嗯！」

李凱道：「原來你也醒了！」

君不邪道：「醒一個時辰了。」

李凱道：「怎麼不多睡一會兒？」

君不邪道：「我在想……」

李凱道：「想小桃紅，還有蘭兒桃兒？唔，那是想張小燕了，是不是？」

君不邪道：「想了很多，當然也包括她們幾位……」

他嘆口氣，又道：「她們都對我很好，對我好得無話可說，而我……却什麼也沒有給她們。」

李凱道：「你不是送了張姑娘銀子？」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清楚，小桃紅是不會要你分文的，她只要你做她乾兒子。」

君不邪道：「送銀子有什麼用，我只能稍稍彌補我內心中對她們的歉疚。」

他停了一下，又道：「阿凱，

我想她們，當然更想你們三個好兄弟，我……」

李凱道：「咱們不是在一起嗎？咱們好得很，而且沒有一個是短命相，長命百歲吶！」

君不邪道：「可是，我覺得你們三個好像漸漸的要離開我遠去了，遠遠的，我無法把你們叫回來。」

李凱道：「阿邪，別說得那麼嚇人，行不行？兄弟們好端端的在一起呀！」

他把一條腿伸過另一小舟，踢着牛天剛的大屁股，道：「大牛，大牛，起來了！」

李凱不想再聽君不邪說下去，便把另一小舟上的牛天剛與屠仁兩個叫醒。

牛天剛道：「天亮了？」

李凱道：「天未亮，但過了半夜子時就是十月初一了，咱們必須快準備。」

屠仁道：「他們必大批人馬前來，快準備。」

君不邪道：「把吃的喝的每人帶些，咱們按照排練的方法，每個人各就各位。」

他撮唇「嗚嘟」一聲，又道：「這是發現敵人了。」

然後，又是一連幾聲，又道：「這是十人以上敵人進入閻王灘來了的信號。」

每個人一聽也點頭，這是信號，必須每個人都記牢，而且會吹奏。

就在君不邪幾人一切部署妥當，忽的遠處傳來一聲低沉的尖叫聲。

「李凱，李凱呀！」

「君不邪，牛大個子呀！」

這種突如其來的呼叫聲，參雜着幾許的神秘意味，令人聽了覺得奇怪，這會是什麼人？

屠仁低聲道：「叫魂不是？」

李凱道：「天還未亮呀，這他娘的有鬼先叫號了，眞他娘的喪氣不是？」

君不邪道：「藏起來，咱們先認認清楚！」

四個人早已把小舟拉入草叢內，紛紛把身子掩藏起來。

君不邪與屠仁二人站在老樹後，牛天剛披着一件他用樹葉做的大掛，直不楞的站在樹堆裡，看上去他就如同一棵樹。

李凱已躍在樹上去了。

遠處，仍然有聲音。

「李……凱……李凱……」

漸漸的，聲音更清晰了，聽起來這呼叫的聲音正是往閻王灘這面過來了。

李凱忽的神情一鬆，道：「嗨，是李大山呀，娘的，害得我們乾緊張！」

他當先下了樹。

君不邪三人也走過來了，四人哈哈笑起來。

君不邪對李凱，道：「快上小舟迎上去，別叫人家誤踏入陷阱。」

四個人拉出小舟來，紛紛上了小舟。

這時候，呼叫的聲音更近了。

李凱回應，道：「是李兄嗎，我們來了。」

遠處出現一條小船，正吃力的用竹篙抵岸，怕小船撞上泥灘或泥岸。

果然，正是浦口山海幫的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駕着小船，進入這閻王灘來了。

李大山見了李凱四人，心中十分高興。

「嗨，從柳條溝找到閻王灘，總算把四位找到了，也算幸運呀！」

君不邪道：「是我們大伙幸運，李兄必有事情，也必是爲了我們兄弟四個，眞夠交情。」

李大山道：「兄弟別這麼說，若非咱們白雲山老爺子，我李大山早就幫着出手了。」

一邊的劉永山也接道：「是呀，咱們山海幫的約束，幫中兄弟不能不守幫規。」

君不邪道：「家有家法，幫有幫規，兄弟們這是對山海幫的忠心，沒人敢瞧不起二位！」

李凱道：「不知李兄找來可有什麼事情？」

李大山道：「兄弟，事情大了。」

「怎麼說？」

李大山道：「事情一共分兩下，方能說得清楚。」

君不邪道：「你請慢慢的說。」

李大山道：「先說官家，自從他們在柳條溝吃了大虧，死了那麼多的人以後，那個頭皮掉了一大塊的七省總捕袁棟，已發令召集各省總捕，定期到南京報到，這些總捕的功夫各有絕招，武功博雜，他們並不打算在人數上太多，準備每兩人對付你們一人，一舉拿下你們四個，而且他們有就地正法的密令。」

君不邪一聽，也覺事情嚴重。

他看看李凱三人，再問李大山，道：「何時找上咱們？可有消息？」

李大山道：「有，只待到齊，大概尚有半個月吧！」

乾乾一笑，李凱道：「便是被抓就地正法吧，也他娘的還有半個月好活的，哈……」

李大山道：「還有吶，兄弟！」

「還有什麼？」

李大山道：「就是今天，白虎

堂集中他們分堂堂主，加上幫中所有高手，大船兩隻，小船五艘，堵在閻王灘出江口上，定要把你們四人幹掉，所以……」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們由王偉山親自率領前來，似這麼大擧出動，實在罕見。」

一邊的劉永山接道：「這也是咱們白雲山老爺子接到的消息，咱們老爺子爲了四位的安危，才答應叫咱們提前找到四位，把這消息告知，也好由四位早做準備。」

李大山道：「找到柳條溝不見人，便趕來這裡找你們。」

他關懷的又道：「兄弟，如果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那是二百五幹的事，我以爲何不找別的地方躲起來，有道是，只要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們人多咱們躲，他們人少咱們殺，娘的，白虎堂的人再多又怎樣？」

君不邪道：「兄弟，你這是肺腑之言，我兄弟心存感激，只不過這人在江湖生存容易，全義很難，諂媚的笑迎，何如血淚盈眶。」

李大山道：「就知道說不動各位的決心，也就是各位視死如歸的決心，令我李大山汗顏無地。」

君不邪伸手拍拍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淡淡一笑，道：「二位仁兄，只爲了你們生存在仁義的白老爺子身邊，那才是眞正的呵護，令人羨慕，白虎堂乃暴力之幫，不足爲人所欽敬。」

他看看天色，又道：「二位還是快走吧，別被白虎堂的人撞見，就不妙了！」

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重重的看看李凱四人，半天也未稍動，就好像這是一次生離死別一般，不忍即刻離去而多看幾眼。

李大山似是無奈的衝着君不邪四人重重抱拳，道：「兄弟們，咱們走了，咱們回去爲四位祈福，萬幸能闖過這一劫。」

劉永山也重重一抱拳，道：「各位多多保重了。」

他們在小船上取了一包吃的拋向李凱小舟，道：「留着，咱們回去有吃的，各位此地缺這些。」

李凱接過手中，覺得沉沉的，還不知是什麼東西，等到李大山與劉永山二人撐着小船遠去，李凱方才把那包吃的東西打開來。

只見是十幾塊醬得黃筋閃目的醬牛肉，這玩意可以啃着吃，吃上一斤半斤的醬牛肉，一天也不覺餓。

李凱立刻把這些吃的給每人拋了一個。

四個人又把小舟藏起來了。

* * *

現在應是白天了吧？

當然是白天，因爲有光芒穿透了白霧，照進了閻王灘，那種灰濛濛的籠罩，除了暗淡之外，却很難看出是什麼時刻。

附近，樹頂上負責觀察敵踪的李凱，一邊啃吃着手中的醬牛肉，他往二十丈外的牛天剛道：「大牛，你應該再往前去走走。」

牛天剛像個樹，他也在吃着，聽了李凱的呼叫，回頭看樹上，道：「偷兒，我這地方最好不過，左有大陷阱，下面豎的是竹尖，右面是沼坑，上面覆的是樹葉，老子我中間僞裝站這裡，他們來了只有死，你叫我往前走幾步，幹什麼？」

李凱道：「放幾個過來呀，過來的人也由這面的屠仁出刀殺，你能堵住多少？」

牛天剛道：「能堵多少是多少，等他們看穿老子的僞裝以後，你看我出刀宰他們。」

他忽的又大聲，道：「喂，偷兒，你看出我這僞裝有什麼地方不妥？看得出破綻嗎？」

李凱笑道：「密密麻麻的一身樹枝葉子，娘的，你如果敢這樣一副扮相，在南京城中大街上來來回回的晃三趟，大概男人不走光，女人也會嚇得躲起來。」

牛天剛道：「男人嚇跑光沒關係，女人可不能去躲藏，我還想着秦淮河上好時光，你大概也一樣的忘不了，不管他是畫舫還是酒家怡紅院，那種鴛鴦枕芙蓉帳，姣娘擧腿露春光，玉體横陳紅浪翻的旖旎光景，偷兒，你想不想？」

李凱道：「當然想，就怕被你嚇跑了！」

屠仁道：「美是美毛扎嘴，風塵女子可憐人，你二人這時候俏的什麼皮呀，花子郎唱青衣，窮美個什麼勁！」

君不邪一笑，道：「兄弟們，咱們這是在幹什麼的，要提到女人，我倒是勸勸你們，有時候風塵女子也多情，如果你們遇上合意的，小桃紅一定肯幫忙。」

要知小桃紅在秦淮酒國享譽三十年，她的姐妹自然是不會少，後生小輩更不必說了。

小桃紅也對君不邪有好感，如果君不邪開口，小桃紅必然會跑斷腿也會替李凱幾人找來女人撮合撮合。

牛天剛道：「阿邪呀，咱們有自知之明，咱們之中也只有你長得有模有樣，唱大戲你是小生人材，我她娘的是張飛李逵樣，李凱扮個三花臉差不多，至於阿屠呀，他也不錯，就是一雙眼神陰沉沉，女人看了會哆嗦。」

屠仁忽的一笑，道：「我眞他娘的長得有那麼可怕嗎？」

牛天剛道：「尤其你動刀的時

候更嚇人。」

屠仁嘆道：「我完了。」

君不邪一笑，道：「不，咱們誰都不會完蛋，別忘了，咱們已經是富翁了，你們難道忘了柳條溝後面山坡上，兄弟們合埋的那幾箱東西嗎？」

他一語提及此事，李凱幾人也笑了。

君不邪道：「且等咱們把此間的事擺平，咱們搖身一變就是大富翁，嚄，到了那時候，你們還怕女人不投懷送抱，盡你挑呀，哈！」

「哈！」

牛天剛道：「還是阿邪說得好，咱們有銀子，一輩子吃喝不用愁，這種男人便是一頭豬，女人也會送上門，你們說對不對？」

屠仁道：「對極了，我常見那些腦滿腸肥的老傢伙們，他們左擁嬌娘，右抱美人，又是啃又是咬，女人還得坐在他們的懷中扭又叫，無他，大爺有錢呀！」

李凱道：「有錢能使鬼推磨。」

君不邪一笑，道：「所以人人拚命去找銀子，便也什麼手段也使出來了。」

屠仁一聲咒罵：「操他娘的！」

* * *

黑夜漫漫猶可說，白晝漫漫叫人愁。

君不邪四人不發愁，一個個挺在那兒講三國、道古今、李逵背娘奔荒山，東拉西扯熬時間，忽然間，遠處傳來竹笛聲。

君不邪四人豎起耳朵仔細聽，李凱聽着，喃喃道：「兄弟們，敢情那話兒到了吧！」

牛天剛前面朗聲道：「別叫了，王八蛋們快來了。」

於是，又是幾聲竹笛響，聲音越發的近了。

李凱道：「奶奶的，再不來就彆死人啦！」

他在樹上遠處看，煙雨濛濛樹葉密，看了半天未發現什麼，不由又開始着急起來。

下面，君不邪問道：「發現什麼了？」

李凱道：「我他娘的連個鬼影子也沒看到。」

忽的，又是連聲竹哨聲傳來，聽起來更近了。

原來閻王灘口的江中，停了兩艘大船，另有五條小船，船上盡是白虎堂的高手，算一算少說也來了三十七八個，一個個忿怒地傢伙擱在肩頭上。

五條小船往這閻王灘進來，第一條小船有信號。

信號就是竹笛聲。

竹笛響，第二條小船有回應，然後傳至第三條小船，再由第三條小船傳到第四條、第五條。

這光景有個解釋，那便是只要竹笛傳有聲，就表示五條小船均平安。

平安便繼續的往前駛。

小船上每一條有掌船的人三個，另外七人是白虎堂的殺手，配合着五位分堂堂主。

這中間，缺少個浦口分堂堂主程定遠，因爲他老小子同他的兒子遠去西方極樂世界去了。

當然，合肥分堂的齊公元也翹了。

除了五位分堂堂主以外，每條小船上還有幾個厲害的角色，他們分別是副總堂主「快槍」林不凡，大護法「血刀」丁槐柱，兩位大管事方才與林茂山二人也來了。

五條小船每二十多丈遠就有一條冒出煙霧來。

五條小船也行得十分小心，船上的殺手們左右前後上下看，一個個看得直瞪眼。

一個個也在心中罵：「這算什麼鬼地方，沼氣濛濛，根本就是個活生生人間地獄，如果再出現鬼怪，那就更恰當不過了。」

* * *

竹笛聲忽的吹得急，後面跟上來的小船便立刻停下來了，這也是步步爲營的手段。

有人在遠處吼叫。

「前面發現什麼了？」

小船不動了，水太淺了。」

「那就下船，由陸上前進。」

有人在咒罵：「操他娘的，以爲上午趕來霧氣消散了，怎麼越發的霧氣濃了！」

忽又聽一人吼叱，道：「下船，往前搜索。」

小船上跳下七個人，帶頭的竟是大管事之一的方才。

有位分堂堂主道：「決鬥選在這鬼地方，娘的，眞是幾個潑皮！」

五名殺手中，有人道：「郭爺，別把他們當成一般潑皮，他們動上刀子不要命。」

姓郭的堂主叱道：「命是每人一條，刀子誰也不缺少，一旦動上手，只有膽小的早喪命。」

那位殺手忙應道：「是是，郭爺說得極是。」

就在這時候，深沼大澤中傳來幾聲「嗚嗚」叫。

方才站住仔細聽，他冷冷一笑，道：「這不是鳥叫，鳥叫的聲音我知道。」

那姓郭的堂主道：「這是什麼聲音？」

方才道：「我在柳條溝陪同少堂主的時候，就聽過這種聲音，娘的，就快看到這些狗操的了。」

姓郭的看看前面，道：「如是雙方看得到，咱們就不用再進去，

叫他們出來，大家當面幹。」

方才立刻大聲吼叫了。

「喂，姓君的小子呀，你約鬥咱們，今天爺們來了，你們還不出來，大家決一生死！」

他這麼一吼，遠處的李凱在樹上聽得不是滋味了。

原來古來風說是白虎堂要約鬥他們四個人的，如今聽這吼叫，變成他們四個約鬥白虎幫了。

李凱心中有被人擺佈的不愉快，忍無可忍的罵了一句：「操他奶奶的惡師爺，老子上了你的當。」

這時候，遠處又有吼叫聲。

叫聲換成另一人：「王八蛋們，快出來，爺們在此等候着，還躲他娘的什麼勁？」

深沼惡灘中，仍然無回應，後面又傳來竹笛連聲響，那方才回頭大叫。

「別吹了，四個王八蛋也許早已逃之夭夭了。」

那姓郭的道：「不會吧，這是決鬥，怎會兒戲？」

方才咬着牙，道：「他們只是南京城的混混，不入流的偷兒之輩，他們懂什麼江湖規矩，今兒咱們大批人馬開來，他們再是本事大，也逃之唯恐不及，怎敢同咱們當面決一死戰，我看是白來了。」

姓郭的堂主吼罵：「眞他媽的幾個混蛋！」

「放你媽的屁！」

這一聲罵，罵得七個人怔住了。

濃霧中突然冒出這一聲罵，那方才聽得猛一震。

他立刻聽出這一聲吼罵，正是那四個人中的大個子。

只不過方才看了半天不見人，一邊的郭堂主厲叱：「什麼東西，休得裝神弄鬼，滾出來決一死戰。」

但他再是罵，就是不見有人出來，另外五名殺手中，有個黑衣漢子忿怒的道：「方管事，郭爺，橫豎免不了一場殺，咱們併肩子往上游衝過去，他娘的，他們能到的地方，咱們一樣能去。」

方才看了一下，道：「說得有理，大伙跟我走。」

姓郭的堂主道：「爲了保安全，咱們每兩人走一排，一個看左面，另一個看右面，彼此照應，萬無一失。」

方才道：「如此最好不過，走，跟我衝過去。」

他還眞厲烈，大步當先行，姓郭的不落人後的立刻也跟上去了。

一行七人走了不過五丈遠，前面有棵又粗又矮大樹當路停，方才就快走到了，忽的前方傳來嗚嗚聲共七次，然後有人大笑。

「大牛，他娘的，丈母娘提籃子，看你來了。」

這句話帶着詼諧，聽起來似開玩笑。

但方才七人都楞在那粗樹邊。

方才抬頭看遠處，另外幾人左右看，姓郭的提刀正要往發話地方衝，忽的……

「殺！」

這一聲殺眞雄壯，七個人覺得耳朵裡嗡嗡响，就在七人一怔間，那棵樹變了。

好大好重的砍刀掄出來，兩個武士擋不住的被砍得血肉拋飛倒地上，另外方才與姓郭的急忙往左右閃躍。

還有三個武士隨之發覺樹是假的，有人僞裝得眞像是一棵矮粗樹，他三人也往外跳閃。

不料這些閃跳的幾人眞凄慘，兩邊是兩個陷阱，陷阱中插着利竹子，一根根的指上方，人一旦落入坑中，便是扎也扎了個肚皮血流。

於是，坑中傳來幾聲凄厲的慘叫，刹時間又恢復了平靜，殺戮只是一瞬間。

牛天剛忙了，他急忙再把陷坑上方的枯樹舖妥當，又把另一泥沼上的樹枝搭妥當，拍拍手，再把自身打扮成樹的樣子。

對於那死的兩個武士，他拿一個當僞裝。

牛天剛把一個胸前開了膛的殺手斜鈎在身前的樹枝上，砍刀就藏在那人的身後。

於是，他不動了。

他等着第二條小船的人來到。

遠處又傳來竹笛聲，只是久沒聽到有回音，第二條船上的人有些心寒了。

只聽林茂山道：「霍爺，你在洪澤湖中出了名的水上英雄，咱們白虎堂的人，只一聽到『洪澤飛龍』霍濤，沒有不豎起大拇指叫一聲『要得』的，你久經水仗，如今到了這種小小地方，沒話說，連我林茂山也聽你的。」

姓霍的當年在洪澤幹過水寇，入了白虎堂，他任洪澤分堂堂主，如今被調來對付君不邪四人，他聽了還大爲不高興，對付四個混混，何用勞師動衆。

此刻聽了林管事的話，不由冷笑道：「地形確是險惡了些，只要咱們脚踏實地，一步一個脚印的走去，就不難把幾個混混逼出來。」

他的身後五個殺手把大手一揮，又道：「同後面的緊緊保持聯絡，娘的，除非他們會什麼障眼法、土遁術，今天非宰他們不可。」

果然，他當先大步往上游走，那林大管事跟後面，有個武士還吹竹笛，只可惜前面的無回音，回應

的却又是第三條小船傳來的。

第三條小船上的不是別人，乃白虎堂另一位副堂主「快槍」林不凡是也。

從傳來的竹笛聲便知道，那是林不凡叫第二條小船盡速前往支援第一艘小船的信號。

林茂山急了，他催着殺手快走，他們往前衝了二十丈遠處，忽見一個死了的武士挺屍在一棵怪怪的矮樹上。

那林茂山一看大吃一驚。

「洪澤飛龍」霍濤更是濃眉倒豎的奔過去。

「他媽的，這是下陰手，大家小心了。」

猛古丁，遠處傳來一聲「哈哈」狂笑。

「送死的來了啊，哈！」

霍濤七人抬頭看，左看右看又看遠，就在這時候，那棵怪樹又變了，變得樹枝展開來，又是刀又是腿，又橫肩膀把人推，隨之發出幾聲哀號，正面的三人先挨刀，左右的四人全被牛天剛撞打入泥沼或陷阱中去了。

不料，落入泥沼的兩個漸漸的沉入泥灘中不見了，只有另一邊的插有竹尖的坑中有人在大叫。

「救命呀，有陷阱！」

叫的不是別人，林茂山與另一殺手是也。

牛天剛豈會手軟，他明白，這二人必是壓在先落入坑中的人身上，才未立刻被扎死。

沒死只不過多受些罪，牛天剛急忙抓起地上備的大石頭，對準坑中兩人砸過去，他一共砸了五七次，下面已沒有聲音了。

牛天剛拍拍手，他立刻又忙起來了。

當他低頭看陷阱中的時候，他發現陷阱中的林茂山眞難看，半張臉爛了，眼珠子一顆掛在腮幫子上好像在往上面看着他。

於是，牛天剛又把樹枝枯葉再舖上，另一面也把樹枝搭在泥沼上才再僞裝上枯樹葉。

遠處，李凱看得最清楚不過，他大聲的笑道：「大牛呀，我以爲有你一個就行了，咱們暗中看熱鬧了，哈哈哈！」

「哈……」附近的屠仁也笑了。

屠仁與君不邪乃是狙殺，早已藏身在樹叢中了。

君不邪道：「別笑了，且看什麼人前來。」

牛天剛又是原來樣，身上佈滿了樹枝，弄個死人在身前，他等着有人再過來了。

這一段的河灘水底盡是淤泥灘，小舟勉強可以過，如果是小船，船上載滿人，就很難過去了。

白虎堂那面，發現一連兩條小船上的人上了岸便一去不回頭，宛如泥牛入海，不見影踪，第三條小船上的副總瓢把子「快槍」林不凡緊張了。

「這他娘的算什麼決鬥，這是叫咱們往深坑跳嘛！」

陪在林不凡身邊的，乃是白虎堂鎮江分堂堂主，人稱「邪刀」的田大壯。

姓田的人長得個頭小．他却十分精明。

「副總瓢把子，別慌，咱們先琢磨一下，再往前走去，我以爲不能再分散了，應把三條船的人結合起來，一鼓作氣的殺過去。」

林不凡想了許久，才下了決定，道：「田堂主，召那第四條船上的人趕過來，我想過了，丁槐柱與卜元亮二人，再加上他們的五個殺手羣，單就這個力量，應足以把那四個潑皮幹掉。」

田大壯立刻命人吹起竹笛。

笛聲尖銳的划過長空，聽得人們心頭吃驚，閻王灘中血腥現，果然，那第四條船上的七名大漢棄了小船往這面奔過來了。

第四條船上乃是由大護法丁槐柱與白虎堂江陰分堂堂主卜元亮率領。

「血刀」丁槐柱對他身邊的人道：「娘的，不聽打鬥聲，就無聲無息了，這他娘的是甚麼鬼名堂。」

卜元亮道：「丁護法，這四個小子難道是妖？是怪？眞他娘的歪嘴的屁股！邪門呀！」

丁槐柱咬牙道：「聽總瓢把子說，他在閻王坡上惡鬥那姓君的小王八蛋，一掌打得那小子吐血，大意中着了那小子的道，操他娘的，那小子就是邪門，他怎麼會咬斷一顆牙齒噴入總瓢把子的眼中，生生擊碎一目？」

至今王偉山還不知道，當初君不邪口中射出的牙齒會是常在山的牙，而非君不邪自己的。

這件事傳出去，白虎堂的人就覺得君不邪有些邪氣，牙齒是怎麼弄斷的。

有人就推測，可能是在決鬥中撞斷的，只是君不邪並不吐出來，更未吞下去，却用斷牙當成了暗器。

但，不論怎麼猜，都想不到那是君不邪取自常在山口中的牙。

君不邪要常在山以牙還牙，死後也要親自報仇。

此刻，閻王灘內又將血腥一片了。

丁槐柱與卜元亮等七名忿怒的殺手，趕到了林不凡的面前，丁槐柱急問：「怎麼了？」

「快槍」林不凡指指霧氣濛濛的前面，道：「去的人全失踪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李照、羅旭等組「坤幫」，因陰美華不屑同伙，有心鏟除她，幸遇齊東海相救，並爲她治癒乳部痛症，正當他調息時遭人制住，幾乎喪命。是時旁無他人，便認爲是陰美華所爲，恨她恩將仇報，後遇之施暴報復，但陰美華不承認她所爲，認爲乃羅旭與李照嫁禍於她。小原憶起小清才是他的戀人，要李照解除婚約，並拒加入「坤幫」，被囚水牢受折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 羽‧文　可 飛‧圖

風塵俠侶

賭場籌款建幫會　裝瘋賣傻出水牢

這是楊金虎的聲音，小原大喜。

小原往小窗處一貼，道：「小楊，你要小心！」

「我會的，我爲你送點吃的來。」

「好好，我已眞餓了。」

「怎麼？他們不給你東西吃。」

「你猜他們給甚麼東西吃？」

「甚麼東西？」

「米田共！」

「我X他娘！李照這個小婊子眞狠！」

「小楊快把地瓜拿進來。」

遞進番薯，軟軟爛爛地，涎水都流出來了。

「小楊，你不要再來了！」

「我不能讓你餓壞了！」

「小楊，這地牢很難脫困！」

「當然，不過我仍要想想辦法！」

「小楊，可不要爲了救我，而把你也陷進來。」

「不會的，反正三天內我要把你放出去！別忘了我是毒人。」

小楊離開了小窗。

朋友就應該是這樣的，尤其是好朋友。

小原以爲，他沒有看錯人。

如果換了別人，以前小楊騙他，甚至想殺了他，哪還敢再和他交朋友？可是他生具慧眼，沒看錯人。

他正要猛吞番薯，正好又送了飯來。

結果當然又是那東西。

小原忽然有了個靈感。

論花梢，他也不遜小楊。

他把盤子拖進去，放在門內一旁。

這樣外面送飯的漢子看不到盤子。

於是他將烤番薯的皮剝去。

這動作外面的漢子也看不到，然後他用手抓着番薯往口裡送。

漢子在外掩住口鼻，看得呆了。

有句俗語，錢難賺，屎難吃。

這話也有幾分道理，但瘋了的人就能吃這東西。

由於牢內無燈，牢外才有一盞燈，但不很亮，由外面望進去，只能隱隱看到小原在內吃東西。

只要一聽吃的聲音，黏黏地，就會以爲是吃了那東西，忽然這人迴身，狂奔了出去。

顯然是奔去報告羅旭或李照的。

番薯很快就吃光了。

只不過他故意在嘴唇上及面頰上等處留下小許爛爛的番薯。

要分辨是番薯還是屎也很難。

至於那盤子上扣在碗內的東西，已被他自大小便口處丟了下

去，那是在牆角處的一個小洞。

果然，不一會來了三五個人。

爲首的當然是李照了。

看她的樣子眞是眉飛色舞。

能使她恨的男人吃這東西，自是快意恩仇，終生難忘。

另一個是羅旭。以前和齊東海也總是處處不如他。

他們都對百里虹有意思，百里虹却獨對小原有興趣。

而目前，小原玩過的女人，他才有份兒。

秋玉潔等女人，都是小原先「涮了鍋」之後，他才拾他的牙慧，處處都比他矮一頭，心中實在不服。

現在他也樂歪了。

後面還有秋玉潔和金棠。

她們以爲小原玩了他們，又一脚蹬開了。

事實又如何，她們似乎從不檢討自己的行爲。

小原見他們來了，就胡言亂語起來。

他雙手握着那東西，道：「你們那一個要吃我這根香腸，嘻嘻……是二十年前灌製的……眞正是陳年臘味……」

金棠「嗤」地一聲笑了起來。

小原道：「妳要吃是不是？是咬着吃還是切成片……加上皮蛋、火腿成爲一個拼盤。」

羅旭目不轉睛地望着他。

一個能吃屎的人，除了當年的越王苟踐親嚐吳王夫差的糞便，爲了取信於吳王，以便放他回去之外，正常人還沒有聽說吃這個的。

但小原吃了。

一個漢子拉出木盤，掀開扣碗，那東西不見了。

當然，他可以丟入大小便的洞中。

只不過小原的嘴上、唇口上及頰上，還殘留了那少許東西。

小許那東西是很難分別是番薯或者那東西的。

小原傻笑着，對羅旭道：「你要不要？」

羅旭向內吐了口唾沫，沾在小原的臉上。

小原道：「你敢不敢掏出來比一比大小。」

秋玉潔也笑了起來。

小原道：「妳笑甚麼？是不是妳見過更大的？」

秋玉潔也啐了一口。

小原用那東西敲着鐵欄杆，對李照道：「妳要看仔細了……這是特號灌腸……」

於是又甩着那東西哼起風流小調來了。

羅旭低聲道：「小洞主以爲如何？」

李照揮揮手，掉頭往外走，衆人也跟了出去。

在兩道門之外，她低聲道：「他眞的瘋了！」

秋玉潔道：「怎見得？」

李照道：「小原雖和很多女人有那事，但都是女人找他，他沒有主動找過女人，至於拿出那東西亂甩，更是不可能的。」

羅旭道：「對，我以前和齊東海與他交朋友，成年累月不離開，對他最清楚，正常的他絕對不會這樣的。」

李照道：「從明天起，送飯給他吃，撤掉兩道守護者。」

羅旭道：「爲甚麼不繼續送那東西給他吃？」

「如果你是他，飯和屎又有甚麼分別？」

「是的，一點不錯……」

果然，第二天的早餐就是稀飯和油餅了。

小原却大叫着，說是這東西沒有番薯好吃，送飯的漢子當然以爲他說的番薯就是那東西了。

又回報李照和羅旭，二人大笑不已。

小原越是如此，送的飯却越來越好。

因爲送那東西去是會弄得到處都是臭味，門外的人也會被臭死。

再說，對一個瘋子來說，實在沒有甚麼分別的。

這天晚上，秋玉潔和另外三女來看小原。

小原偏着頭，低哼着風流小調道：「妳們是哪一家的窰姐，是不是來拉客的？」

「呸！」金棠吐了一口唾沫。

小原道：「妳們能不能報出價碼來？」

秋玉潔道：「小原，你不認識我們了？」

小原瞇着眼想了一會，道：「妳是不是開封一個半掩門，好像叫甚麼素珠的……」

「去你的！」

小原道：「妳是不是白虎？」

「妳娘才是白虎。」

小原指指藍芝道：「妳好像挺會叫床！」

藍芝道：「秋姐，快走吧！要是別人在此，聽到他胡說八道，怪難爲情的，這個人眞的完了！」

四女走後，小原倒在草上就睡了。

* * *

霍奇花這天深夜又來了。

經過陰美華的牢房處停了下來。

正好陰美華貼在鐵欄處發呆。

她在想過去兩個兄長爲非作歹的事，那時她也好不了多少。

只不過遇上了小原之後，她忽然好了。

一時糊塗，欺騙了小原，她終於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她要花一輩子的時間來償付這代價。

她忽然淚水滂沱起來。

這是眞的值得傷心的事。

失去甚麼她都不在乎，只有失去小原，她恨自己。

這工夫忽然發現有個人已站在欄杆外望着她。

正是上次見過她的婦人。

「妳在想甚麼？」

陰美華一楞，她的反應快，福至心靈，立刻跪了下去，道：「夫人，我在想假如我有一位母親像您一樣地仁慈而又雍容華貴……」

霍奇花笑笑道：「你的母親呢？」

「已去世七八年了！」

「妳很想有一位母親？」

「假如我有您這麼一位母親，我甚麼也不要，甚麼也不想了！」

霍奇花想了一下，忽然扭開了鎖把她放了出來。

陰美華驚喜之下又要拜下，霍奇花道：「快走！」

陰美華道：「娘……」

「先不要叫娘，我還要觀察妳一段時間！」

「是的，夫人，此恩此德，今生必報……」深深一福，騰身欲去，但霍奇花又叫住了她，對她「蟻語婕音」道：「就說是妳的朋友救走你的，不要提我！」

「是的，夫人，後會有期……」

就在此同時，小楊用上了他們楊家用毒的本領，把守三道門的女護院全部被迷倒。

沒費多大力氣就把小原救了出去。

他們狂奔二十餘里，然後找了個山洞過夜。

小楊取出飲水及乾糧。二人邊談邊吃。

「小楊，好朋友只要一個也夠了。」

「小原，不要這麼說，你過去對我太寬大，換了任何人，早已把我宰掉了，我發過誓，要報答你使我再生之恩。」

小原慨然道：「李照夠狠，羅旭更狠。」

「小原，今後不能再被他們得逞！」

小原道：「現在他們的人遍佈各處！」

小楊道：「以後咱們別分開，必要時我要用毒。」

小原道：「對我自己並不太躭心，而是……」

「我知道，你躭心李清不是？」

「是的。」

「她不是有絕頂的輕功？」

「要知道，李清太清純，只怕羅、李二人的陰詐，一不小心就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小楊道：「我們盡快找到她，和她一起！」

「小楊，我總覺得我們之間有了裂痕！」

「這個當然你自己才能感覺出來。」

「小楊，我玩過太多女人。」

「可是你那時記憶未復，而且那些女人都是爲了你的絕技，等於是騙你而自動送上門的。」

「這理由不是很好的。」

「小原，一個女人只要愛妳，就不太在乎這個。」

「你錯了，女人很在乎這個。」

小楊道：「李清怎麼說的？」

「她說過不在乎這個，但也許她仍然在乎！」

小楊道：「陰美華似乎對你仍然有情！」

「我知道，但她那一手傷了我的心！」

「她還在『坤幫』之中。」

「可惜我們也不能救她！除非我們也成立一個幫會，才能對付『坤幫』！」

＊　＊　＊

兩個不速之客，在一家賭場中出現。

賭場都是一個情調，那就是烏烟瘴氣，人聲喧囂。

有人連續賭了一天一夜，甚至數日數夜。

一個個都有一雙紅紅的眼睛和焦乾的嘴唇。

玩賭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是賭具在玩人。

兩人雄心眞大，他們要成立一個幫和「坤幫」對抗，那要大量的資金，他們想以這方式弄資本，這當然是走了偏鋒。

要以短時間贏大錢，最好是牌九或「梭哈」。

正好有個老傢伙也要賭「梭哈」。

不久就湊足了一桌，議定每個枱面不得少於五十萬。

這老傢伙似曾相識，却又說不出在何處見過。

結果由小原發牌。

小原前幾次一直失利，遇上的都是特別高手，以前那種傲氣，一點也沒有了，他要自己小心。

這是因爲他以前也是特級高手。

如今記憶恢復了大半，賭技也恢復了。

他洗好了牌，就叫這老人「遷」牌。

老人在牌上拍了一下，根本未動牌表示已遷過。

一般來說，這是對發牌者的信任。

只不過在大賭場中，最好還

是「遷」一下爲妙。

這五個人中有老人和一個中年大鬍子。

另外二人看來是地方上的大財主。

小原發了第一張明牌。

第一家是中年大鬍子，是張9。

第二家是老人，是一張Q。

第三家是個胖子，此人像個商人，是張8。

第四家也是個商人模樣的中年人，是張10。

小原爲自己發了一張K。

小原的K說話，丢下一張五萬兩的銀票。

第一家那個中年大鬍子立刻就扣了牌。

第二家那個人再加五萬。

第三、四家要跟就要丢下十萬兩。

結果這兩家還是跟了。

小原又湊成了十萬兩。

第三家的胖子叫了起來，道：「老兄，才第一張牌就打過來砸過去的，這是和誰過不去？」

第四家的中年商人模樣的人道：「和銀子過不去。」

那知不但老人跟了，這兩家人也跟了，可見有時猛砸也砸不跑。

小原又發了第二張明牌。

老人是一張J。

第三家胖子是9。

第四家是A。

小原也爲自己發了一張A。

小原是「杏A」，第四家是，「方A」，又是小原講話。

小原湊成了一百萬兩。

好賭的人，身上總會留些賭資，隨時可賭。

老人跟了。

第三家胖子也跟了。

第四家的中年人却扣了牌，因爲他相信，說不定下一家的小原又會反打過去，如此越打越大，百餘萬一個枱面就掘了根哩。

第四家扣了牌，三十萬泡了湯，眞是心痛。

果然，小原倒打回去，湊成三百萬兩。

老人笑笑，似乎三百萬兩就像一般人的三十萬兩，道：「加一倍吧！小老弟，手頭方便嗎？」

小原道：「方便！」

事實上他只有三百萬兩銀票，已到了抬面上了。

第三家的胖子當然是扣了牌的。

小原發了第三張明牌。

老人來了一張10，三張明牌是QJ10。

這是「大順」的理想雛型架構。

小原又來了一張A。明牌爲KAA。

當然又是小原說話，道：「老兄，咱們湊成一千萬兩如何？」

此言一出，觀者大嘩，是不是都瘋了？

是不是兒戲呢？

這世上曾有過這麼大的賭局嗎？

一千萬兩，幾乎能買下這半個鎭。

那知老人道：「我建議湊成一千五百萬。」

絕對不含乎地放在桌子中央。

很多發直的目光盯在桌上，也盯在老人臉上。

然後，再把目光移到小原臉上。

看看他們有沒有瘋？

小原很吃驚。

並非他被一千五百萬兩唬住了，而是到目前爲止，對方並未要求他亮出相對的同額賭資來。

就像是絕對相信他不會賴皮似的。

「老兄……」一位觀者道：「你不須問清，對方能馬上拿出這巨大的數字的銀票嗎？」

小原當然點了頭，而且發了第四張明牌。

小原就怕對方提出要求，把抬面拿出來。

他馬上發牌，其意在此。

老人是一張K。

小原又來了一張A。

這當然極有「富爾豪士」的可能。

因爲小原早就一路打下來，使人相信他的暗牌不是頂頭K必是一張A。當然，這也是很不可靠的想法。

老人是「兩頭順」的架子。

小原是「富爾豪士」的牌面，當然又是他說話。到此地步，如他是貨眞價實的「富爾豪士」，而對方又不是「同花大順」的話，他可以困打對方。

但是，小原却讓對方說話。

這在「梭哈」的正規賭法來說，如他是眞材實料，是很不合理的。困打的牌不猛打，是否不智？

「派司」了就不能反打，當然，也有特殊情況。

萬一對方也不倒打，豈不是該贏更多的銀子而贏不到？

似乎大家都有這想法。

然而事有意外，老人反而倒打，又湊成二千萬。

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爲，二人在開玩笑。

就算你家有龐大的財富，也不可能如此漫不經心地胡搞亂整，動輒一兩千萬兩。

動動嘴皮子，過過乾癮而已。

小原自己都以爲，天下沒有如此便宜的事。

除非這老人是個傻蛋，看不出他是「富爾豪士」。

像這樣的一把手，堪稱爲老敗家子了吧！

小原道：「我跟了……」

接着，他抽出了扣的暗牌亮了出來。

正是一張K——「富爾豪士」。

場中一片驚呼，他贏了二千萬兩。

更絕的是，老人把自己的牌往公牌中一混，順手把抬上所有的銀票都推到小原面前。

然後，離座轉身向外走去。

如果這些巨額銀票不是假的，這個人可算是空前絕後的大方之人了，也可以說是超級大敗家子了吧！

小原雙手按在前額上，小楊爲他收拾銀票。

有人問他：「這位少俠怎麼花這兩千萬兩？」

小原根本未聽到這句話。

他此刻却聽到老人細微的聲音道：「這筆款子成立一個幫會的話，就算不太夠也差不多了吧？」

小原心頭一震。

成立幫會只是一個構想。

他和楊金虎私下談論，沒有第三者知道。

成立一個幫會，他們要對抗「坤幫」。

這老人臨走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難道他會樂捐兩千萬建立另一幫會？

小原立刻跟了出來，却不見了那老人。

這工夫小楊也追了出來。

看熱鬧的人也跟了出來。

他們眞希望知道，這兩個年輕人如何處置這兩千萬兩？但是賭場場主和三個保鏢却叫住他們。

「兩位且慢離開……」場主道：「浙東近半年來常常出現盜匪，打劫了七十餘家，殺人放火，搜括了近五千萬兩……」

小原笑笑道：「何不直截了當地說出你心裏的話？」

「好！這老人據說近似劫匪之一……」

「所以我們贏的錢就是贓款了？」

「對對！老弟你眞聰明！」

「我非但不聰明而是個笨蛋，和你一樣！」

「老弟只要把頭錢優渥些付出，這件事也就可以大事化小……」

楊金虎道：「你要吃紅？」

「不！不！我是賭場負責人，如有盜匪在此狂賭而未能發現揪往官府，必受牽連！」

小楊道：「多付點頭錢就不受牽連了？」

「還不是多方打點一下嘛……」小楊背向這個場主，屁股一掀，「砰砰」就是兩個響屁，表示不屑。

三個保鏢悶聲不響，就向小楊撲上。

小楊現在已非同小可，拎着他們的衣領捏了出去，其中一個的身子把門板都砸裂了。

場主上了也未接過三招，灰頭土臉地趴在地上。小原揮揮手，二人向西南方郊外追去。

楊金虎道：「想想這老人，眞有點怪！」

「你有無想起一個人？」

「誰？」

「胡葉！」

「是她？」楊金虎想了一下，道：「對！是她，我也是感覺有點面熟，只是想不起來罷了！」

「也只有胡葉會幫我們建立幫會。」

「那個邋邋遢遢的老女人那來的這麼多銀子？」

「你忘了她是『錢洞』的人了？」

「對！十成十是她，居然以這方式支助我們。」

二人追出郊外數里，並未追上胡葉。

兩小有了資金，一路上研究籌備幫會的人選，因爲他們二人不可能老在一個地方監督建幫。

「你們以爲我這人選如何？」側面溝中冒上數人。

又是羅旭，後面跟有「三奇」和「六子」。

兩小心頭一凜。

果然，只要在武林中走動，隨時都會遇上他們。

分明羅旭等人已聽到了他們的說話。

楊金虎道：「爹，你長點志氣好不好？」

楊啟宇道：「金虎，不要和那小子在一起了！」

「我倒要勸爹，別再跟在這種人的屁股後當跟屁虫了！您畢竟也是中原使毒的一大名家呀！」

「對！所以『坤幫』很重視爹！」

小楊道：「他們不過是利用你而已！」

「難道你不是被小原所利用嗎？」

小楊道：「爹，世上友情不是爹這種唯利是圖的人所能體會到的。」

「金虎，你們若不歸順『坤幫』，只怕爹幫不了你們的忙！」

小楊道：「爹，你還是少操這份心吧！」

羅旭道：「小原，咱們可是老朋友了……」

小原手一揮道：「我不承認這一點！」

「小原，我可是留條路給你走！」

小原道：「姓羅的，你固然以『錢洞』正宗人物自居，不可一世，但我却想和你單挑，以決勝負如何？」

羅旭道：「好好！那正合我意……」

兩人動上手，衆人目不轉睛觀戰。

因爲現場上的人都多少會些「錢洞」的武功。

他們當然要全神貫注，看看人家的技巧了。

小原的技藝不斷地精進，已非剛想起這七招時可比了。

羅旭當然也能感受到這種沉重的壓力。

小原的疾速，眞有如一匹餓豹。

在人類視覺的極限之下，攻守進退有如閃電。

羅旭也差不多。

只不過這工夫「三奇」也上了。

羅旭大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尚秋風道：「請羅大俠退下，收拾他還不須你親自出手。」

羅旭道：「你們退下！」

「羅大俠請讓給我們……」

就這樣互讓，却一個也未下去。

以小原目前的功力，也許稍勝羅旭半招左右，却絕對不能再加上兩個「三奇」中的人物。

六十多招時，小原中了羅旭一脚。

這一脚被踩中右腹稍下，內部有如火燎一般。

接着，「三奇」也只攻不守，前後夾擊。

小原眼看就要失招，這時小楊才也上了。

小楊雖學了七招，由於他不太用功，威力不大，二對三，還是落了下風，時間一久，二人還是要倒下的。

因爲「三奇」目前已各得了三招哩。

以他們二人的底子，三招可能要比小楊的七招管用些。

主要的原因是，小原已打了近百招。

羅旭道：「小原，暫不入幫也行，把那兩千萬兩交出來，就放你們一馬……」

楊金虎道：「你好好洗個澡，身上多灑些古龍水，我弄你一夜，就把兩千萬送給你！」

羅旭大怒，蹴了小楊一脚。

兩小岌岌可危，挨打越來越多，這時忽然出現了一個女蒙面人，而且，悶聲不響就出了手。

小原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是陰美華。

只要他看她的胴體，就可以認出來了。

只是小原也不拆穿。

羅旭等人却未必能認出來，只不過見她用的全是七招「錢洞」武功，猜也可以猜出來了。

事實上他們也正是奉李照之命出來抓陰美華的。

加上陰美華，當然就完全改觀了。

羅旭作個暗號，立刻帶着「三奇」走了。

小原道：「是美華吧？」

「是的，小原。」

楊金虎道：「妳不是也被『坤幫』所俘？」

「對，但我很幸運！」

「脫困逃走了？」

「有人援救。」

「是裡面的人還是外人？」

「是『坤幫』的人！」她說了霍奇花放她的事。

兩小互視一眼，幾乎不信。

李照的母親，可能就是逼瘋李清母親的人，她會救陰美華？這可是十分反常的怪事。

「我知道你們不信，但却是眞的。」

小原道：「這其中必有蹊蹺！」

小楊道：「陰美華是李照的俘虜，其母却偷偷放了她，還叮囑她不要說出去，這未免……」

小原道：「是否顯示她們母女交惡？」

陰美華道：「我也有此感想。」

小楊道：「沒有妳大概我們又會回到『坤幫』去的。」

陰美華道：「你們也去過？」

小楊道：「比妳還慘了。」他說了一切，當然也包括吃蕃薯冒充米田共的事，三人大笑。

陰美華道：「李照這女人翻臉不認人！」

小原道：「和妳也差不多了。」

陰美華臉色一黯，道：「小原，聽你的口氣，今生今世你再也不理我了，是不是？」

「至少要恢復以前那樣是不可能的了。」

「我也不再奢求，只求作個朋友！」

小楊道：「作乾朋友沒問題，只怕作濕朋友是不大可能了！」

陰美華黯然道別而去。

她不知奔出多遠，忽然發現一個蒙面人一閃而沒。

「齊東海，我知道是你！」

齊東海不出聲。

「齊東海，你給我滾出來。」

還是沒有回應，陰美華向林中撲去。

她發現齊東海站在林中，背向

林外。

「齊東海，你是個畜牲！」

「也許是我錯怪了妳，因而向妳報復……」

「你罪該萬死，因爲你毀了我的美夢和希望。」

「妳不是捂我口鼻的人，但當時自然想不到會是別人，因爲那兒不可能有別人，但是……」

「你弄清了是不是？」

「是的，是羅旭！」

「齊東海，你這一弄錯，却把我害慘了，你自絕了吧！」

「我這種人，死了本也無妨，但我有仇未報！」

「我可不管你有沒有仇未報，我要你付出這慘痛的代價……」陰美華攻了上去，十分火燥。

齊東海道：「陰姑娘，我是無心的，主要把妳當作害我的人才玷汙妳的，我負全責成不成？」

「我相信你已是面目全非了！」

「陰姑娘，我的心却不醜！」

「我不可能嫁給一個醜鬼的！」

齊東海接了二十來招，抽身狂竄而去。

陰美華狂追，但沒有追上，恨恨不已。

前面有個鎮，時已近午，她入鎮打尖。

她剛在一家飯館坐下還沒叫菜，却有隻手搭在她的肩上，心中一驚回頭，發現是位中年文士。

這更使她大驚。

她正要起而反抗，文士却道：「緊張什麼？是我！」

陰美華仔細一看，立刻拜了下去。

「娘，我現在可以叫妳一聲娘了吧？」

「好好！我已多了個女兒！起來！起來！」原來是霍奇花。

陰美華拜了三拜站起，道：「義母剛才嚇了我一跳！」

霍奇花道：「咱們認了義母女，我本該送妳個見面禮，但這一次我有事，下次再說！」

「娘要我這個女兒就知足了，何須禮物？」

「見面禮還是要送的！我要傳妳一招武功！」

雖是一招，霍奇花的一招却非同小可。

因爲霍知道陰已會七招，再傳必是第八招。

「美華，妳和齊東海有何過節？」

「娘，說出來您會瞧不起女兒的。」

「不會，除非是妳自己下流！」

「不是的……」她說了一切。

霍奇花道：「齊東海這個人心地不錯，他只是一時莽撞，而把妳當作了害他的人了……」

「娘，我恨……」

「事已至此，如妳能遷就點……」

「娘，我不會委身於他的……」

「當然，這種事也不能勉强，妳是不是還在想着原野？」

「是的，娘……只不過，已經沒有可能了。」

霍奇花道：「妳知道就好……」

談了一會，霍奇花先走了。却又在霍的座位處坐下一個人，竟然又是「花花公子」喬賓。

「美華，恕我打擾妳……」

「喬賓，我很爲你抱屈，你實在……」

喬賓擺擺手：「我知道妳要說甚麼。」

「喬賓，你要找個比我好的太多了！」

「美華，這話妳要重複多少次？」

陰美華重重地吁口氣道：「你眞不聰明。」

「在我的心目中，妳不也在鑽牛角尖？」

陰美華道：「喬賓，我傳你幾招……」

喬賓立刻就拒絕了。

「怎麼？人人夢寐以求的絕技你不要？」

「對，再好的絕技，也不如妳好……」

陰美華忽然臉色一冷，哂然道：「喬賓，你一直沒有想到我們的身手相差太懸殊？」

「這……」喬賓並不自卑，但在這方面就不覺地自卑了，他在陰美華手下走不過二十招吧？

「齊大非偶，我想你心裡是清楚的……」

丟下一塊銀子下樓而去。

喬賓塑坐在座位上，目光呆板地盯住門口，人早已走了，但那刺戳他自尊心的語音，却還在他的耳際迴盪。

的確，她的身手太出色了。

只不過在陰美華未學那絕技之前，他比她要稍高些，現在，已經非是門當戶對了……

陰美華匆匆出鎮而去。

她爲了剛才那幾句過火的話，心疼不已。

像喬賓這樣對她至死不渝的男人，連小原也不如，出言刺激他，也不過是要他自動退却而已。

這却嚴重傷害了他的尊嚴。

武功算甚麼？說得好聽些，是維持武林正義的工具，說得不好聽些，乃是殺人越貨的幫兇而已。

陰美華含着淚水奔行。

她幾乎想掉頭回去。

只不過她還是硬着心腸走了。

不論喬賓對她有多好，她心中仍然只有一個小原。

陰美華一口氣奔出近四十里。

胸中之氣稍平而正要入鎮過一夜，忽聞喊殺之聲傳來，原來是她的父親陰九成在和尚和風力搏。

尚和風如今已會「錢洞」的武功，非同小可。

陰九成以前和對方伯仲，如今已非敵手了。

堪堪不敵時，陰美華道：「爹請退下！」

陰九成大喜，他當然已知女兒躋身武林一流高手之列了，而且他正在到處找陰美華呢。

尚和風知道自己不成，道：「貧僧和陰九成往年有過節，和妳丫頭則無，這又何必呢？」

說着，居然掉頭而去。

這種人眞無恥，見風轉舵之快，無人能比。

陰九成哈哈大笑道：「你可眞會找台階啊！」

尚和風頭也不回，根本不回答。

陰美華道：「爹怎會和他在此惡鬥？」

「我們過去有點過節，剛才遇上，他又拉我入幫。」

「哼！『坤幫』已經乾、坤不分了！」

「我說要看看再說。」

「他怎麼說？」

「他說我沒有拖延、觀望的資格，只有作個順民的份兒。」

「的確霸道！只不過尚和風和馬東風二人，已非吳下阿蒙了，以後遇上可要小心了！」

「當然，當然！只不過……」

「不過甚麼？」

「爹的底子也只有這麼厚，萬一再遇上了……」

「小心迴避就是了。」

「俗語說，兩座山永遠不會遇上，兩個人遇上的機會就多了。」

「是的。」

「一旦再遇上怎麼辦？」

「爹，您已經六十多歲了！何不歸隱田園，頤養天年，在家享福呢？」

「丫頭，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歸隱談何容易。」

這話也對，一旦在江湖上混久了，自有些恩恩怨怨，非理個頭緒出來不可，歸隱早乎哉！

「爹，聽說師祖還在世，何不再回師門深造？」

「嗨！妳師祖已九十出頭，近乎半癱瘓狀態，自顧尚且不暇，又怎能打起精神教我武功？」

「爹，既然師祖已老邁，您是否應該陪侍在側照料，撫老送終，以盡晚輩之孝道。」

陰九成道：「妳師祖有兒有女，別人在身邊反而不便……」

陰美華當然知道父親在想甚麼。

陰九成當然也不是那麼孝順的門徒，道：「美華，爹就打開天門窗說句實話吧！妳祇要把那門武學傳給爹，爹不就可以自保了嗎？」

她深知爹的作風和兩個兄長差不多。

武功太高，對某些人來說，好比壞人身上的錢太多差不多，這種人陰邪、霸道，甚麼壞事都能幹出來。

「爹，此功不適合你練……」

「甚麼？我不能練？」

「是的，女兒曾經考慮過。」

「這話可夠新鮮的，世上還有我不能練的武功？」

「眞的，爹，您過去不是有過腎受過嚴重傷害的事？治了好久才穩住，但並未痊癒對不對？」

「是……是的，不過……」

「爹，這門武功之所以能犀利高絕，主要是針對人身上一些重要器官加强發揮作用！」

「我不懂妳的意思。」

「也就是說，此功針對人的兩腎加强供輸精力的作用，使人更壯更快、更有精神，但必須有健全的腎才行。」

陰九成目光一凝，冷笑道：「丫頭，妳的意思說，爹腎部受過傷，絕對不能練此功？」

「是的，爹，不練你好人一樣，萬一練出重病來怎麼辦？」

「練出毛病來是爹自己的事，又不要妳負責！」

「話是不錯，女兒又豈能不管，除非女兒不知道爹有那毛病。」

陰九成憤然道：「是女兒瞧不起我而已！」

「爹，我不傳有兩個原因。」

「甚麼原因？」

「第一是遵守傳我武功者的嚴格要求。」

「小原？」

「對，他要我發誓，不論是誰絕對不傳。」

「哼！他能傳妳，絕不會如此限制。」

「其次，爹的健康以及爹愛出鋒頭，常在武林中招搖，傳此武功給你，不是愛你實則害你。」

「歪理！爹不領這份情！」

「爹，女兒言盡於此，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說畢抱拳，掉頭而去。

陰九成大聲道：「不久的將來，妳丫頭準備爲我收屍吧！」

陰美華深知父親的德行。

一個整天嚷嚷要死的人，他絕不會隨便輕生的。

陰九成跳了一會脚，這工夫背後出現了二人。

原來是尚和風和馬東風。

二人苦笑着走近，頗有調侃意味。

馬東風道：「老陰哪，你這個作老子的，在你的寶貝女兒面前，眞是一點身份也沒有了。」

陰九成道：「放心，早晚我能辦到。」

尚和風道：「就算能辦到，只怕也和要小錢的乞丐一樣，最多僅能要到一兩招而已！

陰九成道：「陰某不要則已，要就必須四招以上……」

尚、馬二人半信半疑。

剛才不過是三人合作演戲給陰美華看的。

陰九成也有自知之明，在女兒面前的招牌已倒，必須用點心機才行，結果仍然白忙一場。

於是他和尚和風演出拚命的場面。

這樣女兒會傳他武功使他有立於不敗之地的能力，不會再被人欺負，但女兒却並不上當。

武林鬥爭不休，就是一些不正的人有較高的武功所致。

但是，陰美華仍然未瞧出重重的危機。

她本是要遠離小原和小楊的，以免小原對她有所顧忌，以爲她藕斷絲連糾纏不已。

只不過，巧的是又遇上了二人。

這二人正被李照、羅旭及一個老僕模樣的人圍住惡鬥，這個人似乎比羅旭的身手還高些。

兩小不是敵手。

陰美華此刻是非出手不可了。

三人對付李照等三人，堪堪平手。

李照道：「陰美華，妳眞不要臉，小原玩膩了妳，而妳也叛過他，如今却又想再貼上，怎麼？世界上只有這麼一個男人？」

陰美華不出聲，全力搶攻。

李照恨恨不已，只好暫時撤退。

小原道：「美華，謝謝妳，又爲我們解了一次困。」

陰美華道：「這是巧遇……」

「美華，後會有期……」

陰美華也看得出小原在迴避她，道：「後會有期……」雙方分道，一個向南，一個向東。

陰美華走了一會，坐下來苦思。

她該不該傳給父親。

如果父親沒有這門武功，今後在武林中眞的是寸步難行了，但傳了以後，如何控制他不到處惹事？

「算了！還是不傳爲妙……」

她以爲不傳此功，爹在武林中算是小人物了，也許還能頤養天年，活個長壽。

就在這時，李、羅二人又出現了。

只是那個似老僕的人却不見了。

其實那人正是李照的忠僕李霈。

他的身手和羅旭及齊東海差不多。

陰美華暗暗驚心。

這二人是非把她弄到手不可了。

如果只有一個，即使是李照，她也能應付一段時間以待支援，或者伺機逃走，兩個就不成了。

「李照，妳眞是陰魂不散！」

「我發誓要把妳弄到手！」

「爲甚麼？」

「因爲妳堵了我的路。」

「我不堵妳的路，小原也不會喜歡妳！」

「至少妳一開始就碍手碍脚，要不，我和小原早已……」

「你錯了，婚約捆不住他，他是一個重情義的人，而且只要傷了他的心，就永遠也不成了！」

「妳是說，他對妳已倒了胃口？」

「我被妳利用賺過他，所以妳恨我，我更恨妳。」

「那就是了，反正咱們是勢不兩立的人！」

羅旭上了。

在李照面前，羅旭很賣力。

只不過陰美華也是練武的胚子，一點也不遜色。

兩人用同樣的武功，挖空心思配招出擊。五十招內誰也沒佔到便宜，要分出勝負很難。

「退下來！」李照不悅地呼叫着。

羅旭快快退到圈外。

李照一上，就是有點不同。

洞主夫婦在她只有六七歲時，就教她武功，根基紮實，而且淨是高招。十來招後陰美華就落了下風。

這一次，李照甚至不想要她拖過三十招。

她要徹底瓦解陰美華銳氣和信心。

也等於報這奪愛的情仇。

多少個良辰美景，風花雪月之夜，本應是她和小原在一起渡過，却被陰美華佔了先。

每憶及此，就嚥不下這口氣。

怪招乍出時，陰美華心頭大驚。

這一次更能證實，李照會第八招。

甚至第九招或更多的絕招。

這種犀利的招術由她施出，陰美華絕對不抱僥倖心理，疾退中掄左臂擋這致命的一擊。

「卡察」一聲，左臂立斷。

（未完・十七）